

施公案

(四)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清 不题撰人 著



施 公 案

(四)

(清) 不题撰人 著

目 录

第二八八回	落马湖众寇伏诛 淮安府施公赴任	(1031)
第二八九回	褚壮士一意顺施公 贺人杰千里投天霸	(1036)
第二九〇回	黄天霞仗义抚孤儿 施贤臣诚心留壮士	(1040)
第二九一回	贺人杰神技取风旗 余成龙巧智盗印信	(1044)
第二九二回	施贤臣失去印信 众英雄议访强人	(1048)
第二九三回	张桂兰缓言劝人杰 褚标士暗地访成龙	(1051)
第二九四回	余成龙激走褚标 贺人杰智诱任勇	(1055)
第二九五回	余成龙误留贺人杰 施贤臣独遣李公然	(1060)
第二九六回	李公然前往摩天岭 贺人杰初探凌虚楼	(1064)
第二九七回	小英雄下山送信 老壮士回署搬兵	(1068)
第二九八回	黄天霸大破摩天岭 贺人杰火烧凌虚楼	(1072)
第二九九回	缴印信人杰立功 敬河神贤臣致祭	(1076)

第三〇〇回	风卷麻裙含冤待白 尘埋绣履抱屈难申	(1080)
第三〇一回	张挂榜文招寻绣履 追申冤屈拘质公堂	(1085)
第三〇二回	一官拚弃贤令开棺 双履招来冤民出狱	(1089)
第三〇三回	抱布贸丝贤臣私访 叩门投宿豪士泄机	(1093)
第三〇四回	再开棺甘为佐证 重对质立破沉冤	(1097)
第三〇五回	淮安府乡民告状 趴蜡庙巨寇行凶	(1101)
第三〇六回	因惊成病弱女全身 见色贪淫贞娘惨死	(1105)
第三〇七回	漕督府老褚标献计 招贤镇金大力卖拳	(1109)
第三〇八回	张桂兰被劫趴蜡庙 老褚标追探水龙窝	(1112)
第三〇九回	老褚标暗约黄天霸 张桂兰巧拿费德功	(1117)
第三一〇回	水龙窝众寇遭擒 招贤镇强徒示众	(1121)
第三一一回	韩侯庙英雄救弱女 花神祠太岁活遭殃	(1125)
第三一二回	柳溪村李公然访案 陶家庙贺人杰赠金	(1129)
第三一三回	贺人杰有心盗员外 李公然无意救公差	(1133)

第三一四回	安人好德婆子陈情 恶霸惊心英雄得意	(1137)
第三一五回	施贤臣因公参县令 朱壮士仗义救书生	(1141)
第三一六回	报水灾贤臣查赈 勘河道父老拦舆	(1145)
第三一七回	黄天霸怒擒水怪 何路通独探龙窝	(1149)
第三一八回	假水怪抗敌尽遭擒 真妖魔待人方出现	(1153)
第三一九回	斗姥阁放胆独降妖 殷家堡同心议劫饷	(1157)
第三二〇回	失饷银关太受伤 急搬兵计全报信	(1161)
第三二一回	国法难容兴师问罪 天良不昧遣书通情	(1165)
第三二二回	赛仁贵独挡护庄河 李公然一打殷家堡	(1169)
第三二三回	双枪手巧敌关小西 一声雷吓退金大力	(1173)
第三二四回	何路通一探护庄河 黄天霸二打殷家堡	(1177)
第三二五回	贺人杰巧计败赛花 郝素玉软锤打殷勇	(1181)
第三二六回	发号令再渡护庄河 决夜战三打殷家堡	(1185)
第三二七回	思罢战驰信请良朋 想求和甘心许幼女	(1189)

第三二八回	朱光祖力主和议 施贤臣慨诺良缘	(1193)
第三二九回	贺人杰奉命接慈亲 关小西无意逢强寇	(1197)
第三三〇回	施贤臣聚议访淫盗 贺人杰驰归见老母	(1201)
第三三一回	思尽孝幼子承欢 因贪心老成遭骗	(1205)
第三三二回	图财害命反告诬栽 托梦申冤据情互控	(1209)
第三三三回	刁祖谋欺心对质 李王氏上控鸣冤	(1213)
第三三四回	据案推详终求定讞 严刑审问立破奸谋	(1217)
第三三五回	蔡天化二次露真名 老褚标一议捉强寇	(1221)
第三三六回	众英雄大战天齐庙 蔡天化小住藏春楼	(1225)
第三三七回	妓女无心窝留巨盗 狗儿畏罪首告强徒	(1230)
第三三八回	落妓院强盗误遭擒 解公堂淫徒再逃脱	(1235)
第三三九回	老褚标两议捉强徒 蔡天化一心访名妓	(1239)
第三四〇回	安东县德彪摆擂台 万家村光祖访良友	(1243)
第三四一回	见招帖慷慨论英雄 说姻缘殷勤求壮士	(1247)

第三四二回	救勇士三顾万家庄 捉盗徒同上淮安府	(1251)
第三四三回	邂逅相逢女郎属意 仓皇遇害公子无辜	(1255)
第三四四回	月明镜破据梦推详 物在人亡伤心控告	(1259)
第三四五回	呈金钗银匠诉冤 悟铜镜缝工起解	(1264)
第三四六回	折疑狱大审金二朋 雪奇冤参处山阴县	(1268)
第三四七回	推诚接物大宴群英 协力锄强允拿草寇	(1272)
第三四八回	曹德彪只手败吴嵩 史占魁奋身敌石勇	(1275)
第三四九回	石勇巧打史占魁 徐宁误败殷家虎	(1279)
第三五〇回	贤郎舅旅馆谈心 假英雄擂台献丑	(1282)
第三五一回	粉金刚力敌曹德彪 冲天炮奋斗徐文豹	(1286)
第三五二回	徐文豹大斗曹月娥 众英雄协拿蔡天化	(1290)
第三五三回	逞强能众英雄鏖战 中要害蔡天化成擒	(1294)
第三五四回	正国法强徒授首 挟私仇恶霸伤心	(1298)
第三五五回	因惊成疾梁女全贞 抱屈鸣冤陈郎入告	(1302)

第三五六回	察理准词亲提县令 闻风报信暗告强梁	(1306)
第三五七回	计全大闹温家寨 路通误落陷入坑	(1308)
第三五八回	憨太岁潜投聚夹峰 何路通救出温家寨	(1312)
第三五九回	讯家属追究行踪 缉强梁购觅眼线	(1316)
第三六〇回	聚夹峰师徒设谋 桃源县众寇劫狱	(1320)
第三六一回	万世雄独力退官兵 众囚徒同心归贼寇	(1324)
第三六二回	铁头僧设险守要 黄天霸奉命出征	(1328)
第三六三回	黄天霸督师征草寇 李公然故意败强徒	(1332)
第三六四回	关小西刀斩吕飞熊 贺人杰镖打曹如虎	(1336)
第三六五回	探军情妄思劫营寨 授密计暗地取山头	(1340)
第三六六回	众英雄合力攻山 铁头僧拼命拒敌	(1344)
第三六七回	黄天霸偷渡田家洼 众英雄大破聚夹峰	(1348)
第三六八回	恶战头陀凶僧被捉 扫清贼寨众将班师	(1352)
第三六九回	施贤臣说词激猛将 黄总镇负气访强人	(1346)

第三七〇回	奸猾贼留书露信 英勇士暗访明查	(1360)
第三七一回	数载归来一朝死去 百身莫赎两个含冤	(1364)
第三七二回	未亡人明心求殉节 刁族长得意代鸣官	(1368)
第三七三回	法外推情恩准视殓 事后报案意图雪冤	(1372)
第三七四回	疑案难明县令宿庙 宝物未获总镇寻踪	(1376)
第三七五回	醉白楼道士泄机 漕督府贤臣聚议	(1380)
第三七六回	忽悟前言具供死状 细推诗句莫解冤情	(1384)
第三七七回	观书消遣顿悟诗词 报病传医密询底蕴	(1388)

第二八八回 落马湖众寇伏诛 淮安府施公赴任

却说李配逃入湖内，被何路通用拐钩倒；又将李配肩膀上，刺了几下。李配被刺，已是动弹不得。何路通便招呼李七侯，一同将李配拖出水面，拿出绳索，捆绑停当。两个人横拖倒拉，一直拉进寨栅，去寻天霸等。却好天霸等已将孙龙、赵虎、于亮三个人，杀死的杀死，打伤的都抛在地下，叫人看守，都来前寨，打听李配的消息。正遇着何路通、李七侯从外面而来。黄天霸便问道：“何大哥，怎么样？果曾捉住没有？”何路通道：“擒住了，现在这里。”天霸等好不欢喜，走上前来，先看了一看，复叫人扛抬到那三人一起。李五道：“如今是一个没有漏，全被我们捉了，倒是要去大人那里送信。最好就请大人到寨内安歇一夜，明天传知海州文武各官，将贼就地正法。”金大力道：“甚是有理。咱即便去请大人。”说着掉转飞跑，一直跑到后湖，不知施公躲在那里，复大声喊道：“大人在那里？落马湖的强盗通捉了，请大人到寨内歇息发落罢！”一连叫了几声，方听见西北角上，树林子内，有人答应；却是女人声音，说道：“大人在这里。那可是金老爷么？”金大力听得真切，知道是张桂兰答应，也就应道：“咱家是金大力。大人在那里？咱走那里好接？”张桂兰道：“金老爷不要来咧！咱们保大人来罢！你在那儿等着。”金大力也就不往前去，只在湖岸上等。一会子，见施公扶着两个人前行，后

跟着两人，原来王殿臣、郭起凤在前搀扶着，正要请施公回城。又听见金大力说话，施公便扶着王、郭两人，缓缓前走，张桂兰、郝素玉在后跟随。金大力迎着施公，便先请了安。施公问其情形。大力一一回答。一路正在那里讲话：孙龙被关小西如何枭了首级，赵虎如何被棍打倒，于亮如何被李昆弹子打中左眼，李配如何凫水而逃，如何被何路通在水底里捉住。……

只见前面许多灯笼火把，迎接出来。黄天霸等走到施公面前，请了安，站立一旁。施公又慰劳了数语，然后携同二人，缓步入寨。到了寨内，就厅上坐下。就有张才前来磕头。施公着实安慰了他一番，又命他随便坐下，大家好说话。张才只得告座。众人又谢张才保护施公之力。张才只是谦逊，并道：“小人前蒙大人不杀之恩，又蒙慨助资本，虽粉身碎骨，难报大恩。而况此是应分，且不免有罪。今蒙大人不罪，还敢劳老爷们道谢么？”于是大家又说了一会捉拿李配的话。正欲叫人将李配押来讯问，只见两个喽罗，走到面前说道：“酒饭已备办好了。”张才答应一声，即站起来对施公道：“小人已招呼厨房，随便做了几件饭菜，请！”张、郝另设一桌。大家吃毕，此时天已大亮，只见人报进来道：“今有海州营参将王立本、海州知州李穆，在寨外禀见。”施公听说，即令传见。张桂兰、郝素玉避入后面。

少停，海州参将及州官进来给施公行礼，请安毕，站立一旁。施公命二人坐下。知州李穆禀道：“卑职等谬膺民社^①，地方上有这等大盗，不知预为缉获，以致残害百姓，并累及大人。卑职等实在罪无可恕。即求大人从重参革，以儆效尤！”施公道：“贵州

① 谬膺民社——此句意为卑职不配承担百姓社稷的重托。

在此几年了？”李穆道：“卑职是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才接印任事的。”施公不语。又问参将王立本道：“老兄光景也是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接印的？”王立本道：“参将是去年二月间，即补是缺。”施公道：“既是老兄到此，已届一年，为何连这起强贼全不知觉呢？”王立本道：“参将也曾风闻，颇思剪除，以绝民患；但未据地方百姓禀报，境内亦尚安静。参将的愚见：以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若真正前去缉捕，特恐那盗贼拒捕起来，卑营的兵力固自不足，且恐激成大变。等到激变，势必详报上宪。在上宪知道的，立刻派营助剿，说参将尚为认真理事；若不知道的，不但不添兵前往，反说参将好名太甚，不自量力，癖疥之患，也须大动干戈。一纸札文，做成个‘办理不善，调省察看’，这还算是万幸；甚至奏参上去，连功名总不能保。因思好容易补了这个缺，大宪衙门，花费了若干，还各处请托当道说项。总想署缺后，藉此弥缝，兼可顾及一家妻子老小。怎么将此缺不要，做那好名之事呢？这样一想，便将此事懈怠下来了。那知大人又落在那强盗手里，参将是万万想不到的。今既如此，只有听大人奏参便了。”施公听罢，拈须微笑道：“据老兄所说，并非掩饰之词，倒是出于本心。本部堂原可由谅，但不过，你上负国恩，下误民事。即此两事，本部堂可不敢容情，只得据实奏参，听候圣上处置。”说罢，便将李配押解上来讯问。

手下人答应，即刻押李配、于亮、赵虎三人来到。孙龙已被杀死，自毋庸议。施公将李配等问了口供。李配等亦直认不讳。施公当命立刻就地正法，并同孙龙首级，一齐悬竿示众。又着海州知州，查点钱粮数目，一一运入州库，以备正用。将房屋拆毁，众喽罗解散。诸事已毕，施公又向知州说道：“贵州为地方父母，

理应剪除民害，除莠安民。今盗贼充塞，任意姑容，殊觉有负民望。姑念到任未久，着记大过一次。自后务要不避艰难，遇事认真。若再懈怠，本部堂定即参处。”州官唯唯应诺，复又叩头谢罪。施公这才起身，喝令：“回城。”

早有人将绿呢大轿抬入。施公上了轿。知州与参将先行，施公在中，天霸等人骑马跟随在后。在路走了一日，进入海州，施公仍旧在行轅驻节。海州知州及参将，进来请安，然后稟见，各回本衙门而去。施公当晚即将海州营参将王立本，奏参出去。迟了两日，即望淮安而去。施公又命施安先行到淮去投红谕讷，这才乘坐官船，趲赶而行。不一日，已到淮安。当有漕标^①各营统领、管带，淮扬兵备道，淮安知府，清河知县，南河各厅，佐贰杂职，以及闲官、候补人员，齐立码头迎接。施公船泊码头，有前任漕河总督，上船恭请圣安。施公代安毕，彼此茗谈片刻而回。接着淮扬道、淮安府、清河县、所属各厅、佐贰杂职，分班稟见。后又是漕标中军、各营统带、淮安参将，一起一起，先后问安稟见毕。施公这才上岸，乘坐绿呢大轿，导以执事衙牌。只见金锣鸣处，一对对清道旗、飞虎旗、肃静回避牌、钦命牌；继以：头品顶戴、漕河总督部堂、都察院左都御史、淮安巡抚大臣、钦赐金牌、世袭一等侯爵、仓场总督、山东查赈大臣、特授江都县正堂诸衔；以后金瓜隔路，令箭令旗，对子马、顶马、亲兵、护勇、红黑帽、刽子手，前呼后拥，直望行轅而去。不一会已至行轅，施公在暖阁下轿，进了后堂，早见陈设齐备。施公坐下，

^① 漕标——满清绿营兵制，设各级军标。漕运系统有漕标，由漕督管辖。标下有协、营、汛各职。

各官重复进见。施公又一一答礼毕，各官辞去。施公便择定次日辰刻按印。当有听差的传谕下去。到了次日，有本标中军赍送^①王命、旗牌、关防前来。施公排设香案，行三跪九叩礼，望阙谢恩，领职任事。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赍（jī，音基）送——携带。

第二八九回 褚壮士一意顺施公 贺人杰千里投天霸

前回中已说明，施公将落马湖猴儿李配等人拿获，就地正法；后即赴淮安漕督本任，接印任事。真是风清弊绝，廉正自持。那些候补实缺人员，内中有一二贪赃枉法的，见着施公恩威并至，严厉难犯，也不敢轻于试尝，赶将从前积习，改除殆尽。加以黄天霸、关小西、计全、何路通、李昆、李七侯、金大力、王殿臣、郭起凤，以及张桂兰、郝素玉，这一班男女武将，个个皆感施公恩德，无不尽心竭力，帮着施公为地方上除暴安良，代国家出力；以致道路传谈，皆言施公清廉正直，这且不表。

且说自黄天霸去褚家庄，打听落马湖消息以后，褚标逐日探访，后来知道业已救出施公，猴儿李配，俱已拿获正法。又闻施公已赴漕督本任，此时褚标就想前去淮安。忽有个至好的旧友，适从淮安到来，顺道来访。褚标便留他吃饭。席中他谈起施公许多好处，褚标听了，恨不得即刻前去看施公的新政，因此决计前去。他那朋友，过了一日，也就他往。褚标即打点行装，又买了好些土产，诸事停妥。这日带了一个庄丁，家里现成的骡车，将所有的行李各物，装上车子，又带了防身的兵器，叫庄丁赶动骡车，直往淮安进发。

不一日已至淮安，褚标并不另住客店，一直就往总督衙门而来。在辕门外，将骡车停住，叫带来的庄丁看守，他却进了头门，

也不问清白，大踏步直向里走。那辕门上文武巡捕官，见着褚标那种样子：头戴灰色毡帽，身穿土布大袍，脚着尖脊蓝布百衲鞋，腰系一根蓝布束腰；黑黑的面庞，两道浓眉，一双圆眼，大鼻梁阔口，颌下一部银一般白须，雄纠纠走了进来，不知他是个什么人，遂上前喝道：“你这老头子！好不知进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不曾见辕门口，挂着虎头牌，上写督辕重地。快走出去！”说着就有两个亲兵前来赶他。褚标见此光景，也知道自己卤莽，并不见怪，忙对巡捕官打了一恭，堆着满脸的笑，向巡捕说道：“诸位老爷们有所不知，咱有个至好的朋友，姓黄名叫天霸，现在施大人前做中军副将。咱特来寻他，叙谈叙谈。既是衙门内不许闲人擅进，就烦诸位派个人进去，向黄天霸通报一声，就说褚家庄褚标特来与他相会。一来与他叙谈些阔别，二来给大人相安。咱就在这儿候信，再行进去便了。”那巡捕官听了这话，暗道：“这老头还与咱们大人伊好，又与咱们中军官是至好的朋友。看他这样，大概也是强盗出身。咱们幸而不曾得罪他，不然，要被黄天霸副将知道，咱们定然要讨没趣。”巡捕官一面暗道，一面也带笑答道：“原来你老与咱们衙门里黄老爷至好，咱们实在不知，倒多有得罪。但是黄老爷虽是督辕的中军官儿，他却另有自己的衙门。除三八衙门期来此办公，平时却不在这里。有时大人传见，他才来呢！咱们派个人领你老前去。”那巡捕官即派了一名亲兵，带领褚标向黄天霸衙门而去。褚标亦喝令应了，赶着骡车，一同前去。

不一会已到，当由亲兵到号房内，先说明原委。那当差的即通报进去。此时褚标站在大堂上立等。不过一刻，只听里面传出一声：“伺候！”那衙门内兵役，个个齐立两旁。又见暖阁门开，

黄天霸打从暖阁后走出，赶着走到褚标面前说道：“老叔远来，未曾迎接，多有得罪。请里面坐罢！”说着，便打了一躬，随即拉着褚标的手，一齐进入里面。当由管仪门的人，将暖阁仍然关闭。黄天霸将褚标让入书房，天霸重新见礼。彼此坐下，有家人献了茶。天霸便问道：“老叔行李，现在何处？”褚标道：“现在大门外，还带了一个庄丁，一辆骡车。”天霸当即着人将行李等物，搬进来安放停当，又将牲口上槽喂料，车辆放在空屋。庄丁自有人照应，不必细说。天霸又道：“自去年腊月间与老叔别后，不觉又过新年两个月了，老叔精神是康健的。此间大人亦时常念及老叔，极思老叔到来叙谈叙谈。等一会儿，小侄当同老叔去大人那里。”褚标道：“便是老朽，也是时常念记大人。去年就要前来，后因又是家中不无有些琐事，所以直到今日。昨因有个朋友，从这里经过，到老朽那里，说及大人许多的好处，实在难得。老朽听了此话，恨不得即日就到，看看大人的德政。今到此间，看这城内的光景，真是名不虚传。大人的德政，自是好极了。还有那计贤侄、李五哥、关贤侄等人，并张家侄媳，想也都好。”天霸道：“计、李等人都好，便是你老侄媳妇也好。”说着就唤当差的道：“你快进去告诉太太，说褚老爷子来了，叫太太出来见礼。”褚标正欲阻挡，当差的已答应着进去。不一会子，张桂兰带了两个丫环走了出来。褚标看见，忙着起身。张桂兰已进了书房，向着褚标叫了一声，这才向上端端正正，拜了两拜。褚标回了一礼，赶着拦住。张桂兰也就起身，在对面下首坐定。丫环站立背后。张桂兰向褚标说道：“自去年在咱家里见过老叔，不觉又是半年了，时常念记你老人家。今日见了面，你老人家的精神倒是怪好的。你老人家此来，可在此多住些时了。”褚标道：“便是咱也时

常挂念你。自见你出嫁以后，半年多不见，今日见了，比你在家做闺女的时节，越发出落的多了。我那老兄弟可有信来？他几时来此？”张桂兰道：“咱爹不久尚有信到，就是三月底四月初定来，大概到此也不远了。”褚标道：“咱极思与我那老兄弟谈谈。既是来得快，咱便在此等他。”张桂兰道：“你老人家在这里多住些时，好在咱爹也来得快，你老两兄弟又谈的来，便住了一二年，也不为多。要是怠慢你老人家，可不要见怪。”褚标、张桂兰、黄天霸三人。正在闲谈，忽见有个当差的走到天霸面前说道：“回爷话：现在门外有个小孩子，年约十三四岁，口称姓贺名唤人杰；他老子名天保——说与爷是结拜的兄弟。这贺人杰，是奉他母亲之命，特从山东前来见爷，说有话面禀。爷还见他不见？”欲知黄天霸见与不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〇回 黄天霸仗义抚孤儿 施贤臣诚心留壮士

却说黄天霸叫当差的将贺人杰带进来，那当差的答应着出去。不一会子，将贺人杰领进。黄天霸远远看见，但见贺人杰年约十三四岁。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两道剑眉，一双俊眼。高鼻梁、阔口。头戴一顶童子冠，一朵朱缨，战巍巍顶门高插。身穿一件月白湖绉洒花直裰，内衬大红绣花紧身短袄。葱绿束腰，长拖至足。下穿玄色湖绉洒花棉布马裤，脚着薄底绯缎绣花快鞋。满脸忠义形容，浑身英雄气概。大踏步跟着当差的走进书房。站定了脚步，望着当差的问道：“谁是咱四叔爷”当差的便指了一指，贺人杰便抢三步，走到黄天霸面前说道：“咱侄儿贺人杰给叔父叩头。”说罢，叩头下去。此时褚标、张桂兰二人见了这年幼英雄，不由得极口夸奖。独有黄天霸见此情形，不由心内一酸，扑簌簌落下两行英雄眼泪，硬咽着说：“侄儿罢了，且起来讲话。”贺人杰当即站起。黄天霸复指着褚标道：“这是褚老英雄，贤侄当得以祖父礼相见。”贺人杰听罢，复又恭恭敬敬，给褚标见过礼，站了起来，又指着张桂兰问黄天霸道：“此位是谁？”黄天霸道：“此是你婶婶。”贺人杰听罢，又至张桂兰面前说道：“婶娘在上，侄儿有礼。”说着，也叩下头去。张桂兰赶着还了半礼，即拉他起来。黄天霸便命贺人杰坐下，问道：“你今年十几岁了？”贺人杰道：“今年十三岁。”黄天霸道：“你母亲康健么？”

贺人杰道：“咱娘甚是康旺。叫给叔父请安。”黄天霸道：“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这老远的路独自前来？你母亲怎么放心的？”贺人杰道：“咱娘闻得叔父现在已做了官，跟着施大人在此。因此，咱娘叫侄儿前来投奔叔父。在大人跟前，图个小小前程，将来替皇帝家出点力。一来不负咱爹生前的志愿；二来自己也可借着叔父的力图个功名。咱娘还叫给叔父讲，请叔父看侄儿是个孤儿，不要忘与咱爹结拜之义。就便侄儿有什么不好，请叔父看其年幼，只顾当着叔父亲生的儿子管束。将来好让侄儿成人。在施大人面前，也请叔父转求大人。念咱爹生前有志向上，不意中途忽遭惨死，未能报大人一些恩德；还恳大人看顾侄儿。好教侄儿代咱爹报报大人的恩德。”黄天霸听了这些话，心中甚是难受。就是褚标、张桂兰听了，也觉代为叹惜。

黄天霸道：“咱与你父亲，虽是结拜，义胜同胞。咱正恨不能远顾贤侄，今既到此，咱自当格外照顾。但是你年纪太小，无事可做，且在咱这里习学些武艺。再过两年，等你大些。咱自当给你转求大人，图个前程与你。”贺人杰道：“叔父在上，不是侄儿放肆，敢出大言。若说武艺一层，虽不十分精熟，咱在咱娘面前教授了几年，那刀枪棍棒，倒也会耍几套。叔父不信，当面请试一试。若有不精之处，即请叔父指教。”说着站起身来，将那月白湖绉外罩脱去。右手在背后将单刀掣出，脸向着褚标、黄天霸、张桂兰说了一声：“放肆。”噗一声，如一阵旋风般。一个箭步，纵出院落。在当中站定，摆了架式，手执单刀，舞将起来。先还慢慢的飞舞，愈遇愈紧。直到末后，只见一道白光，盘旋上下，对面看不见人。褚标、黄天霸、张桂兰三人，看到此处，齐声喝彩道：“小小年纪，有这刀法，真不愧了。”喝彩声未完，贺

人杰已收住刀。复打个箭步，跳入书房以内，说道：“侄儿放肆，还求褚老爷子、叔父、婶娘指教。”褚标等再看贺人杰，面不改色。大家更自惊爱。却好当差的来请吃午饭，张桂兰便辞入内室。

饮酒之间，黄天霸又将自己当日在江都县，如何行刺，如何投顺；施公如何劝濮天雕等，二人立意不行，后来三雄绝义；贺天保被于六飞抓抓死。前后对褚标说了一遍。褚标说道：“老朽当日听人说及贤侄逼死义嫂，砍死义兄，也怪贤侄不义。后来知道有那些情节，才知贤侄是迫不得已。就便天保贤侄，也是一团美意。劝他们向上，争奈他们恩将仇报，反忘了当年情义。贺天保贤侄后死于非命。今日看来，天保贤侄，有这样一个好小子，也不负他当年一番苦心。咱明日见了大人，倒要给人杰这孙儿，在大人跟前竭力的保举，求大人格外看顾。”人杰听这话，当即出了位，走到褚标跟前请了个安。说道：“谢老爷子关切。”褚标赶着拉起来，便笑对天霸道：“这小子倒乖巧，很有些武艺。有些聪明，将来不在你我之下。”褚标极其称赞，贺人杰重行入座。三人吃完了饭。

席间褚标甚夸贺人杰武艺高强，聪明伶俐。众人也自随声附和。饮酒已毕，众人散去。天霸就请褚标在小书房安联。将贺人杰带入上房，又嘱咐张桂兰，妥为照应。褚标到了小书房，便将带来的土产取出来，叫人送了进去。又吩咐庄丁，明日先回，骡车仍带回庄。吩咐毕，这才安寝。

次早起来，梳洗毕，用过早点，换了服式。央黄天霸一同到漕督衙门，见施大人请安。黄天霸答应，当即同褚标，出了自己衙门，直望漕署而去。到了漕督行内，黄天霸即进入里面见施公，请过早安，便将褚标求见的话禀明。施公大喜，随即请见。施安

出来，见着褚标，彼时便先行了礼，然后施安带领褚标入内。褚标一见施公，便行下礼去。施公赶着拉起道：“老英雄切不可如此，且请起来！”褚标立起，施公请他坐下，便叫人献茶来。然后施公说道：“某时刻记念老英雄，为何直至今日才到？”褚标先将以上各情，回答了一遍，复又说道：“还求大人恕民人来迟之罪。”施公道：“老英雄说那里话来。但有一件，老英雄既已到此，可不能急急就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一回 贺人杰神技取风旗 余成龙巧智盗印信

话说褚标既见了施公，谈了一回。施公便留褚标在淮安，多住些时。褚标本有此意，今见施公实意相留，也就当面答应。当日施公就留褚标在衙门内吃午饭。并将众英雄齐集衙内，招呼厨房，备下两席酒。施公、褚标、黄天霸三人一席。关太、李昆、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等一席。大家皆略言分情，欢呼畅饮。酒席中间，施公谈起往事道：“某初任江都，巧逢贺义士改邪归正；因他一人，后来引荐了许多豪杰。某所以得有今日者，皆贺义士之力也。可惜贺义士中途猝遭惨死。今日诸君皆身受国恩，得皇家官禄。独贺义士不能享受，实是可叹！”黄天霸、褚标二人，正欲说贺人杰已来，转求施公照应，难得施公先自说起，却是绝好的机会。当下褚标便开口说道：“贺天保中途惨死，也是他命该使然。仍蒙大人念念不忘，足见大人恩高义重。民人正为此事，拟欲转求大人，只是不敢后齿。”

施公听了忙问道：“壮士有何事件？只顾说来，大家斟酌便了。”褚标道：“自从贺天保死后，留下一子，名叫人杰。彼时才得六岁，跟着贺天保的妻子抚养，今年已十三岁了。昨日由山东来此投黄副将。适值民人先在黄副将衙门里，见了这贺人杰，年纪虽小，颇有胆识。民人当时以为他这小小年纪，必然同着伴儿，或是与他母亲同来。及至问他，他说是奉母命。一来因他父亲受

大人的大恩，未曾报答，使他前来给大人请安，借图报效；二来知黄副将现已做官，他来投黄副将图个前程。因此，辞了母多，独自到此。黄副将听他这话，便与他道：“你这小小年纪，前来给大人请安，藉图报效则可；若说投我图个前程，我看你年纪又小，力量又小，有什么事可做呢？不如且在这里，学习些武艺。过了三五年，等你武艺会了再说罢！”那知贺人杰闻了黄副将之言，不由的发躁起来，当即说道：“若说年纪小，我已是十三岁了；若说武艺，那刀枪棍棒，虽不能精熟，也还件件会使。”说着，他就将外面大衣掀去，在背后拔下单刀。不由分说，一个箭步，跳入院落之中，便使起刀来。民人与黄副将看他舞了一回，却是刀法精纯，毫无破绽，不愧他夸口。而且这小小年纪，有此武艺，有此胆识，实在难得。今早黄副将本拟带他前来给大人请安，后来又怕冒昧。意欲先禀知大人，等大人示下之后，再带他来见。现在既蒙大人提及他父亲，故此民人斗胆，在大人面前，面禀一切。可否求大人示下，唤他前来给大人请安。”施公听了，不由的笑容满脸。因叹道：“贺义士虽死，得有此子，也算后继有人了。而且据老英雄说，他的武艺高强，自然真实不错。黄副将可即将他领来，与某相见，也算是故人之子了。”黄天霸听了此言，一面谢了施公，一面答应出席而去。

走出辕门，即拉了一匹马跨上。一刻的工夫，已是到了自己衙门。黄天霸跳下马来，走入里面，不见贺人杰。正在询问，贺人杰已走进来，望着天霸道：“叔父一人回来么？褚老爷子呢？”黄天霸道：“你赶快去换衣服。”张桂兰已将他的衣服拿出，一见贺人杰向他要，他便递出来。贺人杰接过穿好，天霸又叫人备了一匹马，于是叔侄二人，上马而去。到了辕门，二人跳下马来。

天霸在先，人杰在后，跟着径入书房。黄天霸便叫人杰给施公叩头。人杰即忙磕下头去，一连叩了三个头起来，复请了安，站立一旁。施公见人杰仪表非俗，满脸的英雄气概，心中甚是欢喜，便即唤人杰添上座头，命人杰也入席吃饭。人杰复给施公谢了座，又请了安，然后在天霸下首坐定。施公问道：“你今年多大岁数？”贺人杰道：“十三岁。”施公又道：“本部堂才闻褚老英雄说，你的武艺很好。我看这小小年纪，有什么武艺？可对本部堂说来。”贺人杰道：“咱才八岁，咱娘就教咱棍棒。后来到了十岁，咱娘又教咱刀枪，并教咱飞檐走壁。咱有时不肯，咱娘就要打咱。还说爹是一身好武艺，又说咱这黄叔叔本领更好。叫咱学好了武艺，来见大人，求大人赏个官儿给咱。一来给咱爹报恩，二来咱好图上进。因此，刀枪剑戟都会，飞檐走壁也会。如果大人要试试，咱便勉强使两套。”

施公道：“那院落中旗杆上那面顺风旗，你可取得下来么？”贺人杰见说，掉转头一望，便道：“遵大人的吩咐。”说罢转了身，他已一个箭步到了院落。施公与褚标等一齐向外观看，只见贺人杰如猴儿上树般，已是上了旗杆顶上。再一转眼，贺人杰已将顺风旗取在手中。又复轻转身躯，用了个坠枝架式，将两只脚倒挂在旗杆尖子上面。手中执着顺风旗，迎风舞了一回。复将身子向后一缩，又向前一纵，便如燕子穿帘一般；说时迟，那时快，贺人杰已由旗杆上落下，蹿入厅前。彼时施公见贺人杰由旗杆上忽穿下来，口里虽然喝彩，心内甚担惊。及至贺人杰已到了面前，又见他请了个安，双手将顺风旗呈上。不但施公极口赞赏，就是褚标、黄天霸等人，个个无不惊讶。一面施公叫贺人杰入座；一面叫施安去取十两银子，赏他买一套衣服。黄天霸又叫贺人杰谢

了施公，这才入座。施公因叹道：贺义士义勇半生，今得有此子，虽在黄泉，亦当含笑。本部堂自当另眼看待，即黄贤弟亦要加意抚育，不负当年结义之情。”黄天霸亦即唯唯道：“末将敢不遵命。”于是大家畅饮，直至日落方散。褚标、贺人杰仍自回天霸衙中，关小西也自回本署，李昆等仍在本衙门当差。

从来乐极生悲，是一定不移之道。只因施公自放了漕督，从出京来直至到了淮安，沿路上访拿那些恶棍土豪，强梁大盗，实在不少，怎能一律肃清？且说淮安府东北，与海州交界地方，有座高山，这山名叫做摩天岭。这摩天岭高与天齐，巉岩峭壁，实是险峻。内中有伙强人，为首的姓余，名唤成龙。率领着头目喽罗，在此占据。平时并不劫掠往来过客，专门打劫富贵人家，因此左右颇为安静。余成龙具着一身本领，飞檐走壁，无一不精。闻得施公左右能人甚多，他偏要显显本领。因此，前来盗取印信。毕竟印信能否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九二回 施贤臣失去印信 众英雄议访强人

却说施公正在书房秉烛观书，忽见由窗户外送进简帖一个。施公取过来一看，见上面写着：“过天星特借印信一用，日后着人去取。”施公看罢大惊。一面飭令施安去守印信；一面飞传黄天霸、李昆等人。少时黄天霸等齐集，连褚标也跟进来。施公即将简帖与大家看了。褚标忙问道：“大人可曾差人去看印没有？”施公道：“已着施安去看守了。”褚标不胜惊讶道：“大人中了那人投石问路的计了。”施公问：“怎么为投石问路？”褚标道：“来人本不知印信在于何处？所以投此简帖，令人设疑。若不使人看视，他却无法可想；今已着人去看，是领了他去，印信必失无疑”。正议论间，忽听东首一片声喧，报称失火。褚标等赶紧前去看视，乃是东首耳房前面。窗户纸烧着，无甚紧要。黄天霸等知道衙门内有了强人，正拟分头去捉，一眼瞧见施安也在那里张罗救火。褚标忙问道：“施大爷，你看视印信如何？”施安道：“刚才那里看了，丝毫没动。”褚标道：“你又中了他的计了，你再看去看看！”施安慌忙飞奔前去看视，见那印信仍摆在那里，只见上面铜锁已落了下来。施安忙将印箱开了，望里一看，这一惊非同小可。果然黄金印已不在箱内了。施安忙着跑出来告知众人。黄天霸等一闻此言，一个个纵上房屋，四面寻找。那里有个影响？大家只得下来。此时已交四鼓，施公便命众人暂且散去。

到了次日一早，黄天霸仍到衙门内聚议，访拿强寇。黄天霸才进衙门，只见施安送上一枝弩箭。黄天霸接过一看，只见箭杆上写着“余成龙”三字。黄天霸看罢，便问施安道：“施贤弟，你这枝箭从那里得了来？”施安道：“在花园内太湖石上，拾了一枝弩箭，箭杆上有‘余成龙’三字。本部堂仔细思来，余成龙一定是个武艺高强的人。昨夜来盗印信的，十分就是他了。众位贤弟可有知道这余成龙是何等样人？住在何处的么？”大家听了，俱各面面相觑，不能回答。黄天霸道：“昨夜来盗印信的那人，据末将看来，定是那余成龙无疑。唯这余成龙，末将等向未听见这个名字，也不知住在何处？或者是后起的，亦未可知。好在褚标现在这里，待末将回去问问褚标，或者他可以知道。”施公道：“贤弟此话，甚合吾意。不必要贤弟回去，就请褚老英雄进来，大家商议便了。”说着就命人去请。一会子褚标已到，给施公请过安坐下。施公便将施安拾到弩箭的事，告诉褚标一遍。褚标道：“但这余成龙，民人虽有些晓得，却不甚清楚，不知果是此人不是？数年前曾闻人说：离此淮安东北，海州交界处。近东海口地面，有座摩天岭。

这摩天岭上有伙强人。为首的听说姓余，其人武艺高强。惯会飞檐走壁，而且能使弩箭暗器。平时却不劫掠往来客众，打听有那富贵人家，或是为官的赃物。要被他知道了，昼则明抢，夜则暗劫。定然劫掠一空。还有一件，周围百里之内，他并不骚扰。如此，其居心可想而知。大人的印信，若果是被他盗去，他一定有个用意。定是闻大人手下有许多能人，他赌作气，偏要前来试试众人的本事；就是效张桂兰盗金牌的事。不然，他岂不知大人为官清正，他要来此盗取印信呢？”施公听了这番话，连连点头。

便道：“老英雄所见，甚是有理。但印信既为他盗去，必得设法取回才好。”褚标正欲回答，那黄天霸听说，不由的气往上撞。“那怕他三头六臂，咱也要将他擒来，取回印信。”褚标见黄天霸发躁，赶着拦道：“黄贤侄，你总是这样性躁！凡事总须计议而行。况且我虽这样说，也料不定就是摩天岭上那个姓余的盗去。万一不是，黄贤侄你又便如何？依我的愚见，明日可请一人，先去那里打听清楚。如果真是他盗去，咱们再设法向他要回。能可再劝他改邪归正，投顺大人更好。若不能如愿，就将他擒来问罪，亦未为晚。若依着自己性子，一味好胜，我知黄贤侄的本领，不在人下。要知‘强人更有强人，高手更有高手’。何能自恃己勇，蔑视一切？如此莽撞，甚至误却大事，也未可知。”施公听说极称道：“老英雄所说，真是在情在理。黄贤弟勇固有余，见识究竟不足。”此时黄天霸被褚标说了这一番的话，已是退下火去。便向褚标说：“依老叔所见，须先派人前去打听。但是印信是要紧的物件，有碍大人前程。须得赶紧去取回，不能迟缓时日。究竟应派何人去打听呢？”褚标道：“诸位老兄弟、老贤侄。可不要怪老朽多事，却要在大人前讨个差使，一来聊报大人的恩德，二来帮帮诸位的忙。等打听的确，咱即回来送信，不知诸位以为然否？”施公说道：“某本拟相烦老英雄去走一趟，只是不便奉请。难得老英雄不辞劳苦，某即一切奉托。”大家见施公一口应允，又重托了褚标，大家皆有些暗暗不平之意，却又不能形于面色。一来碍着施公，不敢违拗；二来褚标究竟是个前辈。当下议论已毕，各人散出衙门。褚标仍与黄天霸同回到了衙门。褚标即打点包裹，带了防身兵器，预备前去。黄天霸进入里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九三回 张桂兰缓言劝人杰 褚标士暗地访成龙

话说黄天霸回了衙门，将褚标极称余成龙武艺高强，自己讨差去摩天岭的话，告诉了张桂兰一遍。彼时张桂兰并未有甚不愤。但道：“褚老叔既是讨差前去，他自有他的把握。老爷虽不惧人，能得褚老叔将印信讨回，也省却许多事件。老爷何必有不平呢？”黄天霸听了，也只无言。此时贺人杰在旁边，先听黄天霸那一番言语，已是不平的很。及见张桂兰又说出这些话来，实在按纳不下。便厉声说道：“婶娘此言差矣！我叔父自随大人以来，立了多少功劳，捉了多少强寇。江湖上谁不知叔父武艺高强？今日大人失去印信，如叔父再去取回，这件功劳定是不小。褚老爷子到此，不过顽耍顽耍。他便要夺我叔父的功劳，其实甘心不得。就便叔父容纳得下，侄儿也不肯将这件功劳让于褚老爷子。那怕那余成龙三头六臂，不要叔父去。就凭着侄儿一人，若不将那印信盗回，把余成龙捉住，誓不见叔爷、婶娘之面。褚老爷子未免欺人太甚了！”说罢忿忿不已。

黄天霸、张桂兰二人听了此话，心下颇为喜悦。皆夸他年纪虽小，志气甚大。桂兰当即拦道：“你这小小年纪，知道什么事情？褚老爷子他是一片盛意，我且让着他三分，尔何得如此粗卤？是在背地说，褚老爷子不知道；若叫他听见了，岂不给他遭怪？若说你的武艺高强，就要一去摩天岭，能将那姓余的捉住，把印

信取回，自然名震一世；万一敌不过那姓余的，闹出别的乱子来。不但我们对不起你母亲，即是你也对不起你母亲，那时叫你母亲怎样呢？侄儿你是个极聪明、极乖巧的人。好宝贝儿，你听婶娘的话。”贺人杰听了张桂兰的一番言话，才将一盆极旺的火熄下去，这且不表。

再说褚标在施公前，讨了差使。同黄天霸回来后，也不耽搁。打了个小小包裹，带了几两散碎银子，又将防身的兵器藏好。当即出了淮安城，直望摩天岭而来。不过一日路程，已至海州交界，当下寻了客店住下。褚标即与店小二闲谈起来，先说无关紧要的话。慢慢问道：“小二！咱问你这里有座摩天岭，走那里去？离此有多远？”那店小二道：“你老问这摩天岭，是干什么呢？”褚标道：“咱有个亲戚，住在那里。咱去寻亲戚去呢！”店小二道：“摩天岭就在东北，离此还有十来里就到了。”褚标又说道：“咱闻这摩天岭上有强盗，可不是么？”那小二又道：“岭上强盗虽有，是不打劫客商。而且那个大王，为人最好。摩天岭左近一带，凡那没衣没食的穷民，山上的大王，还有时给他们的衣食，从来不与人为难。”褚标道：“你道他不打劫客商，他的钱从哪里来呢？”店小二道：“听说是从远方打劫来的，皆是些脏钱。”褚标道：“那大王名唤什么？”店小二道：“那山上共有三个大王：大大王姓余，名成龙，绰号过天星。二大王姓陆，名文豹，绰号铁臂汉。三大王姓任，名唤勇，绰号穿山甲。皆是全身武艺，飞檐走壁，无一不能。”褚标道：“他们三个大王，有多大年纪了？”店小二道：“据人说，都在二十来岁。”褚标听说，心下大喜。暗道：“印信定是他盗去。咱既到此，莫如前去会他，先以利害说之，却看他如何回答，再做商议。”主意想定，又吃了些面饭。此时已

是日落，就拣了一间卧房，歇息一夜。

次早起来，梳洗已毕。唤小二打了一角酒，取了两块面饼，独自吃过。便将兵器藏好。又将包裹寄交店小二道：“咱去看看亲戚就来。这个包裹，暂且寄下。房饭钱待咱回来再算。”店小二答应，将包裹接去。褚标大踏步出了客店，直望摩天岭而去，不一会已至。褚标抬头一看，见那摩天岭，甚是高险，四面皆是峭壁峻岩。山顶上有十来间房屋。在山的左首，有一条石路。由山根下直达山顶，约有五里之遥。半山有一道栅栏，上面钉着许多三棱钉。栅栏里面有好些人看守在那里。褚标在山前看一遍，复绕至山脚背后。又看了一会，只是看不到头。

原来这摩天岭背后是海口，不通旱道。虽有出路，非船不能进口。褚标察看已毕，复到山前，顺着石路，走上山去。刚至栅门，就有人问道：“来者是谁？可通名来，好报与大王知道。”褚标答道：“烦你向你家寨主说声：咱海州褚标，慕名前来拜望，并有要话面叙。”当下喽罗闻说，即去通报。余成龙闻说，便问陆文豹、任勇说道：“这褚标此来。定有缘故。咱们若不见他，他还道咱们胆怯。莫若将他请进来，看他说什么话，咱们再作商议。”陆文豹道：“咱素闻褚标是江湖上的老前辈。此人颇有声名，武艺亦很过得去。就是他那口单刀，亦实在不弱。忽然到此，决非访慕咱们的名儿来，定有别的缘故。”余成龙道：“贤弟有所不知，这褚标现在施公那里，与黄天霸等人，同在一起。今日此来，一定为前日愚兄干的那件事。咱们且将他迎接上来再说便了。”因此就叫：“排队相迎！”余成龙三人，也换了衣服，迎将出去。

褚标在栅门外，等了一会，正在着急。忽见栅门大开，里面一队队走出，有二三百喽罗；末后有三个少年人。当首一人，身

长七尺开外，头戴一顶英雄冠，身穿一件月白洒花直裰。脚踏乌缎粉底靴，面如满月，眼若流星，弯弯的两道浓眉。大鼻梁，阔口。后跟着一个，身長也有六尺。淡黄色面皮，一双怪眼，两道扫帚眉。尖鼻梁，瓢儿嘴。身穿玄色直裰，脚登薄底快靴。末后一人，却是个五短身材，黑漆漆一个团脸。一双环眼，两道浓眉，生得颇为粗笨。褚标看罢，正欲上前打话，只见那为首的，迎至面前，双手一供，一声高叫：“褚老英雄到此，我等有失远迎，多有得罪。”说着就邀褚标进入栅门。褚标亦回道：“便是老夫，亦久慕大名，拜访来迟，亦望恕罪。但不知那位是余贤弟？”那为首的问道：“岂敢，在下便是。”褚标亦望余成龙拱了拱手。余成龙便与褚标进内。一会子已至厅上，彼此重新见礼。褚标又与陆文豹、任勇两人通了姓名，这才坐下。余成龙首先问道：“闻得老英雄一向皆在总漕施公那里。同黄天霸等人，帮着施公建功立业，除暴安民。今日老英雄何以有暇光降到此呢？”褚标听说，知道余成龙已知自己的来意。便道：“老夫久慕贤弟的大名，早要来此拜访。只因承总漕施大人不弃，留在衙门，帮同照料。数日内衙门内出了一件事，施大人的印信，忽然被人盗去。当时追擒不着，后来拾得一枝弩箭。那箭上写着大名。因此，老夫知道是贤弟前去，故意卖弄武艺，将印信取来。所以今日特地前来索取，但不知贤弟肯否还？”欲知余成龙果肯交还印信，并说出什么话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四回 余成龙激走褚标 贺人杰智诱任勇

却说褚标向余成龙索取印信。余成龙道：“施公印信却在此。老英雄此来，非是某等有却大面不给。当日议取印信的时节，在这山上设了一座凌虚楼。预备将来把印信取来，存在这凌虚楼上，为的是素闻黄天霸武艺高强，随了施大人，建了许多功劳，立了许多事业。我们江湖上，绿林中的朋友，不知被他害了多少。我等去取印信，并非要害施公，亦非假词给那江湖绿林的朋友图个报复。只因要与天霸比试比试。我能将印信盗来，他再能将印信盗去，我等便甘心拜服他是天下的第一个好汉，虽使我等拜他为师，我等亦甘心情愿。若他没有这等本领，不能将印信盗回，我等要这印信有何用处？便叫他亲自前来，拜求上山。我等也可将印信取出，交给他回去消差。我等并无他意，不过，要与黄天霸比一比手段罢了！”

褚标道：“贤弟言之差矣！黄天霸又与贤弟毫无意见，贤弟等又说别无他意。今日将印信盗来，贤弟此举在老汉看来，并非与黄天霸过不去，直是与施大人过不去了。这印信是圣上赐与施大人的，施大人失了印信，圣上知道，必然要见罪于他。黄天霸虽在那里当差，大人失了印信，他寻得着，固是他的功劳。就便寻不着，他也没有什么大罪，不过难为施大人罢了。贤弟等与施大人，平日又无意见，这是何苦做此举呢？若说要与黄天霸比试

比试。自古‘好汉爱好汉，惺惺惜惺惺’。你既慕他的名，改一日等老汉带领他来，或是请贤弟等到淮安去，与他比试比试。又何必借作这个事儿挟制呢？还有一说，实不相瞒，老汉未来之先，黄天霸早要到此，是老汉再三阻拦，并在施大人面前，讨了这个差使。以为赖着老面子，与老弟说个三言两句，叫贤弟将印信送去。一来是免得黄天霸与贤弟伤了和气；二来老汉也可在施大人面前要个脸儿。我看贤弟也是个英雄好汉，老汉既来，又在施大人面前夸了口，非是老汉太弱，惧怕老弟。谅老弟也该知道，能予把个面子。即时将印信送交出来，咱们认个好朋友，以后还得来往来往。

余成龙道：“老英雄言之差矣！我等既有成议，何能不践前言？非是我等不看老英雄大面。争奈凌虚楼既建造不易，又因我等既将那印信盗来，何可轻易送去？若要如此，给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不说我等是因老英雄万难有却。只道我等终是胆怯，岂不见笑于旁人？若说施公不是好惹的，手下能人亦甚多。他虽三头六臂，且放着我这小小山寨，他们来打便了，我等又何惧哉？还请老英雄不必干预。你我是好朋友，不必因此反脸。”褚标听了这番话，已是气往上撞，恨不得即刻拔出刀来，与他等争个高下。复一思想，因道：“贤弟等既是不看老汉的薄面，定要与黄天霸比试，老汉亦不能勉强；就便勉强，贤弟等不信老汉的话，也是枉然！老汉就此告辞日后却不要悔恨。”余成龙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何悔之有？就烦老英雄回去，将这话告诉黄天霸。说他来此盗取印信便了。”褚标辞去，余成龙等送至山下而别。褚标回至客店，算明房饭钱。取了包袱，仍回淮安送信，暂且不表。

再说贺人杰被张桂兰劝了一顿，当时虽默默不语，后来独自

暗想道：“我奉母亲之命，前来投奔黄叔叔。要想立点功劳，图个小小前程。现在眼见得有此机会，我也好借此图个出身。叔父、婶娘不让我去，好不闷杀人也！我何不瞒了叔父、婶娘，悄悄的前去一趟？将那印信盗回，也可显显我的本领。”主意想定，吃过晚饭，乘着张桂兰不在房内，便悄悄将夜行衣靠、单刀偷去，放在一旁。等到黄天霸、张桂兰睡熟，他便换了夜行衣。又将随身衣服，打了个包袱，系在身后，又将那单刀暗藏在身旁。贺人杰还有个绝技，惯使金钱镖，能在黑夜打人。百步之内，百发百中。时将二鼓，贺人杰悄悄出了厅房，施展出飞檐走壁之能，由后院墙绕越而去，所幸无一人知道。便更心中大喜，便大踏步顺了方向直望摩天岭而来。在路行了两日，已离摩天岭不远，就在左近，寻了客店，吃了些饭食。先与店小二谈了一会，又问了摩天岭上一番风景。只见那店小二答道：“摩天岭现有三位大王；大大王姓余名成龙，二大王姓陆名文豹，三大王姓任名勇。这三个人，皆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闻得前数日还将漕督施大人印信盗来，现藏在楼上。小客官，你想想看：总漕施大人那里，有多少能人。那印信尚且被他盗去，何况你个小客官，不过十来岁，就有多大本领，可以敌挡得住那三个强人？终不然白白的特命送在那里。这是何苦呢？”

贺人杰听了这一番话，暗自好笑，只得勉强说道：“极承指教！”说罢，将房饭钱算还，携了包出了店门，直望摩天岭而去。走了半日，已到岭上，便望寨栅前门行去。却好今日是任勇巡哨。刚至栅门，猛见山下走上一个年幼小子。但见：头戴玄色湖绉洒花包脑，周围安着一排雪亮镜光。顶门上打着一个英雄结，身穿玄色衣靠，脚登薄底快靴。背后结束着一个包裹，胯下藏着一柄

单刀。雪白面孔，两道浓眉，一双秀眼。高鼻梁、阔口，约有十三四岁年纪。任勇看罢，暗自称羨。便大声喝道：“来者何人？敢探咱爷爷山寨！”贺人杰正往前走，忽听里面有人喝问。也便喝道：“上面听着，咱小爷爷乃江南四大霸天贺天保之子贺人杰是也！尔是何人？可是山寨之主么？快通名来，小爷爷有话要讲。”任勇答道：“咱便是第三寨主任勇的就是。尔既闻咱爷爷大名，有何话讲，即便讲来！”贺人杰道：“此间非讲话之所。快开寨门，让咱进去，与你说话。”任勇听罢，即着小喽罗开了栅门。

贺人杰大踏步走入。望着那任勇拱一拱手，说声：“请了。”任勇也回了一回，复问道：“有何话讲？请道其详。”贺人杰道：“一言难尽！若寨主不弃，请至里面，细陈衷肠。”此时任勇不知何意，也就将贺人杰邀入里面。贺人杰重行施礼，这才彼此坐下。贺人杰当下开口说道：“在下向闻大名，未经识面，刚才多多得罪，尚求见容。但在下祖籍山东，父亲贺天保，同称四大霸天，江湖上谁人不晓？只因黄天霸投顺了赃官施不全。他只恋富贵功名，忘却当年结义，勒逼我父亲投顺。我父亲不肯。看结义之情，勉强相从。黄天霸又逼着我父亲，往恶虎村。说濮天雕、武天虬二位叔父。怎奈濮天雕二位叔父不从，黄天霸就杀死武天虬，逼死我两位婶母。濮天雕虽然逃走，他心中却疑我父亲忘绝结义之情。后来狭路相逢，濮天雕暗用飞抓，将我父亲打死。虽说濮天雕后亦被黄天霸所杀，总之不为黄天霸绝义。我父亲、叔父等如何就死非命？彼时在下才交六岁，可怜我母亲抚我成人，今年已是十三岁了。此种父仇，如何不报？又恨孤立无势。因此竭诚，不远千里来投寨下。若念江湖上义气，即容收留，愿助一臂之力，去捉赃官同擒天霸，报仇雪恨。若不容收留，即便告辞。即去投

他处，再图报复，不敢勉强。”任勇听了这一番言语，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五回 余成龙误留贺人杰 施贤臣独遣李公然

却说任勇听了贺人杰一番假话，心中疑惑不定。欲便留住，又恐余成龙、陆文豹不肯。欲待不留，又深爱贺人杰小小年纪，有些胆识。只得叫贺人杰权且等待，他与余成龙、陆文豹商量妥当，再定行止。当下贺人杰便在外厢，暂且歇下。

任勇随即进内，将以上的话与余成龙、陆文豹二人说明。余成龙道：“这小子现在何处？”任勇道：“现在外面。小弟因不敢自主，特地禀明两位哥哥。如可收留，小弟便带他进来；若还不然，便叫他去投奔别处。”余成龙道：“这小子你曾问他，多大年纪？”任勇道：“小弟也曾问过了，今年一十三岁，倒生得伶俐乖巧。”余成龙道：“你曾问他会有什么武技？”任勇道：“小弟却不曾问得。但见他腰下藏一口单刀，想来也知一二。”余成龙道：“既然如此，且带他来看看，再作计议。”任勇听说，复至外间，将贺人杰带进大寨。贺人杰站立身躯，望着余成龙、陆文豹行了礼。余成龙看见贺人杰，年纪虽小，颇有英雄气概，也自暗喜。因问道：“你只小小孩子，多大岁了？到此因何事？”贺人杰道：“后辈今年一十三岁。只图报父仇。不远千里而来，竭诚投效，望助我一臂之力。”余成龙道：“据你之言，要报父仇。但是你父亲死在濮天雕之手，并非黄天霸害的。何得冤屈好人？就便你父亲是黄天霸所杀，要知他的武艺高强，施不全防护甚严，何能便去报

仇雪恨？”贺人杰道：“大王言之差矣！若说咱父亲不是黄天霸所害，反说他是好人。是大王名为江湖上朋友，最重的义气，实与黄天霸一类，即不肯助后辈去报父仇。那江湖上朋友被他所害，不知多少。大王独不知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余成龙听了此话，意欲收留。心中一转。便大声喝道：“好大胆的你！只小小年纪，胆敢在爷爷前蒙混，分明是你那赃官指使，叫你来探听虚实，还敢来蒙混爷爷么？下面听着：“速将之小畜生绑去斩了。”但见贺人杰并不惊骇，复怒目而视，曰：“大王既不相容，复相疑忌。某父仇固不可报，反落不美之名，有何面目见先人于地下？是我不明。不若刎颈以谢误投之过。过日后自有那知道的以分皂白。”说罢，嗖的一声，将腰下所藏的单刀抽出，即向颈上刎去。当时任勇在旁，赶即上前，将刀夺去。余成龙亦向贺人杰道：“前言不过相戏耳，何必认真？”叫声：“侄儿你若果真为报父仇而来，咱自当同助贤侄一臂之力。但是贤侄亦不可稍怀二心。”贺人杰道：“父仇不共戴天，既承叔父等见容，何能心怀异志？请叔父等放心。”余成龙听说大喜，当下让贺人杰坐下，又与贺人杰谈论些武艺。贺人杰又使了一回刀法，却不敢过显手段——尚留着三分本领，好使余成龙等不为防备。由此，贺人杰暂且住下，专等得便，即将印信盗回，在施公前立功。余成龙只因误留了贺人杰，以致被打破凌虚楼，烧毁摩天岭。到后来身首异处，明正典刑，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黄天霸夫妇次日起来，不见了贺人杰。又见厅门大开。知道贺人杰负气而走，必要往摩天岭去盗印信。当下黄天霸却是大喜。以为：这小孩子有此胆量，有此武艺，将来大有作用。却又甚忧：此去摩天岭虽不过二日路程，沿途却无妨碍。但闻得余

成龙颇有武艺，他若负着豪气，万一被余成龙所算，我如何对得起哥哥？自思自想，只得仍回上房，说与张桂兰知道。张桂兰听说，颇为着急。二人商量毕，黄天霸用过早饭，即便望总督衙门而来。却好施公已经升帐，黄天霸先与众人见过，说明贺人杰黑夜逃走，径往摩天岭捉余成龙，盗回印信。大家皆为贺人杰担忧，必须赶去，方保无虞。黄天霸道：“正为此要回禀大人，亲自向前去。”正说话间，见施安出来问道：“黄老爷今早可曾来？大人要传见问话。”黄天霸闻说，即便同施安入内。先给施公请了安，站立一旁。施公道：“前日褚老英雄前去摩天岭，访拿余成龙，不知究竟如何？印信可能取得回来？使我放心不下。”黄天霸道：“正为此事，要禀明大人：只因贺天保子人杰。因大人失去印信，他便负气。欲去将余成龙捉住，印信盗回。未将见他年幼，恐非余成龙敌手竭力阻止，未将之妻张桂兰，亦竭力阻止。他彼时虽未前去，等到夜半，他竟私自越墙而去，未将等全然不知。今早天明才知道。因此，禀明大人，未将欲亲去一走——恐这小孩子有失，未将便对不起贺天保。特来申明，求赏一行。”施公闻言，又惊又喜。因道：“黄贤弟你自前去，固是好极，免得小英雄有失。但本部堂这里何人保护？在本部堂看来，好在褚老英雄现在在那里。贺人杰虽然前去，褚老英雄必然是见面的。万一贺人杰与那姓余的动起手来，褚老英雄断无不帮助之理。在本部堂之意，黄贤弟之去，且后缓。莫若使李五贤弟前去一探，便知分晓。而且这贺人杰年纪虽小，他那一番举止动静，不是个一莽之夫，此去必有计谋。本部堂印信，由他取回，亦未可知。更兼他武艺出众，又有褚老英雄，这事决无妨碍。”黄天霸见说，亦不便再言，只得站在一旁，心中却是很不放心。

施公因立传李公然进内，将上项话，说了一遍。李公然那敢怠慢？立刻收拾，出了衙门，直望摩天岭而去。走有十来里路，只见褚标迎面回来。李公然走上一步，便先问道：“褚老英雄所办之事如何？曾看见贺人杰么？”褚标道：“你怎么问我？我不曾见过此人。”李公然便将贺人杰私往摩天岭的话说了一遍，褚标颇为惊恐。复又将余成龙建造凌虚楼，藏收印信，定要黄天霸来取，不肯送还的话，亦告知李公然。二人谈了一会，李昆复请褚标同往摩天岭一走，褚标当即答应。二人赶往前进，不一会已到山脚下面。正要分路，忽见一人好似贺人杰模样。毕竟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六回 李公然前往摩天岭 贺人杰初探凌虚楼

却说李昆拉着褚标望岭上看去，分毫不错。李昆递了个暗号。贺人杰听见暗号，知道是自家人，因也递了暗号下来。说道：“雁儿落下海滩去了。”李昆听说，知道叫他在僻静处等候，有话面说。他心中大喜，即拉着褚标望山后行来。

走了有半里多路。但见一带树林，浓阴密布，甚为僻静。二人行入林内，坐下歇息。约有半个时辰，只见贺人杰也入林来。大家一见，好不欢喜。贺人杰便与褚标、李昆行过礼，然后坐下。望褚标说道：“孙儿自那日大人失去印信，当时就欲前来。后因黄叔父与婶母二人再三阻止，不肯放行。不然，与老爷子同来，也可会会那姓余的，是什么样。因气闷不过，只得黑夜暗暗出来。打算打此路走，定然碰着老爷子，彼此有个帮手。及至到了山下细细探知，知道老爷子说他不信，已经回淮安。孙儿暗想：既已到此，终不然还自回去，算白跑一趟不曾？又恐怕那姓余的果然利害，孙儿敌不过他。不但无功，反要见罪。因此，想了个法儿，前去骗他。假说：黄叔父只图富贵功名，不顾当年结义，逼死爹爹以及濮叔父等人。我特地前来，请他助一臂之力，前去报仇雪恨。余成龙等被我一片假言，把他说的居然相信，便留我寨内玩耍。还说等过两年，再给我做个头目，共图大事。我这两日，已将他岭上出入门路，看了个熟悉。惟有那藏印信的所在，叫做凌

虚楼。但听说这楼上四面皆有消息，若不知道路径，踏着消息，便是死路。我今日已与那姓任的说过，叫他带我到楼上去看看。他已答应。我将这凌虚楼探看清楚，得便就将印信盗回，前去见大人立功。今日老爷子与伯父前来，却更天假其便。最好在附近客店，暂住一两天。俟将凌虚楼探明，便悄悄的前来报信。就请老爷子或李伯父，赶往淮安，禀明大人。即日请黄叔父与诸位伯父叔父等领兵前来，捉此强人，烧毁山寨。但是印信包在我身上盗回。此间不便久谈，早晚便来送信，还有一层，老爷子所住客店的门首，却要做个暗记，以便孙儿易见。”

褚标、李昆二人听贺人杰这一番说话，实在夸奖他真有见识，有胆量，“将来不在你我之下”。褚标等分别随即找了客店做下暗号，然后进店安歇，专等贺人杰前来送信，不表。

再说贺人杰别了他们回入山寨，仍然一样顽耍，余成龙等亦爱他少年英勇，听他自由。这日走到凌虚楼前，遇见余成龙由楼上下来。贺人杰故作不知，站立一旁，等他走到面前，上前说道：“叔父，这楼造得很好。侄儿来了几日，时常听见任叔父夸奖这楼的妙极。侄儿极想上去玩耍玩耍，任叔父只不许侄儿独自上去；说只这楼上有什么消息，如果误踏着机关，便要死于非命。请问叔父，究竟这楼上有什么消息？当日造这楼，究为着何事？请叔父告知侄儿，以便知道此中奥妙。”余成龙道：“贤侄有所不知，今既问我，便告诉你，也谅也无妨碍。”

只因三年前，那凤凰岭张七的女儿张桂兰，盗去施公那赃官的金牌。后来被黄天霸前往凤凰岭讨回张桂兰又许配黄天霸为妻。我听见此话，甚为负气。因此，造了这座凌虚楼。共计三层，将施不全那赃官的印信盗来，藏在了一层上面。指明要黄天霸来

取。在贤侄未到前一日，施不全那里就着褚标那老儿前来问说，叫咱讲些交情。看褚老儿薄面，将那印信交出。他从中讲和，两不相扰。咱却未曾应允。并叫他带信：速令黄天霸来自取。却把那老儿气走了。但是那老儿一去，必然回到淮安，说明此事。黄天霸听说此话，两三日内必定前来。眼见得黄天霸那小子，不久要死于这楼上了。”贺人杰又问道：“叔父讲了一回，侄儿还是不得明白。怎么黄天霸上了这楼，就要死了？别人到这楼上就不死了？”余成龙道：“侄儿你那里知道？不是黄天霸到这楼上就要死，别人就不死。只因这楼四面皆有消息，知道路径的，便不会死。不知的便要送命的。黄天霸从来未到此地，现在要取那赃官的印信，如何不来？既来这里，不知这楼的路径，不是就要死了？”贺人杰道：“照叔父所言，黄天霸不来则已，既来定要死的了！果真如此，不但叔父宿气可消，就便侄儿冤恨也算报了。但是侄儿有一件可虑：若黄天霸前来盗那印信，料不定要与他厮杀。在三位叔父对这楼上路径是熟的。万一那时叔父等凑手不及，侄儿与他交手起来，这楼上的路径，侄全然不知。不是将余命送了楼上？”余成龙道：“贤侄之言，甚是有理。你随我上楼一行，把那路径认明，以备一时的缓急。”贺人杰心中大喜。

当时随余成龙走上楼去。由那扶梯走上，一层层的共计有三十六层。上了楼面，迎着扶梯，有一黑漆板门，半开半掩。余成龙却不进去，偏从板门侧首，扶梯左边月亮门走进。贺人杰问道：“为何不走这正门，偏从只小门进去，却是何故？”余成龙见问，复转身走到黑漆板门口，先将右脚在门外站定，后将左脚送入门内，轻轻的在楼板上足一踏，只听响了一声，一块板滚了下去。贺人杰走到跟前，望滚板上下一看：但见下面漆黑无光，深不见

底。余成龙道：“这下面便叫陷人坑。不知道的从这门进去，踏着这滚板，人就落下去了。不要刀杀枪刺，也便活活饿死。”贺人杰看罢，随着余成龙走入月亮门，向左首转了三、四个钥匙弯，才到第一层楼面。但见楼面当中，设着一座朱漆神龛，龛后有两扇暗门。余成龙将暗门一推，吱呀一声开下。二人进内仍在左首转了一个弯，却是扶梯。由下至上，只有二十四层，也有黑漆板门两扇，左首也有月亮门一个。却不从月亮门进去，偏从正门走入。贺人杰又问道：“因何这一层又不从月亮门走呢？”余成龙道：“这叫做疑兵之计。万一有人上来，知道头一层是从月亮门走进的。到了第二层，定是仍然如此，他就上当了。这第二层的月亮门内，也装着滚板，下面尽是套索。有人落下，就被套索缚了。”贺人杰答应，二人走入正门，便是第二层楼面。中间也设着神龛，扶梯却不在龛内；由神龛背后有一小门，门内装作扶梯，也是二十四层。上得楼来，但见四面窗棂，俱皆关闭。贺人杰便去开那窗棂，并无格门钩搭，只是开不下来。余成龙见贺人杰不知此中消息。便道：“贤侄我开与你看。”说着用手在东首柱子上，将机关一按，窗格全开。余成龙便望中梁上一指道：“贤侄你看那盒子内，便是赃官施不全的印信了。”贺人杰抬头一看，只见中悬一盒，四面皆是铁丝做成的细网，任他神仙也飞不出铁网。贺人杰暗暗记下。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七回 小英雄下山送信 老壮士回署搬兵

话说贺人杰将余成龙诱入凌虚楼，探明路径。并知印信悬挂中梁上面，一一谨记。复与余成龙在楼上耍了一会，然后同下楼来。又将转弯抹角，暗埋的消息所在，到处记明。遂与余成龙回至厅上。却好陆文豹、任勇也在那里，大家坐下。贺人杰又对着余成龙盛夸凌虚楼，如何险峻，如何奥妙。余成龙见贺人杰极口夸奖，自己也喜不自胜。因夸口道：“贤侄，不是咱夸这大口，那赃官的印信，藏在那里。他黄天霸三头六臂，到了此地，也算到望乡台^①了。”随时，余成龙等即命摆酒，彼此畅饮，欢呼而散。

到了夜半，贺人杰乘大家睡熟，独自起来。换了夜行衣服，手执朴刀，藏了金钱镖，悄悄的来到凌虚楼。先将四面一望，见那看守楼门及打更的喽罗，俱已睡着。他便展出飞檐走壁的武技，拨开楼门，复将楼门掩起，捏着步上了扶梯，记着路径，走到第一层楼面。真是身如飞燕，毫无声息。彼时不敢怠慢，复至第二层上面。略为喘息，便向第三层而来。到了三层上面，先将火光一亮。认定中梁右首。一个箭步，纵上神龛。略一垫脚，复望上一纵，将右手搭住中梁。随将两脚一缩，一弯腰。将两脚在

^① 望乡台——古时益州有两个台，其中一个叫望乡台。诗文中常用以比喻边远地方。唐杜甫《遣愁》诗：“江通神女馆，地隔望乡台。”后来的小说、戏曲把它说成是阴司的台，人死后到这个台上瞭望家乡。

梁上挂定，变了个猿猴坠枝的架式，左手执刀，右手便去摘那铁钢印信的盒子。正欲摘下，忽然想道：“此时若即取下，如何下得此岭？不得下岭，事必泄漏。不但印信复失，连我的性命难保。好在此楼上已熟悉，取回印信，则又不难？且待等数天，明日先去送信。约定日期，叫褚老爷子同李伯父赶回淮安，禀明大人。等我黄叔父等人到来，约定行事，里应外合，还怕这三个狗强盗，捉拿不住。印信失去不成么？”主意想定复回原处。然后卸去夜行衣靠上床。

略一歇息，已是天明。即便起来。梳洗已毕。用过早点。便向余成龙说道：“今日天气甚好，侄儿意欲下岭玩耍一回。约至当午，即便回岭。特与叔父说知。”余成龙道：“贤侄既要去岭下玩耍，须得早去早回。”贺人杰答应退下，心中大喜。走至房内，换了衣服。藏起腰刀暗器，复与余成龙等三人告别，然后望岭下走来。到了岭下，顺着大路，匆匆而行。沿途留心客店。走有三四里路，见东首有一小镇市，便望镇上行来。走至街头，见西首有家酒店，檐口挂着一面招牌，写：“悦来店安寓客商”。贺人杰走进酒店，见吃酒的人甚多。因拣了座头坐下，便叫小二打壶酒来。店小二才答应着去打酒。只见李昆从店后走出来。贺人杰一见，便递了暗号。李昆回头一看，见了贺人杰，彼此会了意。贺人杰坐着，仍然不动。一会儿店小二将酒打来，并有两碟小菜。贺人杰对店小二道：“你这店内人多嘈杂，这店后面有座头么？”店小二道：“店后座头倒有，但是钱要双倍的。”贺人杰道：“你给我移到后面去，我就给你双倍钱，又有什么大事？”店小二答应，赶着将酒菜移至后面。贺人杰亦跟了进来，却好李昆已在那里等着。于是贺人杰拣了一个净座。店小二将酒菜排好，又赶着进内问道：“小客官有何吩咐？”贺人杰指着李昆说道：“不意在

这里巧遇这位客人，他是咱的亲戚。你给我再添一副杯箸，再打一壶酒来。”说罢，店小二出去。二人方吃得两杯酒，店小二已将菜送进，却是一盘牛脯、一盘白煮鸡，排在桌上，问道：“你老还要什么菜？”李昆道：“你且等着，咱们再要什么。招呼你们便了。”店小二出去。

李昆因问道：“贤侄此来，定有消息。”贺人杰道：“伯父，小侄特来送信。那凌虚楼果然造得利害！不是小侄用语言将余成龙同骗上楼。探明路径，问明消息，不必说黄叔父不能上去，便是神仙也难将印信取回来。”遂将凌虚楼共计三层，上面如何埋伏，如何暗装消息机关。铁网如何利害，如何灵巧，细细说了一遍。又道：“小侄昨夜乘余成龙等人睡熟，却暗暗上去一次，观了路径。所以特赶来送信，请伯父赶紧回到淮安，禀明大人知道。请大人快差我黄叔父及诸位伯父、叔父，悄的前来。约期五日后——二十六日，夜半子时，齐到岭上，在栅门前举火为号。余成龙等看见栅外火起，必然出来看视，小侄便乘其不备，去凌虚楼将印信盗出。便请伯父至凌虚楼后岭接应。但看楼上火起，便是小侄盗回印信的时候。但这岭上只有一条小路可通，且只能一人行走。余成龙又复派人在那里防守隘口。伯父到时，务将那把守的人先行打死，然后方无挡绊。小侄盗出印信，岭上的各事，便不能兼顾，却只管将印信星夜送回淮安。捉拿强人，焚毁山寨。皆仗诸位伯父、叔父之力。”正说到此，褚标亦从外面走入。瞥见这贺人杰与李昆在那里密语。褚标赶至跟前说道：“好话不瞒人，瞒人非好话。”李昆二人听见，吃了一惊。再一抬头，见是褚标，赶着让坐。贺人杰又向褚标行了礼，然后坐下，复将前言，细细说了一遍。只喜得褚标拍案叫绝。三人又密议了片刻。贺人

杰又将店小二喊进，算明酒菜各帐。当时将钱付出，即告辞褚、李二人，仍回摩天岭而去不表。

单说褚标见人杰走后，即与李昆说道：“这回去淮安送信，这个差使，不是老夫与贤侄争夺，最好让老夫且去走一趟。一来贤侄二十六夜，要去接应人杰，不能误事；二来老夫是个闲人，借此好去遛遛腿；三则好让贤侄在此养歇几日，等到那夜，好立大功。”李昆道：“既是你要去，小侄那敢违拗？但日期急迫，须得如期而来，大家皆要扮作客商模样，在此会齐，一同做事。”褚标道：“贤侄放心，毋须叮嘱。”当即打了包裹，又与店主算还房饭钱，即刻起身，回淮安去。真是赶紧前行，无分昼夜，只走了两日，已到淮安。当时入了衙门。

黄天霸等人，单看见褚标一人回来吓了一跳。及至问了细底，才知贺人杰所为。施公听说，拈着髭须，赞不绝口。因说：“这贺人杰年纪虽小，却有如此见识，真不愧义士之子。不但本部堂多一勇士，即国家多一栋梁。今既如此，自黄贤弟以次，可急速前往。毋令小英雄望眼欲穿。褚老英雄业已往返两次，不能再劳，即请在署安歇。王殿臣、郭起凤亦毋须同行，留在淮安，听候调遣。”施公吩咐已毕，黄天霸唯唯而退。当即收束停当，各带兵刃暗器，连夜分三起出城。头一起是：黄天霸、何路通，二人扮作卖技模样。第二起是：李七侯、关太、金大力三人，扮作客商模样。第三起是：张桂兰、郝素玉，二人扮作村妇模样。共计七人，直往摩天岭进发。正走之间，只见李昆从对面迎来，彼此照会。分别投店歇下，只等夜半行事，去捉强人。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八回 黄天霸大破摩天岭 贺人杰火烧凌虚楼

话说黄天霸等男女七人，猛然巧遇李昆，分别投店歇下。到了初更时分，忽然狂风大作，吹得那草木齐鸣。黄天霸心中大悦，暗道：“有此好风，今夜去烧山寨，正是天假其便。”大家不言而喻，略微歇息。到了二更时分，一个个都换了夜行衣靠，饱餐饮食，手执利刃，各将暗器藏好；又各带火种，越出店门，打了暗号，齐奔摩天岭而去。且说李昆因贺人杰约定在凌虚楼背后岭下接应，他便望这条路而去。一会儿已至山岭背后。趁着星光，定睛看去，果然是一条窄径，两旁皆峭壁巉岩，笔陡直上，只容一人。李昆顺着路，一步步望上而行，走到半腰，有一排木栅，将人挡住。李昆正要越栅而过。只听栅内有人道：“好大风，咱弟兄们在那里支更，遇见这样的天气，便是咱们的好日子到了。”又听一人答道：“老三，你不要嫌苦，听见昨日大王还吩咐我们：小心看守，这条路虽无人知道，却逼近凌虚楼后面。万一有了奸细，偷过木栅，到了楼上将印信盗去，我们可了不得咧！”李昆在黑暗中听了细切，一个纵步，蹿上木栅，定睛一看，见里面有个更栅，栅内露出灯光。他一箭步，蹿跳下来，如秋风落叶，轻而且快。脚踏实地，先将弹子掏出几枚，捏在左手，右手执定单刀，大踏步跨入更房，飞的一刀劈去，只听咕咚一声，一个栽倒在地。又一个正要喊叫，李昆来得飞快，趁手一刀，又复砍死。旁边又

有一个，见两人已经杀死在地，赶着跪倒，向李昆哀求饶命。李昆道：“你是何人？”那人道：“小人是看木栅的。”李昆道：“此去凌虚楼还有多远？”那人道：“还有半里路光景。”李昆道：“这凌虚楼何人把守？”那人道：“是两个头目把守，三大王任勇不时巡察。”李昆道：“你们这看更的共有几人？”那人道：“四个一班，共有八人。这上夜是派我们的班。”李昆道：“你这里只有三人，还有一人在那里？”那人道：“那一个今日病了未来。”李昆问话已毕，即将那人背缚起来，将刀割下一块棉絮，塞在那人口内，抛在一旁。李昆便坐在更棚，专等凌虚楼火起，好出去接应。

再说黄天霸等七人，到了岭上，望前一看，见上面一排木栅，甚是坚固。木栅里面，还露着灯光未熄，耳内听得更锣声响。黄天霸等便低低的打了个暗号，大家明白，便将火种取出。除关太、金大力两个不能上高，其余五人，一个个如燕子穿帘，齐跳上木栅。一声呐喊，大家将火种抛下，随即跳过木栅里面。关太、金大力趁势将木栅砍开，一拥而进。只见那更房里面着了火种，又兼狂风不息，霎时风助火势，火仗风威，将一排寨棚及更房等屋，尽烧得一片通红。再加呐喊之声，不绝于耳。那些小喽罗从睡梦中惊醒，急急报知余成龙等三人。余成龙、陆文豹、任勇三人，忽听报棚内火起，赶忙提了兵刃，走将出来。却好黄天霸等已入了里面，一见余成龙等迎将出来，便大声齐喊道：“好大胆的狗强盗！胆敢将漕督的印信盗去！你可认得太爷黄天霸么？特来取尔的狗命。”余成龙听罢，哈哈大笑，也不答话，抡刀便杀过来。天霸往上一迎，将刀架住，趁势一个卧虎翻身，直望余成龙胸前砍来。余成龙又说声：“不好！”纵身一步跳出圈外。黄天霸来得飞快，赶紧前进一刀，认定余成龙左肩砍下。余成龙将身一偏，

转身一刀，望天霸大腿搯到。天霸往后一退，一招手将镖飞去，认着余成龙面门打来。余成龙眼尖手快，一面将头一埋，那只金镖从头顶上擦过，后进一刀，从天霸裆下搯来。天霸赶着让过，复一镖望余成龙腿上打下。说时迟，那时快，这一镖余成龙却让不过去，小腿上着了一镖。余成龙连说：“不好！”负着痛带镖而逃。黄天霸追赶上去。

再说陆文豹同关小西两个，战到七十余合了。关小西杀得兴起，大喝一声，一刀将陆文豹砍下一只膀臂。陆文豹正待要走，关小西又赶上一刀，砍倒在地。此时张桂兰见黄天霸追赶余成龙，恐怕天霸有失，因亦赶去，却走错了路，不意向凌虚楼而来。刚到楼下，只见贺人杰同着一个矮大汉，在那里浑杀，看看贺人杰抵敌不住。张桂兰便大喊一声道：“人杰快使劲儿！你婶娘在此。”说着一个箭步，纵到跟前，抡起一刀，直望那大汉砍下。你道这矮大汉是谁？就是任勇。本来同余成龙、陆文豹两个出去看栅门前失火，因听见黄天霸等到来，知道大事有变，急赶着望凌虚楼而来，恐怕印信有失。才到楼下，看见贺人杰在那里，已经杀死几个喽罗，正欲上楼去盗印信。任勇赶将上前，同贺人杰杀将起来。贺人杰虽然武艺高强，究竟气力薄弱，怎当得任勇力大如牛？看看抵敌不住，却好张桂兰一声喊叫，贺人杰听得清楚，犹如猛虎添翼，登时精神陡长，气力倍加。只说得一句：“婶母，这王八羔子交付你了，我上楼去也。”说罢舍了任勇，竟上凌虚楼而去。任勇正杀得高兴，眼见贺人杰要死在手内，忽然听见张桂兰来助，不免心中一慌；加之张桂兰刀法神速，他招架不及，只虚砍一刀，转身逃走。张桂兰那里肯放？随即一枝袖箭，直望任勇打来。只听得咕咚一声，任勇栽倒在地。桂兰复赶上一步，

举起刀来，认定膀膊上捌了几下。那两只膀膊，已经离了肩窝，复一刀结果了一命。张桂兰见任勇已死，抛在一旁，再去寻找天霸。才转过两个弯，见天霸迎面而来，后跟着关小西、郝素玉、何路通、李七侯。天霸开口，便向张桂兰问道：“你曾看见人杰么？”张桂兰道：“他上凌虚楼去了！余成龙那厮曾捉住么？”天霸道：“捉住了！”原来余成龙着了一镖，转身逃走，正要从地道内逃，该应天网恢恢难逃。正遇见何路通烧了大寨，迎面而来，出其不意，当头一拐。余成龙不曾让得及，在肩上着了一下；接着黄天霸复一刀，从背后直穿过前胸，倒地而死。黄天霸等正在那里说话，猛一抬头，见前面火光烛天，直冲霄汉。此时凌虚楼，已被贺人杰将印信取得，从顶上一层放起火来。黄天霸等赶着火光前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九九回 缴印信人杰立功 敬河神贤臣致祭

却说人杰，既将印信取回，火烧了凌虚楼，同黄天霸等七人，寻了两间空屋，在那里歇息。话分两头，再说李公然在凌虚楼背后，山岭之上，窄路旁边，更栅以内，专待凌虚楼火起，便来接应人杰。一直等到四更将了，不见动静。正在心烦意乱，忽见凌虚楼火冲霄汉，知道贺人杰已经得手。他赶着提了刀，直奔岭上走来，赶到逼近，那条狭路，已被凌虚楼上烧枯的木料，压落下来，将路塞断。李昆转身回走，复望岭前赶去，走了好一会，才到摩天岭面前。抬头望岭上一看，但见余火犹存，浓烟尚袅。李昆赶着上了岭，一路寻找前去，只见尸骸遍地，血肉模糊，寻了一会才到。天霸人众，彼此见说了原由，皆各欢喜无限。此时天已将明，大家又略坐片刻，已是大亮，于是大家将大寨内所有未经焚毁物件、银两财帛，逐一查明，聚在一处。又将未死的喽罗等众，皆叫到面前，发放回家，又留二三十名，押令着扛抬物件，并将余屋拆毁。所有死尸，概行掩埋起来。诸事已毕，喽罗扛着物件。贺人杰捧着印信，并带了余成龙等三人首级，一齐下岭，走至悦来店。李昆又到店内，说明情由，算还房饭钱。那镇市上方才晓得是施大人暗里派了官兵，来捉拿岭上的强人。黄天霸等也将所住的客店房饭钱算交清楚，这才一齐望着淮安而去。

在路行了二日，到淮安。当即入城，回到衙门，先报进去。

施公闻报，即刻传见。黄天霸趋步进内，施公一一慰劳，众人又各各请安。末后贺人杰恭恭敬敬将印信送到，交与施公，道：“请大人验看收执。”施公接过了，将盒子开了，验明不错，当交施安收去掌管。施安接过去退下。施公因向贺人杰道：“本部堂一时疏忽，将国宝为强人盗去。若非小英雄设计取回，本部堂亦难逃处分。今多亏小英雄胆识兼备，致国宝失而复得，这件功劳，要算小英雄第一。本部堂却无以酬报，先只好给个千总顶戴，归本标差遣，聊以酬今日之劳；待随后另有功劳，再行申奏，请旨奖赏。”贺人杰赶着上前请安，禀道：“承蒙大人恩德。小民年幼，多有卤莽之处。今大人不犯罪责，反蒙厚赏，小民断不敢领。等随后立有微劳，再请大人恩赏罢！”施公拈须微笑道：“小英雄不必过谦。一来为小英雄，稍承先志；二来使本部堂聊表寸心。幸毋再辞，反使本部堂难受。”黄天霸见施公说得恳切，即命贺人杰道：“既承大人逾格栽培，厚加恩赏，却之反为不恭。且谢过大人，受了此职，以后再图报效，不负大恩便了。”贺人杰因道：“卑职既受了大人恩赏，当效犬马之劳！”说罢，又叩了两个头，谢了恩，这才站立一旁。黄天霸复又禀道：“摩天岭大寨内，所有搜出银两物件，悉数命小喽罗扛抬回来。并余成龙、陆文豹、任勇三名首犯的首级，亦带到此，请祈发落。”施公道：“将余成龙等三人首级，于头门外悬竿示众。所有财物，全行存库。小喽罗皆系赤子，尽放回家。”黄天霸答应，大家辞出，发落已毕，各回衙门。

且说贺人杰得了千总，心中十分欢喜。黄天霸、张桂兰夫妇二人，也是喜之无限，商议道：“人杰侄儿，今蒙大人赏了官职，咱们虽不是嫡亲叔婶，也如同胞一般，也得给他做个面子，备两

席酒，请请大众。一来是我们的体面；二来也给大家喜欢喜欢，拚个一醉，老爷意下如何？”黄天霸道：“夫人之言，甚合吾意，就是明日请酒便了。”张桂兰又道：“贺家嫂子，远在山东。他儿子今日作了官，也得寄封信与他，使他欢喜，以慰他抚养一番。”于是黄天霸就请人写好了一封书，寄往山东，并接他义嫂不题。次日又去备了两席酒，着本衙门差官，各处去请客。大家叨光，闻是喜酒，俱各前来。这个消息，又传到施公耳里，施公又着施安送了五十两银子，给贺人杰为犒赏之费。黄天霸只得代他收下，当时便与施安说道：“本来也要请老弟到此小饮三杯，特恐被大人知道，诸多不便，故不曾去请。今蒙大人又有赏赐，贤弟可莫怪愚兄未曾下帖！屈留在此，大家欢喜一日。”施安也答应。此日正好是三月初三，上巳佳节^①。又兼天气晴朗，春意融和，大家举杯痛饮。自午至暮，无不欢呼快乐。其中有猜拳行令的，有击鼓催花的，满座纷纷，谈笑典雅，及至酒阑，犹有余兴。褚标在壁上，取下朴刀按一按，跳出院落，舞了一路单刀，耍了个四门。果然刀法精纯，不愧老当益壮。舞毕，褚标站在院落，对众笑道：“老夫不弹此调久矣！幸尚未生疏，将来还可凭这老伴儿解解闷。”大家极加夸赞。

褚标复向贺人杰道：“你高兴么？咱与你杀个老少对手。”贺人杰道：“还望老爷子指教！”说着，便取了一柄单刀，跳出院落，

^① 上巳佳节——古代把夏历三月上旬巳日称为“上巳”。据《后汉书·礼仪志上》：“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洁）于东流水上，日洗濯祓除……。”吴自牧《梦梁录》卷二“三月”条：“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音戏）饮。踏青，亦是此意。”元时又改为三月八日。见白朴《墙头马上》第一折：“今日乃三月初八日，上巳节令。”

与褚标对敌。立定脚步，摆了架式，说了一声：“请”。褚标还答了一句：“有占。”即将刀望人杰砍来，人杰赶着招架；一来一往，左拦右隔，前遮后挡，两人舞在一团，俨然如逢大敌。大家看着无不赞赏。二人舞毕，复入了座，彼此又夸赞了一回，又饮两杯酒，饭毕各散。

时光迅速，又是四月初旬。这日正逢致祭河神之期，施公早三日前，挂出牌来：届期仰合署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一体拈香。到了正日，施公五更起来，直望河神庙而来。不一会已到庙前，各官员纷纷下马。施公亦在庙门前下轿。此时早有淮扬兵备道，淮安府县，暨各厅各委佐二杂职，候备人员，挨次排班，齐立两旁伺候。施公从容上殿，先奏了乐，施公上香已毕。礼生赞礼。施公及大小官员，一齐行礼。俟读祝后，礼毕，各官随着施公，站立起来。当有庙中住持道士，延请施公至客厅用茗。然后施公起身，各官恭送如仪。施公至庙门外上轿，吩咐回衙，各官亦纷纷归署不提。

再说施公端坐轿中，忽见道旁有一少妇，身穿白衣麻裙，手持纸锭。系新丧模样。站立路旁，让施公轿子过去。忽然起一阵狂风，在那少妇前旋转不定，猛然将那少妇麻裙吹开。施公瞥眼一看，见麻裙中露出红裤，心中大异。即于轿前，密令王殿臣、郭起凤二人道：“你暗暗尾随这妇人前去。看他所往何处，及家住那里，一一访明，回来禀告。”王、郭二人答应去探。施公回行。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〇回

风卷麻裙含冤待白 尘埋绣履抱屈难申

话说王殿臣、郭起凤奉了施公密谕，尾随那风卷麻裙露出红裤的少妇，一直跟出东门。又行二三里，那妇人到了新坟面前，将纸镲焚化，席地而坐，掩着面呜呜咽咽，哭了起来。王、郭细听哭声，虽然呜咽，毫不哀痛。正在那里，两相私议。忽然又见一阵狂风，先将纸镲灰吹得四散，复将那少妇麻裙前后裙门，一齐吹开，露出一条大红裤子。王、郭二人再仔细一看，见那裤子，乃是新的，心中更加疑惑。又见那少妇等旋风过去，在新坟上叩祝不已，脸上颜色，颇为惊恐。王、郭二人知道中间必有缘故。不一会，那少妇站起来，将身上灰尘扑了扑，即向原路回来。王、郭二人即闪入树林。却好那少妇从树林前经过，他二人仍然尾随在后，重复跟入东门，直至狮子巷，看着那妇人进门后，才向附近觅了一家茶店。

二人进了茶店，对坐下来，叫店小二泡了一壶茶。那店小二将茶泡上。王殿臣便问道：“你叫什么？”那小二道：“小人姓王名叫小二。”王殿臣又问道：“你这店开了几时了？”王二道：“小人这店从前年就开了。”郭起凤道：“你在这里多少工钱一个月？”王二道：“这店是小人父亲开的。”王殿臣道：“你原来不是伙计，还是小老板呢！”郭起凤道：“离你这店南首第五个门，那一家死了个什么人？我看他家门首挂着重孝，还有个少妇穿着一身麻

衣，才从门外走了进去，那是他家的什么人？还是媳妇，还是女儿呢？”王二道：“他家姓吴，死的这人名叫其仁，今年才二十四岁。那戴孝的妇人，就是吴其仁的老婆。”郭起凤道：“这小少年纪，把这样个年轻的老婆抛下来了，叫他在那里守寡，实也可怜！但这吴其仁是什么病死的呢？他还有父母兄弟没有？”王二道：“他无父母，又无兄弟，只有他一人。平日家道也还过得去，薄薄的也有些田房产业。就是这吴其仁年纪虽轻，身材相貌，却生得颇为丑陋。听说还有个暗病，终年的委委顿顿。若问他什么病死的？在死的前一日，我们还看见他在外面行走。到了第二天早上，忽然他家里人出来说，半夜时忽得了个急病，施救不及，等到四更就死了。未及半日，经吴其仁老婆娘家的人来了几个，就收殓起来，在家停了七天，就抬出去葬了。”王殿臣道：“这吴其仁丈人家姓什么呢？”王二道：“听说姓何，住在北门大街，家内开着杂货店，家道也过得去。王殿臣道：“吴其仁既死，也就算了。只可怜他的老婆，这么年青，便叫他做个寡妇，又无儿女抚养，如何度日呢？”王二闻言，笑而不答。王殿臣、郭起凤亦心知有异，不便再问。遂将茶钱付讫，出门而去。又在附近一带，访问了一回。有说那少妇不甚端的，有说死者身死不明的，人言啧啧，莫衷一是。直到天晚，王殿臣、郭起凤才回衙门，将以上所见所闻，一一禀知施公，一夜无话。

次日一早，即传山阳县到署谕话。山阳县奉传，随即禀到。见了施公，请安已毕，坐在一旁。施公说道：“本部堂奉请贵县，并无他事。只因昨早往河神庙拈香回来，途中见一少妇，身穿麻衣，手持纸铍。忽遇旋风，见少妇麻裙卷起，中露红裤。本部堂心颇滋疑，即刻密令差官侦探。后据差官禀复，谓那少妇系祭扫

新坟。从旁微窥，该少妇既焚纸镲，哭而不哀。忽旋风吹其纸钱四散，又将麻裙卷起，那红裤露了出来；及风过处，该少妇仍然穿着麻裙。又见该少妇当旋风吹散纸钱时，形色仓皇，叩祝不已，颇有愧对惊惶之色。及跟随进城，至该少妇家附近访察，知死者为妇之夫，无病暴卒，卒后遂殓，殓之后遂葬，殊见草率。且该少妇颇有丑声。本部堂想其中必有冤枉，因此请贵县，务即访察明白，俾死者不致含冤，生者难逃法网。今具限三日，贵县即行详复，毋得含混宕^①延！”山阳县闻说，口内道是，心内却暗想道：“途中少妇，风卷麻裙，与他何涉？即有冤枉，也未据报，尽可不问。他偏闲得没事，寻件事出来做做，好博得他清正的名声。他又不肯自办，委我去访。你道这样无影无形的案件，从那里办起？”无可奈何，只得答应出来，且回本署，再作计议。山阳县才告退出去。

未及一刻，忽听大堂上鼓声打得乱响，如山崩地裂一般，施公即令施安去问何事。施安这才至二堂，已有值日差官，传报进来，施安忙问何事。值日的道：“是个老头子击鼓，代儿子喊冤，求大人申雪。”施安道：“他有状词么？”值日的道：“没有。”施安道：“叫他候着，等回明大人再说。”施安说罢，当即进内禀明一切。施公听罢，分付坐堂。差役齐立两旁。施公命带原告。差役答应，顷刻从头门外，将原告带到，至公案前跪下。施公在上，望下看去，见那老头，年纪约六十岁光景，鬓发业已全白，生得颇为良善。因喝道：“你姓甚名谁？有何冤枉？不向县里告去，却向本部院这里上控！你可知越控的罪么？”

① 宕（dàng，音荡）——拖延。

那老头儿道：“小的姓朱，叫朱四。只因有个侄女，嫁与王家，已有六年。小的侄女婿叫王三郎，家住南门外河边口，向来撑船，在江湖上贸易。他夫妇两人，颇为和爱。小的儿子叫朱槐，也是撑船，在江湖上贸易，多在外少在家。前月二十四夜晚，从外面回来，因与他堂姐姐二年不见，顺便到王家探看，将船泊在岸边。不意到了王家，见他家后门虽开着，却无一人，喊了两声，却无人答应。小的儿子见没人在家，也就回船。当时觉得脚上穿的鞋子湿了，便脱下来，在火上焙干，吃了晚饭，也就睡了。不料次日一早，小的侄女婿王三郎即带了多人到小的儿子船上，望着儿子骂道：‘我同你无仇无隙，何得杀死吾妻？’小的儿子大惊，不知所措。王三郎又不分皂白，即将小的儿子，捆绑在家，先打了一顿，随即送往山阳县。当蒙县太爷问王三郎道：‘你妻子被杀，怎么知是被尔妻弟杀的呢？’王三郎口称：‘二十三日，我往附近卖货，当日未回。至二十四晚回家，推开大门，走进里面，喊妻子不应。即点了火，向房内照去，又不见人。正在疑虑，将火各处去照，行至后门口，见地下杀死一人，血流满地。再一细看，正是妻子。又见脚下所穿的鞋子，又不在脚上。当即喊叫起来，左右邻舍，皆说可随着血迹找去。次早即邀约邻舍，跟着血迹，找至河岸，直至朱槐船上，都有血迹。并在泊船那岸畔，拾得女鞋一只，却是妻子所穿。因此方知妻子是朱槐所杀。’当时县太爷临场相验，实系被刀戳伤咽喉，因而身死。县太爷因向小的儿子说道：‘真实凭据，你尚有何狡赖？’小的儿子虽欲辩驳，奈县太爷不问情由，即将小的儿子屈打成招，现在收禁监内。青天大人的明鉴：王三郎之妻，是小的侄女，小的儿子，便是王三郎妻弟，岂有堂弟去杀堂姐之理？即使王三郎之妻，为小的儿子

所杀，亦断无将死者所穿的鞋子带去一只，抛在岸畔，做个杀人的实据。总要求大人给小的儿子并侄女申雪。”说罢，连连叩头。施公听罢，觉得老头儿说的话颇有理，遂命带下，候明日传齐尸亲，再行复讯。朱老儿出去，施公即命人将尸亲王三郎，限即日传到，晚堂质讯。欲知是何妙计，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一回

张挂榜文招寻绣履 追申冤屈拘质公堂

话说施公既将王三郎传到，讯了一堂，嘱令三郎退下，听候申雪。次日，又出差至山阳县，调齐全卷，并将朱槐提到，细心严究。施公见朱槐亦颇为良善，断非杀人之人也！嘱暂行收监，听候申雪。于是施公心甚不安。遂思得一计，即刻命人写了榜文，在各处张挂。那榜文上写道：

为悬赏招寻事：据王三郎妻朱氏，被人谋害身死一案，除已将凶手拿在案外，尚失绣鞋一只，特悬赏格招寻，不论军民人等，如有将绣鞋捡得，呈送漕督衙门缴对者，本部堂定重赏大钱五十千文，当堂给发，决不食言。尔等慎毋现望自误，特示！

这榜文一出。那些观望的人，尽作为新闻，到处谈论，却无一人拾得。看官，你道朱氏究为何人所事呢？原来王三郎家在淮安南门外，河岸上面。朱氏生得颇为美貌，夫妻亦极恩爱。只因对门有一家，姓李名唤宾如。其人先为府署书役，后来因误公事革去，性最刁恶，好色贪淫。见朱氏美貌，屡欲相通，未便得手。这日忽见三郎清早出门，李宾如便到朱家问道：“王兄在家么？”朱氏听见有人叫唤，因问道：“是谁？三郎早间上镇去了。”李宾如也不顾进退，即入里面，见朱氏道：“我有件事，特来相托，未知他即回么？”朱氏因见李宾如是对门邻居，也不疑惑，因对他

道：“三郎有事未完，至早也须日晚方回。”李宾如见朱氏云鬓半偏，朱唇轻启，不禁欲火上焚。因用手去拉朱氏道：“尊嫂且同坐，小可有事奉告，王兄回来，烦即转达。”朱氏见他有不良之意，因骂道：“你堂堂六尺身躯，不分内外。白昼到人家来调戏妇女，真是畜类不如。”说罢，进入房内去了。李宾如羞愧难禁，因即怀恨在心。自想：倘若三郎回来，朱氏将此事告知，三郎岂不深怀仇恨？不如将朱氏杀死，既可泄我之恨，又可免泄其言。因怀了利刃，复来三郎家内，见朱氏站在门里，李宾如突出利刃向朱氏咽喉刺下，朱氏倒地而死。李宾如见朱氏已死，知道不好，意欲移祸于人。因将朱氏绣鞋脱下，去近河亭子旁去埋，不料半途失落一只。李宾如走到河亭旁边，来埋绣鞋，方知只剩一只，彼时也不顾回头去找，匆匆将一只鞋并一把利刃，埋入泥中而去。事有凑巧，遇朱槐来探朱氏，溅了两脚的热血，一路回船。又遇着王三郎听了邻舍之言，追寻血迹。因此朱槐被捉，抱屈难申。你道这是那里说起呢？

话分两头，再说山阳县奉了施公委查风卷麻裙一案。回到衙门，随签差去捉吴何氏。那山阳县差人，奉县主之命，即刻到了吴家。却好何氏梳洗已毕，见着两名公差进来，先自吓了一跳。忙问道：“你这二位从何而来？为什么不分皂白，便往人家乱跑？”那县差便道：“你家可姓吴么？”何氏道：“是”。县差又道：“吴何氏现在那里？”何氏道：“我便是何氏。有何话说？请讲。”那差人道：“这就是了。”因在袖中拿出铁索向何氏道：“你的案犯了！你丈夫吴其仁告你谋死丈夫。本县太老爷奉了城隍之命，特来捉你！”何氏闻言，暗自吃惊不小。急道：“我的丈夫暴病身死，连丧都出了，左右邻舍，谁人不知？去到县里说：‘不要凭空捏

造什么谋死亲夫。敢是要索诈我寡妇的钱财么？既然如此，我便同你们去到县里说些’。”就将铁索向何氏颈上来套。何氏忙道：“且慢来！我又不逃，自同你们前去，何必用此呢？”县差不由分说，仍将铁索将何氏套起来，一直带往山阳县去。何氏托邻舍照管门户。不一会，已至县衙。

县差报到山阳县，便传谕伺候，立刻升堂，将吴何氏带到山阳县。留心细看那何氏，但见他身穿重孝，生得颇有几分姿色。且而一种妖娆之气。现于形端，心中就有几分疑惑。正欲开口问他姓氏。只听那何氏先自开口说道：“请问大老爷签飭公差，拘孀妇到案，不知孀妇死了丈夫，又犯着何罪？请大老爷明示！”山阳县闻言，暗说好个利口泼妇。因道：“你就是吴何氏么？”何氏道：“孀正是吴何氏。”山阳县道：“你丈夫叫什么名字？”何氏道：“名唤其仁。”山阳县道：“你丈夫死了几时？是何病症死了？现在曾否下葬？”何氏道：“已过六七，因病而亡。”山阳县道：“尔可知道尔所犯之罪么？”何氏道：“孀妇只知夫死，尚未终七。不知所犯何罪？”山阳县把惊堂木一拍，大声喝道：“好大胆的淫妇，尔敢谋害亲夫！本县奉城隍神托梦，说尔亲夫在城隍神前，告尔谋害身死，飭令本县提你到案，彻底根究，代尔亲身丈夫申雪。尔尚敢故作不知？殊属淫泼已极！若不从实将奸夫招出，本县定用严刑拷你！快快招来，因何谋害？本县或可原有，从宽减等！”

何氏听说，因缓缓说道：“大老爷为民如父母。民间有了冤枉，自己力有不能申雪的，求大老爷代为申雪。此固大老爷分内之事，从未闻民间本无冤枉，大老爷偏欲代人申雪。而且谬言神来托梦，是究竟有何实据？尝闻诬告加三等。大老爷即此一举，自问如何呢？”山阳县怒道：“尔仗这利口辩驳，便思驳倒本县么？

且再问你丈夫即使暴死了，尔何得死后遽殓？殓后即葬？足见情虚，恐致泄漏。所以草草葬了。即可杜绝人口了！如此狡谋，本县已洞悉尔的肺腑，尔尚有何强辩？”何氏道：“大老爷此言，更觉差矣！世界上随殓随葬的不知凡几。难道都是谋害亲夫的么？而且论国法，停柩不葬，是大干例禁。论人情，殓毕即葬，即所谓入土为安。孀妇以一妇人，既无翁姑伯叔。若将死者之柩，久停在室，万一风火不测，将何以对亡夫？在孀妇看，随殓随葬，于国法人情，两无偏废。大老爷以此借口，孀妇可不解大老爷何以谓为民之父母了？”山阳县被何氏这一番话驳得了禁口难言。不禁大声喝道：“好大胆的淫泼妇！尔既说未曾谋亲夫，本县明日申详上宪，请示开棺相验。彼时看尔尚能狡赖不成？”何氏道：“大老爷既要开棺相验，孀妇如何不遵？但有一件。如果验出伤来，孀妇情甘认罪。若竟无伤，大老爷擅翻尸骨，于律例上尚有处分么？”山阳县道：“若验不出伤来，本县也愿自请处分。”何氏道：“大老爷既如此说，孀妇具一张甘结。大老爷也得具一张甘结。申报上宪，将来才可为凭。”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二回

一官拚弃贤今开棺 双履招来冤民出狱

话说山阳县将吴何氏供词，并各具开棺甘结，叠成文卷，分别申详上宪。这日施公接到申文，随行看了一遍。暗道：“这吴何氏反复辩驳，未为无理。但据亲眼所睹，风卷麻裙；又据王殿臣等探访各事，其中实有冤屈。今据山阳县呈请开棺相验；这山阳县不但胆识过人，而且是个好官。本部堂不可不准。”因批道：“据详已悉，该县即日开棺，详加检验。山阳县检验时务使水落石出，以彰国法。而儆淫凶，毋任死者含冤，生者漏网。缴！”批毕，随即发县。山阳县奉到批文，复又亲往漕督衙门，面禀一切。施公大加赏识。当向山阳县说：“如果实非谋害，所有应得处分，本部堂当与贵县可共之。不过，贵县临验时，务宜详细，恐有件作受贿混等情。”山阳县唯唯而退。当即回了衙门。立刻传知书差人役，件作人等。飭令预备尸场，明日早晨开棺。合署书差知道此事，皆谓“本官得了疯疾，硬说人家谋害亲夫”的。

到了次日，各事备办停当，山阳县带领书差、件作，并吴何氏人等，一齐出了东门，直望吴其仁坟墓而来。相离不远，见尸场已经搭得整齐。不一会已到，山阳县下轿，先往坟前绕走一圈。忽然一阵旋风，直吹得尘灰高起。山阳县又在坟前，暗祝了两句话。然后升入公堂，喝令土工掘冢。将冢掘开，露出尸棺，便令件作开验。件作答应，即随手持铁斧，先在棺头砍了三斧，然后

凿开棺盖。当有土工抬过。随即，佯作请官亲临，眼同检验。山阳县离了公座，亲到棺前。

但见尸身毫不腐烂。因喝佯作如法检验。佯作不敢怠慢，遂即从头至尾检验一周。喝报：“毫无伤痕，实系暴病身死。”山阳县又令再验。旋又报：委实无伤。山阳县无可奈何。只得命人盖棺封墓。何氏大声说道：“大老爷以莫须有之言，妖幻无凭之梦，开人之墓，启人之棺，翻倒人之尸骨。死者何辜，遭此荼毒？既启棺而又欲盖棺，开墓而又欲封墓，此非孀妇所敢遵命。”

山阳县只得忍气吞声，缓言说道：“尔言诚是。但本县前已具了甘结，申详上宪。今既验无伤痕，本县自甘认罪”。何氏听罢，才让封墓。山阳县打道回衙，何氏暂行回家。

再说王三郎之妻被人谋害，朱槐冤屈在狱。施公悬赏招寻之示、那赏格已悬有十日，并无人拾得。李宾如竟然法外逍遥。这日李宾如在一饭店饮酒。这酒店妇人，却同李宾如有奸。李宾如酒至半酣，合该朱槐灾难要满。朱氏冤屈可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李宾如忽向那淫妇人说道：“看你有心顾我，我从未有点好处与你的。今当以一宗财爻相报。”那妇人笑道：“你自来我家，何曾使用过你半文钱？既有财爻，你还要自取，何得与我？我不受你这油滑嘴来骗我。”李宾如道：“你可知道王三郎妻，被人谋害。朱槐现在监狱，将要抵偿。施大人出了榜文，招寻朱氏绣鞋。如有人拾得，当堂赏给大钱五十千文。我正知其绣鞋下落，今说与你知，你可使你丈夫检出，送往施大人那里领赏。”那妇人道：“我不相信。你怎么知道？”李宾如道：“我昨日走近东门外，河亭旁边，脚下被一物绊了一跤。低头一看，见是女人一只绣鞋。并一把利刃，埋在泥内。因此知之。”那妇人仍不相信。等李宾

如去后，暗向丈夫说知，密令前往捡拾。酒店主本来好利心重。一闻此言是真的，即去找寻。因此走到河亭旁边，扒开松泥。果有女人绣鞋一只，利刃一把。忙取回来。那妇人一见大喜，即令其夫特将履呈送漕督施公。

那酒店主便携了绣鞋，直向漕督衙门而来。到了衙门，先将绣鞋交与值日，由值日差送进。施公正为此事在那里纳闷，忽见绣鞋，当即问道：“是何人送来？”值日差道：“是个开酒店的送来的。”施公一面飭令值日差传知来人，听候给赏；一面传伺候升堂。

施公升了堂，将酒店主带至问道：“这绣鞋你是那里得来？”酒店主回道：“是从东门外河亭畔泥中检出。”施公道：“谁叫你在哪里去找？”答云：“是小人的妻子叫小人前去。”施公道：“你妻子又怎么知道呢？”答道：“是在店内饮酒的一个姓李的客人说的。小人妻子听见这话，叫小人去的。”施公道：“这姓李的叫什么名字？常来你店吃酒的么？”答云：“名宾如，是常来的。”施公问罢，遂令吏役如数给发赏钱，酒店主拜谢而去。施公复令王殿臣、郭起凤道：“你二人跟他前去侦探。倘遇该酒店妇女在家，同人饮酒，即刻捉来。”王、郭二人奉令前去。

却说那酒店主将赏钱携到家中。他妻子喜之欲狂，因道：“你我得此赏钱，皆李某之力。可请他来取些分他。”那酒店主答应。即至李家。把李宾如请来。那妇人一见宾如，笑容可掬，越加奉承。便邀入自己卧房，安排酒肴相待。三人共席而饮。那妇人复向李宾如说道：“我夫妻得此赏钱，皆是大郎指教，何能独得？应与大郎共分。”李宾如笑道：“此事虽我指引，却是你的财爻。”三人正在那里谈笑，王殿臣已在外面探听清楚。同郭起凤

即抢入房中，将三人捉住，解回衙门。

施公即刻升堂。先将该妇讯道：“尔如何知道被杀的妇人绣鞋所埋之处呢？”那妇人道：“系酒客李宾如所说。他说看见一只女子绣鞋、一把利刃埋在泥中。因此，小妇人才叫丈夫去拾。”施公道：“你丈夫只将绣鞋送来，那利刃尚在何处？”那小妇人道：“现在小妇人家中。”施公即命人去调利刃。一面即提李宾如严讯。李宾如始则不招，后被严刑，抵赖不过。只得将上项各节，及与酒店妇人通奸等情，一一招出，施公判令李宾如处死以抵朱氏。酒店妇，责竹仗四十。即交酒店主领回，严加管束。朱槐出狱释放，闻者快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〇三回

抱布贸丝贤臣私访 叩门投宿豪士泄机

话说施公既得绣鞋。朱槐与朱氏的冤屈，俱已申雪。唯风卷麻裙一案，未得真情，心中颇为忧闷。因暗道：“莫若出衙私访一番，或可知其原委。”即日改扮了一个贩布的客人，悄悄的出了衙门。先在城内茶坊酒肆，背街小巷。借着卖布为由，各处访了两日，亦未访有消息。只得回衙门，闷闷不乐。

这日又去城外探访。离城，天已太晚，不便进城。远远见一个村落，施公即向村庄上走去。四面一看，不过七八家人家，却又均已关门。施公正在踌躇，又见离村约有百十步，有茅屋数间，灯光尚露。施公即往前去。但见柴门半掩，内有一老妇。约有六十多岁，就着灯光，在那里缝纫。施公推门而入。老妇惊起，问施公道：“你这客人，从何处来？到我这村庄何事？”施公道：“我本卖布为生，只因日暮途穷，进城已来不及。这左右又无客店，故特来前请借一榻之地，暂宿一宵，以避风露。”那老妇对施公道：“借宿一宵，原无不可。但我家儿子生性极恶，虽老身亦无奈他何。恐他回来，得罪客官，使老身何以相对？”施公道：“这倒不妨，即使你儿子回来，有甚言语污辱，我可忍耐。即不然，我与他请个罪，他断不能再与我为难了。”那老妇道：“既如此，但有屈客官在柴房内暂宿一宵。如闻不肖儿回来，客官幸勿声张，免致饶舌。”施公答应，老妇即引入柴房。施公便藉草为

褥。姑且假寐，以待天明。

时交四鼓，忽听叩门声响。施公知为老妇之子回家，即屏声息气，侧耳潜听。只听老妇先去开门，复后骂道：“现在幸而年岁好，可以度日。汝尚如此不长进，终日游荡，不顾家事。倘遇年荒，老娘要被你累死了！”骂了一顿，并不闻那儿子作声。他旋即取火，向厨房内觅食。复闻老妇说道：“今夜有一贩布的客人，因日暮不及进城，在此借宿。现在柴房中睡卧。汝宜善为看视，毋许再如往日所为，多有得罪。致令客官羞忿！”其子也不答应，即持火到厨房来。到了厨房内，将火照向施公面上，看了一会，微微笑道：“老娘不懂事，这位客人幸是个好人，留下来原无妨碍；若留下歹人来，家中原无家产，万一偷去物件，从那里找来？”说罢，竟呼施公起来。施公见来意甚好，也就起来，先问了姓名。那少年道：“姓曾单名个志字。”复问施公。施公因说道：“姓方，名唤人也。”曾志又问道：“尊客从那里到此？”施公道：“是从山东到此，今日欲往淮安。因贪走路程，不觉穷途日暮。因此，与令堂相商，在贵府借宿一宵，实在打扰之至。”曾志道：“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不过敝屋蜗居，未免有屈尊驾！”

施公见曾志语言豪迈，颇为投气。因问：“平日作何生业？尊庚几何？”曾志又道：“痴长三十六岁，无所事事。唯喜饮酒赌博，他无所好。”施公复问道：“山阳县与某向曾有一面之交，但不知近来作官如何。尚肯为民出力么？”曾志道：“此山阳县却是好官。但现有一事，不知若何了结。恐不免因此挂误。”施公故问道：“所因何事呢？”曾志道：“因山阳城内，有一少妇谋死亲夫，并无首告的人。这日山阳县因城隍神托梦，说那少妇亲夫在阴间诉

告。转托山阳县彻底追究。山阳县即将那少妇提案，讯了一堂。那少妇坚不承认。山阳县欲为死者申雪，遂申详大宪，开棺检验。终不得伤痕，恐不免因此挂误。但山阳县未曾问我。若问着我，或可得其实在情形。”施公闻曾志话内有因。复又问曾志道：“那妇人真是谋杀亲夫的吗？”曾志笑而不答。施公复与曾志痛饮。酒至半酣，施公见曾志颇有豪爽的气概。便说道：“他乡异客，萍水相逢，甚是感激！但某意欲与君结拜了异姓兄弟，但不识尊意肯不弃否？”曾志道：“恐只妄攀，何敢言弃？既承见爱，敢以兄事何如？”施公大喜。曾志遂焚香燃烛，交拜起来。彼此行礼已毕，重复痛饮。

次日，施公欲行。曾志固留不放，盘桓一日。至晚，彼此又复对饮，施公复又问道：“昨日弟言山阳县所办某妇谋害亲夫一案，可惜未问贤弟。终不能得其实在情形。如此说来，贤弟当必尽悉。何妨为愚兄略言一二呢？”曾志闻言，仍笑而不答。施公便故作怒色道：“我辈既是异姓兄弟，便如骨肉一般。肺腑之言，皆可相告。岂容复有隐讳？今既如此，是弟终以兄为外人，怪某见识不明，徒以弟为知己。某何必再留，请从此去便了。”说着站起来便走。曾志赶着拉住，从容逊谢道：“兄长勿怒。请一言，弟非敢故为隐藏。但以关系甚大，不敢明言。今既如此，当为兄说明此事。但则出诸弟口，入诸兄耳，外人切不可稍有泄漏。”说毕，即将大门关掩起来，复请施公坐定，因笑对施公问道：“兄视弟为何如人也？”施公亦笑道：“江湖上之豪士，天地间之快人！”曾志道：“实不敢欺瞒兄弟平日所为。凡城乡内外，见有不义的财物，朝见之暮夜必往取。取来因为弟自用。并见有那种不堪自活，及急难无援的人，必分之于彼。行有十余年，所幸均未

败露。月前闻城内任家暗匿客资千金，弟即愤急往取。不意误入死者的家内。伏在他家庭前槐树上，遥见内室有男女二人对饮，态极丑恶。忽有一人扣门，妇人急收饮具，男子藏入夹弄内，女子始出开门。复有一男子，步履歪斜，入房即倒卧床上。妇人唤他不醒，摇他不动。复扶他起来，忽又倒下。那妇人因出房，将夹弄中那男子唤入，又取出一根长针，向床上男子肚脐中刺入，停一会即死。夹弄中男子即开门出去，那妇人便呼四邻入视。众人均以为暴卒。及开验时，弟亦在场。见那共饮的男子，以一包银给山阳仵作。虽验及肚脐，他亦报无伤痕。故山阳县为彼蒙混，殊代不平。”欲知施公尚有何言，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四回 再开棺甘为佐证 重对质立破沉冤

话说曾志将吴何氏谋害亲夫的隐情，告诉施公，颇有不平气概。复与施公道：“弟是晚归来，虽吾母前，终未曾少有泄漏。今与兄长言之，慎勿轻泄，要紧要紧！”施公点首，复又笑道：“贤弟固视兄为何如人？”曾志道：“兄长已明言贩布的客商，尚有何说呢？”施公笑道：“贤弟固未识兄之为人。兄即贤弟所称的漕督施某。某因山阳县为民申屈，而又抱此‘诬良’之冤。某不忍坐视，特扮私访。今幸贤弟具呈各节，不但山阳县诬良之罪可释，死者之冤可申，即某亦庶报朝廷于万一。”曾志闻言，只吓得面如土色，赶着望施公跪下请罪。施公笑扶曾志道：“贤弟不必怕，某与弟兰谱已定，岂可复更？以后痛改前愆，勉为良善，兄当另眼看视。但某回署后，必札飭山阳县重复开棺，某亦亲自检验。彼时不得不屈贤弟去作见证。贤弟却不可辞！”曾志道：“蒙公赦罪之恩，敢不公庭对质。”施公大喜，当晚仍宿其家，笑谈一夜。

次日施公进城，回至衙门，立刻传知山阳县进署谕话。山阳县亦即上院禀见。大人便将私访情形，细细述了一回。山阳县谢道：“卑职见识不明，惭任县令。非大人逾格培植，卑职只有听候参处而已！”施公道：“贵署回署后，切勿泄漏，可密飭妥人，赶买吸铁石一块备用。一面立提该犯妇到堂。就说本部堂心怀疑惑，定于后日，亲往该处再行开棺检验。另飭仵作，随同前往。”

山阳县答应退出，回归本衙，遵谕奉行。施公又饬王殿臣将曾志传到，即暂寓漕督衙门。

过了一日，山阳县稟请莅场亲验。施公即带了黄天霸及曾志等人，亲往东门外而去。到了尸场，早见山阳县在那里伺候。施公下轿，升入公座。山阳县在公案横头坐定。施公命带何氏到案。何氏跪在下面。施公问道：“尔是何氏，你可知谋毒亲夫，罪不容逭^①？尔亲夫不但在城隍神案前控告，转饬山阳县讯问；本部堂亦复知尔的底细。那日本部堂河神庙拈香回衙，见尔手持纸锭，站立道旁。忽遇旋风将尔所穿麻裙卷起，露出红裤。本部堂即知有冤。当饬妥差密为侦探。见尔到此扫墓。又有旋风高起，将纸灰飞入半空。尔彼时亦颇惊恐。赶向墓前叩祝至再。据本部堂侦探的差官回来详说，本部堂更知其中定有冤屈。正欲札饬山阳县查办。旋据山阳县稟请开棺，本部堂以为检验之后，定能水落石出。尔敢大胆，贿赂仵作，匿报无伤。反控山阳县擅请开棺，坐诬良善，使死者冤沉海底，尔反得法外逍遥。天理何在？国法何在？本部堂爱民如子，不忍使死者含冤，疾恶如仇，坐诬良善。尔即付亲夫不顾，忍心下此毒手。本部堂又何容淫妇藏奸，不使水落石出？你可从实招来，究竟如何谋死？免致再翻尸骨，使死者一再暴露。倘仍怙恶不悛，希图狡赖，本部堂定再开棺检验。还你个真凭实据，那时看你尚有何言！”

何氏听了施公这一番话，句句刺心。心中虽有些害怕，但不得不仗作胆道：“孀妇只知丈夫暴病身亡，不知那谋害不谋害。前日县太爷既已开棺检验，并无痕迹。孀妇方且痛死者无辜，被令

① 逭（huàn，音换）——逃，避。

翻尸倒骨。今大人又欲检验，孀妇却不便阻拦。倘仍然无伤，大人可对得起死者么？”施公道：“本部堂检验之后，倘验不出伤来，甘愿自行请旨参处。以抵擅自开棺、反诬良民之罪！”施公说罢，喝令后墓开棺，差役答应。

此时看的人真是如山如海。一会子凿开棺盖，施公同山阳县离了公座，齐至尸棺面前，眼同仵作检验。仵作自头至足，腹背前后，检验一周，喝报：毫无伤痕。施公喝令：重验！仵作回道：“委实无伤，不敢谎报。”施公大怒道：“尔前者得银一包，县太老爷被你蒙混过去。今日在本部堂面前，还敢逞此伎俩，殊属不法已极！待本部与尔全个真实凭据，那时再与尔按律惩办！”说罢，便令山阳县将吸铁石拿出交与仵作。仵作一见此物，只吓得面如土色，拿在手中只是乱抖。施公又令将何氏带到尸棺面前，令他眼同检验。何氏跪在一旁。施公喝令仵作将吸铁石，按放在肚脐上面，约有半个时辰。施公喝道：“将吸铁石拿起！”说也奇怪，仵作才把石头提起来时，只见石头上吸出一根寸半长的铁针，上面还裹着些淤血。

施公命仵作呈上，复与大家看道：“这就是何氏谋害亲夫的实据。”何氏见此事验出实据，知道不容抵赖，复又说道：“大人的明鉴：孀妇的丈夫暴病而死，安知他不是误食其针，因而身死？大人若指为谋害亲夫的实据，孀妇就为严刑屈死，不当谋害之名！”施公道：“此时任你强辩，等到带回本部堂那里讯问。本部堂与你对个证便了。”说罢复令盖棺封墓，打道回衙。施公回了衙门，即刻升堂严讯。何氏仍然抵赖。施公即命曾志上堂，与何氏对质。曾志走到堂上，便向何氏说道：“你于那一夜，先有个男子在内房与你对饮，极尽丑态。后闻扣门声，你知道是你亲夫

回家，赶紧将酒肴收起，将对饮的那个男子，藏在夹弄之中，然后才出去开门。你亲夫进门时步履歪斜，入房即倒卧床上。你又唤他不应，推他不动，将他扶起来，他复又倒下。你那时即出房外，将夹弄中的男子唤入，将你亲夫按在床上。你便去拿了一根铁针出来，又将你亲夫胸口衣服解开，露出肚脐。你便将铁针刺入脐内。你丈夫是得了暴病身死的吗？你丈夫卧在床上，过了一会，即飞滚起来。又滚了一会，这才不动。那夹弄中的男子，就开门出去。你就呼唤四邻。你说丈夫是得了暴病身死。此是那夜间实在情形。即至山阳县开棺的时节。那时我亦在场，见那夜与你共饮的男子，暗中递了一大包银子，给与仵作；那仵作得了他银子，验到肚脐伤处，仵作即蒙混过去，说是无伤。这是开棺检验时的实在情形。”何氏被曾志这一番话，说得他汗流浹背，俯首无言。遂认：通同谋害，并供出奸夫姓名。施公立将奸夫提来。一讯而服。当拟何氏凌迟处死，奸夫亦拟抵命完案。曾志即令回家。施公与山阳县，亦时常周济，后来也得了功名。此是后话。施公断案已毕，正欲退堂。忽听大堂外一声呼冤。毕竟又是何冤，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五回 淮安府乡民告状 蚩蜡^① 庙巨寇行凶

话说施公断结何氏谋害亲夫一案，正欲退堂。忽闻头门外大声呼冤。施公即令将喊冤的带进。只见两个人，一男一女，皆有五十余岁，是个乡民打扮。走至公案下面，一同跪下。向上叩了三个头，口称：“青天在上，求大人申冤！”施公问道：“尔这两人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住那里？有什么冤枉？从实说来，不准虚浮捏告。”那老头儿先自说道：“小人姓吴名用。这是小人的老婆，家住海州招贤镇乡间。今年小人五十八岁，妻子五十七岁。没有生过儿子，只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嫁人，还有个小女儿，才交十八岁。已有个夫家，今年十二月里出嫁。三日前只因招贤镇蚩蜡庙里唱戏，小人就将女儿带到蚩蜡庙看戏。不料此一去，就惹下一场大祸来了。

小人与妻子将女儿带至庙中，一出戏并未看完，只听有人说道：‘大王来了。’只见那个大王，凶恶得很。小人看了一眼，也就不敢看了。赶着回来，与小人的老婆、女儿说道：‘现在庙内来了歹人，我们走吧！不要惹出祸来。’因此，就同女儿走了。那

① 蚩蜡——蚩蜡，实为八蜡。自周朝起有一种习俗，每岁底蜡月举行蜡祭，所祭对象包括管庄稼、管农事的神，和邮道、街坊、水堤、四周环境，以及飞虫走兽等八种。古时人们以为进行这种祭祀祈祷，明年便可丰收。八蜡后衍变为蚩蜡，并专建庙祠，称为蚩蜡庙。

知冤家路窄，小人同妻子、女儿才走到庙门口，正欲出门，忽见两个大王从后走来。小人恐怕他出来看见我女儿。赶着将女儿一拉，叫他走开，好让那两个先走。那知他两个走出庙来，忽然回转头来，看见女儿。他两个便不走了。一个就将庙门拦住，一个走到小人眼前。指着女儿问小人道：‘这闺女是你的什么人？’小人回他道：‘是小人的女儿。’他便说：‘你这闺女，生得颇为美貌。咱家大大王正少一个压寨夫人。你可将这个闺女，送咱家大大王做了夫人。将来你们老夫妻不愁没有快活。’当时小人听说这话，就吓去真魂，便与那两个大王哀求说道：‘我这女儿已经有了夫家，不久就要出嫁了。大王虽爱他生得好，无奈不能从命。算我女儿命薄，无福消受，请大王另寻吧！’那两个强盗听了这话，不但不去，反更恶狠狠的上来说这：‘咱不管你这女儿有夫家没有夫家。咱自看他生得好，咱便要他与咱大大王做夫人。’小人一再哀求，他两个那里肯依？不由分说，遂走上前来硬抢。小人与妻子见他那种恶相，因即骂声：‘清平世界，难道没有王法？放出强盗行为，硬抢人家闺女，不怕王法么？’他见小人骂他，即将小人的妻子合小人打倒在地，他便硬将女儿硬抢去了。小人再爬起来追去，他已走得远了，追赶不上。此时小人的妻子，已被他打倒晕在地上。及至醒来，见女儿已被抢去，只得痛哭一场，要与那个强盗拚命，又不知那强盗住在何处。后来闻说是水龙窝的强盗，无恶不作，专抢人家财帛。大人的明鉴：小人的闺女是有了夫家的。这被强盗抢去的话，怎么好对女儿的夫家去说？而况女儿生性极烈，此事断不相从，必至断送性命。可怜小人夫妇只生了两个女儿，今见女儿活活被强盗抢去，又不知性命如何，可舍得舍不得呢？为此前来叩求大人，申冤雪恨，捉盗拿人，救

回女儿，使小人夫妻骨肉重逢，感恩不已！”说罢大哭。

施公听了这一番话，只恨得咬牙切齿，大骂不已。复又说道：“若果真是水龙窝强盗抢去，本部堂全目差人前去侦探，并派人前去救你女儿便了。尔等全且回去静候”，吴用夫妻叩头而去。施公亦即退堂。

看官，你道这两个强盗姓什名谁？水龙窝又在何处呢？原来这水龙窝，在海州境西北二十里一带支河汊港，四处皆是水道，曲折弯环，颇难认识。相传前朝有一条水龙，在此兴波作浪，故名水龙窝。这内里有三个水寇。一名叫做费德功，一唤米龙，一唤窦虎。这三个水寇，推费德功为首，俱是结拜的兄弟，聚了有二三三百喽罗，专在水面上打劫。那米龙、窦虎，却又有两个分寨。离水龙窝有十里多路，一通清江，一通徐州。皆是水道要隘，往来客商必走此路。米龙却拦劫清江这条路。窦虎却拦劫徐州这条路。得了资财，皆送往水龙窝屯聚。从前落马湖未破以前，这费德功亦与猴儿李配，时常往来。那水龙窝的背后，亦有水道，可通落马湖，现在却已绝迹。离这招贤镇，亦不过十余里地面。因此常到镇上，打探客人的资财，并未劫掠过妇女。这年因费德功过四十岁，米龙、窦虎要送他寿礼，又因珠宝财物，金银绸缎，寨中屯积无数，毫不希罕。唯缺少美人。因此米龙、窦虎便思抢个美人，献与费德功，作四十岁的寿礼。所以相约到招贤镇来。

及至到了镇上，打听蚩蜡庙唱戏，正合心意，遂一同来至庙里。米龙、窦虎前后看了一遍，并没有出色的女子。心中颇不高兴，也就走了。不期走至庙门口，在背后看见吴老儿夫妻带着一个闺女，匆匆出门。他二人心中一动，遂赶了过去。回头一看，见吴老儿的女儿，不过十几岁，犹如一朵鲜花，尚未开足。而且

生得甚美。因此二人就起了念头，将吴老儿的女儿抢去。大路趲赶前行，不到一个时辰，已到水龙窝内。当即进了水寨，报与费德功知道。费德功大喜，亦即迎了出来。米龙、窦虎上前说道：“你老不日过四十大寿，咱们没有什么孝敬。现在抢了一个美貌闺女，一来与你老作为寿礼；二来你老可以朝夕快乐快乐。现带到外面，待小弟带他进来见见你老，你老看可合适不合适？”费德功道：“倒多谢你二位贤弟，大大的费心了。”说毕哈哈大笑。米龙、窦虎走出来，将抢来的女子带进。再看时，那女子已是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毕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〇六回 因惊成病弱女全身 见色贪淫贞娘惨死

话说米龙、窦虎走出来，扶吴老儿的女儿进去。走到面前，忽见吴家女子晕倒在地，人事不知，口角流涎，二目紧闭，已是半死，把个米龙、窦虎吓呆了，站在面前呆看了一会，才大声喊道：“可怎么好？怎么这一个绝色美人，好端端的竟会死了，这可不是件岔事！”费德功正在那里等得着急。忽见小喽罗报了进去，说是才新抢来的美人，已是死在外面了。费德功一闻此语，叹了一口气道：“完了，只是咱爷爷消受不起。”只见费德功旁边有个妇人，便向小喽罗问道：“你看那美人还有气么？”小喽罗道：“气是有的，只是嘴里已经流出白沫来了！”那妇人道：“不妨，这是她受了惊吓，一时昏晕过去。快将姜汤去灌，尚可得活。”费德功道：“夫人言之有理。”赶着叫人去煮姜汤，一面与那妇人，亲自出来看。走至面前，看见吴家女子生得果然美貌，一叠连声催拿姜汤。一会子姜汤送来，那妇人将吴家女子扶坐起来，徐徐的将姜汤灌下，又将他抬入寨内的床上睡下。过了一会，吴家女子果然苏醒过来，只见他叹气一声，二目微启，慢慢的将眼睛睁开。四面一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口内不住的爹娘乱叫。那妇人在旁再三劝慰，这吴家女子也不答应，只是呜呜咽咽的哭个不了。哭了一会，虚气上冲，又复昏过去了。费德功、米龙、窦虎三个人，急得两头乱跑。倒是那妇人，有点见识。因向费德功

道：“大王且自随他。依我看来，莫若将他送到我房内，让我慢慢的给他调养。等他病好了，再行劝他。将他的心劝转过来，再送大王受用。”费德功没法，只得依从，任那妇人抬去调养。

合该吴家女子有救，不当失身伤命，遇了那个妇人。你道那妇人果是好人吗？实在是个极滥的货色。他见着吴家女子有此美貌，他却存了一个小人心意。以为此时将他服侍好了，将来费德功必然宠爱此女子，他亦可因这女子，得到好处，虽然不是好心，却成全了吴家女子名节。后来黄天霸捉拿费德功，搜出许多妇人，全行诛杀；独这妇人未曾被杀。也亏吴家女子一句话，保全性命。

且说这吴家女子被抬到妇人房内，虽然被那妇人灌些姜汤，醒过来了。不料受惊太重，因此就害起病来。那妇人倒也不嫌烦琐，每日寸步不离，殷勤服侍。吴家女子见这妇人，也没甚坏意，他也不甚过怕，专门的害病罢了。有时费德功进来问长问短，皆是那妇人代他说话。所以吴家女子，虽被米龙、窦虎抢来，除害病外，同费德功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这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

却说费德功自见吴家女子这样美貌，真是如获至宝。奈他又害起病来。看着不得到手，实在着急。大寨内虽然有许多妇人，又皆是司空见惯。只能杀火，不能调情，而况老生常谈，毫无趣味。你道他耐烦不耐烦呢？因此，日日找着那些喽罗厮闹，甚至于打骂。那些喽罗明知他放着美人可望而不可及，耐烦不得，寻着人闹，却也无可奈何。内中却有两个心思甚狡。暗地里商议：快去外面寻个有姿色的，不论他是妇人女子，抢了回来，送给他。不但可以不寻吵闹，而且可以得个大好处。商议定了，暗暗的出去寻找。找了两日，居然碰到一个，是海州有名的土娼，名

唤贞娘。这日到海州城外一家富户做喜事，酒罢回来。坐在轿内，行至半途，被小喽罗看见，觉得他甚为美貌，而且衣衫灿烂，装束鲜明，心中大喜。遂不分皂白，蜂拥上前，拿出兵刃，将轿夫赶去。他们便将轿子抬走，如飞也似向水龙窝抬去。

贞娘此时已吓得如醉如痴，不知是什么情节。不一会已到，将轿子歇下，小喽罗搀出贞娘，对他说道：“我等抬你这个所在，因为我家大王，想个美人前来受用。我等见你美貌，因此将你抬来，献与大王，做个压寨的女寨主。不日你得了好处，可不要将我们忘记了。去了须念着我们领你来的情义！”贞娘闻说，如梦初觉，才知这班人不是青皮地根，是强盗窝里小强盗。正欲与喽罗分说，那喽罗已经都跑走了。欲待逃走，又不知路径，正在那里啼哭不止。

正呜咽间，忽闻笑声纷起，呼唤不休。一路喊来：“美人在那里？”只见那喽罗在前引路，随着两个妇人，后跟一个黑大粗莽、浓眉怪眼的大汉，一齐走了过来。贞娘看的亲切，不禁放声大哭。口内骂道：“你们这一起无耻的强盗！胆敢拦抢良家妇女！难道没了王法，不怕杀头吗？”正骂之间，那黑大汉已经走到面前，将贞娘一看，哈哈大笑道：“果然是个美人。咱费德功何福修此，病了一个，又来了一个。”说着便向贞娘说道：“美人，你不要啼哭，咱这里是个安乐窝。只要你顺从了咱，不必说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缎匹。就是打咱几下，骂咱几声，咱多不怪你。还说你打咱是情，骂咱是意；再封你做个压寨夫人，何等威风，可算快活。美人，你快不要说骂啼哭了，既已到此，就是啼哭也是枉然。”说罢，便叫那两个妇人道：“你们快将咱爷爷这个新美人扶了进去，多备香汤，给他沐浴。等到晚上，好让咱与

他成亲。”那两个妇人，即刻走来。将贞娘硬拖硬扯，蜂拥着进去。贞娘一面哭，一面骂道：“不逢好死的狗强盗！要砍千刀的贼瘟人。”一路哭骂个不住。

一会子到了寨内，当由那两个妇人唤进房中，打了一面盆水，叫贞娘洗面。那两个妇人，复又百般劝道：“就如我们当日被他抢来的时节，也似姑娘今日一般。后来没法，才依从了他。现在倒也快活的很，不愁吃，不愁穿，胜如嫁了穷大汉。”那两个妇人一面劝说，贞娘还要百般痛骂。正骂声不止，忽然费德功前来，百般戏谑。贞娘气忿不过，立起来一头撞入费德功怀内。费德功大喜，便趁势将贞娘搂抱起来，硬欲行事。贞娘抵死不从，却又挣脱不了。贞娘忽生一计，暗暗将手伸入费德功裆下，将他的肾囊拼命勒定。费德功忍痛不过，两手一松，贞娘才算挣脱。那知费德功此时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将贞娘按倒在地，一顿拳头，登时打死。可怜贞娘不幸，做了娼妓，又遭恶寇凶淫，顿时惨死，也算是妓中贞妇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七回

漕督府老褚标献计 招贤镇金大力卖拳

却说施公自准了吴老儿的状词，允许代他女儿申冤。即日将黄天霸、褚标、李昆、何路通、关太、计全、李七侯、金大力等人传齐，大家集议，去捉水龙窝强盗，给吴老儿父女申冤。诸人奉谕，齐集督院。施公向大家说道：“昨日乡民吴老儿所告水龙窝强盗，在招贤镇蚩蜡庙将他女儿抢去。求本部堂申冤，捉拿强寇。但不知这水龙窝在海州那里？那强盗姓什名谁？诸位有何妙计，前去把强人捉住？”只见褚标应声答道：“要捉水龙窝强人，老民却有一计，不知大人以为如何？”施公道：“老英雄既有妙计，请道其详。”

褚标道：“在老民之意，想在蚩蜡神诞前二日，请两位朋友，改扮卖艺的人。先去往该庙卖艺，借此探听水龙窝强盗姓名。倘能当面遇见，务要设法，将他姓名套问出来。一面老民随往招贤镇住下。此中却须一个美貌妇人。还要有武艺的，带一个少年孩子，才好行事。只是小孩子倒有，妇人难得。”黄天霸听说便问道：“老叔要这美貌妇人、小孩子何用？”褚标道：“贤侄有所不知。要这美貌妇人，是为诱敌之计。能有这一人，老夫便装作乡民，那妇人便装作村妇，小孩子便装作妇人的儿子。老夫既扮作为乡人，便使妇人做老夫的女儿，小孩子做老夫的外孙，还着他们一同去蚩蜡庙玩耍。那水寇见了，必定来抢；老夫便让他抢。

等他抢到手，老夫便沿途追寻前去，追至地头，便可知道他的窠巢。那时老夫却不进去，再至附近一带，打听他的窠巢旁边，可有别的暗道。再使那卖艺的两位朋友，候老夫追寻去后，他们也即远远随去。约隔二三里路光景，以便节节传信。黄贤侄等候老夫去后，即便同行在招贤镇，暗中分头住下，听候老夫的信。一经得信，即赶得前去，约在二更尽行事。所以要有个色艺兼全的美妇人，诱那强人抢去，这叫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又叫做‘追本穷源’。只是色艺兼全的妇人难得。”施公听罢，忙拍案称道：“老英雄这条计策，的确万无一失。好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是那妇人难得，可怎么好呢？”施公也明知褚标用意，欲借重张桂兰一走，但不好开口；郝素玉又值怀孕，行将足月，不便厮杀。所以也故意说：“这一个妇人难得”，却是两只眼睛只望着黄天霸。

黄天霸心中好生焦躁。暗道：“我妻子张桂兰的本领，不在人下。何以大人与褚标叔绝不提及他？尽管只说难得，难道我妻子不能前去吗？”却暗暗的发怒起来。再忍不住，就向施公说道：“天霸受大人的恩，虽粉身碎骨，不足报于万一，今褚老叔所献之计，实在妙绝。就是天霸的妻子张桂兰，也是受恩深重。现在这里，虽不能算色艺双绝，也还可勉强一行。今大人与褚老叔绝不一提，天霸却不知什么原故。还是张桂兰不配前去不成吗？”只见施公说道：“天霸，你可不要错怪人。咱可是因他也是朝廷三品命妇。如何能使他去作美人计赚那强盗？所以想来想去，才说难得其人。”褚标也接口说道：“便是老民也是这般想法。而况老民更有一层难处。要教张夫人做老民的女儿，老民如何敢当？所以不敢启齿。今天霸错怪，可不冤屈了老民么？”

黄天霸道：“大人言之差矣！天霸所以得有今日，皆大人恩德所致；即天霸之妻，得为三品命妇，亦皆大人所赐。既沐大人恩德。虽赴汤蹈火，又何敢辞？而况前者捉拿毛如虎，天霸之妻及关夫人，同授美人计策。难道关夫人现有身孕，不便前去。天霸之妻，即不能独行么？至于褚老叔所言，不敢使天霸之妻作自己的亲女，天霸却更有所不解。张氏之父，与褚老叔系结拜兄弟。褚老叔的年纪，又比咱岳父大。张氏既能为咱岳父其女，又何独不能为褚老叔之女呢？”施公听了说道：“既如此说，黄贤弟是千愿万愿的了。但不知夫人可愿前去么？”天霸道：“便是张桂兰虽是女流，也知大义，敢保是一定愿意的。”施公道：“难得你夫妻好义急公，倒是本部堂与褚老叔见识不广了。今既如此，就烦褚老英雄率领张桂兰前去一走。”褚标道：“还要使贺人杰同往一回。”施公道：“你老英雄实在想的周到，贺人杰为黄夫人之子，即为老英雄之外孙。又况武艺才貌，个个精强，岂但双绝，实成为三绝了！有此三绝，还怕那水龙窝的强盗不堕在手内吗？”说罢大笑。褚标又道：“那蚩蜡庙卖艺，可请金贤弟同王、郭二位，一同前去，彼此可以商量。留计贤侄在家中保护，其余皆烦同行。”大家欣然允诺，当日退出。黄天霸又向张桂兰说知，张桂兰亦欣然答应。贺人杰更是欢喜无限，因向褚标与张桂兰说道：“咱自今日起，但要改口喊褚老爷子做公公，婶娘做母亲了。就是婶娘，也要改口，唤褚老爷子叫爹爹。咱叔父还要改口，唤褚老爷子叫岳父。”说得四人，通笑了一回。到了次日，大家陆续起程，望海州招贤镇而去。

先说金大力、王殿臣、郭起凤三人，改扮了卖艺的模样，各拿兵刃棍棒，到了招贤镇。却好是三月二十八，三人便找了客寓，

暂宿一宵。次日即持了器械，前往蚰蜡庙去。果然见庙内热闹非常。进庙来玩耍，只看见锣鼓喧闹，人声腾沸，好不拥挤。金大力等三人，在庙内拣了一块空地。将器械排在地上，席地少坐一刻，便站起来。说了两句走江湖的话。然后金大力拿了一根齐眉棍，向着众人说道：“咱姓金名唤老大。咱这两个伙计，一叫张三，一叫李四。咱三人向来保镖为业。现因由山东下来，走到贵地，脱了盘费。因此卖两拳，向诸位爷台们，叨光借些盘费。自古道：‘帮衬帮衬’，咱就此耍一套起来。”金大力就用齐眉棍，左旋右舞，耍了一回。接着王殿臣、郭起凤也耍了一套。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八回

张桂兰被劫蚩蜡庙 老褚标追探水龙窝

话说金大力、王殿臣、郭起凤在蚩蜡庙耍了一日拳棍，并无动静。次日又来，仍然如是。一连三日，总未见强人的踪迹。三人私相计议道：“我等已来了三日，并没见什么水龙窝的强人。也许要来，说不得明日再去一趟。”于是三人即到街上各客店内寻访。才走了两条街，已见李昆走来，金大力瞥眼看见，赶着上前。唤住李昆，问明住处，并问褚标曾否到来？李昆回道：“全来了，只待行事。”金大力又将这三日情形，告知李昆。彼此立谈了一刻，即同往褚标寓内又说明原委。褚标道：“且过了明日，再作计议。”大家散去，各回客店不提。

到了次日，金大力乃往蚩蜡庙卖拳。褚标一早起来，即令张桂兰改扮。大家改扮齐全，实系一色乡民打扮。各藏了兵刃暗器，一起出了店门。张桂兰前引，褚标手挽贺人杰，跟随在后，直往蚩蜡庙而来。进得庙来，果然热闹非常，游人丛集。他们三人，先在庙内，各处看了一回。然后偏向人多处走去。瞥见金大力等，仍在那里耍枪弄棍。说个不了，看的人也团团的围了一大圈。褚标等也在那里站了一会，复又向庙内各处游玩。刚走到正殿东角门外，正欲进门，只见角门里迎面走出两个大汉。褚标瞥眼一看，那两个大汉，一穿大红绣花直裰，一穿玄色洒花直裰，头戴巍冠，脚登薄底快靴，状貌狰狞，形容凶恶。知道不是正路，便暗暗的

与张桂兰递了消息。张桂兰会意，故意挽了贺人杰，向那两个大汉迎上前去。

你道这两个大汉是谁呢？就是米龙、窦虎。他因抢去吴老儿的女儿，献与费德功为妻。不料吴家女子，因惊成病，费德功不能到手。后来喽罗又抢了一个娼妓贞娘。这贞娘不从，被费德功打死。因此费德功颇为不乐。米龙、窦虎又在费德功前献了奋勇，说：“蚩蜡庙，四月初一是蚩蜡神圣诞。这日游人必多，内中必有美貌妇女。再抢一个回来，作寿礼罢！”因此，又到蚩蜡庙来。却好米龙、窦虎才从东殿上出来。见迎面来了一个绝色女子，手挽着十三四岁的孩子，生得颇为美貌。米龙、窦虎一见，心中大喜，齐声问道：“呔！你这妇人，姓什名谁？”张桂兰厉声说道：“你这两个好不奇怪？咱与你一面未识，要你问姓名则什？快快让开，让咱走路！”褚标亦赶着上前说道：“你这两人好不懂事！人家妇女姓名，与你这两人何干？各人走各人的路，为什么要拦住人家妇女？”米龙亦大声喝道：“咱爷爷爱他生得美貌，问她一声姓名，还是与他体面的。要你这老儿管什么闲事？”褚标亦喝道：“你这两个姓什么？唤做什么？家住何处？你说咱多管闲事，你可知道这妇人是咱的女儿，这孩子是咱的外孙。你怎么大胆，敢来调戏。难道不知王法么？”

米龙、窦虎大笑道：“老儿你站稳了罢！若问咱的姓名住处，咱叫米龙、咱唤窦虎，同在水龙窝居住。但知美貌的妇人，见了他便生欢喜心，把他带回家中。或自留作自己受用，或送与咱兄长快活。不知道什么叫做王法。”褚标骂道：“照你这两个贼囚攘的！行凶霸道，难道还把咱女儿抢去不成？”米龙道：“便抢了你的女儿，你又怎样奈何？”不由分说，就一起上前来抢。张桂兰

也不退让，一面将贺人杰拉定，一面骂道：“青天白日，府城脚下，胆敢抢劫妇女！你这狗强盗不是要造反么？看你这一副杀形，免不得要被千刀万剐。”褚标也在旁大骂起来。这米龙、窦虎，被他们骂得性起，大喝一声，蜂拥上前。将张桂兰抢抱起来，飞也似向大门外跑去。贺人杰牢牢挽着张桂兰假哭着，跟往前去。褚标即在后面，一路骂，一路追赶。此时金大力等三人，知道强盗中了计，也将棍棒收起，远远的追踪而来。那庙内玩耍的都跑空了。也没有一个敢向前来阻拦。

米龙、窦虎抱着张桂兰，代拉着贺人杰，一路向水龙窝而去。走了五、六里路，也觉得有些困倦，便将张桂兰放在地下。两人歇息。张桂兰骂道：“你将咱娘抢到何处去？”米龙道：“将你献与咱大王费德功，做压寨夫人。”张桂兰道：“原来如此，既这么说，你两个可着一个驮咱，一个背着咱小子，慢慢前去。倘把咱小子累坏了，那时见了大王，可是与你这两个狗头不甘休的！”又道：“咱爹爹现在那里去了？”米龙道：“你那老儿想是追赶不上，他回家去了。”张桂兰道：“你将咱爹爹寻来，一并儿同去。”正说话间，褚标已后面追来，仍是骂声不绝。米龙、窦虎也不顾他，便将张桂兰、贺人杰各驮在背后，大踏步直往水龙窝而行。走了二个时辰，已到水龙窝。便一齐进入寨内，费德功一见，好不欢喜，便问道：“这个孩子是那里来的？倒生得真好。”窦虎道：“小孩子是这位美人的小子。”贺人杰在旁说道：“是你的祖宗！”费德功大笑。此时张桂兰坐在一旁。费德功便向张桂兰问道：“美人，你姓什名谁？你到了此地，不要害羞，咱爷爷最是多情的。”张桂兰道：“你不要问咱姓氏，你随后自然知道。但有一件，咱既到此，料想也逃不得了。可是我有三件事，你如果答应，咱

便从你；倘若不答应，虽死不从。”费德功道：“美人莫说三件，就是三十件，咱爷爷也是从的。美人你吩咐吧！”张桂兰道：“第一件，日间不许你到里面去，晚间房里不许有一个仆妇、丫环，只许你我对饮。第二件，咱这小子不能使他离咱左右，也要在里面住宿。我一声喊，他就要应声而至。第三件要多备些好酒肴，使咱与你同饮。等到吃的高兴，咱便与你干事。咱的小子也要多把好菜，与他吃个痛饱。不要饿了他。这三件你若答应，我便从你。”费德功笑道：“这有何难，都准了你的吩咐。”此时费德功心满意足。毕竟张桂兰如何捉拿费德功，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〇九回

老褚标暗约黄天霸 张桂兰巧拿费德功

却说张桂兰与费德功约法三章，费德功亦俱应允。张桂兰就带了贺人杰进入里面。当时便有许多仆妇前来侍候。张桂兰要茶要水，呼唤个不住。那些仆妇们不敢怠慢，走出走进，跑个不休。忽然张桂兰想起一件事来，即向仆妇说道：“你去与大王说知，说咱这小爷要往各处去玩耍一会。叫大王派两个妥当人，带领着小爷同去。”贺人杰听见这话，早已明白是叫他探路，当即同了仆妇，仍到大寨里来。仆妇与费德功说明，费德功便叫人同贺人杰往各处玩耍。此时费德功已招呼备好了两席酒菜，准备晚间与张桂兰成亲，那些小喽罗亦都赏酒肉真是欢喜不尽，唯恨天不得晚，费德功心急如火，只望天黑好去成亲。

再说褚标追至水龙窝，认明寨门，便不进去。即向水龙窝左右前后，看了一会。又在左右探明了暗路，正待回去送信，只见金大力已到。褚标即将水寨一带的路径，告诉大力，便叫大力立刻回招贤镇去，约天霸准于三更，一齐动手，务要初更时分赶到，不可有误。金大力听罢，随即转身回去。走有三五里路，却好王殿臣已来，金大力就把褚标的话，转告王殿臣，叫他前去；金大力仍转身回来，与褚标会合一处。王殿臣又将这话告知郭起凤，王殿臣又转身回来节节转告。约有未末申初的时刻，黄天霸等人已得了信，当即飞奔水龙窝，见褚标即向何路通说道：“何贤侄

可往水龙窝北首三里，那条汊港内埋伏，以防贼人由此逃往徐州。”又向李七侯道：“李贤侄可往东首五里那条支河内埋伏，以防贼人由此逃往清江。待至明日天明，不见贼人到来，你们二位即到水寨相会。”二人答应，暗暗前去。褚标又向关小西、王殿臣道：“你二位于三更时分，可由水寨西首，直杀进去。李公然与郭起凤二位，又于三更时分，从水寨南首直杀进去。老夫与天霸、金大力，亦于三更时分从大寨正门杀入。务要绝尽根株，并力寻捉。”大家答应，分别埋伏去了。暂且不表。

再说贺人杰在寨内，各处玩耍了一会，已将径路认好，仍到寨内去寻张桂兰说明原委。此时已将日落，张桂兰又叫仆妇，带贺人杰去外面吃饭。仆妇答应，将贺人杰带了出去，与费德功、米龙、窦虎一起饮酒晚饭。张桂兰又叫仆妇，到厨房内，将那好菜、馒头等物，先拿些来吃。仆妇答应去拿，一会子端了进来。张桂兰独自一人，拣那投口的，痛吃了一饱。余下来的，便赏与仆妇去吃。又要了些茶水。诸事已毕，仆妇又掌灯进来。张桂兰就灯下先将兵刃暗器预备在手内，又将房内的出路认好，然后就靠在铺上，歇息，养些精神。一会子，贺人杰饭毕，先走了进来，与张桂兰悄悄的说了些话。张桂兰又将仆妇前来问道：“小爷的床铺，曾预备好了不曾，究竟睡在那里？”仆妇答道：“床铺已经端正齐备，就在这房外屋厢屋里面。”张桂兰道：“离咱这房有多远？”仆妇道：“紧连着这间正房。”张桂兰便叫人杰去歇息。仆妇随即掌了灯，前领人杰去厢屋安歇。人杰进了厢房，关上房门，便将外面长衣脱下，又将朴刀取出，拿在手中，吹灭了灯光，靠在铺上，静等着动手厮杀。

不说张桂兰与贺人杰预备停妥，等到三更时分，好捉拿费德

功。再说费德功在外面，与米龙、窦虎三人，欢呼畅饮。将尽初更时分，费德功向米龙、窦虎说道：“两位贤弟再多饮几杯，愚兄可要告辞了。”米龙、窦虎道：“今日兄长洞房花烛，本不敢有误佳期，兄弟等看来时候还早，弟等每人再敬三杯，然后送我兄长进入洞房，与新美人成就好事。”费德功道：“愚兄今日得有美人消受，皆二位贤弟之力。但不知愚兄消受的起么？”于是又饮了数杯，俱各有些醉意，方才撤去酒肴。费德功到了后面，当有仆妇传报进去，向张桂兰道：“大王进来了，请新娘出来迎接。”张桂兰靠在铺上，也不答应。只见费德功已进了房，张桂兰才立起身子，呼唤仆妇道：“尔等速与大王预备酒，拿些进来，咱与大王畅饮。”仆妇答应，立刻拿进两双杯筷，两大壶原泡高粱，八碟小菜。房内却点得灯烛辉煌。张桂兰便叫费德功坐下。费德功此时已然魂不附体，在烛下看着张桂兰，越看越美，开口问道：“娘子，今晚蒙你不弃，得了鱼水之欢。咱的酒已饮得不少了，再陪娘子少饮两杯，咱与娘子就睡了吧！”张桂兰道：“大王说那里话来？今日既是佳期，那有不痛饮之理？不但咱陪大王痛饮，还要使他们仆妇畅饮一回。”说着就教仆妇们出去饮酒。费德功也叫仆妇退出，尽管饮酒。仆妇谢了出去。张桂兰便拿起杯来，连斟三大杯，送与费德功道：“大王请饮此三杯，以助豪兴！”费德功见如此殷勤，笑道：“难得娘子如此情爱，咱就立饮了。”接过林来，一饮而尽。当即也斟了三杯，亲手送与桂兰，说道：“咱同你吃个合欢杯。”桂兰接在手中说道：“咱是不能多吃，也就吃了一杯罢，余下的你替我吃。”费德功道：“不行，娘子也要立饮三杯。”桂兰道：“大王既然不行，咱将这三杯酒都饮了，再来敬大王三杯。”费德功道：“好！”张桂兰便将三杯酒，各呷了一口，

仍送过了杯。费德功道：“怎么娘子并未饮着，倒又送了过来？”张桂兰道：“方才咱原说三杯酒都饮了，再敬大王。今已三杯酒饮过，虽未饮尽，也算是都饮过了。大王不饮此酒，想是嫌奴吃剩的，说咱不恭，咱就再换三杯，请大王立饮。若大王不嫌残酒，大王便将这三杯饮下，咱与大王行一套合欢令。”于是左一杯，右一杯，把个费德功已灌到八分醉意。张桂兰听了听更鼓，已转三更。费德功此时实在不能再等。遂站起身来，走到张桂兰跟前笑嘻嘻的说：“娘子时候不早了，咱与你上床睡吧”

张桂兰一听此言，不由的杏眼圆睁，柳眉倒竖，大声喝道：“狗强盗！你认得姑奶奶么？你今日算中了姑奶奶的计了。你姑奶奶不是别人，咱是堂堂总漕施大人辕下副将先锋官黄天霸的夫人张桂兰是也。”说着劈胸将费德功望后一推。费德功站立不住，往床上一倒。张桂兰随身脱去大衫，拔出单刀，认定费德功砍来。费德功随即一个转身，顺手提起一张椅子来挡。张桂兰复行一刀砍去，直对费德功肋下刺去，费德功说声不好，身子一偏，将身让过。张桂兰见第二刀又未砍着，一面取出袖箭，手只一扬，一枝箭认定费德功面上打击；一面喊道：“人杰何在？”一言未毕，只见噗的一声，从窗外跳进一人。毕竟费德功如何就擒，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一〇回

水龙窝众寇遭擒 招贤镇强徒示众

却说贺人杰从窗外跳进，执定单刀，对准费德功便砍。只听费德功“呵呀”一声，将一张椅子，抛在一旁。一个偏身，栽倒在地。原来费德功头上中了张桂兰一枝袖箭。两眼一花，跌了下去。此时资人杰的刀已到，见费德功已经跌倒，便举起一刀，望费德功右背上砍来。只听哐嚓一声，费德功的右臂已经砍下。

外面的仆妇人众，从睡梦中惊醒。闻得房内乒乒乓乓，起身前来观看。但见房门大开，新来的妇人，与那小孩子，拿刀乱舞。再看费德功，已被砍倒，那些仆妇遂一溜烟出来喊道：“你们外面的人进来拿奸细呀！大王被人砍死了！”张桂兰忽听仆妇喊了出去，手执单刀，也追踪而去。赶得近切，手起一刀，将末后一个妇人砍倒在地。贺人杰正要从房内出来，帮助张桂兰厮杀。忽然一想，恐怕费德功还不曾死，复转身进内，又将刀在费德功腿上砍了两刀，给他砍下一只，这才出来。走到院落，只听外面人声沸腾，赶着与张桂兰跑了出去。只见灯笼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日。窦虎、米龙带领着数十个喽罗，各持兵刃器械，杀了进来。贺人杰一见大怒。不由得大喊一声：“来得好！让小爷杀个净绝！”说着举起刀来，直奔窦虎；张桂兰也执定单刀，直向米龙杀去。米龙、窦虎在火光之中，看得真切，不是别人，正是日间抢来的妇人和小孩子。两个也不答话。米龙手持铁铜，窦虎手舞双锤，

急向贺人杰、张桂兰杀来。贺人杰一刀砍去，窦虎即将左手锤挡开，随将各手锤望人杰的面门落下。贺人杰说声：“来得好！”将刀往上一隔，咣的一声，将锤架在一旁正要还刀，窦虎的左手锤又复一起，向贺人杰的面门落下。人杰将刀架住，趁势一个箭步，刀这一抽，跳出圈外。一来一往，约有八九个回合。便心生一计，向窦虎虚砍一刀，便向宽阔处跳去。窦虎那里肯舍，紧紧追来。贺人杰觑得切近，掏出金钱镖来，向窦虎打去。窦虎看得真切，见人杰右手一扬，知有暗器。赶着闪开，让过金钱镖，复又赶去。那边张桂兰敌住米龙，一刀一铜，正杀个对手，彼此不能取胜。

两旁正杀得难解难分。忽听一片声喧，从外面杀进两个人来。桂兰仔细一看，正是黄天霸、褚标，两把钢刀，如砍瓜切菜一般，蜂拥而来。黄天霸一见桂兰，便问道：“人杰在那里？”桂兰回道：“向西面去了。”天霸刀起处，分开众喽罗，直向西首寻去。褚标见天霸去寻人杰，便舞动板刀，来助桂兰。走到切近，见是米龙，便大吼一声说道：“好小子！认得褚老爷爷么？”话犹未定，一把刀已望米龙左肩砍到。米龙更不打话，撇开张桂兰，便向褚标接住，二人交起手来。刀来箭往，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斗到二十个回合，米龙抵敌不住，急思走脱。忽见一物从面上打来，说声：“不好！”噗的一声，正中额角。米龙当时中了暗器，铜法一乱，褚标赶上一刀，正中米龙肩膀。米龙支持不住，“哎呀”一声，栽倒下来。看官，你道米龙方才中了什么暗器？原来李昆从外面杀进来的时候，他便蹿上了房屋，赶到后面。见褚标与米龙在那里厮杀，恐怕褚标年老，敌不过米龙。便发了一个弹子，将米龙额上打了一下。此时李昆见米龙已经栽倒，他也跳下房来。帮助褚标，将米龙四马攒蹄，捆了个结实，即叫张

桂兰在那里看守。他便又与褚标来寻人杰。

再说贺人杰正与窦虎对敌，看看已不能取胜。忽见天霸赶来。人杰一见，神勇陡长，高声喊道：“叔父来得好，婶娘已将那忘八羔子费德功砍倒在房内了。你快来擒这个杂种。”天霸闻言，亦大声喊道：“侄儿且撇了他，你去歇一会儿吧！这个杂种交与叔父便了。”说着便大喝道：“你这杂种！可认得老爷黄天霸么？”话声未完，一路刀直向窦虎滚了进去。贺人杰撇下窦虎，站立一旁，略为歇息。窦虎闻得黄天霸三字，已是惊魂不定，晓得不是对手。便向天霸面门上虚落一锤，天霸才待来挡，窦虎的锤已收回去了，发转身躯飞奔而逃。却好关太从外面杀来。窦虎冷不提防，见对面又有个杀到，正待要向斜刺里逃走。关太早已看见，便将倭刀迎上，连肩带背，一倭刀砍了下来。窦虎万让不及，只听咕咚一声，栽倒在地。天霸又复赶到，复一刀结果了性命。

此时李昆、褚标，俱已到来。大家聚集一起，又喊了人杰，一齐到了后面，寻着张桂兰。再去看那费德功，已然死在地下。褚标道：“这寨内的头脑，不知道就是这三个，还有别人没有？”黄天霸道：“待咱寻个喽罗来问问他底细。”说着便寻了个喽罗问道：“你这里面共有几个强人？快快从实招来！”那喽罗吓的胆战心惊，哀哀跪求道：“小人该死！求老爷赏条狗命！小人不敢撒谎。这里共有三人：费德功为首，还有米龙、窦虎。今皆被老爷们捉住了。此外皆是被他们掳来的男女，共有三四百人，现在已死了三股之一了。”

黄天霸问明，便叫他引路，各处去收寻妇女。喽罗不敢怠慢，便引着天霸前去。走到西首屋子门口，见金大力从里面带了一个妇人、一个女子出来。黄天霸问道：“这两个是谁？”金大力指着

子女道：“这便是吴老儿的闺女；这是服侍吴家女子的。咱本来要将这妇人杀了，后来这闺女说他是好人，咱便饶他了。”天霸道：“怎么？他这妇人，难道也是良家妇女么？”吴家女子赶着上前，将前后原委说了一遍。黄天霸这才明白。随将这妇女两个带去，交与张桂兰。又去各处查点银钱物件，依然放在那里。待查点清楚，天已大明。何路通、李七侯两人在支河汊内埋伏。等到天亮，未见有人，也就到大寨来。于是各人收拾清楚，将三个强盗，割了首级，并埋了死尸。然后在附近雇了两三辆车，将寨内所有银钱物件，装上车辆。张桂兰与那妇人、女子，也坐了车子，一起出了水寨。天霸等人，又将寨内各处房屋放火焚了，这才回奔淮安，在施公前禀了一切。施公当令将银钱各物寄库。吴家女子，着令传来吴用，自行领回。水龙窝带来的妇人，释放回家。费德功等三人的首级，悬竿示众。招贤镇上的人，无不欢声雷动，深感施公为民除害的恩德。惟有吴老儿夫妇，更是感激涕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一一回 韩侯庙英雄救弱女 花神祠太岁活遭殃

话说施公发落了费德功抢劫女子一案，真是人人感德，个个衔恩，欢声雷动。日来月往，早又过了中秋。众英雄平日在总漕衙门内，无非是饮酒谈天，论枪耍棒。倒也颇不寂寞。这日褚标闻得韩侯庙甚为幽雅，想去闲游一遭。瞻仰瞻仰，并赏看些古迹。便与黄天霸说知，还想约着天霸同去。天霸道：“小侄不陪，老叔一人去吧！”褚标也不勉强，即刻换了衣服，又带了一二两碎银子使用。出了衙门，直往韩侯庙而去。

不一会，走出东门，又走了一二里路。早看见庙宇巍峨，松篁^①掩映，好一个所在。褚标信步进了韩侯庙，游人亦复不少，便去各处玩耍。但见一带红栏上面，排着三间高大房屋，檐口横列一方匾额。写着“花神祠”三字。走进祠内一看，原来是供奉着十二月花神。祠后一带回廊，一所大院落，中间种着数十株桂花，正是花蕊盛开。门内一块空地，搭着极大芦棚。内中摆设着许多兵器，架里面坐着许多人。内中有一少年，约有三旬左右，横眉竖目，旁若无人。褚标看见，觉得那少年断非善类。遂至外面，暗暗探听。方知此人姓花名振芳，绰号粉面太岁。他老子花淦，在淮安府当着班头，他遂借着老子势头，极其霸道，无恶不

① 篁 (huáng, 音黄) —— 竹林，泛指竹子。

作。又请了个教师，养了无数打手，自己学了两套拳棒。因花祠桂花盛开，他便搭了座芦棚，比试棍棒。一连几日，并无人来与他比试。他便心高气傲，自以为绝无对手。褚标打听清楚，便暗道：“天下的事情真是可怕。放着施大人那种样子判官，办了许多恶棍土豪，偏这一起王八羔子毫不惧怕。而且敢大胆在府城脚下如此行为，实在是知法犯法了。正在那里自言自语。

忽见外面许多穷凶极恶的人，架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女子，进入芦棚里面去了。褚标不知是何缘故。忽又听从外面进来一个婆子嚷道：“你们这伙强盗！青天白日，就敢抢劫良家女子。是何道理？”众恶奴一面拦挡，一面吆喝。忽又见从棚内出来两个恶奴说道：“方才大爷说了，这女子是本府中丫头。私行逃走，总未寻着，并且拐了好些东西。今日既然见了，把他拿捉。还要追问他损的东西呢！你这老婆子，快点走吧！倘若不依，我们大爷就要拿你到县里去，办你个拐带的罪名。”那婆子闻说，只急的嚎陶痛哭，又被众恶奴往外面拖拽，婆子抵死不走。褚标看见这样光景，实在按捺不住。遂上前拦住说道：“你们有话好说，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众恶奴听说，把褚标看了一眼，说道：“朋友！这个事你别要管。我劝你有事做事，无事趁早儿请。别讨没趣！”褚标冷笑一声道：“天下人管天下事，那有管不得的道理？你们既不向我说，咱亦不同你们讲，咱会去问那妈妈。”众恶奴听了道：“伙计们可曾听见？这个光景，是管定我们的事了。”忽听婆子道：“你老得快救救婆子性命呀！”那些众恶奴，见婆子说了这话，当即就要去打。褚标便走上前，把手一隔。那些恶奴即倒退了好几步，站立不住。褚标又向那婆子道：“妈妈不必害怕，只管慢慢讲来。”那婆子哭着道：“我姓姜，这女孩是我的邻居柳家

的女儿。因他妈有病，韩侯庙曾许下愿。她妈还不能出来，因请我同他女儿到此还愿。不意遇了这一起恶人，将柳家女子抢去。婆子怎样回去呢？求你老总要搭救搭救！”说罢痛哭。只见褚标怒目圆睁，大声喝道：“这不是反了吗！妈妈不要哭，咱给你寻来，交回与你便了。”说着就同这婆子大踏步向后面寻去。

转过芦棚，直奔后面，正要进那敞厅。只见那芦棚内的少年，率领着一队恶奴，蜂拥出来。那些恶奴，望着褚标指手划脚道：“就是这个老儿。”粉面太岁眼一翻，喝道：“好狗才！谁许你管这事？那女子便是咱大爷抢的。你这狗才，又其奈我何？”褚标道：“花花世界，朗朗乾坤。难道没有王法！敢在府城脚下，抢劫良家女子么？你既抢去，咱偏要你送还！”粉面太岁不禁大怒，说一声：“打！”飞起来就是一脚。褚标此时还按捺住气。见粉面太岁一脚踢来，他便在旁边立住。口中仍然说道：“你可放明白些，不要这样动手动脚。难道抢了人家女儿，不送还人家女儿吗？”褚标尚未说完，粉面太岁第二脚又到。褚标又让过，又说道：“你可不要欺咱老，咱可让了你两脚！你赶快将女子放出，万事皆休。你若再这样倚势欺人，你可不要讨没趣！”粉面太岁那里明白。第三脚又踢过来。此时褚标真按捺不住，不由的大骂一声道：“好杂种！试试你祖爷爷的手段吧！”一面骂，一面看着脚临切近。顺手就在粉面太岁胫骨上一捻，说声：“去吧！”话犹未完，只见粉面太岁“呀”的一声，站立不住，往下栽倒。褚标哈哈大笑道：“这样不中用的东西，也要动手动脚。”那些恶奴见粉面太岁被老头儿打倒，便嚷道：“你这老头竟敢动手，打倒咱家大爷。”遂一拥齐上，以为好汉打不过人多。谁知褚标将手望左右一分，一个个皆东倒西歪，再也不敢前去。褚标又欲望后面寻

那女子，忽听那边喊一声：“闪开，咱来也！”一人手执木棍，举过头顶，照褚标当头打来。褚标见来势凶猛，赶将身子往旁边一闪。粉面太岁刚刚站起，却好太岁的头，不偏不倚，受了此棍。直打得脑浆迸裂。众恶奴齐声嚷道：“了不得了！老头儿打死人了，快拿呀！”褚标道：“不要拿，咱自不走。你们可将本坊地保喊来，咱有话讲。”即刻地保到来，见闹下人命案来。问道：“凶手是谁？现在那里？”褚标向地保指着拿木棍的问道：“这人是谁？你可知道他的名姓？”地保道：“他姓施名杰。”褚标道：“这死的姓甚名谁？”地保道：“他是府里班头花淦大太爷的儿子花大爷。你今打死人，还啰嗦什么？快跟我到这县里去！”褚标道：“慢着，咱还有话讲。这施杰也要同去。”那施杰大惊道：“咱不是好惹的，你配叫谁与你同去？”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一二回 柳溪村李公然访案 陶家庙贺人杰赠金

却说施杰大声道：“谁敢拿我同去？”褚标赶了一步，上前将他木棍抓住。往怀里一带，说道：“你打死人不同去？偏看你好惹不好惹。”一句话未完，施杰已咕噜滚在一旁边。褚标即刻将他按住。众人嚷道：“不要打呀！到了官再说话呀！”褚标道：“诸位不必嚷，咱不打他。咱只将他交于地保。”因对地保说道：“这个人交给你了、后面还有个姓姜的妇人，一个姓柳的女子。一起带着，随咱同到总漕衙门里面去听审。”地保听说到总漕衙门，那敢疏忽？随将施杰带住。又将那妇人、女子叫来，一行人随着褚标，直奔总漕衙门而去。一会子已到衙门，只见褚标进入衙门。那衙门的差役人等，一个个立起身来，垂着手两旁侍候。褚标笑望众人说道：“我今日在韩侯庙拿住一个恶霸、现在已经带来。诸位可到头门外招呼地保。叫他当心些，可不要被那恶霸跑了。咱进去回禀大人。”那些差役答应，刻传呼出来。方才知道是衙门里的人。褚标进去，将前后的话，细细禀了一遍。施公即刻传谕升堂。又飭令差役赶往淮安府，立提班头花淦。

施公升了堂，先将地保问了两句。又将姜婆子、柳家女子，带上堂来，前后问了一遍。这才传提施杰到。施杰跪在下面。施公问道：“你就叫施杰？花振芳为何抢劫良家女子？你还助纣为

虐！花振芳究系谁人打死？快讲！”施杰知道抵赖不过，只得从实招来。施公即刻判：花振芳身死，以施杰相抵。柳氏女子，仍着姜氏妥送回家。判毕正欲退堂，只见差役禀报上来，花淦提到。施公便叫带上来，花淦跪在下面磕了头。施公道：“你叫花淦么？本部堂问你，你既身为差役。亦可知道纵子为恶，抢劫良家女子，聚众行凶。这应拟何罪？”花淦道：“罪该万死！但是儿子花振芳所为，固是儿子不肖，小的失于检束；也多因施杰这厮谋串。今儿子已死，小的实无怨言，求大人开恩。”施公道：“姑念你儿子已死，不再加罪于你，尔可自行备棺收殓。施杰，本部堂已将他给你儿子偿命了。尔自此以后，可要小心办公。下去！”花淦磕了头爬了下去。施公退堂，众人各散。一宿无话。

次日早间，施公起来，梳洗已毕，才到书房。忽有两只斑鸠，飞在施公面前，左右飞鸣，若有申冤之状。施公知道有异，便立住脚说道：“斑鸠！斑鸠！你若有甚冤枉，就一翅儿落将下来。本部堂好给你伸冤。若无甚事，你可赶快飞走。”施公话才说完。那两只斑鸠，已飞落在地。望着施公哀鸣不止。施公大奇，随传进来两名差役。吩咐道：“你二人跟着斑鸠前去。无论是何地方，见有形迹可疑之人，即拿来见我。”忽见斑鸠望着施公叫了两声，一展翅向上飞去。张才、李勇那敢怠慢？只得赶了出去，望着斑鸠，不分高下，跟随前去，暂且不表。

再说施公见斑鸠飞去，进入书房。施安送上茶，拿进点心。施公用了早点，只见门皂在书房外面喊道：“施大爷！”施安听见出来，门皂即呈上一张状子。施安接在手中，吩咐道：“你等着，不要走开。”门皂答应。施安将状词拿进书房，送与施公阅看。施

公展开一看，原来柳溪村三官庙道士王紫霞替他师父赵炁^①清鸣冤。施公看罢，吩咐候查明提讯。施安出外，传知门皂退出。施公复将王紫霞状词细看一遍，暗道：“怎么新任山阳县，就这样将老道屈打成招？这件事须得访访明白，才好讯问。随传黄天霸、计全等人，进内谕话。不一会，诸人已到。先给施公请了安，各人告坐已毕，计全问道：“大人有何吩咐？”施公先将斑鸠的事，说了一遍，才说道：“王紫霞替师鸣冤，告的是新任山阳县屈打成招一案。本部堂想这件公案，必得须往柳溪村，细细先访一回。究竟三官庙道士，平时是否安分？访问明白。然后才好提讯。”计全道：“大人明鉴。”施公道：“拟欲烦李五弟辛苦一趟。务要访明根底，以凭讯究。”李昆答应，当即退出。收拾预备，往柳溪村而来。

此时贺人杰知道李昆外出私访，他便与天霸说道：“侄儿在此，终日无事。现在五叔出外私访，侄欲同李五叔一齐前去，借可习练。”天霸说：“你懂得什么？万一被你泄漏，反于事无济。”人杰道：“叔父大人放心，侄儿自当格外谨慎。即使访不出消息，也断不会泄漏误事。”天霸道：“你要格外小心。”于是天霸便与李昆说明。李昆亦欣然允诺。二人收拾停妥，各藏了兵刃、银两，出了衙门，往柳溪村而去。贺人杰又与李昆说道：“在侄儿意见，我们就在陶家庙住下。于早间出去，分头探访，晚间仍回客店。五叔意下如何？”李昆道：“甚合吾意。”原来陶家庙离柳溪村只隔二三里路。二人在陶家庙投了客店，便去分头探访。

贺人杰就在集上，拣了一座酒店，要些酒菜，独自坐在那里

① 炁 (qì, 音气) —— 同“气”。

饮酒。忽见有个老者，形容枯槁，衣衫褴褛。进得店来，向旁边桌上那老者紧行数步，双膝跪倒，流泪不止，口中苦苦哀求。那老者仰面摇头，只是不允。贺人杰看见，好生不忍，便走过来问老者道：“你为何向他如此？有何事体，可对我说。”那老者将贺人杰一看，见是公子打扮，料非常人。口称：“公子有所不知。因小老儿前年欠了这位陶员外五两银子未还，员外要将小女抵偿。故此哀求员外，只是不允。”贺人杰道：“怎么五两银子，就要以女儿抵偿？我可不解。”那座上的老者说道：“原欠我五两，三年未给利息，就是三十两。共欠三十五两。”贺人杰听说冷笑道：“原来三年利息，就是三十两，这利息究竟太重了。”又道：“当初有借约没有？”老者道：“有借约。”人杰道：“既有借约，这银子咱给他还了。你可在此少待，咱便去取银。”说着转身出店。一口气跑回客寓，取了三十五两银子，复到酒店。向老者要出借约。当了大众，银约两交。老者收了银子出店而去。那老者磕头谢恩。人杰又向老者问明陶老儿居址，那老者这才出去。原来这陶老儿，就是陶家庙人。他仗着儿子是个武生，一味盘剥重利，强霸一方，人人侧目。贺人杰也便还了酒饭钱，大踏步走出去了。

访了一日，无什消息。晚间仍回客店，见李五尚未回来。因想起日间酒店之事，等到初更时分，遂改扮行装，带了兵刃，由店后越墙而出，直奔陶老儿庄上而去。欲知贺人杰潜往陶家庄毕竟何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一三回

贺人杰有心盗员外 李公然无意救公差

却说贺人杰改了行装，直奔陶家庄而来。但见他家房屋高大，树木葱茏。贺人杰看了一会，便绕至庄后，在后院墙上偷看。不一会，来到客厅上，只见里面灯光明亮。人杰悄立细听，正是陶老儿与他儿子在那里说日间还银子的事。他儿子说道：“你老人家年纪不小了，要这些银子何用？若说是留与儿子，我们也可认寻得出来。你老人家这一生也用不了，何必还将银子再做那盘剥重利的勾当呢？就使人家不敢与你老人家怎样，自己想想，也有些损德，而况终久都要出乱子的。”这陶老儿骂道：“你这小畜生！以为那皮箱内，有了二三百两银子并有些田产，就算是个富翁了？你这样不长进的东西！老子帮你赚钱挣家私，你不说感激老子，反说老子许多不是。就使我得人家的重利，也是他愿意来借的。难道我勉强他们借的吗？”说罢气冲冲的拿了三十五两银子，进入内室去了。贺人杰也就追踪而去。

到了后面，见是三间内室，陶老儿走入东南一间。贺人杰便一伏身，由屋上倒垂下来。两只脚挂在檐口，探身向房内望去。但见陶老儿在房内，开了皮箱。将那三十五两银子收入，又将箱盖关好。正欲下锁，贺人杰在檐下忽喊一声：“咱来也！”陶老儿一吓，赶出房外来看。并不见个人影。原来人杰喊了一声，即躲到夹弄里去。陶老儿见无人影，恐怕躲在那里，便往各处寻去。

刚走到夹弄口，贺人杰便拔出刀来，跳出弄口。将刀向陶老儿一晃说道：“要嚷我就砍一刀！”陶老儿吓得骨软筋酥，那里嚷得出来？人杰便上前将陶老儿按住口，即在他身上割了一块衣襟，塞在陶老儿之口。又将他捆绑结实，抛在地下。然后走出来了。来到房内，将皮箱内所存的银子，共有三百余两，一齐取出。藏在身边，这才出去。刚至廊下，是对面来了个丫环。手执灯光，望里走去。贺人杰即躲在黑暗之中，等那丫环过去，复至丫环后面，一口气吹熄了灯光。那丫环吓了一跳，急急的走入里面去了。贺人杰就此上了房檐，越脊跳墙，仍回客店。

丫环来到内室，原来是喊陶老儿去睡觉。谁知道到了房内，不见有人。又见箱盖大开，不知何故。正要前面报信。刚走到夹弄口，只听里面有呻吟之声。那丫环也不敢看。急急的跑至前面，告诉陶老儿的大儿子道：“大爷！老员外不知那里去了。后边夹弄内，还听见有人在那里叹气。大爷赶去望望罢！不要有了强盗了！”陶老儿的儿子听说，赶着提了灯，手拿木棍，直奔后面夹弄而来。走进去一看，果然有个人睡在那弄内。仔细一望，不是旁人，正是他老子被人缚倒在地，再看，口内还塞着衣襟。赶着将口内衣襟掏出，解了绑。扶起来，陶老儿已是不能说话。又停了一会，才抽了口气，说了一声：“好恶贼。”便立起来，扶住儿子，同到房内去看皮箱，见那三百多两银子，连一毫都没有了。老头儿只急得叫苦。他儿子又安慰了一遍。准备明日报官，暂且不表。

再说张才、李勇奉了施公之命，去赶斑鸠。出得衙来，一路赶去。直赶到柳溪村。那斑鸠忽然不见了。张才、李勇道：“难道有什么冤枉在此吗？”二人跑的汗流浹背。便席地坐下，歇息

歇息。忽见两个穿灰布衣的：一个大汉，一个后生，从小路上走来。那大汉在前，那后生在后跟不上。一着急，即跌了一交。把脚上穿的靴子，脱落一只，露出尖尖的金莲来。那大汉看见，回转身来，将他扶起。又将靴子给他穿上。张才此时早赶过来。大声喝道：“你这汉子，要将这妇人拐到那里去？”一伸手就要拿人，那大汉眼快，反把张才的手腕拢住，往怀里一带。张才站不稳，便趴下来。李勇见张才被大汉摔倒，赶着过来嚷道：“你这汉子，奸拐妇女，反将我们伙计拉倒。你这厮有多大胆？”说罢才要动手。只见那大汉劈面一推，李勇冷不防，应手也栽倒在地。仰面朝天，骂不绝口。却不敢站起来，与大汉较量。又听大汉对后生说道：“你顺着小路，遇了树林，就是庄上了。叫他们庄下，赶紧前来绑人！”那后生答应，忙顺着小路而走。不多时来了许多庄丁，将张才、李勇捆缚个结实，带回庄去。

你道这庄主是谁？原来姓樊名洪。是山阳县的武举。其人广有田产，极为霸道。专与县里的差役结交。那大汉就是他家总管。姓林名魁，颇有些武艺。樊洪极为相信，无论何事，总与他商量。他也借着樊洪的势力，无恶不作。庄上养上几十个兵丁，个个皆是如狼似虎。张才、李勇到了庄上。樊洪叫林魁：“将这两厮吊起来，给我着实拷打。”林魁答应，当即吩咐庄丁将张才、李勇带进东屋，随用绳索背绑起来，吊在二梁上，喝令庄丁拿了皮鞭，抽了张才，又抽李勇。庄丁一面打，林魁一面问道：“你这两个，究竟是那个衙门的狗腿？要想在爷面前索诈。我实告诉你，那妇人是我拐来的，你又怎样？”张才、李勇两个，便放出泼皮。任他怎样打法，还是嘻嘻笑。林魁没法，复走过来。又将张才抽了几下。正待要走，只见小童前来说道：“林大叔！员外叫你去吃

饭呢！”林魁一面答应走出，一面也叫庄丁去吃晚饭。张、李二人见他们走了，李勇便悄悄说道：“张大哥，方才要不是你递过话来，我可实在忍不住了。”张才道：“你等着吧，等一会儿他回来这顿打，才够你驮的呢！”李勇道：“这可怎么好呢？”忽见檐口有个人影一晃，二人定睛一看，原来不是旁人，却是李公然。张才赶着喊道：“好了，李老爷来了！你老快救小的们才好。”李昆道：“不要忙。”从背后抽出刀来，将二人背缚割开。李昆问道：“你们二人怎么到这里来的？”张、李便将追赶斑鸠，途遇大汉、后生的话说了一遍。因亦问道：“你老也为何到此呢？”李昆道：“咱是奉了大人的命，因此间三官庙道士赵炁清被冤，徒弟王紫霞前去给他师父鸣冤。大人派我到此私访，因打听这樊洪颇不安分，所以暗地到此，看他的动静。不料你们被他捉了。现在你们二人，虽是不能动弹，待咱将你们送了出去。你们可赶紧奔往陶家庙王家饭店。请贺小爷赶速前来，同咱捉拿樊洪、林魁两个。不得有误！”李昆随将他二人，用绳子从院墙上系了出去。毕竟如何捉拿樊洪，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一四回 安人好德婆子陈情 恶霸惊心英雄得意

话说李昆将张才、李勇送了出去，叫他赶往陶家庙去，喊贺人杰前来帮助他。便复转身，仍由屋上往各处探听。走到后面上房，见屋内灯光明亮。他却伏在檐前，往下细听。只听一个婆子说道：“安人！你这一片好心，每日烧香念佛，只保小员外平安无事罢！”安人道：“但愿如此。今日听说又抢了一个女子来，还锁在那边屋里。不知又是什么主意。照这样不改，恐怕这我老命，还要送在儿子手里呢！我倒也罢，只可怜我那媳妇，那样贤德，若再带累于他，岂不是冤枉！”婆子道：“可不是呢！今日抢来的女子，却顾不得了。另有了一个在那里了。”李昆听说暗喜。那女子尚未失身。

又听那婆子说道：“你老人家可晓得，另外的这女子，这宗事可作的太狠了！我们庄南不是有个锡匠？月前有病，小员外就时常上他家去。后来锡匠病才好，小员外就叫主管林管家施一计：叫冯氏告诉他男人。说他有病时会许下三官庙烧香。这庙内有个后院子，是一块空地，并埋着一口棺材，墙脚倒塌了。我们林魁就在那里等他。”安人问道：“等他做什么？”婆子道：“这就是他们定的计策。那冯氏烧完了香，就要上后院子里小解。解下裙子来，搭在坟冢上。及至小解完了，那裙子就不见了。冯氏也不寻找，就回家去了。到了半夜，有人敲门喊道：‘送裙子来的。’”

冯氏叫他男人出去。那里晓得周二出去，就被人割了头去。这冯氏就告到县里，‘庙内昨日失去裙子，夜间丈夫就被人杀了。求申冤。’县官听罢。就疑惑是庙内和尚所为。随即派人前去查访。这三官庙，却不是和尚，是道士。差人便带着道士，各处搜寻。寻到后院坟冢子旁边，见有浮土一堆。刨开看时，就是裙子包着周二的头。差人当时就把庙内道士赵炆清拿去，用酷刑审问。他却不招，竟被县官收在监内。谁知炆清有个徒弟王紫霞，募化回来，听见此事，他要去总漕施大人那里告状，替他师父申冤。我们小员外听见这个风声，叫冯氏改装，藏在我们的家内。听说今晚成亲，你老人家想想，这是什么事。平白的生出这等毒计来。”

李昆在屋上，听得真切。原来那个道士，是真冤枉。心中大喜。复绕至东跨厅，轻轻落下。只听得屋内说道：“漕清督施大人，断事如神。如今这个法子，谁想的到你在这里？这才是万年无忧呢！”又听妇人说道：“我今日来，遇见两个公差。偏偏的又把靴子掉了，露出脚来。喜的好在拿住了。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放走才好！”樊洪道：“我已告诉林魁，三更时把他们结果，就完了事咧！”妇人道：“若得如此，事情才得干净。”李昆听至此，暗道：“好一对恶毒的奸夫淫妇！”却轻轻进了帘栊，来到堂屋内。见那边挂着软帘。走至跟前，猛将软帘一掀，口中说道：“嚷！就是一刀。”却把刀晃了一晃，满屋里都有刀光。樊洪说声：“不好！”便在壁上抽出一把宝剑，迎了上来。李昆暗道：“这厮光景是个会手。”一面暗想，一面将刀砍过去，樊洪赶将宝剑来挡。李昆复想道：“这房内如何厮杀。”遂望着樊洪晃一刀，退出房外。樊洪追赶出来。李昆却在房外，将暗器拿出。樊洪冷不提防，手腕上着了一弹，“呀！”的一声，手指一松，宝剑脱落在地。李昆赶

着一个纵步，跳到面前，手起一刀，当头砍下。樊洪用手来隔，却迎着刀锋。一只手迎刃而断，跌倒在地。李昆复向前，用刀背在樊洪背上，连搥了几下。樊洪已是不能开口。李昆又在他身上，割下一块衣襟，塞在口内。此时，樊洪却穿着短衣。李昆顺手将他的丝绦拿过，把刀衔在口内。就把樊洪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实。

再见那妇人已吓倒在地，顺手提将过来，却把挂帐钩的绦子割下，将妇人也捆在一处；又割下一副飘带，将妇人的口也塞住。正要回身出来。只听一声嚷，却是林魁到东院持刀杀人。不见张才、李勇，只得来禀樊洪。李昆亦早迎至院中，劈面就是一刀。林魁说声：“不好！”往后一退。李昆便趁势一刀，正中左膊，林魁登时跌倒。不意屋上又跳下一人。李昆倒吓了一跳，再细看却是贺人杰。李昆这才明白，是贺人杰在屋上，打出金钱镖。林魁着了一下。于是二人将林魁捆缚起来。此时庄丁都已来到。

李昆道：“咱奉大人命，特来捉拿樊洪、林魁，现在二人并淫妇冯氏都拿到。尔等自系良民，与尔等毫不干涉。还有昨日樊洪抢来的女子，现在何处？尔等快快放出，咱老爷不累无辜之人。”众庄丁一个个都跪下来，齐声说道：“求老爷开恩！”李昆道：“你速将那女子放出，万事皆休！”众庄丁又磕了两个头，才爬起来出去。一会子，带了一个女子进来。李昆问道：“你这女子，因何被他抢进？你姓什么？家住那里？”那女子道：“小女子姓陈，父亲叫陈德贵。家住陶家庙。昨日因往外婆家去，不料走错路途，走过他家庄前。遇着这里一个少年人，就喝叫壮丁，将小女儿抢来，关锁在屋内，不知是何道理？我家父母，还不曾晓得。”说罢痛哭不已。李昆道：“你不要哭，咱叫你父母领你回家

便了。”便叫庄丁去到陈家送信，叫领人。又将樊洪的母亲请出来，安慰了一番。樊洪的母亲道：“皆是老身管束不严，他们自作自受，只求老爷们在施大人跟前，方便两句就是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一五回 施贤臣因公参县令 朱壮士仗义救书生

话说李公然捉拿樊洪、林魁，待至天明。却好陈德贵来领女儿回去。陈家感恩戴德，自不必说。李公然便令庄丁雇了两辆车子，将樊洪、林魁、冯氏三人，绑在车上。又到陶家庙王家饭店，招呼李勇、张才，又还了饭钱房钱。这才押解三人，一路进城销差。

进得衙门，李昆将前后的话，禀明一切。施公先差人至山阳县，提赵无清到案，立刻升堂。将樊洪、林魁、冯氏等，严加审讯。三人毫无遁饰，一一招了。施公命他三人招了供，收禁按律定罪。此时赵无清已提到。又把王紫霞带上堂来，问他斑鸠一事。二人发怔。想了多时，才想起道：“原来这两个斑鸠，是三官庙内白果树上的。前因风雨吹落，雏鸠将翅膀摔伤，多亏赵无清养在笼内。养好了，任其飞去，不意竟然会鸣冤。施公听了，叹惜不已。因将二人释放回庙。施公退堂，贺人杰又将陶家庙赠金，夜间盗银的话说了一遍。遂将所盗银两，交存库中。施公点首称善。及至陶老儿报案，山阳县详报上来，施公早已知道。当传到山阳县，严讯了一番，说他：判断不明，因循致误，勒令休致。原来这新任山阳县，虽是个进士出身，只知道之乎者也，所有世情一概不得明白。所以施公勒令休致。在本省候补人员内，拣选清明干练之员，请补斯缺。

闲话休讲。再说朱光祖自从在赣榆县献计，捉拿了毛如虎，他就回去，一年有余。近因事情已清楚，思往淮安一走，去看看众家兄弟。并给施公请安。这日走至西坝，时将日落，忽然天下大雨。猛见一座庙宇，忙着走到山门避雨。只见一个小童，手内提着雨具，只呼：“相公在那里？”喊了两声，无人答应，便自往东去了。又见庵内角门开处，出来一个小尼，低低答道：“你家相公在这里呢！”朱光祖一见，颇为纳闷，站起来便去追赶小童，将小童赶上问道：“你喊那个？”小童道：“喊我家相公。”朱光祖道：“喊你家相公做什么？”小童道：“我家相公，叫我回家去拿雨具。他说在山门口等我。现在雨具拿来，他不知那里去了。”朱光祖道：“这庵内，你家相公进去过么？”小童道：“向来不曾去过。”朱光祖心知有异。便对小童道：“你在这里等我，待我去将你家相公找来。”小童答应，仍在山门上等着。朱光祖便从角门飞身上墙，轻轻跳将下去。在黑暗中，细细留神。见有个道姑，一手托定方盘，里面热腾腾的素菜；一只手提定酒壶，进了角门。有一段粉油板墙，中间两扇板门，女尼将门一推，轻轻进来。朱光祖也挨进身躯，见屋内点着灯光。朱光祖悄悄立在窗外。只听屋内说道：“天已不早了，请相公多少用些酒饭，少时也好安息。难得今朝下雨，天上还有云雨之时，岂相公倒忘了云雨之意么？”男子道：“我不懂什么云雨，只知读书人，心正而后身修。似这样无耻之为，断断不能苟且！”朱光祖在窗外听了，只是暗笑。又听女尼道：“读书也罢，修身也罢”。且请吃了这杯酒，见见来意。”那男子又道：“你到底要怎么？”只听得咣啷一声，酒杯打落在地。那女尼喷怒道：“我好意敬你酒，你如何不识抬举？且给你个对证；现在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卧在床上，那不是你的榜样么？”男

子听了着急道：“如此说来，这不是你要害人了么？”女尼道：“说不定。你要依我，我便殷殷勤勤的看待你；若你仍然固执，你不吃酒，我们就要请你吃刀了！”男子又道：“照这说，你是定要害人了。我却就要喊了！”女尼道：“我这地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你便喊断嗓子，也没有人来过问。尽管喊吧！”那男子果真喊道：“院内尼姑要害人了，救人呀！救人呀！”朱光祖趁着喊叫，连忙将软帘一掀，答道：“咱来救你！”话犹未完，已经进了屋内。

女尼见有人跳进来，这一吓却非同小可。朱光祖便向那男子问道：“先生为何到此？尊姓大名？”那人道：“学生姓杨，名叫柳村，乃扬州人氏。只因探亲来到这里，就在前街居住。可巧今日无事，出来闲游。不期天降大雨，未带雨具，便在这庵前暂躲，因此才叫小童回去取雨具来。小童走未多时，就承他开了角门，将我让进屋内。当时我并不肯进来。他们就再三拉我进来，关我在这屋里。怎么云情雨欢，说了许多混话。足下明鉴：尼庵是清净之所，如何说出这些话来？你道可着急不着急呢？”朱光祖道：“先生你也太没意思。他既请你进来，又这样殷勤待你。在旁人求之不得，你反要绝人太甚，不免拂他们的一番好意。以咱看来，倒不如随遇而安。落得风流，做一个两全其美。”只见杨生怒道：“足下如此说，请足下随遇而安罢！我是断断不可。”朱光祖暗暗赞叹！只是女尼先前见朱光祖进来，倒吓了一跳；此时见朱光祖责备杨生，他便忘其所以，遂将一种柔情，都付在光祖身上。两个女尼，一齐斟上两杯酒，送到光祖面前说道：“多情的相公，请吃了这两杯美酒！”朱光祖接来一饮而尽。又将两尼的两只手，拉了过来，抚摩玩弄。那边杨生看见，大声说道：“这还了得，你

竟忘却了男女授受不亲，实在岂有此理！”杨生话犹未完，只见两尼口吐悲声，哀求说道：“痛死我也！”只听朱光祖一声喝道：“咱把你这两个淫尼！无端引诱人家子弟，废害好人。该当何罪？你等害了几人性命？还有几个淫尼？快快讲来！”二尼跪道：“庵中就是我师兄弟两个，还有一个道婆，一个徒弟。小尼等实实不曾害人性命，就是后面的蒋生，也是他自己不好，以致得了弱病。望乞老爷饶命！”杨生此时，见朱光祖如此举动，方知也是个正人。向朱光祖说道：“足下幸稍存恻隐之心，饶他这一次罢！”朱光祖听说，也自好笑道：“今且饶你性命，尔可将后面那个蒋相公，速速给他家中送信，叫他回去。”两尼道：“小尼情愿给他送信，叫他回去，断不敢再留了。老爷快些放手吧！小尼的骨节都要碎了。”朱光祖道：“便宜你了。”说罢，一松手放了他两个，尼姑真如卸了撙子的一样。朱光祖于是同着杨生一齐出去。毕竟两尼曾否送出蒋生，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一六回 报水灾贤臣查赈 勘河道父老拦輿

话说朱光祖在水云庵，救出杨生。次日又往庵中走了一趟，问明那在庵得病的蒋生，果然走了。朱光祖这才奔往淮安而来。到了总漕衙门，见着施公及众家兄弟，无非彼此叙谈些阔别。朱光祖又将在水云庵救人的事，也略谈了一遍，众人无不畅快，闲话休叙。

这日施公忽然接到徐州一带各府州县的紧急公文。内中皆是禀报黄河决口，泛滥成灾。由德州以下，各州县被灾甚广。唯徐属一带尤甚，急急求赈，并呈请设法保护河堤。施公接着各处公文，心中颇为不乐。因道：“黄河为灾，何代没有，这是中国的大害。既据各属呈请放赈，设法保护河堤，以防冲塌。据此看来，本部堂不得不亲自前往一趟。”心中主意已定，一面札饬各府县，将被灾处所，逐户查明，赶快具报；一面具折呈奏，查赈出巡。并声明总漕印信，暂委淮扬海道护理。在署各员，都知道此事，大家俱预为收拾，以备随行。不一日，奉旨已准，即着施公赶往灾区查勘，妥为赈济。当即将印信交与淮扬海道护理，并留褚标、朱光祖在署保护。一面传知本标各员弃，一体前往。此谕一出，早有山阳、清河两县，将夫马、船只，预备齐全。

这日，施公坐了大船，溯流而上，施公坐在船内，果见上流水势甚涌。因道：“如此水势，若不赶快将运河堤岸加修坚固，必

致刷塌难保。”沿途节节留心，并与熟悉河工各员，细加商议。不一日已至海州境界。当有地方官出境迎接，施公传上船来，面问了被灾情形。幸海州所属，不过淹没了些禾稻，尚无冲塌房屋各事。施公又吩咐海州府，果有被灾较重处所，准其核实具报给赈，唯不准借端浮冒。州官答应退出，随即开船，往徐州进发。

这日已到徐州境界，但见两岸一片汪洋，房屋四亩冲浸之处，不可胜数。又远远的见那些百姓，皆在水浸之处，搭了窝铺，借此栖身。儿哭女啼，凄惨情形，真是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此时徐州各属官员，俱已出来迎接。施公吩咐泊了船。各官上船禀见，施公大略问了一遍。当即上岸，乘轿与各官进城。黄天霸等众人，也一齐随着施公进城而去。

施公进了行辕，各官参见已毕。施公便问徐州府道：“本部堂所托贵府，将被灾处所，逐户查明。想已查核清楚。计有多少户口？所坏田亩房屋，共有若干？淹毙人民共有多少？”徐州府赶着回道：“卑职自奉大人札饬，当即督同委员，逐段稽查，并转饬所属州县遵照。今徐州一府，经卑职业已查明，具造清册，并当给各人户牌票。求大人核对后，可即按户给发。所有外属，有因路途较远，尚未报到的。有已据报查明，未将清册送府的。卑府连日已经加札各属，饬令赶速造具清册，以凭核实给赈。俾被灾之区，得以早日领赈，庶免饥寒交迫，相籍死亡。”施公听说点首。复又说道：“本部堂明日拟亲往灾区，踏勘一遍。贵府可与某同行？”徐州府道：“卑府自当伺候。”说毕，各官告退。徐州府回衙后，即将查明被灾户口清册，饬人送来。施公检阅一遍，心中暗道：“这徐州府颇有于办。而且所造清册，皆是井井有条。待本部堂亲往查勘后，即可按户给发了。”一夕无话。次日，施

公即带领随员，并徐州府印委各员，同至灾区，查看一遍，果与所造清册无异。施公大加叹赏，并飭令传知：被灾之家，定即于明日，在城内常平仓给赈。各灾户务持牌票，前往领取，毋得观望自误。施公回到行辕，徐州府复上前禀道：“明日发赈，据卑府的愚见，但就常平仓一处给发。恐至灾民人众，各委员司事扰乱不清。好在城内有两处仓廩^①。即分为两处给发。每发一次，即给三日米粮。三日后再行给发。并责成守城官，随时知照。凡为东西乡灾民，在一处领给。南北乡灾民在一处领给。如此办法，该委员司事，既不杂乱无章，即领赈灾民也不拥挤。再由卑府移至徐州营，拨派哨并，督率营兵，分别弹压。再由大人派随员前往督察。卑府也率同营前往来巡，以期实事求是。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道：“贵府所言，甚合我意，就照此办便了。某明日当在委员前往督察。”知府退出，一到衙门，分派各事。那些委员司事及书差人等，整整忙了半日一夜。到了次日一早，便有灾民前来。扶老携幼，络绎于路。两处仓廩司事人员，又将发出粮米数目，与灾民人数，核对不错。随即登缮清册，呈送到府，由府委员到仓盘查，再由委员出具盘查相符切结，三日一报。真是有条不紊。恩泽遍敷，那些灾民，亦复欢声雷动。施公在徐州耽延了三日，见知府如此认真，极加赏识，所有徐州放赈之事，及各属各县应办事宜，全责成徐州知府办理。施公即日起节，查看运河一带河堤，预防刷塌。并测量河道，如遇有淤浅之处，须设法挑浚，以便疏通。

这日离徐州府城约有八十余里，龙王庙地方，施公弃舟登岸。

① ①仓廩（áo，音敖）——贮藏粮食的仓库。

乘坐大轿，往龙王庙拈香。进香已毕，便在河堤上面。逐段查勘。忽听喧哗之声，震动远近。不一会，只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在施公轿前，叩头不止，口称：“救命！”施公传谕：不许众口嚣嚣。若有什么情节，或是要赈，或是冤枉，只要带上三四个人来回话。手下人当即遵谕，传话下去，并带上四个乡民。但只见那乡民衣衫褴褛，形容枯槁，苦不可言。跪在轿前，只是口称大人救命。施公问道：“你们那里人氏？”那四个乡民回道：“小人们皆是徐州百姓。小民等现在忽遭水患，已是不幸；不想近日水中出了水怪，时常出来现形伤人。如遇腿快跑了，他便将小民等所住的窝铺，全行拆毁，铺内所有的东西，他也全行劫掠而去，弄得小民一刻不能聊生。闻得大人手下能人甚多，因此，跪求大人，捉拿水怪。好让小民等得顾残生。”说罢痛哭不已。施公睹此情急之状，心中实实不安。便道：“尔等且自退去，本部堂自有主意，给尔等除害便了。”复又问道：“这水怪现在何处？尔等可知他从何处出来呢？”乡民又道：“离此不远，有一深潭，名曰白龙江。又叫龙窝，那水怪就在这潭里。每夜约二三更天，就出来了。”施公听罢，便叫乡民带领前去查看。约有半里路，乡民指道：“就是那深水有漩涡的地方。”施公查看良久，又四面看了一回。只见满地窝铺，惨不忍睹。当令乡民且退。施公回到了船上，心中实实不乐。便与大家商议道：“此间百姓，不幸遭此水灾，已是可怜已极。再有水怪扰害，更是可惨了！”计全在旁说道：“据守备看来，照那乡民所说，既不伤人，而又拆毁窝铺，抢掠物件，其中定有原故。”黄天霸也就说道：“大人的明鉴。计守备之言，甚是有理。待末将今夜前去，看看动静，等那水怪上来，将他捉住，以代百姓除害。”毕竟捉拿住水怪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一七回 黄天霸怒擒水怪 何路通独探龙窝

话说黄天霸听了计全之言，便要前去察看动静。将水怪捉住，代百姓除害。施公听说道：“黄贤弟不可卤莽，须三思而行。”天霸道：“大人言之差矣！此间百姓遭此大难，大人为民请命，开仓放赈，不过是保民全命。忽然出了个水怪，算是大人开仓发粟，非谓赈济灾民，是赈济水怪的了。不必说，未必真是水怪。即是真的，凭他三头六臂，末将也要去捉住。但看他如何利害。除非那水怪知道，不出来，末将却不能到水里去捉，虽然我不识水性，何千总也可以去拿。总之，水怪不除，百姓不能免此苦恼。今晚定要前去。而况末将战争之事，已经历过多少，何怕一个水怪？大人不必疑虑！”计全道：“黄贤弟不必拘执，今夜前去看看动静，未为不可。若果真是水怪，咱们再作商量，总要将他除了，百姓方得安枕。”

施公道：“计贤弟之言，甚合吾意。黄贤弟亦不必徒抱奋勇，见机而作便了！”黄天霸见施公准将前去，这才唯唯退下。到了晚间，他便带上兵刃，独自上岸，来到窝铺面前。叫灾民腾出一个窝铺，进去坐下。又叫几个老民进来，大家席地而坐。细细问了水怪来踪去影。可有什么声息？众灾民道：“也没有什么声息。只是嗷嗷的乱叫。”黄天霸道：“咱今夜给你们除怪，你们可仍在各处隐藏，咱就在这里等着。可有一件，你们不许乱嚷。恐怕水

怪通灵。要被他知道，他便不出来，咱也不好去拿了。”灾民齐道：“遵命。”登时连个大气儿也不敢出，只是悄语低言。黄天霸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可怜。后又问那水怪是什么形状，究竟怎样凶猛，龙窝究有多深？众灾民哭道：“那龙窝究竟多深，我们亦不知道。但是那里有个漩涡。那点儿地方，不知伤害了多少性命。平时客船往来，到了那里，没有一个不担心的。而况现在又出了怪物，此时若不除害，就水势平了，那点儿地方比从前更加难过了！老爷可真正要开恩，等今夜水怪出来，务要将他捉住，救我等性命。”黄天霸道：“尔等休要声张，等那水怪出来，帮我拿他。”众灾民屏声敛气，只等水怪出来。

等至二更时分，只听水面上忽哗喇一声响，黄天霸将身躯一纵，跳出窝铺，伏在黑影之中，又将金镖掏出。只见水面上跳出一物，跳上岸来。只是披头散发，面目不分，竟奔窝铺而来。黄天霸等那水怪来得切近，便悄悄的尾在后面。忽听窝铺内众灾民齐声嚷道：“妖怪来了！”黄天霸也不答应，即将金镖拿在手中。在水怪后面，大吼一声道：“何方妖怪？往那里走？”刷的一声，一镖打去，正打在水怪背后。只听噗哧一声，水怪往前一栽，猛回头一看。黄天霸手急眼快，趁怪物回头的这个当儿，手一扬又是一镖打去，那水怪躲闪不及，不偏不倚，正打在面门之上。只听噗的一声响，那水怪“啊呀”一声，叮咚栽在地下。黄天霸急赶向前，将那怪按住。此时窝铺的灾民早已出来，一齐拥上，将那怪物按住，抬入窝铺。那妖怪哼声不止。

大家一看，原来不是水怪，却是个人，外穿皮套，装作水怪模样。急将他皮套扯去，见他血流满面，口吐悲声，哀哀求道：“爷们饶命！”刚说至此，只听那边窝铺后，又长喊道：“怪来了！”

黄天霸连忙赶出。仍然伏在黑暗之处，见是两个，天霸掏出两枝金镖，见那怪来得切近，手一扬，头一镖打去，正中头一个水怪肋下，那水怪即刻栽倒在地。第二个水怪，见头一个被人用暗器打倒，知道已被人识破，赶着转身回去。黄天霸大吼一声道：“往那里跑？”急急追赶前去。那水怪听见有人追赶，更加跑走如飞，及至黄天霸赶得切近，一镖打去，早听见水面噗通一声，他已跳下水去。天霸只得回来，见那中镖的水怪，已被抬入窝铺里面。黄天霸也进了窝铺。但见那些灾民，早将那水怪皮套扯下，用绳索捆个结实。你一拳，我一脚，在那里乱打，以泄往日的忿恨。那两个水怪只是求饶。黄天霸当急说道：“尔等不要打了，等天亮，压至船上，请大人审讯。”灾民这才住手。

黄天霸看着他们也实是可笑，随即叫他们将两个假水怪，一齐抬了上船见施公，回明夜间捉拿的情景。施公便叫将假怪物押在舱后，等到回至徐州，再行审问。黄天霸又禀道：“那龙窝以内，一定是这水寇的窝巢。并据灾民详说，不但现在假装水怪，出水现形，以图抢掠；即是平时，未有水灾的时候，那个漩涡的地方，凡遇往来客船，在那里沉没的，实在不少。据末将愚见：在先并非假装水怪，专门劫掠客船；现遇水灾，客船稀少。他们无可劫掠，遂想出这个主意，借此抢掠些东西。若不设法捉尽，虽现在有官兵，走后仍受其害。虽假水怪，暂时不敢出来，但是不尽拿完，将来商旅行船，还是要受其害的。”施公点头道：“据黄贤弟所言，非捉拿尽，不足以绝其害。但是他伏匿深潭，怎可以捉得尽？且不知他窝巢在于何处，如何拿捉呢？”只见何路通在旁说道：“大人这倒可以不必过虑，黄贤弟既能将岸上的擒捉，千总亦可将水内的擒来，一同为民除害。偏是千总不能去捉那水

怪么？”李七侯也便应声道：“何大哥既愿前去，小弟亦愿同往，稍助一臂之力。贤弟虽属急公好义，但如此大水，怎么下的去呢？”何路通道：“不是千总夸口，任他巨浪洪涛，汪洋大海。千总也可在大海中伏三昼夜。如这样的河道，这样水势，千总也可以不致疏虞^①。”施公道：“二位既有此绝技，何方狂妖，不患不驱除殆尽了！”说罢，二人退下。何路通、李七侯当即饱餐饮食。各人换了水靠，暗藏干粮，以防伏水时要吃。何路通便携了钩镰拐，跳入水内、独探龙窝去了。不知那龙窝内如何情形，且听下回分解。

① ①疏虞（yú，音于）——疏忽。

第三一八回 假水怪抗敌尽遭擒 真妖魔待人方出现

话说何路通拿了钩镰拐，跳入水去。运动精神，睁开二目，直往龙窝而去。走了一会，已到那里。只见水势回环，深不见底。何路通四面一看，见左首有个窟窿，约容一人行走。何路通道：“难道这个窟窿里面，便是那假水怪的窝巢不成么？我且进去，探看探看。”

主意已定，当即缓缓而入。走未多时，渐觉宽敞，又有了平坦大路。又走了一箭之地，但见一座房屋，但不高大，也有七八间。何路通又向那房屋处所走去。到了屋外，却不见人，只听屋里有人言语，便悄悄的立在屏外细听。只听里面说道：“昨日王二、张六，被岸上的人捉住，不知今日是怎么样了。我们既是同伙，也该出去探听探听，不能叫他二人在那里受罪过。”何路通听的真切，复悄悄的走了出来。才出洞口，忽听后面水声泼喇，知道有人出来，赶着走了几步，向旁边一闪，睁开二目，侧目观看。但见由洞口走出一人。穿着皮套。一手提着铁棍，一手乱摸。何路通知此人水中不能睁目，心已放下一半。暗道。“任他再有本领，是难以手代目了。”即将钩镰拐拿在手内。等那人走过，他便从后面追来。赶得切近，对准那人背上，就是一拐。已将那人后背钩住，又复向怀里一拉，再向前一推。那人站立不住，连个“哎呀”也不曾喊，便脸望下背向上，趴在水底里。何路通又将

钩镰拐往上一提，复往肋下刺过去，再向外抽出。可怜他一缕幽魂，已早在蛟宫安顿了。

何路通正要往回而走，又见一个乱摸出来。何路通仍照前那个办法，即刻又了结一个。不到两个时辰，一连杀了两个。何路通暗道：“照此没用，再来几百个，也毫不费力。我又何必去喊李七侯前来帮忙？不如独自进去，将这一起杀尽了，显得我何路通的手段。”复又沉吟道：“即使他们这一起，毫无本领，他终久是以逸待劳，我究竟是深入险地。万一被他围在里面，那便如何是好？不如仍去喊了七侯，到底有个帮手。”主意已定，即踏水走回原处，一立身钻出水来。

却好七侯仍在那里等候，一见何路通回来，便道：“探听如何？”何路通道：“探是探明白了，却已被我杀了两个。但是他们窝巢里面，不知还有多少。我恐寡不敌众，有误大事。因此前来约你同去。杀他个鸡犬不留。”李七侯道：“事不宜迟，即便同去。”说罢，二人一齐钻入水内。不一会已到龙窝，何路通在前，李七侯在后。到了有房屋的所在。遂大声一喊，直杀进去。那些水寇见外面有人杀进，一齐提了兵刃，尽杀出来。何路通与七侯，且战且走，将他们诱出洞口。两个人一口气，连杀了四五个。

正在杀得高兴，猛然见后面一刀，何路通看得切近，赶着知会七侯，一齐闪开，让他过去。再一细看，他却比前几个不同。也能睁眼。原来就是水寇头领，叫做毛宏。因手下人被人杀了，他得了信，奔出来报仇，何路通见他走过，便从后面跟来。毛宏见前面并无敌人，复又回头来杀。何路通来得飞快，就趁毛宏回头这个时候，便迎面刺了一拐。毛宏赶着拿刀来迎，不期李七侯已绕至毛宏后面，他便将钢刺在毛宏背后竭力一刺。毛宏不提

防，已被钢刺着了一下。正欲转身去挡，迎面何路通的拐叉复打来。前后夹攻，任他毛宏本领高强，已然站立不住，栽倒水内。何路通赶着上前，将他按住。又在他腰眼内，用磕膝一捺，他的气往上一排，不由得口一张，咕噜咕噜，连吸了几口水下去，登时把个毛宏呛的迷了。加之前胸、后背极痛，只落得两手乱抓，不能动。何路通便拿出绳索，就在水内将他绑好，抛在一旁。此时李七侯已进了窟窿，寻了一寻，只捉得两个没用的东西。再一拷问，再没有别人了。李七侯就带了这两个，复出洞来，与何路通合在一处，把毛宏也推在水面，就近上了岸。喊了些灾民，抬到船上，见施公禀明一切。施公即令：“将毛宏等分别押赴徐州，先行收禁。候本部堂河工勘毕，再行审问。就命李七侯押赴前往。”施公也随即开船，往上流一带估工去了。

过了两日，河工看毕，即令河工委员，分段修筑。施公仍回徐州，再办理灾民善后事宜。这日已到徐州城下，当有官员出来迎接。施公进城，仍在行辕住下，安歇一日。次日，将毛宏等提案，讯了一回。毛宏等直认不讳。也就立刻就地正法。又向徐州府所放之赈，近日如何情形？知府又回明了一切。施公知徐属各县灾民，俱可暂时安逸，无不爽快。稍安。这日晚间，坐在行辕，拿着一本书，就灯下看视。时将夜半，星月满天。忽听后面楼上，一阵狂风，吹了过来。将屋内灯光，吹得半明半灭。施公吓了一跳，正要喊人。只见窗前有一个怪兽，眼如铜铃，口似血盆，头若巴斗，一身的绿毛，约有七尺多长。跳跃飞腾，正从窗前扑进。施公被这一吓，遂大声喊道：“你们速来拿怪！”

此时，大家俱已睡熟，唯有贺人杰睡在施公贴近那间房内。忽被施公喊了一声，将他吓醒，便一骨碌爬了起来，拉着朴刀，

飞似的往外跑。一面说道：“大人勿怕，贺人杰来也！”话犹未毕，一转身，已经进了施公卧房。随即问道：“怪物现在那里？”施公道：“正在窗外。”人杰出外寻找一会，夏至各处寻找，毫无影响；正欲回来，忽见后面一座高楼，心中暗想：“难道那怪物在这上面么？”信步行来，到了楼下。但见楼前挂着匾额，上写“斗姥阁”三字。人杰仗着自己本事不怕，将刀砍下锁头，推开楼门，直闯进去。人杰一时兴起，便将身一纵，飞身而上，四面一看，空无所有。唯中间设一座神龛，内供斗姥牌位。正欲凝神观看，忽神龛前一阵狂风。从神龛背后跳出一个怪物。人杰说声：“来得好！”迎面扑去。毕竟提得住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一九回 斗姥阁放胆独降妖 殷家堡同心议劫饷

话说贺人杰飞身上斗姥阁。只见神龛前一阵怪风只刮得尘土迷空，星月欲暗。风过处便从神龛背后，跳出一物，手持一柄钢钗，嗷嗷乱叫，直望人杰迎面扑来。人杰喝声：“来得好！何方妖魔敢在小爷爷跟前放肆！不要走，待小爷爷擒你！”说着，也就一刀砍去。那妖见来得凶猛，一声大吼，平地又起一阵怪风，只吹得人杰站立不住。等风过处，妖怪已不知去向。人杰那里肯舍，便在楼上四面寻找，不见形影。忽见楼窗哐嚓一声，那妖怪手执双锤，从窗外跳入，平空举起双锤，望人杰打下。人杰见来势凶猛，即望旁边一闪，只听得楼板噗咚一声，将楼上四面震得各处摇动。那妖见双锤未打到，复转身躯，圆睁二目，又奔人杰打来。人杰仍望旁边一跳，那妖又打个空，只听乱吼起来，举起双锤，复又扑到。人杰此时，已将金钱镖掏出，看他来得切近，手只一扬，两个金钱镖认定妖怪两眼打去。那个妖怪不知暗器打到，仍自张牙舞爪扑来，忽然迎面两物飞到，正中面门。那妖吼了一声，弃落双锤，反转身从窗外跑出。贺人杰死不肯舍，亦从窗外飞身下楼，紧紧追去。妖精前跑，人杰后追。绕过斗姥阁，有道院墙，中间有道小门。那妖怪进了小门。人杰直追进去。那妖精见了人杰追得切近，复返身将前爪一扬，猛然扑到。人杰将身一偏，那妖怪扑个空。人杰趁势一刀砍去，只听那妖又吼了一

声，在地乱滚。人杰赶上一步，一磕膝将妖怪按住，正要举刀复砍。忽然二目昏迷，不能下手。约有半刻，才清明些。睁开二目，只见妖怪已毫无影响。再一细看，自己膝下却磕着两柄铜锤，颜色斑斓，实在可爱。心中暗思：“怎么那怪物忽然变作铜锤呢？且莫管他。”说着拿起舞了一回，甚是称手。此时天已大亮。拿着铜锤，仔细一看，见上面还刻着字，写道：“山东贺人杰用，凭此建功立业。”贺人杰好不欢喜，即刻拿了去见施公。

且说施公从人杰去后，静听动静。始则听楼上喊杀之声，不绝于耳，渐渐听下去，又毫无动静。恐人杰有失，赶着将黄天霸等人喊起，同去捉怪。黄天霸等听了此说，也是吃惊不小，乱纷纷赶着前去。大家跑到楼上，连个人影儿也不见。只见满地灰尘，有许多脚迹。窗门是开在那里，心中颇为疑惑。复又下楼，各处去找。走至楼下，正见贺人杰笑嘻嘻的迎面走来。左手提刀，右手拿着双锤。黄天霸首先问道：“妖怪曾捉住了吗？你这手中的铜锤是那里来的？”人杰对天霸道：“叔父有所不知，铜锤便是妖怪！”天霸道：“这小子倒会撒谎，那有此事？”人杰道：“叔父不信，请看锤上还有字迹，说留与侄儿用的。”黄天霸听说，随接过来，大家一齐观看，见上面果有字迹。贺人杰又将捉怪情形说了一遍。李昆在旁说道：“诸位兄弟，难道忘了咱的那柄宝剑，不是也如此得来么？”大家称是。于是一同往见施公，禀明一切，施公啧啧称好。不一会，徐州府进来禀见。施公叫请，知府进内，参见已毕，先谈了些公事。随后施公便将如何遇见怪物变为铜锤，上面有字，留为人杰授用说了一遍。知府当即贺道：“此皆大人的洪福，贺小将军的造化。贺小将军及所得兵器可能请来一见么？”施公道：“使得使得。”当即命施安去传贺人杰，并令将

铜锤带来。施安去后，一会子贺人杰持了铜锤，进了书房。先将铜锤摆下，后与知府行了礼，已毕。知府便先看了铜锤，已是啧啧称美，然后又问了贺人杰的年纪，更是赞不绝口，施公又将贺天保在江都县如何解围，如何投诚，如何惨死；贺人杰如何奉母命前来，如何在摩天岭设计盗回印信的话，细细说了一遍。知府极加赞说道：“贺天保可谓义士，今日得有此儿，亦不负当年那番所为。虽然如此，若非大人知人善任，则诸位将军，亦何能愿为心腹，成为国家栋梁之臣。就这贺小将军，他亦未可限量，卑府实深钦佩！”施公又谦让一回。知府更赞了两句，方才告退。施公即传知各人，预备回辕。

过了一日，施公启节。各官恭送，不必细表。在路行程，不止一日，已抵淮安衙门。当由淮扬海道，送过印信。施公接了印，又将放赈灾民，动发仓谷，估修河工各情形，具了奏折，并发出去。过了半月，奉旨着照所请。旋又接到部文，装运本年应解粮米，并奉旨着一半给价，即行押运来京。施公接着部文，一面札催粮道，及各府州县应解粮米，及给价银两，飞速如期交库。各府州县接到催札，赶即运赴到淮。施公一面派人收兑，一面催船装运，所有给价银两，装入木箱。即派计全、关太，遵旨押运到京。谁知关、计二人不去解向，不过无荣无辱。只这一去，闹出一个天大的乱子来了。

只因德州地方，有个殷家堡。这堡内全是姓殷，周围有四十余里。内有一家堡总家道：“饶裕广有田产，这堡内有二千多户，全为他所管，却是父子五人，都称他为殷家五虎。无论何事，都要与他商量。只因德州也遇了点水灾，地方官未曾具报。施公放赈，也未查到此处。殷家堡内的人，即大为不平，打听得漕粮银

饷，行将北上。即大家议论，欲将粮饷劫下，来为赈济之用，因此存了这个心。所以关、计二人，险些儿功名送去。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〇回 失饷银关太受伤 急搬兵计全报信

话说殷家堡因遇水灾，不误田禾，伤损地方官未曾具报。那殷家堡内，周围二千多户，忿忿不平。因与堡总商量。这堡总广有田产，家有饶裕，单名一个龙字，绰号镇山东。膝下有四男一女：长子名猛，绰号双枪手；次子名勇，绰号赛仁贵；三子名刚，绰号一声雷；四子名强，绰号飞天虎。父子五人俱练就一身武艺，皆有万夫不当之勇。唯有女儿名唤赛花，也有个绰号：云中雁；却生得美貌异常，更是武艺精通，性情刚烈。还有绝技，惯用连珠弩箭，一百步外发射，万无一失。殷龙最为溺爱，今年才交十六岁，尚未配人。只因他平时常言，若非武艺精通可称对手的，虽老不嫁。至于品貌妍媸^①，亦有所不计，只要是个顶天立地的丈夫，他便甘心相从。因此留心选择甚苛，尚未许字。

这日殷龙在家无事，正与儿女讲些枪棒，谈谈家事，因说道：“各处大闹水灾，房屋田禾，伤的勿计其数。我们这堡内，虽小有伤损，幸而水退得快，幸未大受其伤，还算不幸中之大幸！”父子五人正自讲说。忽见庄丁进来报说：“现有五团十六保到来，要见庄主，有要话面讲。”殷龙心中疑惑道：“有什么要紧事，都来会我？”即叫庄丁去请。那五团十六保，一齐进来，大家齐声说

① 媸（chī，音吃）——相貌丑，跟“妍”相对。

道：“只因为我们堡内，遇了水灾，田禾产业，伤的不少。本处地方官，不曾具报，这也罢了。唯有那总漕既然各处放赈，为何偏把我们堡内忘了？难道我们二千多户，全不是国家的黎民？他堂堂的一个总漕，不能从公办事，我们可也要对不起他了。现在探听得运粮北上，这粮米银饷，皆要走我们这里经过，我们是要借他些粮饷，大家赈济赈济。因此前来，说与你老知道。”殷龙听说，大声喝道：“你们莫非是要造反么？皇帝家的国课钱粮，就敢乱去打劫。若说施公未曾放赈，他也不是有心偏废。只怪我们这地主官混帐，他不曾具报上去。施公如何得知？若要求施公放赈，这件事亦未尝不可做。或是等施公到此，大家去求他。再不然，赶到淮安去告。你们这两层都未想到。偏要去劫饷银。不必说国课钱粮，运赴京师。沿途自有人保护；而况施公手下能人极多，诸如黄天霸等人谁人不晓？你们如此想法，岂不是活得不耐烦！”大家听了这番话，知道殷龙不肯，复齐声说道：“你老人家如此说法，倒不是施不全偏心，反是我们不是了！也罢，你既惧怕施不全手下能人甚多，更有黄天霸那厮英勇，我们也不便强求你老。我们拚着大家不要头，准备与施不全见个高下。”说着就一哄而散。

殷龙犹恨很不已。此时殷猛等四人，便向殷龙说道：“他们一起恨恨而去，都怪父亲偏护施公。只怕一定要闹出事来，这便如何是好？”殷龙道：“孩子们不必多虑，为父的不应允，他们如何敢行？也不过嘴里说说狠话罢了！”殷猛等又道：“父亲倒可不防备。他们这一回，实做成个众怒难犯了！”殷龙道：“孩儿们也太过虑了，为父的自有把握。”殷猛等不敢再来说。五团十六保诸人，从殷龙家出来，个个忿恨不已。都说他偏护施公，惧

怕黄天霸。于是大家商议，将各团各保二千多户，齐集赶来。先把殷龙这番话告诉了众人，都说不要殷龙作主，大家同心合力。偏要做出一番烈烈轰轰出色惊人的事来。偏要将饷银劫下，作为赈济。大家摊派。合该有事，这二千多户听了这话，便一口同音，竟没有一人不肯。分成各路探听，只等饷银经过，即便动手。

再说关太、计全，奉了施公之命，押运粮饷。在路行程不止一日。这日到了德州。那殷家堡内顽民早知道了，于是各带兵刃，共有五六百名，暗藏在西山岭下。关太、计全押十几辆大车，正望前行，看看到了西山岭下。只听一声嘈嘈，山岭下跑出五六百人。个个手执兵器，齐声说道：“我等皆是殷家堡良民，因遇水灾，总漕施大人不曾到我们这里放赈，我们现在没有得吃。田禾产业，俱被大水冲尽。我们奉了堡长殷龙之命，闻知总漕运解粮饷到此。特地叫我们前来，将这饷银借下。好让我们分派些，去买食物度命。”说着蜂拥上来。关太、计全看这光景，飞马上前，横刀拦住。那些顽民，那里肯退。只顾抢着车辆，推了就跑。关太、计全分头击杀，那些顽民围绕不走。更以兵刃交加，不分轻重，乱杀一阵。关太、计全看看抵敌不住，正要逃走。想回淮安，再行领兵前来问罪。那知那些顽民，围绕得如铁桶一般，冲突不出。关太杀得火起，大喝一声，手举倭刀，砍伤了两个。正要冲出，忽然马失前蹄，将关太跌落在地。那顽民见关太从马上跌下。大家一齐上前，举起兵刃，只是乱砍。关太赶着爬起来，手执倭刀，复砍死两个。自己的大腿、背膊上面，却也着了两三刀，幸亏不在致命处。计全也被人围住，虽是乱冲乱杀，终久不得出来，正在着急，忽听一声嘈嚷道：“饷银已尽推回去了，我们走罢！”那些顽民一哄而散。

关太、计全，不敢追赶，奔回淮安。到了衙门。随即去见施公，将上项话说了一遍。施公大惊，立即调齐本标亲兵五营，着黄天霸率同各员弁，星夜驰走。郝素玉因关太身受重伤，一来要去看视，二来要去报仇；张桂兰恐怕黄天霸性暴有失，也要同去。施公俱皆应允，即日督兵起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二一回 国法难容兴师问罪 天良不昧遣书通情

话说殷家堡顽民，假称殷龙之命，将关太、计全所解饷银劫去。关太受伤，计全赶回淮安，请兵问罪。当时施公命黄天霸统领漕标亲兵五营，二千五百人。着李昆为先锋，李七侯、何路通为左右翼。计全为行军参赞，贺人杰、金大力为随营将佐。关太现在身受重伤，一俟金疮痊愈，即着关太为副统兵官。施公派委已毕。当下郝素玉因关太受伤，要去看视；张桂兰也要随同黄天霸前去，剿灭奸民。一齐去禀施公，情愿随营效力。施公也就应允，随即分兵动身。黄天霸等人，亦即带兵丁，陆续前进。

再说殷龙访知五团十六保诸人，齐集堡内。大众假自己的名字，在西山岭下，已将饷银抢下。并伤了解饷官一员，打散护解亲兵等人，知道这个乱子闹大了。当即着人传知五团十六保，来庄议事。那五团十六保头领，闻殷龙传他们议拿，也就齐集一处，大家议道：“堡总传我们进去，一定是为抢饷银一事。我们既做了下来，万不可虎头蛇尾。所有银子，大家不许稍动一点儿，就是堡总问起，我们也是这种说法。”殷龙一见他们齐来，便大怒骂道：“尔等做的好事，胆敢聚众去劫饷银。不日大兵下来，尔等如何处置？”五团十六保一齐说道：“我们这堡内也有二千多户，一家出一个，也有二千多人。便齐心与他打仗，有什么要紧呢？”殷龙听了，更加大怒，即叫庄丁，将他们个个缚了起来，听

候送官，尽依法惩办。那五团十六保诸人，听了这话，不由得庄丁动手，一个个提起两条腿，飞跑个干净。把个殷龙只急得怒发冲冠。咬牙切齿大骂不止。当有殷猛上前说道：“父亲不必如此发怒，依孩儿的主意，不若先写一封书信，将此中曲直辩明：并非父亲使令。他们假词，作此不法之事。等官兵到了，将此书送去，愿将饷银送还。他若答应，我便前去谢罪，并送还饷银；若不答应，只好让他来打。我们却不可与他对敌，只宜固守土围，不使他打破，以免玉石不分之惨。万一与他交手，切切不可伤他一人。一面我们将土围上面，多设樁木炮石，多派人看守。即使官兵前来攻打，只可将炮石放下，不许他前进。一来使他知我等实非有意，不过因求和未允，不得不自顾身家；二来也使他知道我等的利害。可有一件，他的饷银，却不能丝毫动用，必须知照五团十六保，说就此事。既已闹得如此，我们亦不得不出头。叫他们将饷银一起抬到我处，以便将来充用。还要叫那二千多户，等官兵到来，那时或守或战，都要听我的号令。不知父亲意下如何？”殷龙听了点头道：“吾儿之言，甚合吾意。”

当夜殷龙便传知五团十六保，便告明此话，叫他们传知各户，一齐预备。五团十六保听了这话，个个喜不自胜，一面将饷银抬送到殷龙家内，一面传知各户，赶紧预备抵敌。二千多户，也是家家情愿归殷龙约束。殷龙又连夜将土围上面，添设樁木炮石，护庄河内又钉下排钉，浮桥又重新修造坚固，各路要隘村口又设下木栅，上下皆密钉排钉。每一处又添派多人，暗藏弓箭，以备自守，诸事已毕。又写了一封书信，专等官兵到来，遣人投递，暂且不表。

再说李昆带领五百人马，一路上风驰电掣，直望殷家堡而

来。路经小角镇，便至关太寓处，即说明一切。此时关太伤痕已好了一半，听见施公发了兵来，又命他为副统兵官，心中颇为得意。当下李昆稍谈了片刻，李昆即辞别关太，仍然赶紧前行。此时沿途人民，皆晓得殷家堡劫去饷银，施大人发兵剿灭，个个无不惧怕。这日李昆所带兵卒，已在西山扎驻，正坐在帐中思想，明日攻打的计策。忽见兵卒推推拥拥，拿进一个人来，喝令他跪下。望着李昆说道：“小的等拿住殷家堡一个奸细，请令定夺。”李昆道：“将那人推到帐下来。”那人便跪下说道：“大老爷在上，小民并非奸细，实因奉我家庄主的令，前来下书的。今有书在此，大老爷一看，便知端的。”李昆接在手中，拆开细看，但见上面写着道。

“殷家堡堡总殷龙，谨致书于黄大总戎麾下：前者，因堡内偶遇水灾，伤及田禾房屋。本地方官未及具报。堡内村民，已自愤愤；嗣闻总漕施公开仓发粟，村民等又自窃喜，以为可得博施之惠，无不引颈而待。追未沾恩泽，村民又聚众前来声称：闻在漕总应解饷银，行将经过，拟往截留，作为赈款。某以国法难容，晓谕人众，并且痛加责备。詎^①料因此衔恨，异口同声，皆以某趋附官长，不顾乡梓。暗地聚集堡内二千多户人民。不与某知，胆敢假某之名，肆行劫掠国帑。事后觉察，已无可及。似此目无法纪，实属罪不可逃！某亦知罪有攸归。事前既不能严密防闲，临时又未及驰往保护。以致变生仓卒。今大兵所指，虽将堡内人民，杀灭殆尽，亦不为无辜。第念愚民无知，良莠不一，倘尽加屠戮，实足伤上天好生之心。所有国帑，丝毫未散，似与擅自动

① 詎(jù, 音巨)——岂，表示反问。

用者，略有区别。且该村民等，并非敢效强寇所为，实迫于饥寒所致。某等敢冒死待罪，请为村民等乞命！倘蒙法外施仁，不加剿灭，某谨以国帑如数呈缴；并缚呈首犯，请申国法，不胜待命之至。某昧死谨上。”

李昆看毕大怒，将原书撕得粉碎，赶出来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二二回 赛仁贵独挡护庄河 李公然一打殷家堡

说话李昆将殷龙书信，看罢大怒。向来人喝道：“好刁猾死囚他在先作那无法的事，现在知道大兵来到，要洗灭他的村庄，他便避重就轻。他不知道这样大的事，人人皆知。在他境内，岂有毫不知觉，他为堡总，他不答应，那个敢为？”喝令乱棒打出。那人抱头鼠窜，赶奔回庄，将以上的话，与殷龙说了一遍。殷龙便叫他退下，随与殷猛商议道：“似此如之奈何？”殷猛道：“好在我们已有准备，等他来攻打便了！”殷龙亦无可奈何，只得传令各处，严加防守，布置得十分周密，不表。

再说李昆自将殷龙的下书人乱棒打出，便欲率兵攻打，后来一想：“各兵丁远行困乏，让他们休息一日，明日再行出兵。好在一个殷家堡，还怕他跑了不成？”因此，当日并未出阵，却派了几名兵丁，往殷家堡去探听路径消息，以便进出。几个兵丁访了一日，回来禀道：“小的们奉令探访，现已探得真切。西山堡是殷家堡内二千多户总口；东西两庄口是殷龙庄上的分路。东庄口却是临河，非船不能进去；西庄口又是临山，有一条小路可通，只能容一人行走。护庄河是殷龙庄上的防御，四面皆有土围。现在已一律预备坚守；东西两庄口，添了木栅；西山嘴设了樗木滚石；护庄河一带土围上面，也有樗木滚石、鹿角灰瓶之类，预备得甚为坚固。”李昆听罢，飭令退下。次日，李昆即吩咐各兵丁，

饱餐战饭，预备出阵。李昆戎服，手执烂银枪，腰佩宝剑，坐下快马。一声炮响，率了五百名兵卒，杀奔殷家堡而来。真是杀气腾腾，威风凛凛。

看官，要知道此回打殷家堡，非同往日。皆是步战，或是夜间穿夜行衣，暗到人家将人捉住那种打法。此次因殷家堡抢劫国粮，题目极其重大，所以前来剿灭，也要冠冕堂皇，施公即派黄天霸为统帅，关小西为副帅。李昆为先锋。是师出有名，欲申天讨。所以李昆今日出阵，便不能如从前短衣束扎，手提朴刀，身藏暗器，不脱他本来面目，必要得戎装戎服，骑马端枪，才合先锋的身分。一路下来，不必说黄天霸等人是戎装戎服，就是张桂兰、郝素玉二人，也是女将的装束。只有一个金大力，不善骑马，还是步行，趁此交代明白。

却说李昆带领五百兵丁，到了护庄河，排开阵势。李昆首先出马，喝令土围子庄丁：“叫殷龙死囚出来打话！”庄丁答应。即刻有殷勇站立土围，高声说道：“那位将军呼唤？有何吩咐？”李昆一看，不是殷龙，便是个少年，约有二十多岁，生得仪表堂堂，颇为不俗，手执方天画戟，也是戎装戎服。因喝道：“你何人？敢来答应？快叫殷龙那老逆贼早早出来受缚，免得你家堡内玉石俱焚。倘若不然，指日大兵到来，生灵涂炭，悔之晚矣！”殷勇答道：“某乃殷龙次子殷勇便是！将军尊姓大名？”李昆道：“咱乃漕总老爷标下实授千总，现为黄副将麾下先锋，姓李名昆是也！”殷勇笑道：“原来昨日所上的书，是送差了。本来送与黄统帅，送书人误送在将军那里，所以将军见怒。今将军既已到此，殷某尚有一言，乞将军俯纳！昨日所上之书，本非怙恶。无奈将军不容，反说殷某父亲狡猾，希图避重就轻。却原不能怪将军见

疑。但是我父亲有不能亲自请罪者三：我父亲去请罪，万一将军不容，就此接了国法我父之冤，如何可白？一也；合堡二千多户，天良不昧，密伺我父，待令出国，亦恐我父因事不关己，反遭执缚问罪，二也；我父亲既上书求赦，允将饷银、首犯交出。倘蒙大人俯允，我父亲便自押解麾下，肉袒负荆，谨谢失察之罪。将军既免得厮杀，念我父亦可辨其冤屈，三也。有此三件，所以才上书通诚。不料将军不容，某等亦无可如何，只好听之而已！”

李昆大怒，遂拍马挺枪直杀过来。殷勇也即出了土围，上马出迎。各庄丁跟随有后，也是手执器械，摆开阵势。李昆一枪刺到，殷勇赶着架开，二马过门。李昆拨转马头，顺手一枪，从殷勇背后刺到。殷勇即将画戟在枪上一拨，李昆觉得震手。暗道：“好大臂力！”急抽回枪来，复一枪杆，认定殷勇当头打下。殷勇往上一迎，说道：“将军且稍息雷霆，某已让了一枪，切勿谓某甘心相让。”李昆那里肯听，急将枪杆收回，复一枪，对准殷勇胸前刺去。殷勇暗道：“好个不知进退的东西，他倚仗官势，欺压殷某，若不放点本领与他看看，他不知我的厉害。”想罢，即将画戟掀开李昆的枪，大声喝道：“将军休得十分相逼！殷某也不是懦弱之辈。不过村中顽民，自知闹出事来，某等不无微罪，所以不便与将军较量。若将军十分相逼，可莫怪殷某，眼中认得将军，这画戟认不得将军了！”李昆大怒，也大声喝道：“好大胆的匹夫！你敢抗敌大军。老爷若不将你捉住，碎尸万段，也不算堂堂的先锋。”说着又是一枪刺来。殷勇此时真是兴起，将手中画戟一摆，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四面杀来。把个李昆杀得不必说不能取胜，真个是连一枪都不能还他，看看抵敌不住。殷勇也就虚晃一戟，说声：“将军请自回营，殷某去也！明

日再比高下。”说罢，飞走入土围去了。李昆见殷勇退入土围，便喝令兵丁，用力攻打。那五百名兵丁，一声喧嚷，个个皆横冲直撞，望土围进攻。毕竟可能攻打得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二三回 双枪手巧敌关小西 一声雷吓退金大力

却说各兵丁奋勇去冲土围。走至切近，只见土围上面檣木滚石，直打下来。各兵丁不能进攻。打了半日，只是攻打不开。李昆见此情形，只得鸣金收军，退回本寨。暗自想道：“我看殷勇本领不在我之下。刚才在阵上与他交战，我已抵敌不住。若再战上八、九回合，我一定是要败的。为何他不战自退？其中必有缘故。”思来想去，毫无主意。休息一夜。

次日带了兵丁，又来攻打，殷勇却未来，李昆在马上便自辱骂，土围上毫不见怪。李昆喝令兵丁百般的辱骂，仍是不答。在土围外骂了半日，见里面闪出来一人，也是戎闭打扮，手执双枪。坐下白马，一声喝道：“来者休得无礼，咱来会你，大战一百合。”只见吊桥落下，飞马过来。李昆也不答话，见他马来得快，即将马头一领，迎面一枪，当胸刺到。殷猛说声：“来得好！”将左手枪一拨，右手枪在李昆腿上刺来，李昆赶着让过。两匹马各自过门，复兜转马头。李昆一枪从殷猛肋下刺去。殷猛便将右手枪望下一磕，左手枪急向李昆腰下刺来。李昆正欲来迎，殷猛已将左手枪收回，右手枪复向李昆左腿刺到。李昆赶着去架，殷猛枪又收回。只见他使出花枪的妙法。前后左右，共计六十四枪。把个李昆围裹得不能逃脱。杀到末了一枪，也似殷勇那样，喊了一声：“我去也！将军请自回营罢！”话犹未定，已飞过吊桥，进入土围

去了。李昆还要赶去，只见吊桥高提。李昆没法，闷闷不乐。意欲晚间飞越进去，又恐寡不敌众，无计可使。只好等大兵到来，再作计议。

却好次日黄天霸等已率领大兵行抵。当下立了寨栅，安营已毕。李昆便去参见，黄天霸即刻相见。李昆见了天霸，将连日出战情形，说了一遍。又将下书求和各节，细告天霸。当下计全说道：“照此情形，这殷家堡急切断难攻得下。他那里志在坚守，不再力战。某等必须用计破之。不然必致旷日持久，无济于事。但李五哥曾去将他堡内四面路径探听一番么。”李昆道：“已经探问清楚。”便将各处要隘及若何防守各情说了一遍。计全道：“此人用意甚深，设险防守，甚为得当。倒不可小觑于他。”此时关太疮伤已愈，一齐前来，当下在旁怒道：“计大哥何得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前者是出其不意，又寡不敌众，所以小弟被他砍伤。今者，大兵到此，小弟伤痕已好，明日出阵。若不将这殷龙捉住，以消前日之恨，誓不回营！即烦诸位兄弟明日观阵便了！”说罢，李昆回营。大家亦各去安息。次日一早，排齐队伍，直抵殷家堡护庄河前。关太戎装戎服，手提大砍刀，腰挂倭铁短刀一柄，坐下枣骝马。后面打着大纛^①旗，旗上显出斗大的“关”字。前面排立着一百校刀手，真个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关太催开坐马，扬鞭遥指着土围上面喝道：“尔等听着！咱关老爷特奉施大人将令，前来活捉殷龙问罪。尔等须早早将逆囚送出，若再迟延抗敌，咱老爷打破尔等的巢穴，必要杀个鸡犬不留。那时悔之晚矣！”话犹未完，只见土围上栅门开处，冲出一个人来。手执以

① 纛（dào，音到）——古代军队里的大旗。

枪，坐下快马，到了吊桥口。关太大怒喝道：“尔系何人？快留下名来！”那人答道：“某乃殷龙长子双枪手殷猛是也！欲取某首级，殷某在此，将军来便了！恐怕将军徒劳无益。殷某的首级未必容易取去，那时又便如何呢？”说着便飞马过来。关太举起大砍刀，连肩带背砍下。殷猛不慌不忙，将双枪架开大砍刀。二马过门，关太趁势拦腰一刀砍到。殷猛急将右手枪隔开，右手枪望关太胸前便刺。关太急将刀拨开，殷猛左手枪复又刺来。关太正欲来迎，殷猛已将枪收回。关太见收回枪，便砍一刀，认定殷猛马头砍下。殷猛把马头一领跳出圈围。随即双枪并举，一从马腹刺进；一从关太腿上刺来。幸喜只两枝枪皆在一边。关太赶将刀平摆，望下一磕。殷猛不等他来磕，已将双枪收回。关太复一刀，向殷猛左腿上砍来。殷猛又将右后枪架住，左手枪急向关太肋下刺来。关太说声：“不好！”忽将刀杆望开一拨。只听咣啷一声，拨在一旁。正欲还手，殷猛的枪又在胸前刺进。

两下里一来一往，足有三十余合。但见刀到处寒光灿灿，不离头背肩腰；枪来时冷气飕飕，逼近胸前肋下。真个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两个人杀得兴起，各逞平生之力，殷猛使出六十四路花枪妙法，关太亦使出六十四路花刀。此往彼来，两旁看的人，只见刀枪的光芒，不见一些人影，无不齐声喝彩。关太见不能取胜，正欲收兵，明日再用计来打。那知殷猛见关太武艺精强，也是极其佩服；况且他本来无心取胜，不过要显显自家本领。到此时已杀到筋疲力倦，再战下去，恐怕彼此有失，遂虚刺一枪，拨转马头。高声说道：“将军请暂回，殷某首级，明日再取罢！”说着，马已飞过，吊桥高悬。关太只得大声喊道：“你的首级权且寄在项上。等老爷明日来取便了。”遂收兵回营。

黄天霸等闻殷猛十分骁勇，便向大家议道：“似此如之奈何？”计全道：“愚兄看来，非设计暗取，断难擒获。”黄天霸道：“计将安在？”计全正欲开口，忽见金大力在旁说道：“咱有一计在此，说与你们知道，能用便用，不能用，算我没有说，如何？”天霸道：“金大哥且请说来，大家商议。”金大力道：“咱今夜扮作庄丁模样，混入他们堡内。将各处进出路径探明，再混出来。约定时刻，我再混进去。到了约定时候，我便放起火来。你们就一齐杀进，岂不省了许多事。”计全道：“计虽可行，只怕你混不进去。”大力说道：“混不进去，我又不邀功。你们也不要见过，只算没有这件事。”天霸答应。金大力到了晚间，便改扮了庄丁模样。跑到西山嘴，却好遇见一起庄丁，他便杂入里面。正欲混入进去，不料殷强打从东庄口巡查到此。看见金大力不象堡内的庄丁，便大喝一声，犹如半天里起了一声霹雳，将金大力叱退出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二四回 何路通一探护庄河 黄天霸二打殷家堡

话说金大力扮作殷家堡庄丁模样，混入堡内。欲探各处路径，以便里应外合。却好走至西山嘴，遇见一起庄丁，他便想混了进去。不料殷强打从东庄口巡查到此，看见金大力不似庄丁，便大声喝道：“来者何人？胆敢冒充庄丁，混入里面来做奸细！与我赶出！”金大力正往前进，忽听有人喝阻，那一声，便吓了一跳。再一细看：见栅门内一人，约有二十多岁。生得仪表不俗，手提双刀，站在那里，喝令庄丁赶人。那些庄丁一齐答应，好似潮水一般，涌涌的来赶。金大力见他已经看破，跑了出来，奔回大寨。

计全道：“我却另思得一计，但恐仍不能胜。意欲请何贤弟，今夜暗地从护庄河偷渡过去。转过东庄口，将那里木栅砍开。进入里面，各处放起火来。他见各处火起，必然惊疑不定，前去救火。我等便分兵往西山嘴、护庄河两处攻打。他纵有准备，东庄口也得稍分其势，我等并力猛攻。或者可以攻破土围，擒获逆贼父子。”何路通道：“小弟非不愿往，但恐他那里防备甚固。不能中我等之计，那便如何？”计全道：“某亦正虑及此，且去走一趟，见机而作。行则好极，不行可赶紧回来，再作计议。”何路通答应。

次日两边停战。待至夜间，约有二更时分，何路通换了水靠，

提了双拐，暗暗的走到护庄河边，当即下了水。才走到两步，觉得刺脚。便钻入水底，用手来摸，不摸犹可，只一摸方知河底下层层钉着梅花柱子。何路通一面拔桩，一面前进。那知愈拔愈多。越至前面，更难立定。何路通暗想：“此处系土围紧要的所在，他恐怕人偷渡过河，故而如此。莫若绕至河边，沿河边望东庄口走去。或者那里没有。就是如有，也可少拔许多。”主意想定，复走回来，顺着河边，悄悄向东庄口走去。走了一会，复想渡河，仍是如此。复又绕到河岸，再向前行。忽见前面来了两只小船，正是东庄口防护水栅的巡船。何路通在水里看得真切，赶急藏入水底，居心等那巡船来至切近，即用钩镰拐将船钩翻。那知巡船上人早已看见水内有人。一声呐喊，说道：“河底下藏有奸细了！咱们放船回去，叫他们来捉呀！”何路通也不做声。伏在水内，静观举动。不到半刻，果然来了五六只巡船，如飞而至。每船上站着四五个人，每人手内一把挠钩，全望水底下去搭。何路通看见，暗道：“不好！”赶着回头，幸而跑得快。若慢一刻，已被他挠钩搭住了。还算何路通命该不绝。倘若不遇见巡船到了，东庄口碰着挠钩，不必说一个何路通就是十个何路通也不能逃脱。

闲话休表。何路通急急的跑了回来。回至营中，说明此事。黄天霸等颇为忧闷。当即传令五更造饭，黎明出战。关太、李昆、金大力率领兵丁一千，去打西山嘴。黄天霸、计全、何路通、李七侯，统领大队，攻打护庄河。张桂兰、郝素玉、贺人杰往来接应。分拨已定，次日天明，兵分两路前去。

再说殷家堡东庄口巡船，未能将何路通捉住。回至堡内，细细禀明殷龙。当下殷龙仍命他们加意防备，就便大营内有人偷渡过来，切不可伤他性命。要捉拿活的，巡查船工人等答应下去了。

殷猛在旁说道：孩儿看官兵，这两日未曾出战，定有暗谋。不是偷渡，就是养精蓄锐。总在这一二日，必然督领全队，并力来攻。我们虽防备甚严，还须加意保守。西山嘴一处，最为紧要。可加派三弟去帮孩儿。护庄河，虽有二弟在彼，仍须嘱咐四弟前往，以厚人力。其东庄口，官兵万难过来，西庄口路狭难过，亦难飞越。父亲可与妹子往来接应，方可保全无事。”殷龙闻言，深为合意，当即派守停当。

次早天才黎明，即有护庄河看土围子的，西山嘴看守寨栅的庄丁急急跑来禀道：“现在大队官兵，已分为两路，进攻护庄河与西山嘴。离此不远，请庄主定夺。”殷龙闻言，当即率同儿女，披挂上马。各执兵刃，分往各处保护。且说殷勇、殷强二人才到护庄河，上了土围。见黄天霸等率领官兵，已将浮桥搭起，纷纷过来。殷勇见势不妙。赶着开了土围栅门，手执方天画戟，率领众庄丁，一齐冲出。庄丁奋勇直前。那些官兵正在过桥，抵挡不住，只得纷纷逃命。殷勇一面喝令庄丁，将浮桥拆毁；一面驰马端戟，驰过桥来。却好正遇黄天霸。两人通过姓名，随即交起手。黄天霸手执烂银枪，真是神出鬼没之技；殷勇那枝戟，亦不减天霸的枪法。两个约战有二十个回合，不分胜负。官兵阵上却恼了何路通，手执双拐冲出阵来助天霸。殷强在对面，也就手舞双锤，飞出阵来，敌住路通。四个人四匹马，你来我往。这一场恶战，只杀得尘头高起，日色无光。看看何路通抵敌殷强不住，却好贺人杰那支兵接应前来。他在马上，看得真切。遂大喊一声：“咱来也！”说着马已飞到，更不搭话。举起双锤，直向殷强当头落下。殷强说声：“不好！”赶着撇了路通，来抵人杰。四柄锤盘旋飞舞，直如流星赶月一般。贺人杰锤法虽精，究竟气力不足。要

败下来，此时路通又赶着上去助战。官兵阵上，李七侯又手提鹅毛钢刺，冲杀出来；计全早已飞出去助天霸。只见殷强、殷勇弟兄两个，架开枪，拨开马，隔开锤，迎住刺拐，混战在一处。毫无惧怯。自辰时战到午时，殷勇、殷强，也觉力敌不住。只见殷龙手执银枪，前来助战。殷龙的那杆枪，真如出水蛟龙，翻江搅海。黄天霸看见土围里跑出一个老者出来，料是殷龙。赶着虚刺一枪，撇开殷勇，直奔殷龙。殷龙接着又战。大家直杀到申刻，始各收兵。

再说西山嘴关太、李昆前去攻打。那里早已预备，也是接着就战。却是关太战住殷猛，李昆战那殷刚。金大力提了镔铁棍，左右横冲直撞，去冲木栅。争奈樗木炮石，望下打来，不能前进，却好张桂兰、郝素玉前来接应。见关太、李昆二人，不能取胜。也就催开坐马，直杀过来。那木栅里面殷赛花，一见官兵队里，出来两员女将。他也抖擞精神，跨下桃花马，手执绣鸾刀，飞奔出来。娇声问道：“来者二位女将军，快通下名来。待咱姑娘前来会你。”张桂兰便道：“咱乃总漕标下黄副将夫人张桂兰是也！”郝素玉也道：“咱乃总漕标下关参将夫人郝素玉便是！你何人？敢来与太太接战，快报名来，咱太太刀下不杀无名之辈。”殷赛花道：“咱乃云中雁殷赛花。”说着，举起绣鸾刀，直砍过来。张桂兰一面接住，郝素玉便一枪刺来，欲知胜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二五回 贺人杰巧计败赛花 郝素玉软锤打殷勇

话说殷赛花来战张、郝二人。张桂兰迎住赛花的绣鸾刀，郝素玉便往斜刺里一枪刺进。殷赛花赶着抽回刀来接着郝素玉，却好将素玉的枪架开，二马过来。张桂兰拨转马头，举起双刀，认定赛花砍来。赛花一面架住桂兰，一面防着素玉。此时素玉的马已转回，趁势就是一枪，照定赛花腰下刺进。赛花拨开桂兰的刀，紧来磕素玉的那枝枪，将把素玉的拨开。张桂兰的刀又当头砍下。殷赛花力敌两个，毫无畏惧。抽个空摆开绣鸾刀，向郝素玉拦腰砍去。郝素玉不及招架，说声：“不好！”赶将马一拍，跳出圈外。那马忽然前蹄一跪，郝素玉坐身不稳、向前一栽，幸而未跌下来。赶将马缰一提，那马才算立定，此时殷赛花见郝素玉马失前蹄，颇有惊慌之色，忙着喊道：“姓郝的不要害怕！咱姑娘不来伤你，你好好回营去罢！”说声未完，张桂兰的双刀又盘旋砍到。殷赛花见素玉已经退下，便放着胆，大战桂兰。两个人一往一来，足有三四十个回合，不分胜败。只听两边金声响亮，遂各自收兵。张桂兰、郝素玉、关太、李昆等人，回到大营，与黄天霸等互相陈说鏖战情形。大家忧闷不已。黄天霸道：“且歇息两日，务要拼个你死我活。若不取胜。死不回营。”郝素玉道：“我看殷家那个女儿本领也还不弱。我今日马失前蹄，若非他故意不追。险些儿送了性命。明日上阵的时候，倒要小心防备他

呢。”张桂兰也道：“我看殷赛花的刀法，不在你我之下。但不知他们还有什么绝技？”

不说张桂兰等议论殷家父子兄妹，再说殷赛花收兵回堡，父子兄妹，齐集厅上。大家称说：“黄天霸这一班人，个个武艺高强。以后上阵，我们还要小心防备，恐他暗箭伤人。”到了第三日，黄天霸等又排齐队伍，冲杀进来。此次却用了声东击西的法子。把那大队排在护庄河，却留李公然、何路通在此攻打。黄天霸等，皆暗到西山嘴去攻寨栅。殷猛、殷勇，当即出战。正遇着李昆、何路通二人。战未数合，殷猛忽然看见后队并无统帅，只有兵丁在那里，大喊乱嚷，殷猛知道有诈，即令殷勇赶去西山嘴接应，以防疏失。殷勇听说，即望何路通虚刺一戟，奔回土围，与殷龙说知明白。殷龙当即令殷勇、殷强并赛花赶紧接应，自己却接应护庄河。且说黄天霸等人，到了西山嘴。一齐攻打寨栅，但见殷刚一个督率庄丁，死守住寨栅。正在危急之际，忽见栅门开处冲出四匹马来，马上坐着四人，却是三男一女，个个手中皆执看兵器。一齐大声说道：“黄将军仿那声东击西的诡计，怎样瞒得咱父子过去？咱们劝将军，就此停了战罢！”黄天霸闻言大怒，即催开战马，直奔殷刚杀来。关小西也就舞大砍刀，奔着殷强杀来。张桂兰一声大喝，飞舞双刀，直杀过去。殷赛花赶着接住。那郝素玉也就趋势冲杀过来。早有殷勇持戟敌住。此时八匹马，八个人，混战在一处。但见刀枪并举，锤戟交加。枪挑处犹如出水蛟龙，刀砍处好似归山猛虎；一枝画戟，不亚吕氏温侯，两柄铜锤，赛过岳家小将。大战了约有二三十个回合，只是不分胜负。黄天霸心生一计，忽然把马一拍，跳出圈外。那知殷刚早已知道黄天霸诈败，要再用回马枪来挑他，却是故意去追，显显

自己本领。但见他一枪刺到，殷刚不慌不忙，将手中兵器轻轻的接住，说声：“来得好。”即将天霸的枪拨在一边，顺手就是一刀，拦腰砍来。天霸说道：“不好！”赶着用枪望开一拨，乘势一枪杆，认定背上打来。殷刚知道难让，他赶着把马头一夹，那马嘶一声，如飞的跑向前去。黄天霸那里肯舍，急急追来，却一面小心防备。忽见殷刚马失前蹄，黄天霸赶得切近。正欲一枪刺去，殷刚却把马一拍，那马突然站起。他便趁势反将大砍刀猛向天霸马头上砍来。天霸说：“不好！”赶将马头一领，偏了过去，那刀已逼近左腿。天霸复将左手一提，殷刚的刀砍了个空。又兼用力过猛，就马上一倾。黄天霸顺手一枪，殷刚躲闪不及，正中马腹，那马负痛，唿喇喇一声，飞跑去了。黄天霸犹欲追去，已是不及，只得仍回转来。到了西山嘴，只见张桂兰与殷赛花，还在那里对敌。一个双刀，一个绣鸾刀，飞舞盘旋，颇为有趣。

张桂兰正欲设计取胜。忽听贺人杰高声喊道：“婶娘且稍息一会，待侄儿前来取这丫头的首级！”殷赛花耳中听得真切，眼中看得清楚。见是一个十五岁美貌的男儿，正在凝神观看。贺人杰的两柄铜锤，已是当头落下。殷赛花吃惊不小，赶将绣鸾刀往上迎住，颇觉得有些沉重。贺人杰来得飞快，忽将两柄铜锤收回。复把左手锤一起，认定赛花面门打去。赛花急急的架开，右手的锤复又打到。由是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如雨点一般，落将下来。殷赛花左遮右隔，前避后躲，只有招架之力，并无还刀之功。直杀得香汗直淋，红云满面，看看抵敌不住。虚晃一刀，勒转马头，回身飞跑，进入寨栅里去了。虽然败了一阵，却暗暗称羨不止。贺人杰见殷赛花败入寨栅，便想冲杀过去，趁势夺了寨栅。及追到寨门下面，已见樗木滚石打下，不能前进，只得退马而回。

再说郝素玉战住殷勇，两人斗杀有二十回合。郝素玉杀到兴起，暗思不用暗器取胜，等到何时。主意想定，把马往旁边一领，背转身来，急急将软索锤取在手中。殷勇此时虽不来赶，只因那马走得甚快，已逼近郝素玉背后。殷勇正欲用戟来刺，只见郝素玉将马头一拨，兜转过来手一扬，那柄软索锤，已经打出。殷勇不曾防备，忽见一个圆球儿飞了过来。说声：“不好！”已是避让不及，赶将身子一偏，那软索锤正打中殷勇肩窝，负痛而走。殷强正与关太杀得难解难分，忽见自己兄妹已败回去了，单个不敢恋战，只得拨转马头，飞跑入寨。关太等追到寨栅，殷强已进去了。上面檣木滚石又纷纷打下来。关太只得退兵回营。却好李公然弹伤殷猛额角，何路通拐刺殷龙的马腿，俱各得胜而回。大家见面，各述战事，满心欢喜。惟有贺人杰打败了殷赛花，更是欢喜无限。欲知如何打破殷家堡，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二六回 发号令再渡护庄河 决夜战三打殷家堡

话说黄天霸等得胜而回，大家欢喜，唯有贺人杰最为喜悦。当下计全说道：“自带兵到此攻打，算是今日才胜了一阵。依某愚见，乘此锐气，今夜便去攻打。可分兵四路：何贤弟与李七侯设法偷过护庄河，到东庄口。能将水栅斩开，并力攻进更好；万一不能，可虚张声势，使彼疑心。我便同李公然贤弟，带五百名校刀手，初更时分，暗至西庄口，同攻他的西路。关贤弟合夫人，带领兵丁一千，也于二更时分，去攻打西山嘴。黄贤弟合夫人，可领兵一千，也于二更时分，去攻打土围。贺贤侄、金大哥，可往来接应。所有人马，务要人衔枚^①，马疾走。我便可乘其不备，且攻其所不料。能早日攻打开了，即将贼将拿获过来，也好早日回辕缴令。诸位贤弟，意下如何？”大家闻言，齐声称：“是！”当即传了密令：黄昏造饭，初更出兵。各带灯笼、蔑缆，衔枚疾走。等到逼近，一声号令，便将灯笼点起。猛力进攻，倘有不遵，或先已泄漏，定按军法从事。此令一出，各营兵丁，大家皆准备起来。到了初更时分，陆续进发，果然是衔枚疾走。但闻号令，不闻人马行走之声。

① 衔枚——古代军队秘密行动时，让兵士口中横衔着枚（像筷子的东西），防止说话，以免敌人发觉。

先说何路通、李七侯两人，各执兵器，渡过护庄河。沿着河边，一路进往东庄口去。约走了三里多路，远远见有巡船到来。二人便伏在水底，不敢稍动。等候来船切近，何路通便将钩镰拐，向船头上一搭，用力往下一拖。那巡船未曾提防，即被一拐拖翻过来。船上水手落水去。李七侯二人赶紧前来接住，用绳索绑了两个起来。这船上本有四个水手，因何路通等只有两人。不及全行绑缚，所以逃走了两人。何路通也不追赶，驾着原船，直望东庄口而去。看看已到，忽见迎面又来了四五只巡船。船上点了灯光，照得如同白昼。那些水手，一个个手执挠钩，望敌船杀来。原来逃走两个水手，已回去送了信，所以他们俱有了准备。何路通见敌人已有准备。遂大喝一声，驶着船飞杀过去。对面船上，也即相迎。只见兵刃齐施，挠钩并举。何路通、李七侯二人，抖擞精神，用力接杀；虽然勇猛，终是寡不敌众。杀了半会，见不能取胜，只得跳下水去。思想凿他的船底。那知才跳下去，水底下全钉着梅花桩，不必说不能施展武艺，连行走都不便，而且腿脚皆被梅花桩戳了许多处伤。二人没法，只得赶着跑转过来，按下不表。

再说计全与李公然，到了西庄口，率领兵丁，暗暗的渡过山去。果然那一条小路，只容一人行走，又在黑暗之中，看不真切。那两条路旁，皆排着荆棘。所有兵丁，个个皆戳伤腿足，不能前进。计全、李昆喝令将灯球点起，照着好行。兵丁得令，即刻将灯球点得雪亮，手执短刀，斩去荆棘。并力前进，好容易出了小路，各兵丁只得叫苦。原来前面路口，已被树木乱石塞断，不能前进。计全等没法，只得传令以后队作前队，赶紧退出。驰往西山嘴接应攻打。

再说黄天霸、关小西两路兵到了护庄河、西山嘴两处，一声号炮，灯火齐明，并力攻打。果然堡内不曾防备，那守土围的庄丁，从梦中惊醒，一面赶将柵木滚石放下，一面驰报殷龙父子。殷龙等一闻此言，立刻端了兵器，飞身上马，分头前去。先说护庄河，攻打了一阵。土围上面，柵木滚石，已是行将告尽。救应若再不到，即刻就要被官兵打开。各庄丁正在盼望，忽见殷龙、殷猛、殷勇，父子三人，飞马而来。各庄丁一见救应已到，大家精神陡长，死力固守。黄天霸等人，在外攻打甚急，看看已将攻破，冷不提防，忽见土围内冲出三匹马来。各执兵器，更不打话，直杀过来。黄天霸赶紧接住殷龙，张桂兰接住殷猛，四个人四匹马，马枪并举，往来驰杀。在那灯光之下，好不有趣。殷勇两手端戟，拦守土围，以防官兵冲突。两边正杀个难解难分之际，却好贺人杰、金大力接应兵到。贺人杰手持双锤，一马冲入，认定殷龙便打。殷龙留意，见是个小将，当即挡开天霸的枪，来接人杰的锤。贺人杰抖擞精神，只见那双锤如雨点一般纷纷打下。殷龙遮拦格架，得个空儿，还要回他一刀。殷龙虽然力猛，却不知尖刁。一老一少，杀了有三四十合，两人对敌，不分胜败。人杰暗道：“若再不趁此时取胜，更待何时？”即将金钱镖掏出，一面舞锤，一面打镖，却好打中马眼。那马嘶一声，将殷龙掀下马来。贺人杰正要去捉，已被庄丁抢入土围去了。黄天霸与殷勇正战得难分难解，忽见殷龙跌下马来，黄天霸这一欢喜，又分了一点神。手中枪略慢了一下，被殷勇的画戟，在腿上刺了一下。鲜血迸流，不敢恋战。张桂兰见丈夫中戟，恐怕殷勇赶来，急将袖箭掏出，认定殷勇打去。殷勇未及防备，也却好打中右腿。殷勇赶着把马一夹，逃入土围。官兵见已得胜，个个奋勇进攻。争奈土围上柵

木滚石复又打下，众兵丁虽然突冒矢石，终是攻打不开。直到天明，大家力乏，只得收兵。

再说关小西进攻西山嘴。那边虽未防备，却比护庄河来得弯转。因关小西的兵到来稍迟，他那里已先得信，所以不至急迫。及至关小西所带大兵到来，他已防备妥当，却不出战，合力固守。关小西、郝素玉虽然督率兵丁，奋力攻打，怎奈他樗木滚石，并弓箭一齐施放。众兵丁不能前进，攻打到四更时分，仍是攻不开来，大家也都力乏，各自席地而坐。稍息片刻，再去攻打。此时计全、李公然所带五百校刀手，已由西庄口驰回，看见关小西等皆席地而坐，上前问了情形。计全又喝令五百校刀手，上去攻打一阵。争奈矢石如雨，攻打不开。直到天明，也只得收兵回去。

不说官兵旷日持久，攻打殷家堡不表。再说殷龙、殷勇、殷猛父子三人大败而回。各受微伤，心中颇为焦闷；又悬念西山嘴，不知如何。等到天明，见殷刚、殷强、殷赛花三人回来。言明死守，未经攻破。殷龙等方始放心。又说明身受微伤情形。殷刚怒不可遏，当下说道：“孩儿明日出战，定要与他拼个你死我活。若捉他一个回来，誓不回堡！”殷勇道：“贤弟且不必发怒，那黄天霸已被愚兄刺了一戟，也可稍泄其忿了！”殷刚这才稍为息怒。午后，殷龙复与他四个儿子说道：“现在官兵已与我等誓不两立。若不赶紧设法解围，我这堡内必然难保。”设出什么法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二七回 思罢战驰信请良朋 想求和甘心许幼女

话说殷龙因久战不停，已成誓不两立之势。想：抢饷银虽非自己的主意，究竟在我境内，罪不容辞。若赶早求和，或可保全身家性命，倘再相持日久，万一战争之际，再伤了国家将弁，更加罪不容逃。且必致再调大兵，终是寡不敌众。因将这番话，与殷猛等四人商议，殷猛答道：“孩儿等亦知如此。但前次已经求和，怎奈他决意不行；此次再去相求，万一他仍然执意，却是如何呢？”殷龙道：“为父倒想了一个法子在此。我看官兵内，那员小将，武艺固是高强，人品亦颇不俗。意欲将你妹子许他为妻，藉此以为赎罪。但不知那小将可曾定亲事？若还未曾，我却有个至好的朋友，离此地不远。就在山东、江苏交界地方，朱家庄内。其人姓朱名叫光祖。先也是一个江湖上出色朋友，现在早已洗了手。曾经在施大人前献计，捉拿一枝桃，以及毛如虎，施公颇为见信。若得此人与施公说项，施公必然应允。但是朱光祖在前两个月，闻说去到淮安。但不知果曾回来？”那殷猛答道：“据孩儿看来，必然不在淮安。他若在那里，既与施公相得，又与父亲交好，岂有不从中调停之理？以此看来，定然还在家里。既然如此，孩儿便去走一遭，面请他来，好好息事。”殷龙道：“我儿前去固好。但他不认你，如何请得他来？必得要我写一封书信，与我儿带去方妥。”殷猛道：“既是这样，父亲可急速作书，孩儿即便前

往。”殷龙随即写了书信。书信上面写道：“光祖老弟台足：下多年好友相各一方，思念之情殊切饥渴。前因堡内顽梗聚众，假兄贱名，抢劫总漕北上银饷，并伤及押运官将。那现在官兵云集，声称认罪，终日攻打。合堡危在旦夕。曾经上书求和，愿将首将烟饷献出。未蒙统帅见允。兄原可绝意抗敌，亦既罪无可追。何敢再犯罪端。所幸官兵将土月来虽对敌数阵，并未伤彼一人，杀彼一卒。似此兵连结祸；诚无已时，不得已念及老弟。上既见重于施公，下亦于诸将士契合。是以驰书追子星夜趋教，务请即日惠然肯来共议一切解围之举。非足下不为也。不尽所言容面再罄。幸勿见却举家幸甚。合堡小弟殷龙顿首。殷猛藏好书信，连夜偷出土围。

走了两日，已到朱家庄。先问了庄丁，朱光祖在家与否？恰好朱光祖自从到了淮安，在施公那里，过了两个月。他又各处去看望朋友，耽搁了一个多月，不久才回庄来。殷猛便请庄丁进去通报。朱光祖听说殷龙的儿子，当即相请，各道契阔。殷猛便将书信拿了出来，递给光祖。光祖拆开，看了一遍，说道：“这是怎么说？现在贤侄那里，究竟是什么事情？可请一一说明。”殷猛便将以上各节，细说了一遍。朱光祖道：“这可不是令尊大人与贤侄等无辜遭屈么？”殷猛道：“是！叔父明鉴。因此家父饬令小侄星夜前来。务须请叔父大驾，即日前去，好解此围。不然，一旦被官兵攻打开来，不但小侄一家难保；即合庄人众，亦必生灵涂炭。务求叔父念家父的交情，与小侄一同前去，以救此难。”朱光祖道：“贤侄那里话来？今日已来不及，明日某当与贤侄同往，力解此围便了。”殷猛拜谢。一宿无话。

次日天明，即备了马匹。二人上马，追赶前去，看看已到。

朱光祖先令殷猛回堡，他便至大营，往见天霸。到了营门，通了名姓，飭令兵丁进去通报。黄天霸等人，听说朱光祖到此，只说是施公请他前来，帮助攻打，断不料是殷龙请他来说和。大家欢喜，当即相请。朱光祖进入大寨，大家相见已毕，先叙了阔别的话，又问了出战的情形。黄天霸等也将上项各节情形，及近日交战事件说了一遍。黄天霸首先说道：“难得朱老叔来帮助，这殷家堡指日可破了。”朱光祖听说大笑道：“黄老贤侄，只以为老朽前来是帮助你们诸位。老朽却有一言，请诸位贤弟、贤侄容纳。这殷龙向与老朽最为交好，也是多年弟兄。日前闻得人说，他抢了饷银，我就不甚相信。因他向来颇知礼法，必然有人诬害于他。后来又听说诸位带兵前来剿灭。近闻殷家堡被官兵昼夜攻打，危在旦夕，我故里夜赶来。为的是：殷龙果有前项事情，倒也罢了；若是被人诬害，岂不屈杀好人？今闻诸位说他已经上书求和，足见此事实非他的本意。务望诸位看老朽薄面，停战数日。让我亲会殷龙，看他那里是何光景，再行计议。”大家听说，始知朱光祖前来说和。当下计全说道：“非是小弟等不遵台命，怎奈大人差遣，何敢以私废公？既如此说，朱大哥且前往一走，咱们暂行停战三日。专候你老回复，再作商量。”朱光祖大喜，即刻辞了众人，到了殷家堡。

殷龙早已知道，一闻朱光祖前来，即率领着四个儿子，出来迎接。两人一见，俱各执手言欢，进了内厅。先令四个儿子见礼已毕，便分宾主坐下。有人献了茶。殷龙又命摆了酒。朱光祖首先说道：“老哥，你被屈了！只恨小弟在施公那里，早走了一个多月；若迟一个月不走，也不至闹到这样地步。现在既要求和，老哥是个什么主见呢？”殷龙道：“愚见前次上书求和，本来说是

献出首犯，并将饷银如数交出。后来那黄天霸未允，只得且战且守。前两日愚兄在阵上，与一个小将对敌。见那小将人品颇好，武艺亦复高强。愚兄却存了私心。因为你侄女赛花，今年已十六岁了。他平时却有个志愿，说是武艺不如他的人，他情愿一世不嫁。”前者你侄女也与那小将对打过一次，并且被那小将打败而回，他却没有什么私心。但是做老子的，不能不代他留意。今彼此兵连祸结，愚兄的意思，意欲籍此为题，将小女配与小将。就烦老弟。以前去说和，作为赎罪。但不知老弟意下如何？且不知那小将会否婚配？”朱光祖听说大喜道：“老哥！你道那小将是誰？就是贺天保的儿子。施公因他盗回印信有功，特保举他为千总。在漕标当差，住在天霸那里，今年方十五岁，本领却是高强，而且智谋甚好，却未曾婚配。如果老哥愿意将侄女匹配与他，你老哥真是得了个快婿了！此事包在小弟身上。我明日便于天霸去说。他若不敢作主。咱说不得为老哥的事，只得淮安一走。与施大人说明，不怕天霸等人不肯。我料这件事施大人一定是应允的。老哥你且放心罢！”此时酒已摆上，殷龙便请朱光祖饮酒。朱光祖又道：“我那侄女还是七八岁的时候见过二三次。后来全未见面。现在小弟要叫她出来见见老叔。不知老哥意下如何？殷龙立即叫赛花出来。相见行礼已毕。朱光祖极口称赞。当下便向赛花说道：“早晚要吃姑娘的喜酒了。”赛花两颊飞红，告辞退出。朱光祖这才入席饮酒。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二八回 朱光祖力主和议 施贤臣慨诺良缘

话说朱光祖饮酒之间，向殷龙说道：“我那侄女长得如此出落，那贺人杰又生得仪表堂堂，真是一对天生的夫妇。将来作成了这段美事，老哥应谢我什么呢？”殷龙道：“如此从此罢兵，彼此和好，将来谢仪定然加倍。”朱光祖笑道：“老哥太小量小弟了。咱等作成这件事，咱自会讨谢。不怕你这老头儿作难，也不怕我那侄女儿不肯。将来再说便了！”大家大笑。于是开怀畅饮，尽欢而散。

次日，朱光祖即辞了殷龙来到大营，与天霸说道：“你们这场恶战，两边都有些吃亏，却有一个人最讨便宜。”说着望着贺人杰道：“你且过来，我同你说话。”贺人杰走到光祖面前。光祖问道：“你今年多大了？”人杰道：“今年十五岁。”朱光祖道：“是了，你先给我磕头，我再告诉你。”人杰站在那里发怔，大家也不知所以。计全抢着说道：“朱大哥，你究竟是什么葫芦卖什么药？拿人家小孩子在这里作耍，何必呢？”朱光祖笑道：“我说出来，可是要人杰给我磕一百个头，我才依你呢！”黄天霸道：“你老只管说，如果应该磕头的，自然叫他给你老磕头。”朱光祖道：“我实告诉你，咱到殷家堡内，见了殷龙，先说了些交好事情。后来他就请我说和。我就说了他许多不是。他就发誓说：‘非是他的主意，实在被族众诬屈。我说这件事闹大了，若去求

和，就便统帅应求，还恐大人不允。他再三又求我，我只得勉强应允。后来他又叫他女儿出来见我。这一见便触起一件事来。我想人杰年纪已不小了，也可以对亲了。我见赛花模样儿又好，武艺儿又好。因此就说：‘你若要我叫他罢兵，我却有件事要你应允。你女儿今年已是十六岁了；那贺天保儿子今年十五岁。模样儿又好，武艺又出众，现在是漕标千总大老爷。若将你女儿配了人杰，这罢兵的事，包在我身上。’他听见我这话，便问：‘贺人杰可在这里？’我就说：‘你应该看见过了。’他说：‘可是那舞锤的小将？’我说：‘一些不错，就是他了。’他还说：‘惭愧。’我问他：‘为什么惭愧？难道被那小将打败了不曾？’他说：‘我岂但被那小将打败，连你侄女儿也被他打败过的，可不是惭愧么？’我问他：‘你既被他打败，想必他的本领不在你之下了。我要给侄女儿做媒，到底可允不允呢？’他听我说，真个是千愿万愿，再没有半个不字。现在已答应将女儿配匹人杰，藉此赎罪。”大家听了这一番话，才得明白。天霸道：“若论平时，应该磕头敬谢。但是现在公事未清，何敢谈及私事？虽承你老美意，恐于公事上有些违碍。不必说人杰侄儿不敢应允，就是某也不敢轻于应承。只是随后再议罢！”朱光祖道：“如此说来，贤弟是定要拚个你死我活了。”天霸道：“非是某拘执，只因大人之命，不敢违背。只得有违台命！”朱光祖道：“若恐怕大人不行，我就前去淮安与大人面讲去。诸位若可体谅，免得咱去走一趟。就请你们据我的话，写封书去禀大人，将前后情节，细细写明。请大人批示，我等便可遵行。”天霸道：“朱大哥这个话儿，最为得体。我们就据你老的口气，作书去禀大人便了。”当就写了书信，将前后各情形，一一写好，差人星夜前去。过了五六日，施公的批示回来，大家上

前观看。但见上写道：

据禀已悉。既据朱壮士力保殷龙，实非本意。委系遭诬，姑从宽恕。着令将原解饷银如数交出，并为首要犯，押送来辕，听候按律惩办。至殷赛花由朱壮士促合，匹配贺人杰为妻，殷龙亦颇情愿；男婚女嫁，古礼皆然。贺人杰即作为出力酬劳。殷赛花即作为代父赎罪，着即邀同媒的，先行择日行聘。俟贺人杰年交弱冠，再行完娶可也！其余一切应办善后事宜，仍着朱壮士会同该副将等，妥为商酌。应解饷银，仍着参将关太、守备计全。克日护送到京交纳，毋得延误！切切此批！

大家看毕，朱光祖非常得意。黄天霸也是欢喜无限。当下就命贺人杰给朱光祖磕头道谢。贺人杰只是臊皮。此时郝素玉、张桂兰，也都出来，望着贺人杰说道：“侄儿，现在有了老婆，就是大人了。可不能再有小孩儿的皮气了！”于是你一句，我一句，把他取笑，只说得贺人杰面上通红。站立不住，跑到张桂兰面前说道：“婶娘，你老可请他们不要取笑罢，怪臊皮的，咱可要急了。”张桂兰见他两只眼睛，已急得要流下泪来，又可怜又可笑。当向众人说道：“我替人杰说个情儿。等他大娶的时候，再闹新房罢！现在这小孩子，已臊得要哭了。”大家哄然大笑，方才住口不谈。此时合营俱已知道准备撤营回海州。是日营中大排筵宴，俱各尽欢痛饮。

次日，朱光祖便去殷家堡，说明各节。殷龙父子感激不已，当将银子如数缴出；又将首犯捆送到营，听候治罪。一会，又晓谕合堡人民撤防，各安本业。毋得再行借端生事。诸事已毕，殷龙又率领四子，亲到大营，肉袒谢罪。黄天霸等亦款待甚殷。就

此择了吉日，预备行聘。到了吉日，那男家黄天霸夫妇，代做主人，备了礼物，就请朱光祖为女媒，计全为男媒，贺人杰这日打扮得簇簇生新，由朱、计二人，带往殷家堡求亲。殷龙甚为欢喜，当日就出了庚帖。所有两家彩缎金银物件，皆不及备办，随后再行补送。殷龙家内这日大摆筵宴。酒至半酣，朱光祖向殷龙说道：“老哥今日是得了快婿，算是心满意足，但昔日阵上之威，而今何在？小弟却不曾看见。遥想前日那一对儿老少，在那里厮杀，煞是有趣。今日却好逢场作戏。你翁婿两上何妨再杀一场。勿要不许容情，各尽平生之力，输者罚酒三杯。”殷龙道：“酒席上比武，亦复常事。今欲如此，老弟未免作谑了。”大家通笑了一回，直吃到日落，各散席。朱光祖、计全仍带着贺人杰作谢而别。次日殷龙又亲自到营，给计全、朱光祖谢步。隔了一日，黄天霸带了贺人杰又去告辞。殷龙又备了许多礼物，前来犒师；又代黄天霸、计全、关太送行，并送各人聊尽东道之意。黄天霸、关太、计全等又去谢道：“此来彼往，非同昔日仇敌。你敬我亲，俨以大家姻戚。此固朱光祖善言之力，抑亦贺人杰天缘凑合之功。及至黄天霸撤队回营，面禀施公各节，施公亦甚喜悦。黄天霸命贺人杰给施公道了谢，诸事才算清楚。欲知贺人杰何时娶亲，以及安东县打擂台并捉拿蔡天花连环套盗御马，黄天霸巧立功，许多热闹事，下集书中再叙。

第三二九回 贺人杰奉命接慈亲 关小西无意逢强寇

前集书中说到大闹殷家堡殷龙知事不了，去请朱光祖说和，将殷赛花配贺人杰，借此赎罪。后来奉施公允准。看今先行纳聘，待贺人杰弱冠之后再行迎娶。因此，两处罢兵。关小西、计全仍押解饷银，前赴京师交兑。黄天霸等当亦撤营回淮，各守责任，这也不必细表。如今且说贺人杰自离山东，已经三载，这日忽然想起他的母亲来。在前，本有书信寄回山东，接他母亲到淮安居住。他母亲一来不曾代朝廷立过大功，他居心要人杰在人前立些功劳，将来再讨一房家小。然后再去淮安居住，故此他母亲不曾来。现在贺人杰实在思念不已。

这日便与黄天霸说道：“叔父、婶母在上，侄儿有件心事要与叔父、婶母商议！侄儿自奉了母亲之命，到此投奔叔父、婶母。承蒙不弃抚如己子。又蒙大人破格看待，赏了官职。今复蒙叔父、婶母及大人等成全，给侄儿定下这婚事。叔父、婶母的恩德，固是感谢不尽。但是母亲远在家乡，侄儿一别三年，实在思念得很。意欲回去一走，看看母亲精神如何，稍尽为子之道。请叔父给侄儿在大人前请三个月的假，不知叔父意下如何？”黄天霸道：“这是贤侄的孝思。国籍省亲，自是正理。愚叔明日当代贤侄在大人前请假便了。但有一件，你母亲远在山东，贤侄又不免思念，最好一劳永逸。贤侄此去，就将你母亲接来在此居住。贤侄既可朝

夕侍奉；况贤侄且现已定下婚事，两三年后即要完娶。一家团聚，何等不好呢？贤侄你想这话可是不是吗？”人杰道：“承叔父指教，何敢不遵。但恐母亲不肯前来，那便如何是好？”黄天霸道：“这倒不难，就说是奉大人之命，特地着你回籍迎亲，以尽子职。你母亲听了这说，他必然肯来。”人杰听了这话大喜道：“承叔父指教，明日便请叔父与大人先代请假便了。”黄天霸答应。

次日，天霸进了辕门，见着施公，便将人杰思亲，欲请三个月省亲的假回山东省亲，与施公禀明。施公当下说道：“难得小孩子不忘孝道，本部堂自应准许。但本部堂这意，母子各住一方，彼此究竟心悬两地。不若趁此就将他母亲接到此地，也不致悬念儿子。而况人杰即带本标，又不能常离职守。如此办法，倒觉一劳永逸。母子团聚，何等不好呢？天霸你看如何？”黄天霸道：“承大人格外恩典，此是极好的了。副将回去，当将大人的恩典，告诉人杰，叫他就遵大人的命，去接他母亲便了。”施公点首。

黄天霸退出，当即回衙。贺人杰迎接进去。叔侄坐下。天霸便将施公准假省亲，并着令迎养的话告诉人杰。张桂兰一闻此言，当下喜道：“既蒙大人恩典，着令贤侄回去，迎养你母亲到来，这便是好极了。贤侄一面回去，咱就一面收拾收拾后进房屋，专等你母亲到此居住，咱妯娌两个便可朝夕畅谈。”人杰道：“虽承叔父、婶母如此厚爱，不免要搅扰叔父、婶母了。只好随后等侄儿稍有寸进，再为报答罢！”张桂兰闻言大笑道：“到底是要讨老婆的人，也会说这样的客气话了。而况你叔父与你父亲，如同亲骨肉一般。便是你母亲来了，咱与你母亲也同亲姐妹一样。一家人有什么搅扰？你今日说了这话，你想可臊皮不臊皮么？咱婶子大胆喊叫你声孩子。”黄天霸听说也是大笑。只见贺人杰把个

小白脸臊得通红的，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张桂兰见了复又笑道：“咱不过说了这两句话，你就臊得这样，将来讨老婆的时节，要被人家闹起新房来，还不知要怎样害臊呢！算了罢！你且去料理整顿，明日去大人那里谢了假。并稟知回籍迎养，到各处辞了行，三日后便可动身。早去早回，好让咱与你母亲早得相见。”贺人杰这才站起来，自去料理了一日。

次日，即到漕督衙门稟谢辞别。施公又将他传进去，吩咐了许多话。叫他赶紧将他母亲接来，听候差使；又叫施安在帐房内，取了一百两银子，赏他做了盘费。贺人杰再三不肯领。施公命他收下。贺人杰却不敢再推，只得收了。又与施公重谢了恩，这才带着银子退出。回见天霸，便将施公赏银的话，告诉了一遍，天霸也自然感激。此时同衙各人，俱已知道，大家就来给他饯行。郝素玉因关小西解饷未回，不便请他筵宴，只得送了几样点菜，又买许多土产，送给他母亲。贺人杰不敢推却，只得全收了。又去各处辞了行，道了谢。黄天霸也送了一百两银子，与他作盘费；又派了四名护勇，同他前往。随后好护送他母亲到淮，诸事已毕。这日贺人杰即拜辞了黄天霸夫妇，带着护勇回奔山东，暂且按下。

再说关小西、计全等，将饷银押解赴京，交兑已毕，领了回批，即便出京，仍回淮安供职。沿途上早行暮宿，渴饮饥餐。一路直至山东交界，到处闻说这两省界内。出了一个采花大盗，闹得不成样子；便是各地方官妻妾，也有被他奸淫的，拐去的。所以自天津以至山东，无论军民人等，个个皆知，大街小巷，无不纷纷传说。即便这样严拿得紧，那强盗还是照旧行事。不但不能将他擒获，连他的那个影儿，终不曾瞧见他一面。以致日久了，

那些被害之家，反而不疑是强盗。倒反疑到妖怪身上去，或者建醮^①拿妖的，或有延僧超化的。

关太、计全沿途上得了许多见闻，心中好不纳闷。急要访拿，为民除害，却又不见形迹，不知姓名，连个风声儿都不知道。这是怎么拿法？只得赶着回淮安衙门销了差，再行与施公说明，请示办理。彼此商谈妥当，就赶速起程。这日已到了徐州草桥驿地界，关太等就在那镇上找了客店住下。到了三更将近，关太正一觉睡醒，忽见有个人影儿在窗外一闪，就如风飘落叶一般。关太一见，立刻从铺上爬起来，提着倭刀追了出去。计全此时也知道了，提了兵刃追赶出来。两人四面一看，那里有个人影？又四下寻找一回，一些影响都没有。只得仍自回房，取了火种，将灯点上。忽见桌上有封柬贴，计全拿起一看，但见上面写着：“赛罡风^②采花魁首蔡天化奉拜。”计全看毕，便低低的告诉关太说道：“那些采花案一定是这个人了。既知姓名便好办事。咱们且回去销了差，再作计议罢！”关太答应。两人复又辟了一会，已是天明。便起来，梳洗已毕。用了些早饭，算还房钱，带着亲兵赶路，向淮安进发。不一日已到，当即到施公前缴了回批。施公大喜，便令二人坐下。关、计二人就将以上各情节说了一遍。欲知如何，下回分解。

① 醮（jiào，音轿）——古代用酒祭神的礼仪。

② 罡（gāng，音刚）风——道家称极高处的风为罡风。

第三〇 施贤臣聚议访淫盗 贺人杰驰归见老母

话说关太、计全将沿途上闻说各项奸淫案件，并在草桥驿客店，遇见蔡天化留柬露名各情节，一一向施公禀明。施公闻言，大怒当下说道：“如此强人，贻害百姓。若不严行拿办，以正国法，本部堂何以对朝廷而安百姓呢？计贤弟与关贤弟，你二人沿途不免辛苦，且各回衙暂歇。”关、计二人唯唯退下，自去与黄天霸等说知，不必细表。

且说这蔡天化，系关东人氏，今年才交二十五岁。是飞来禅师的首徒，却是一身好武艺。不但刀枪剑戟，件件精通，飞檐走壁，般般熟悉；他更有一个绝技，善运神功，任你刀枪利害，皆不能在他身上动入分毫。那飞来禅师是极爱他的，后来因天化仗着武艺高强，又喜一色字，师父就将他赶出了门。他见师父将自己赶出，却正中心怀。便往来于天津、直隶、山东各处，专以盗劫财物、奸淫妇女为事。他有一种闷香，叫做鸡鸣断魂香，只要将那闷香烧起，总要到鸡鸣时候，女子才会醒来。及至自己知道，却又不知被谁人污辱。为此有含羞自尽的，不一而足。虽经各地方官悬赏缉获，无如他来无影去无形。又无一定的下落，故此拿他不住。这日因各处拿他得紧，又打听关小西等，是施公面前得用的人。走此经过，沿途上不免听人传说，料定他们要在施公面前禀告的。又因施公向来专与他们为难，江湖上朋友，绿林中豪

客，不知被他拿办了多少。因此要显显自己本领，露出姓名，偏激他派人拿捉。蔡天化存了这个心，所以才在草桥驿留了柬帖，通了姓名。使关小西、计全知道，回去向施公说知，好使施公差人擒捉。这便是蔡天化始末缘由。

且说关小西自见过施公，退出衙门，便去黄天霸那里见着褚标、天霸，说明各节。并将施公传知各人聚议的话头，又告诉一遍。次日天霸等，皆齐集辕门，见施公请安毕，站立一旁。施公便命大家坐下。因说道：“昨日关参将、计守备解饷回来，说及由天津至山东一带，近有采花大盗。专门奸淫绅商士庶人家妇女，被厚之家不可胜数。閻閻^①受害，尚复成何天日？虽经各地方官悬赏缉获。怎奈该盗行迹无定，不易擒拿。又据关参将、计守备声称，于徐州交界草桥驿地方，有人留柬帖。上写‘赛罡风采花魁首蔡天化’。本部堂之意，或者该盗不是蔡天化，却与蔡天化有仇。借此挟嫌诬害，亦未可料。诸位贤弟英雄以为然否？”当下褚标即应声说道：“大人的明鉴。在老民之意：那采花大盗一定是这留柬露名的蔡天化无疑。”施公道：“据老英雄所料自是不错，但是他犯法露名，却是何故呢？”褚标道：“大人有所不知，大凡有武艺的人，无论英雄好汉，以及江湖上朋友，除非不闹出事来。若是已闹出大事，总不肯缩头缩尾，嫁祸于人。就是这个蔡天化，明知所犯之事，于国法难容，他却仗着武艺高强。又因该处各地方官拿他不住，他便目空一切起来。他料定此事，终久要被人人知道，差人访捉他，却偏要显自己武艺高强。却值关参将等解饷回来，打从那道经过，他便留那么个柬帖，露出姓

① 閻閻（lúyán，音驴言）——古平民居住的地区，也指平民。

名，故意使关参将报知大人，由大人差人擒捉于他。偏叫人拿他不住，那才显他本领，显然如此。这天化既有此举，在老民看来，他的本领，恐亦不在我辈之下。只怕此人现已到了淮安，不过我等大家认不得他便了！老民还有一说，大人贴身，还要格外防备才好！”施公道：“据老英雄所言，这蔡天化是有些难捉了。这便如何是好？总不能使他逍遥法外，扰害良民！”褚标道：“这蔡天化如此行为，怎么能容他幸逃法网？但不过不宜太急。在老民之意，最好不动声色，先将他形迹访查确实，然后合力去擒，较为妥当。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正欲开言，忽见黄天霸在旁大怒，便向褚标说道：“你老为何长他人之志气，灭了我等的威风？难道那蔡天化有三头六臂不曾？就他真有三头六臂，须放着我众兄弟不死，也要将他擒获住了，碎尸万段，给那些被厚之家申雪。照你老这样说法，慢慢的捉他，倘一日不将他捉住，民间多被一日之害；不但如此，还要给他笑我等无能。我黄天霸是不能忍的！”褚标道：“贤侄所言，急于为民除害，固是贤侄的好心，不避艰难，敢为敢作。但老朽有句话要问贤侄：你可知道他现在何处？譬如当面见之，你可认得他么？”天霸一闻此言，顿觉语塞。褚标复哈哈大笑道：“贤侄！依老朽的主意，定然是明查暗访。等有了实在消息，那时再并力合攻，不怕他插翅飞去。便是老朽也可助诸位一臂之力。”施公道：“老英雄所见正合某意。黄贤弟不必性急，就照老英雄这样办法也罢了！”褚标道：“虽然如此说，大人左右还须每夜得两人，轮班保护才好。访到那人消息，将那人捉住，大家就可庆太平宴了！”大家答应，看官，要知此一番英雄聚议，内中却没有朱光祖，因他自与殷龙解围之后，他就另有别事去了。直到后来三访铁臂哪吒万君召，那时他才出来，趁

此交代。黄天霸等由此叙议之后，就各处眼线分头，查蔡天化的消息去了。

再说贺人杰由淮安起身，在路上非止一日。这日已到家中，见着他母亲梁氏，久别相逢。本是极喜之事，更是极乐之事。那知乐极生悲，他母子二人倒反相视无言，对着面流下许多泪来。觉得这三年之中，有许多话，竟不知从那里说起，对面流了一回泪。还是贺人杰破涕为笑道：“母亲，你老人家近来身体还康健么？孩儿自那年离了母亲，去到淮安，已经三载，何日不思念你老人家？刻刻想回来走走，无奈不得脱身。”梁氏听说，就把人杰拉到怀中来，望着他笑道：“难得孩儿有志向上，显亲扬名，不必说为娘的心上欢喜，便是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也要喜欢的。”于是贺人杰就将大闹殷家堡，奉命婚配殷赛花，以及迎养的话说了一遍。梁氏听说，好不欢喜。当下又问道：“孩儿，那殷家女子模样儿生得如何？你可不要害臊，照实说与为娘知道，好使为娘放心，为你欢喜。”人杰见问，便带羞又细说了一遍。梁氏更加欢喜，当下即命人杰将带来四名护勇安顿住下；一面料理择日动身到淮。毕竟梁氏何日起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一回 思尽孝幼子承欢 因贪心老成遭骗

话说贺人杰回家，见了母亲梁氏，将奉命迎养的话细说了一遍。梁氏见儿子做了官，前来接他，自是满心欢喜。当下就料理起来，收拾有半月光景，诸事已毕，择定日期动身。在路上行程，非止一日。这日已至淮安城外。贺人杰即着带来的护勇先进城通报。黄天霸知道，一面命人出城迎接，一面命人将房屋打扫洁净，以便盟嫂安住。不一会，梁氏已与贺人杰来到。黄天霸即与张桂兰迎接出来。梁氏下了驮轿，张桂兰先让他进去。到了内室，黄天霸先给梁氏见了礼，又命张桂兰相见。梁氏回礼已毕，张桂兰让梁氏坐下，早有丫环献上茶来。梁氏便说道：“小儿在此，一向承叔叔、婶娘照顾，提拔他成人，愚嫂实是感谢不尽。”黄天霸、张桂兰也道：“便是侄儿在此，诸多简慢，有照应不到之处，还望嫂嫂包容！”梁氏谢道：“当今之际，就是同胞叔侄尚有如同仇寇的呢！何况异姓叔侄，抚养犹如己子，教养兼全。再说照应不周，却要怎样才好？”张桂兰又谦让了一会。此时带来的物件，已纷纷搬运进来，梁氏见黄天霸在那里招呼，委实过意不去，即命人杰进去自己收拾，将所有物件安放妥当。此时日已正午，外面已开了饭，丫环进来请他二人吃饭，张桂兰就将梁氏邀了出来，彼此坐下。于是二人吃了饭，张桂兰又帮着梁氏在房内收拾了一会，他两人就在房内畅谈起来，彼此倒着实心投意

合。

梁氏忽想起一个人来，因问道：“咱曾闻你侄儿说起，此间有个褚老爷子，是怪疼你侄儿的。这褚老爷子现在这里么？”张桂兰道：“在这里。”梁氏道：“愚姐要去见他，给他行个礼，并谢谢一向关切。就请大妹着人出去通报一声，好使愚姐前去。”张桂兰答道：“愚妹倒把此事忘了，幸亏姐姐提起来。这褚老爷子可真是怪疼侄儿的，就是大人面前，也是他代侄儿说了许多话。姐姐既已到此，却是应该给他道谢；况且他前日还记念着姐姐与侄儿，不知何时可到这里的话，他老人家真是热肠古道人也！”说着就命人去外面通报。一会子家人进来回道：“褚老英雄说：挡贺太太的驾，断不敢当。如果贺太太定要出去，也可请贺太太见见，随后就好常见了。”张桂兰听说，一面拉着梁氏望外就走，一面笑道：“这个老儿真讨厌，你听见那种半推半就的话罢！”梁氏觉也好笑。说着已到外面，便与褚标行了礼，又道谢了一回，这才与张桂兰进来，一宿无话。次日，贺人杰一早到施公那里禀到，并禀明已将母亲梁氏接来。梁氏又取出许多土仪^①，分送张桂兰与褚标。又取了一份，着人送与郝素玉。接着郝素玉又过来相见。隔了一日，张桂兰又备了一席盛筵，给梁氏接风，就请郝素玉相陪。郝素玉又备了一席请梁氏，便转还张桂兰的东道。梁氏隔了一日，也备了一席，复请张、郝二人。由此你来我往，好不亲热。更兼贺人杰朝夕侍奉，曲意承欢，梁氏甚为欢喜，这也不必细表。

且说清河县境坂浦地方，多系盐俗居住。内中有两家盐俗：一个姓李名唤成仁；一个姓刁名唤祖谋。这刁、李二家，即是贴

① ①土仪——仪，礼物。土仪。作为馈赠礼物的土产品。

邻居住，虽不能称为通家之好，却也颇谈得来。李成仁居心忠厚；刁祖谋却是奸险无匹，更兼家道贫穷。这一日，刁祖谋忽然生一计，走至李家门首，喊了一声：“李家仁兄回来么？”李成仁见有人来问，他即走了出来。见是刁祖谋，便请他进去。刁祖谋道：“老哥此趟出门，一定是得法的。”李成仁道：“什么得法？不过料理些未完事罢了！”彼此就谈了一会，见已是晌午时候，李成仁留他午饭。饮酒之间，在先无非说些经纪的话。酒至半酣，刁祖谋忽然叹气说道：“小弟是苦于本短，看着一场大利，不得到手，只好让着旁人去得。”李成仁原来为人虽然忠厚，却有一层，利心太重。刁祖谋又深知他见利忘义的，故此拿这个话去诱他。那里知道李成仁听得此话，不知是计，却认以为真，因问道：“刁兄！你说什么一场大利，这话果真么？”刁祖谋道：“怎么不真？而且是千真万实的事。现在有个南京客人，贩了百十箱绸缎，到海州、徐州以上一带贩卖。不意走到海州，才知徐州以上一带，去年被了水灾，无人爱买，仅靠海州一处销售。因此那南京客贩贱价贱售。若得数百金，将这宗绸缎买下来，随后再卖出去，虽不能对本对利，五分利钱靠得住的。小弟是短于财，见着此等大利，不能到我手，你道可惜不可惜么？”李成仁道：“如兄所言，究竟要多少银子，才得将这票货买下来呢？”刁祖谋道：“大约至少也须五百两纹银。”此时刁祖谋已早料定李成仁入了圈套，因此说道：“小弟昨日已经向友人借了一百两，自己凑了一百两，打算前往海州先买他一半。后来听人说起，那南京客人虽然贱价销售，却也不肯分几起售出，须要一起售去。小弟闻得此言，虽有二百两银子，仍是毫无用处，因此就将这一百两银子，就还了那个朋友。”李成仁道：“刁兄你那一百两银子，虽已还去，如果有

人与你合本去做，这一百两银子可拿得回来么？”刁祖谋道：“拿是拿得回来，那里有人肯与我合做呢？”李成仁道：“你如果真拿得回来，我便出三百两银子，与你合做。”刁祖谋道：“此话真么？”李成仁道：“谁骗你来？”刁祖谋大喜，即刻吃完了饭，辞别而去。到了晚间，果然带了二百两银子来，当时交与李成仁道：“我们后日便可动身，约定一早下船。我先在码头上雇定船只等候，你可随后就来，愈早愈妙。”李成仁答应。刁祖谋辞去。此时李成仁的妻子王氏知道此事，却不以为然，就极意阻拦。李成仁不听。到了第三日，天将微明，就起来带了五百两银子，出门而去。不一会已至码头，刁祖谋早已在那里守候。便将李成仁邀至酒店内且饮三杯。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二回 图财害命反告诬栽 托梦申冤据情互控

话说李成仁与刁祖谋同至酒店坐下，祖谋说道：“李兄清晨到此，尚未用点心。”即招呼店小二打了一角酒来，又做了些面饼，二人就对饮起来。李成仁那里晓得刁祖谋已暗带了蒙汗药，等到酒将饮毕，刁祖谋便将蒙汗药放入酒中，又斟了一杯，与李成仁饮，说道：“饮此一杯，我们便吃些面饼。”腹中已饱。二人带了包袱，一齐出门而去。走了一会，那酒已是药性发作，李成仁便向刁祖谋道：“刁兄！我头晕得很，极不能走了，你且搀扶着我，同到船上睡罢！”刁祖谋没法，只得扶着李成仁慢慢前行。刚走到一个僻静河口，是向来无人经过的地方，那时节李成仁实在万难行动了，只觉得一阵眼花，就跌倒在地。刁祖谋看了大喜，当即赶上前来，找了一块大石头，用绳索缚在李成仁身上，复拖到河口，望河中一放。他便将所有的银子，全行收下。仍自回家。

到了午时，走到李家门首向内喊道：“李兄！为什么耽搁在家，这却是何故？”李成仁的妻子王氏听说，赶急开门出来，看见是刁祖谋来问，王氏便惊讶道：“刁伯伯！你怎么说我家大爷没有去？我家大爷天将微明，就带了包裹去了。莫非他走岔了路了？”刁祖谋道：“我约他去的码头，是直通大路的，怎么会走错呢？”王氏道：“既是直通大路不会错的，这就奇怪了。伯伯且请回去，我家大爷去是去的，到了那里，不见伯伯，他必定也要回

来，再叫他到伯伯那里去罢！”刁祖谋答应回去。到了晚间，刁祖谋又走过来问道：“李兄曾回来么？”王氏道：“便是我也在这里疑惑，不知为什么到此时，还不回来？”刁祖谋登时变了脸怒道：“我知道了，你们串通一局，谎骗我那二百两银子，叫你在家里糊混搪塞。我实告诉你，我姓刁的，也不好惹。”说罢，怒冲冲而去。王氏听了，好不着急，当下即着家僮，向各亲友家寻找，那里寻得到？王氏更加着急，整整啼哭了一夜。到了天明，刁祖谋又过来催逼。可怜王氏不知是中了计，只得央着刁祖谋：“先到各处找寻。”刁祖谋说道：“嫂嫂！我是看你女流。照你这样光景，大约是真不知道你丈夫躲藏何处。我且再限你三日，你可赶紧着人寻他。倘三日之后，再不还我银子，我一定到县里告他谋骗了。”说罢，又大怒而去。王氏听了这话，可怜急得他要寻死觅活，幸亏他家内丫环、仆妇再三相劝，只得仍请了许多人，帮着他四处找寻他丈夫的下落，一连又寻了三日，那里有个影响？刁祖谋届期又至，王氏只得仍然回答他不曾回来。刁祖谋便恶狠狠的说道：“你不要瞒混了，你丈夫是一定与你串通的了。也罢，我合该与你丈夫是有些口舌，明日我们到县里去说罢！凡事经到官，都要有个水落石出的！”说罢掉头而去。王氏听说他要到县里去告，这一吓非同小可，当即着人将自己的哥哥请来商议。他哥子原来清河县学的生员，名唤王有章，为人亦极其诚实。王有章听见妹子要被刁祖谋拉到县里告状的话，那晓得他一听此言，比王氏还要怕些，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倒是李成仁平时用的家僮，名唤王福，他还有些主意，当下说道：“大奶奶不要着急，刁祖谋如果去县里控告，大奶奶不敢上堂，奴才愿去县里。不但与他对质，还要告他将我主人藏匿，后来诬告串骗我家，就此勒令

他交出主人呢！”

王氏被王福这一句话提醒了，心中反倒疑惑起来，一人坐在房中，不觉朦胧睡去。忽见他丈夫李成仁走进房来，满身的衣服湿淋淋，如同水内拖起来一般。正欲问他如何这等模样，又见李成仁苦着脸向自己说道：“我悔不听贤妻之言，致有今日之祸。尚望贤妻结发之情，代我申雪，抚我幼子。虽在九泉，也是感激的。”说罢，忽然一阵清风，登时不见了。王氏惊醒，听了听正交三鼓，他放声大哭。这一哭，把那些家僮使女都惊醒了，全赶着进来，问是何事？王氏便将梦中所见，细说了一遍。只见家僮王福也哭着说道：“果不出奴才所料，主人一定是被刁祖谋见财起意，将主人害了。等到天明，奴才便与大奶奶前去县里控告，直告他图财害命。他若狡赖，就请县太爷勒令他交人。若交得出主人，我们情愿认诬；他若交不出主人，一定要他抵命。”王氏此时也有了主意，居心要代丈夫申冤。等到天明，王氏就带了家僮王福，一齐到了清河县堂上，一面就将那面大鼓，敲得咚咚的响，一面口中喊道：“求县太爷申冤呀！”

此时清河县陈文亮刚梳洗已毕，忽听外面有人击鼓申冤，即刻吩咐坐堂，将喊冤的人带上堂来审问。家丁答应，也就立刻出来，将差役传齐。陈知县升了堂。当有值日差将王氏带上，跪在下面。王氏磕了个头，口中说道：“求太爷申冤呀！”陈知县先将王氏打量一回，见他是个正经人家的妇人，就开口问道：“汝姓甚名谁？有何冤枉？可从实诉来。”王氏又磕了一个头，说道：“小妇人王氏。丈夫李成仁。住居坂浦，向以铺售官盐为业。只因五日前，有贴邻刁祖谋，前来小妇人家内，伙合小妇人丈夫前往海州贩卖绸缎。小妇人丈夫素来忠厚，当时就允与刁祖谋合

本，约定三日后一齐动身。到了动身这日，天将微明，小妇人的丈夫就带了银两出门而去——因刁祖谋约定丈夫愈早愈好，他在码头上先等。丈夫出门后，小妇人以为丈夫一定同刁祖谋去了。不意到了晌午时候，刁祖谋忽然回到小妇人门首喊道：‘李兄！你为何在家耽搁，到这时候还不去？把我等到这会。’小妇人听说，不觉诧异，当即告诉他，说：‘丈夫于天明时，已经带了银两寻你去，怎么说他未去？’刁祖谋又道：‘委实不曾去的。’小妇人便说道：‘既是伯伯未曾等到，我丈夫莫非走错了路不成？’刁祖谋又道：‘若说走错了路，此去码头一直通大道，断不会错的。’小妇人也就疑惑起来，复向刁祖谋说道：‘伯伯既不曾遇见我丈夫，等我丈夫回来，叫他到你家去罢！’那里知道一直等到晚上，丈夫都未回来。小妇人固自着急，遂疑惑丈夫果真昧良，将他银子骗去，藏匿不出。只得央求他宽限三日，准我将丈夫寻回，与他结理。因此小妇人就央了许多人四方找寻，那里有个影响？小妇人正在烦闷。不意昨夜三更时分，在睡梦中忽见丈夫回来，满身湿淋淋，如从水里拖起来一般，望着小妇人说道：‘悔不听你之言，致有今日之祸。’并嘱小妇人代他申雪。一梦惊醒，正交三更。因此知道丈夫被刁祖谋图财害命，特冒死前来，求县太爷申冤理枉！”陈知县听他申诉了一遍，正欲问王氏那“悔不听你之言”一句，忽见值堂的书差，送了一张状词上来。毕竟这状词内是何案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三回

刁祖谋欺心对质 李王氏上控鸣冤

话说陈知县见值堂差送上一张状词，打开一看，原来就是刁祖谋控告李成仁“因财串骗，逃匿无踪”，求饬提家属押交一案。陈知县看罢，回头问原差道：“这告状的人，可在这里么？”原差禀道：“现在外面。”陈知县道：“可将他带来，候本县审问。”原差答应下去。陈知县这才问王氏：“本县问你：你说你丈夫托梦于你，叫你给他申冤。但是你丈夫所说‘悔不听你之言’，究竟你曾对他说些什么话来？说与本县知道。”王氏道：“太爷容禀：只因那日刁祖谋到小妇人家内，与丈夫谈了一会，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小妇人因刁祖谋这人平时极其奸诈，就劝丈夫不要与他合本，就怕他一人盘剥去。小妇人丈夫却不曾听信此言。也断不料老刁图财害命，将丈夫害了。所以丈夫托梦前来向小妇人说的那句‘悔不听你之言’，就是我拦阻丈夫不要与刁祖谋合本的话。太爷的明鉴：丈夫实在死得好苦。总要求太爷申冤！”说罢，又连连磕头。陈知县听说，沉吟了一会，即命人将刁祖谋带上。只见原差禀道：“刁祖谋业已到案。”当下刁祖谋跪在下面。陈知县便开口问道：“你就叫刁祖谋么？”刁祖谋道：“小人便是。”陈知县喝道：“刁祖谋你为何图财害命，谎骗李成仁合伙，将他害死，反要诬告他见财串骗？你可从实招来！现在尸亲已经将你告发。若有虚言，定即严刑讯问。”刁祖谋又磕了一个头，向上说道：

“太爷的明鉴：小人与李成仁合伙是实，若谓图财害命，小人却不知从那里说起。况且小人先将二百银子送交与他，并未见他有银子出来，岂有图财反将银子送去的道理？若说小人将李成仁害死，究竟有何凭据？李成仁之妻素来悍泼，难保不因小人要告他丈夫见财串骗，他先将这个图财害命的大题目，在太爷前控告，太爷的明鉴，却不能被他蒙混过去。总要求太爷一来追他串骗款项；二来治他诬告之罪！不然小人不但失去银两，还要担那图财害命的罪名，那里担受得起？”

陈知县正要驳诘，只见王氏在旁哭道：“青天大人呀！小妇人的丈夫，实是被刁祖谋害死的呀！他说小妇人的丈夫串骗他的银两，小妇人的丈夫避匿不出，求太爷即着他指出小妇人丈夫避匿的处所，将小妇人丈夫交了出来。小妇人有了丈夫，情愿任诬反坐；若交不出来，还求太爷明察！”刁祖谋听说，便向王氏驳道：“你可不要在青天大人案前撒泼。你将你丈夫藏匿起来，我知道他现在何处？我如果知道，我便要求太爷签差提他来。”陈知县听了他们两造的供词，俱是有理，便又沉吟了片刻。又问王氏道：“你丈夫是何时出门的？”王氏道：“是天才微明就带了包裹出去的。”陈知县又问刁祖谋道：“你既与李成仁贴邻居住，应该约他一齐出门，为何先自前去，要在码头上等？你又为何先将银子交付与他？既是他真与你合本，尽可各带银两，俟到地头，再行交出不迟。此中显有情弊，快讲！”刁祖谋道：“太爷容禀：小人所以不与他同行者，因小人尚多俗事，要去料理；又因李成仁托小人雇船，所以小人才先走，为的是预先将船定好，李成仁一到便开，免得耽延时刻。若谓将银子先交付与他，这也是小人脚踏实地之处。因小人家贫，无人与小合本。难得李成仁答应，

若不将银子先交与他，恐他回想起来，又不与小人合本，所以小人先将银子交付，使他放心。”陈知县听了，亦似有理，一时难以决断，只得着两造取保，暂行回家，听候复讯。过了两日，陈知县便密飭心腹到外面察访。一连访了几日，竟访不出一些消息。

这日陈知县适有公干，到淮安漕督衙门，见施公面禀要事，就将这案两造供词，顺便带在身上——准备见过施公禀明公事，就将这案情供词呈上去，请施公的指示。主意已定，带了供词，即便动身。这日来到淮安，见了施公，先将原禀的要事细细禀过；正要禀告这件事情，却好施公问道：“贵县那里，近来还有什么疑难的案件？”陈知县见问，正合心怀，因即答道：“卑职正有一件案情，要求大人指示！”说着，便将刁祖谋及两造供词呈送上去。施公接过一看，首先见着刁祖谋这个名字，就有些不悦；及至看了他的状词并供词，已知大略。又将王氏状词看了一遍，随即问道：“贵县却以此案如何办法？究竟曲在谁人？”陈知县道：“卑职正因两造俱似有理，而刁祖谋似较有不实不尽之处。卑职也曾悉心访察，却毫无头绪。屡想用刑将刁祖谋审问，争奈不能指出他们的实在曲处，因此不敢滥用刑法。还求大人指示才好。”施公正欲将案中是非曲直明白，告诉陈知县，忽听大堂上一阵喊冤之声，施公即命施安出去，观看是何人喊冤。

施安答应，出来见是一个妇人，带了一个家僮，头顶状词，跪在那里听候。你道这人是谁？就是李成仁的妻子王氏。他因代丈夫申冤心急，清河县不能判断，久闻施公办了许多无头案件，他便带了王福故此连夜赶来，求施公申冤。施安将王氏状词接了过去，当即叫王氏在那里听候。王氏答应。施安将状词拿进去，

走到施公面前，在旁站定，先回了两句道：“喊冤的是个妇人，说是他丈夫被人害了，求大人申雪。”说着，就把状词呈上。施公接过，看了一遍，又递与陈知县看。道：“贵县你看这张状词，内中所说各节，本部堂看来无一字虚假，而且实在情急。若果串骗刁祖谋的银两，他断不敢到本部堂这里来告。”陈知县唯唯。施公又道：“贵县且稍坐一回，等本部堂亲自问他一遍，方知虚实。”陈知县躬身道：“是。”施公即命升堂。施安赶快出来，叫人伺候。立刻，书差人等，俱已齐集。施公升堂已毕，坐在上面，即命带王氏听审。差役一声答应，立刻将王氏带上，跪在下面。王氏便望上磕了一个头，施公留神细细将他看了一回。只见泪流满面，神色惶惶。因问道：“你丈夫究竟被何人所害？你可从实诉来，本部堂定代你申雪便了。”王氏便将以上各情，申诉了一遍。施公便命他退下，候将刁祖谋提案再行复讯。毕竟如何审问刁祖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四回

据案推详终求定讞^① 严刑审问立破奸谋

话说施公退堂，到了书房与陈知县说道：“本部堂方才审问王氏，委系情急上控，并无虚假告词。就烦贵县将刁祖谋押解来辕，听候本部堂亲自研审。”陈知县唯唯退下，也就即日回至清河。施公复将陈知县带来两造的供词，细心推详了一遍，心下暗想：“是了，这刁祖谋素来贫穷，且与李成仁贴邻居住，李成仁的家道，他必尽知光景。李成仁家道虽说饶余，却是好利心重。刁祖谋平日知其本性，欲要图他财帛，必因无由可入，所以特设此计：先以甘言诱他，知他心动，再以现银安住他的心，使他不生疑惑，然后再一网打尽。又怕被李家告发，复又托言，说他等了许久不见前去，反而倒说李成仁串骗他的银两，好站住自己脚步。不然，他与李成仁贴邻居住，何不约他同行？即使李成仁托他雇船，尽可先期把船雇定，然后与他同往，何以要先在码头等候？又谆嘱李成仁愈早愈好，其中显有情弊。且据王氏诉称，李成仁天将微明，就提了包裹出门。如此看来，一定是刁祖谋先用抛砖引玉之计，将李成仁骗入圈套，然后在码头僻静之处，趁着天将微明，无人行走，就于那里将李成仁谋害；取了银两，行送回家，再去李成仁家，假称李成仁未曾前去，这是一定无疑了。

① ①定讞（yàn，音艳）——议罪。

又据王氏诉称，李成仁托梦回家，见他满身皆湿，欲令王氏代他申冤，又说：‘悔不听你之言，致有今日之祸。’照此详察，李成仁定是为刁祖谋抛入河中，以致毙命。且待刁祖谋押解到此，本部堂再行彻底追究，就可水落石出的了！”

不说施公仔细推详，且说陈县令回衙。将刁祖谋先行寄监，准备明日亲自押解到淮安听审。次日正欲起行，忽见地保来报，昨夜三更时候，经渔人高光斗网得男尸一具，年约四十岁左右，背后绑有青石一块；系人故意绑缚，抛弃入水，因此禀报。现在高光斗已一并带到，候太爷的示！”陈知县见报，忽然心下一动，暗道：“这男尸莫非就是李成仁，因刁祖谋图财害命，将他抛入水中？且待本县前去相验毕了，再作道理。”想罢，即命地保：“预备尸场，本县亲点相验。”地保答应退下。到了午后，陈知县即带了仵作，前去芦苇港相验。不一会，到了尸场，陈知县升坐公案，即命仵作检验。旋据仵作喝报：“验得尸身委系因酒后为人绑缚，抛弃入水身死。”陈知县据报，出位周视一遍，遂命书差填明尸格。一面命地保暂行棺殓掩埋，俟招寻尸属认明，再行给领。地保遵谕。陈知县打道回衙。又将渔户高光斗带上堂来，讯问一遍，遂即交保释放。将来如要对质，再行候传。陈知县即将尸格带在身边，就于当日押解刁祖谋，前往漕督衙门听候复讯。不日已到淮安，陈知县先到督辕禀见。施公当即传见。陈知县进内参见已毕，施公命他坐下。陈知县禀道：“奉提之刁祖谋一犯，卑职已将他解到，候大人的示下。”施公道：“该犯既已解来，可即着先寄山阳县监内，候本部堂明日亲提严讯。”当令施安传话出去。自有清河县原差，将刁祖谋解往山阳县寄监，不必细表。陈知县又向施公禀道：“卑职昨日派差，押解该犯起程，忽

据芦苇港地保报称：‘该处渔户高光斗，网获男尸一具，单身有绳索绑缚，背后并缚有青石一块。’卑职闻报，当即亲往相验。并据仵作喝报，委系酒后为人故缚，抛弃入水身死。卑职复又亲视一周，与仵作所报无异。卑职的愚见：李王氏控告一案，难保非刁祖谋有意图财害命，将李成仁抛弃入水身死。李王氏所控李成仁托梦申冤，李王氏又见他满身透湿。据此看来，似觉已有先兆。不过李王氏现在此地，是否该氏之夫，无人前去相认。”施公道：“贵县将尸格填明么？”陈知县道：“尸格已经填明，现已带在身上。”施公大喜道：“既有尸格，这就易办了。”陈知县便将尸格呈上。施公看了一遍，即到传齐差役升堂，将李王氏带来复讯。

一会子，李王氏已到，跪在下面。施公问道：“李王氏，汝控刁祖谋有意图财，将你夫害死。本部堂且问你，你夫那日天明出门之时，身上所穿的是什么衣服呢？你可细细说来，本部堂可代你申冤。”李王氏磕了一个头，说道：“氏夫那日出门，身上所穿的，是玄色湖绉马褂，米色土绸袍子，蓝布套裤，玄色布鞋。”施公一面看那尸格，一点不错。因将渔户网获尸身一具，说了一遍。李王氏见说，不觉放声大哭。施公说：“李王氏你不必如此。刁祖谋现在已经提到，候本部堂明日讯问明白了，便可代你夫申冤。”陈知县已经进来。施公命传齐差役升堂，并令往山阳县监。将刁祖谋带来听审。不一会子由清河县原差将刁祖谋解到。施公即与陈知县一起升堂，刁祖谋跪在下面。施公将刁祖谋一看，见他满脸奸相，施公已知道他不是善人。便往下问道：“刁祖谋你控李成仁串骗，藏匿不出，你可将以上情节细细诉来，或本部堂好代你作主。”刁祖谋见问，即磕了一个头，便将如何合本情形申诉一遍。施公听了不觉勃然大怒。即将惊堂一拍喝道：“好大

胆的奸刁，在本部堂面前还敢逞你的奸计。你敢用那抛砖引玉的奸谋将李成仁图害。还敢反告他串骗，快快从实招来！究竟如何将李成仁害死。如再三假词搪塞，本部堂定即严刑拷问！”一面词说，一面留神看刁祖谋的神色。刁祖谋道：“小人实在与李成仁合本。先将银子交付与他，约定一起动身。小人先在码头久候。不料李成仁居心欺骗，将小人的银子骗去，藏匿不出，反串他妻子王氏诬告小人图财害命的。小人真是冤枉呀！要求青天大人明鉴。”施公听罢怒道：“该死的刁民，本部堂已察破你的隐情。你还敢强辩。本部堂且问你，为何将李成仁灌醉绑缚起来？还用青石绑在他背后，抛弃入水，将他害死？你既设此狠毒心肠，还敢在本部堂面前强辩。拖下去将他夹起，再向差役吆喝一声，立即将刁祖谋拖翻在地。把他两条腿就此一夹，刁祖谋受通不过。只得一一供出。实系图财害命。用酒将李成仁灌醉，绑缚起来抛入水。施公命人录了供词，当判刁祖谋图财害命着于秋后处斩。所有李成仁纹银三百两仍令该家属缴出付还李成仁亲属，令李王氏领回。判毕退堂。陈知县也跟了进去。施公向陈知县勉励了几句话。陈知县这才告辞退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五回

蔡天化二次露真名 老褚标一议捉强寇

话说施公申明刁祖谋图财害命一案，退堂以后，正欲宽衣。忽见王殿臣进来禀道：“千总奉谕寻访蔡天化，现在该贼已有了下落。请大人示下，传知黄副将等，一齐前去并力捉拿。”施公听了，好生欢喜。当时传知各人，赶紧随同王殿臣前去捉拿。

你道王殿臣如何知道蔡天化的下落呢？原来蔡天化自那日草桥驿留柬露名之后，本来就要暗地跟随关小西、计全来到淮安。只因他闻说徐州一处美貌妇女甚多，耽搁了好些日期。这日蔡天化在一个酒楼上饮酒。那酒楼名唤做：“一醉楼”，要算得淮城里第一座酒馆。蔡天化就在那里独自小饮。忽见楼下走上一人，仿佛差官打扮。那酒堂的小二一见，立刻立在一旁，垂着手喊了一声：“王老爷。”那人上得楼来，就在里面一间房内坐下。那店小二也就跟着进去招呼，且是应酬不迭。蔡天化见了，就有些疑惑，当时并未开口。停了一会，店小二到了蔡天化面前，问蔡天化还要什么菜？蔡天化先要了两件菜。趁此就问道：“那房间里坐着的那个人，他姓什么？你为何那样应承他，却是何故？”店小二道：“你老有所不知。那人姓王，名唤殿臣。是总漕施大人衙门里一位千总。这王老爷在施大人面前颇为得用，平时却不常来饮酒。偶而来了，待我们极其宽厚的。赏我们的小钱，说不定一样比正帐还多。所以我乐得殷勤的去招呼他，是想他老人家

多赏些钱。你老不要笑话。”

蔡天化听了，也就微微笑了一笑。暗想：“原来就是施不全那里的人，咱何不趁此就叫他带个信回去，使黄天霸那个小子知道。叫他前来会咱呢！”主意已定，又自斟自饮起来。蔡天化将酒饮毕，便将店小二叫到面前问道：“咱吃了多少银子酒菜？算明白了，咱就走了。”店小二道：“连酒共菜，一共八钱三分；外加小帐是我们的。听你老人家赏给是了！”蔡天化道：“咱知道了，现在身上未曾带钱，代我权记在帐上，午后到城外天齐庙内向咱领取。”店小二闻此言，好不诧异。暗道：“这人看他不象光棍，怎么竟来吃白食？向来又不认识他，怎么叫我代他记帐？”一面暗想，一面带笑说：“你老不要见怪。我们这个铺子内，向来是不赊帐的，皆是现钱交易。而且与你老初会，你们虽叫我们到天齐庙内去讨，又不知你老姓甚名谁，这不是叫我们去白跑一趟。还请你老现惠罢！”蔡天化见说，忽将两眼一睁，一声大喝道：“好个有眼无珠的小子！你要问咱的名姓，你可站稳了。咱就唤做赛罡风采花魁首蔡天化！你若识时务的，快快给咱将帐记上。午后到天齐庙内向咱去讨，咱断不少给一文。若有半字不行，你可不要怪咱眼睛里认得你是跑堂的店小二，拳头上可认不得你了！”说着就将左手在桌角一拍，只见那张桌子角如刀削的一般，已削去一角。店小二一闻此言，知他就是蔡天化，已是吓得魂不附体；又见手这一起，他已将桌角剥了下来。更是不敢声张，只得抱头鼠窜，跑下楼去。

此时王殿臣早已听见，如在从前，也早已跳出来，与他交手了。只因蔡天化声名大了，一个人拿他不住。又因他说出住在天齐庙内，王殿臣心中暗想道：“明明是他知道我在这里，有意说

给我听，叫我前去与他交手。我若出去与他动起手来，能够胜他也还罢了；若再打败了，我这淮安城里，就不能住了。况且他既说出姓名住址，分明叫我们去捉拿，料定他绝不逃走。我不若还是不出去的好；等他走过，再回去送信，约同大家一齐到天齐庙拿捉，也觉得稳当些。”主意已定，即向壁缝内，将蔡天化认了个真切，以便一同大家前去，好认明捉拿。蔡天化将自己的姓名住址报了出去，也料走王殿臣不敢出来与他交手，他也就下楼去了。此时楼上的酒客，等蔡天化走过，就大家议论起来。有的说：“蔡天化不象做强盗的！”有的说：“蔡天化真是好武艺！”还有的说：“施大人正在那里各处访拿，他竟敢明目张胆出来，是要自寻死的！”议论纷纷，不一而足。王殿臣听了也是好笑，赶急算了帐，走下楼去，赶回衙门，报与施公得知。

施公传齐各人，连褚老听见，也就一齐进来，商议捉拿之计。当下施公说道：“方才据王殿臣来报，说是蔡天化现在此地，他已见过本人。诸位贤弟，看怎样前去捉拿？”黄天霸见问，便将如何见着蔡天化的细情，问了一遍。王殿臣也就将上项的情形说明。黄天霸不由的气望上冲，即向施公说道：“大人的明鉴。这没有什么计策。蔡天化既在天齐庙，副将等即到前去捉他便了！”褚标当即拦阻道：“黄贤侄，你不必性急。依老朽的愚见，咱们此时不必前去，还是在衙门里等候，可一面各处埋伏起来。他到夜间见咱们不去，他必然到此探试。那时出其不意，将他擒获住了，实做个以逸待劳。若此时就大家前去，反要被他笑咱们无见识。”

施公听了，也觉有理，即向黄天霸拦道：“黄贤弟，老英雄所言，甚合吾意。你等就照老英雄这样办法便了。”黄天霸实在

气忿不过，怎奈施公拦阻，不敢违拗，只得勉强答应下去。当时就议定黄天霸、关小西二人，在施公卧房内保护。计全、李昆在施公卧房外埋伏。何路通、李七侯在书房外埋伏，贺人杰、褚标在夹巷内埋伏。王殿臣、郭起凤、金大力在二堂内外埋伏。又将张桂兰、郝素玉二人传来，令他们各处巡风，帮同接应。商议已定，到了点灯时候，大家皆饱餐饮食。带了兵刃暗器，各处埋伏起来。那夜并不多点灯火，仍同平时一样，若作毫无准备之状。

大家等到二更时分，不见动静。看看又到了三更，仍是毫无影响。大家都有些着急。黄天霸正在施公卧房内，与关小西说道：“咱不懂，褚老叔专代那个蔡天化小子说话。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关小西正欲回答，忽见窗外有个黑影子一晃。黄天霸递了个暗号，立刻提着刀，将窗格推开，飞身出来。关小西不敢走开，也就打了个暗号，与各人知道。张桂兰、郝素玉二人，是早已瞧见。正欲递信与黄天霸，已见天霸飞身出来。当下三人即刻蹿上房檐。四面一看，见施公卧房上面立着一个人，手内提着单刀。黄天霸一见，便大声喝道：“蔡天化小子不要走！你认得黄天霸老爷吗？”只听蔡天化答道：“天霸你这小子不要逞强。咱老爷特来会你，与你比个高低！”天霸一听大怒。立刻飞过房檐，向着天化就是一刀。天化也不格架，将左手往天霸的刀口上一迎。只听咯噔一声，天霸的刀犹如砍在石头上一样。天霸说声：“不好！”赶将单刀抽回。才要复下一刀，向天化肋下刺去。天化的刀已向天霸胸前砍来。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六回 众英雄大战天齐庙 蔡天化小住藏春楼

话说蔡天化、黄天霸二人在房檐上交起手来。一来一往，约有十数个回合。黄天霸暗暗赞道：“怪不得褚老叔料他武艺高强，果然不出所料，如此扎手。若要捉他，倒觉有些费事。”蔡天化也暗自夸赞。

且说张桂兰见黄天霸战蔡天化不下，也就提着刀飞了过来。出其不意，认定蔡天化肋下就是一刀。蔡天化实在眼快，说声：“来得好刀！”这一刀就望下面一磕，复一转刀背。将张桂兰那把刀掀在一旁，趁势就一刀，向张桂兰胸前刺到。张桂兰望后一缩，一转跳到蔡天化左边。蔡天化正欲掉转身躯来战桂兰，天霸已早又一刀，向天化肩背砍到。天化也不躲让，一面用肩背向刀一迎，一面执定利刃，向张桂兰便刺。黄天霸见他不避刀枪，心中好生着急。正欲拿暗器伤他，只见蔡天化说声：“不好！”已飞下房檐。你道这是为何？原来贺人杰在对面屋上，见天霸、桂兰二人战他不住，便暗暗取出金钱镖打来。以为这一镖打去，必然将蔡天化二目打瞎了，好让黄天霸趁势擒拿。那知蔡天化实在眼快，才将黄天霸、张桂兰两把刀分开左右。瞥眼见对面屋上有人将手一扬，向他双目打来。他早知道是暗器，如果要让，是万让不去。只得说声：“不好！”将头一低，一个箭步，跳下屋去。

黄天霸一见他飞下房檐，也就取出金镖，认定蔡天化腿上打

去。张桂兰也就飞出袖箭，向他脑后射来。那知蔡天化练的本领，不必说金镖、袖箭。任你什么暗器，要想在他身上，都不能伤他。只有两处照门是他的要害：那两眼、两腋，他是刻刻防护着的。所以贺人杰将金钱镖打来，他便赶紧跳了下去。蔡天化正跳落地面，只觉脑头、腿上都有两样暗器打到，他也毫不介意。却好关小西舞动折铁倭刀，从施公卧房内跳了出来。接住蔡天化便杀。黄天霸、张桂兰见两般暗器俱伤他不得，也就噗噗一齐飞将下来。却好郝素玉又舞动绣鸾刀前来助杀，贺人杰也从对面房檐上直蹿下来。五个人将蔡天化团团围住，在院落中间大杀起来。只见蔡天化抖擞精神，力战五将，毫不介意。

斗了有一个时辰，不但拿他不住，且未曾伤他分毫。此时却恼了关小西，大喝一声，舞动折铁倭刀，向蔡天化左右前后乱砍下来。蔡天化一面迎战关小西的那把刀，一面防护着自己的要害，得空还要向黄天霸等人还上一刀。就此又斗了好一会，只见关小西的那把折铁倭刀，本来锋利无比，又兼他杀上气来，将吃奶的力气，皆贯足在这把刀上。因此，一撒手，向蔡天化顶门劈下。蔡天化见这一刀甚是利害，赶将手中的刀望上一迎。不意关太的刀用力过猛，又因锋利异常。也算得削铁如泥，吹毛即断。蔡天化的刀才迎靠上去，只听咯嚓一响。又听当啷一声，天化的刀已折成两段在地。蔡天化知道此刀利害，将自己的刀折断，手无寸铁，何能厮杀？也就不敢恋战，抽个空举起双拳，先向贺人杰面门打来。虚晃了一下，贺人杰赶紧望开一让，蔡天化回手一拳。出其不意，认定黄天霸肩背上一击。黄天霸冷不提防，被中了一拳。“哎呀”一声，反倒退两步。蔡天化就趁这个空儿，已飞上房檐。大声喝道：“尔等这些小子！有胆气的，明日到天齐

庙内，与咱再比个高低。咱今去也！”说着就蹿房越屋，早已不知去向。

此时已将天亮，各人也安睡一会。次日起来，施公复聚众议道：“蔡天化如此利害，若不设法将他拿住，不但是心腹之患，而且闾阎必定受害不浅。”黄天霸道：“副将等今日准备会合全力，前往天齐庙捉拿。若不将他擒住，誓不回署。”施公道：“黄贤弟此言差矣！我料蔡天化，今日必不在天齐庙内。昨日所言，是其诈也。”褚标道：“大人虽料得不错。在老民看来，蔡天化必不逃走。他正要在此大显武艺，若就此逃去，他还恐惹人耻笑。今日正该会合全力，前往擒拿。且到那里，再行见机而作。”施公道：“既是老英雄所料如此，本部堂之意、还要请老英雄同他们一行。不知老英雄尚肯臂助否？”褚标道：“老民当得效力。”于是大家饱餐饮食。一齐带了兵刃，出了衙门，直往天齐庙而去。

不一会已至天齐庙内，大家一拥而进。蔡天化是早已预备，知道他们今日必来。一见大家进来，即便迎出，向众人说道：“咱们今日比试，你是大众齐上？还是轮流而来？”褚标听说，赶着应声说道：“咱们每人与你各斗五十合，轮流转战，尔敢应承么？”蔡天化道：“就便是一百合，却又何妨。谁先过来见个高下？”话犹未了，只见金大力手举齐眉镔铁棍跳上前来。认定蔡天化项门，就是一棍打将下来。蔡天化说一声：“来得好！”赶着将双刀望上迎住，身子向旁边一跳。趁势一个猿猴摘桃，先将左手刀向金大力面上一晃。金大力赶着用棍来迎，蔡天化已将右手的刀，向金大力腿上刺去。金大力躲闪不及，小腿上已着了一刀。李昆看得真切，大喝一声，跳了过来。手起刀落，直向蔡天化砍去。招拦隔架，战有三十余合，李昆看看抵敌不住。计全即提着刀，

上来轮换。李昆、计全二人，又勉强围战了二十余合，也是不能取胜。大家皆轮流已遍，蔡天化并未分毫受伤。天此时大家皆已急了，一齐拥上，你一刀，他一锤；你一拐，他一剑；更有许多暗器。如李昆的弹子，张桂兰的袖箭，黄天霸的金镖，郝素玉的软索锤，皆纷纷打下毫不中用。

贺人杰也就将金钱镖掏出，手一扬直向蔡天化两腿飞来。蔡天化看得真切，就趁此借机。先将头一低，让过金钱镖。复大笑一声道：“尔等这些本领，咱已全领教过了。各种暗器，咱也见过味儿了。咱可要饮酒吃饭去了，咱们再会罢！”说着两脚一蹬，由平地飞上屋檐。黄天霸等一见，也赶着一个个追了上去。蹿屋越房，赶了许多地方，终是赶他不上。忽然见蔡天化望下一跳，黄天霸也就赶了下去。登时就不知他的去向。急得黄天霸等怒目咬牙，与他誓不两立。此时，那蔡天化已不知去向。只得各处搜寻一回，终不见个形迹。大家复又会合，一齐赶回衙门，再作计议。

那里晓得黄天霸等，才到衙门见了施公，正欲回明各节。施公已拿出一张简贴，递与天霸等人观看。大家环视一遍。只见上面写着：“咱蔡天化特地前来给你送信，黄天霸等那班小子，皆被咱杀败。你可再请武艺高强的人，前去捉咱。咱限尔一年，如若捉咱不住，咱就要把你捉未了。”大家看罢，又恨又愧，好不难受，连褚标也觉惭愧起来。施公见他们俱有愧色，反用好言安慰了一会，大家才退了出去。互相议论设法捉拿天化不表。再说天化自从天齐庙别了众人，又到施公那里留了柬帖，他便缓缓行去，仍暗暗回到天齐庙内。取了些银两，带在身旁，复又出去。庙内和尚一个都不知道。天化复出了庙门，心中一想：“咱此时

往何处去呢？不若前往藏春楼取乐一回。”蔡天化如何取乐，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七回 妓女无心窝留巨盗 狗儿畏罪首告强徒

话说蔡天化要往藏春楼取乐。你道这藏春楼是何所在？原来这藏春楼是淮安城内数一数二的妓馆。馆内有十数个妓女，皆是名震一时。惟有一个金玉姑，更是超群出众。蔡天化初到淮安，他就到了那里住了两宿。这两日与施公那里两相争斗，因此未去。现在已与黄天霸等比试过了，他便来与金玉姑取乐。

等至天黑，天化便走了进来。鸨儿、龟奴见是熟客，也便笑迎出来道：“我道是谁？原来是蔡二爷。请里面坐罢！”说着就迎了进去。蔡天化走进金玉姑房内坐定，早有人送上茶来。蔡天化问道：“玉姑娘往那里去了？”当有鸨儿答道：“方才被河坊街五八老爷家接去陪酒，一会儿就回来的。你老请坐二刻，小的先去叫两个姑娘来陪着。”蔡天化道：“很好，快去叫来！”鸨儿答应，转身出来，就喊了两个进去。蔡天化一看，见那两个，一个十七八岁，一个十四五岁。虽不如金玉姑美貌，倒也不甚讨厌。只见那两个妓女走到面前，先请了个安，站立面前低声问道：“老爷贵姓？”蔡天化笑道：“咱姓蔡。”便随问那两个道：“你们唤什么名字？”十七八岁的道：“我唤小红。”那个十四五岁的也答道：“我唤小宝。”蔡天化便将小红、小宝，一手拉一个在两膝上坐下。又问小宝道：“你今年十几岁了？”小宝道：“我今年十四岁。”又问小红道：“你今年多大年岁了？”小红道：“我今年十七岁。”蔡

天化道：“你两个会唱曲子吗？”小宝道：“我是才学的，唱的不好。小红姐姐唱的绝好的京调。”蔡天化听了大喜。就叫小红去唱，小红也不推辞。就叫人取了一把胡琴过来。小红接在手中，且先拉了一会。就将胡琴上的弦子校准，然后调着腔，唱了起来。

蔡天化一面静听，一面与小宝戏谑。一会子小红唱完，蔡天化喊了一声：“好！”便问小红道：“你唱是唱的好极了，可是咱但知你唱的好，可不知你唱的是些什么？你告诉咱罢！”小红抿嘴笑了一笑道：“你老别客气罢！我知道我不会唱，还请你老包涵些儿。”蔡天化听说也笑道：“咱真不知你唱的是什么，谁骗你来？快些讲罢！”小红道：“我方才唱的是《捉放曹》。”蔡天化道：“这《捉放曹》是怎么一回事儿？你明白的说了罢！”小红道：“是曹操先被陈宫捉住，后陈宫又把他放了。就是这么一回事。”蔡天化道：“原来这就唤《捉放曹》。”

又问小宝道：“你会唱什么呢？”小宝道：“我是更不会唱的。”小红道：“他的昆腔唱的最好。你老叫他唱罢！”蔡天化听着，就逼住小宝唱昆腔。小宝推辞不过，只得央着小红吹笛，他也唱了一出《佳期》。蔡天化听了更是一句不懂了。又笑问道：“你这个把戏儿好不闷人，只管咿咧咧咧，胡闹不清。究竟唱的是些什么？”小宝道：“是唱的一出《佳期》。在唐朝有个莺莺小姐，给张公子瞧见了，那时张公子就爱上莺莺。要与他成就好事，争奈不得到手。却也好，莺莺有个丫头，唤作红娘。张公子就买嘱了红娘，给他牵马。红娘就答应张公子，把莺莺的心说动了。这日红娘就约定了张君瑞公子，在花园书房内相会。他又把莺莺约了出来，给他两人成就好事，他自己却在书房外面等着。这曲词是写红娘在此思想那张生、莺莺两人在里面的动静。后来有人编首

曲子就叫做《佳期》。”蔡天化听罢大笑道：“原来就是这样。”

正说之间，只见门帘一掀。走进了个人来笑着说道：“蔡二爷！你为什么这许多时，都不到我这里来？贵忙吗？”蔡天化见是玉姑回来，赶着撇了小宝、小红，迎上前去，一伸手将玉姑的手拉住。顺便就在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将玉姑抱入怀内。先将他的脸看了一遍，说道：“你今日的酒饮得不少了，你那春心想也要动了。”玉姑见说，两手将他推开，走了过去。在对面那张椅子上坐定。便问道：“你还没有吃饭吗？”蔡天化道：“便是咱要吃饭，也等你回来。咱们一道儿吃，才觉得有趣。”金玉姑听说，便笑着说道：“隔了有半个月才来，还要说这些米汤话，你不怕臊吗？”说着便掉转头来，向着小红、小宝谢道：“有劳二位妹妹给我陪客了。”小红、小宝答道：“一家之人，何必这样客气？”说着就站起身来向蔡天化道：“二爷请坐，我们少陪了。”小红、小宝要走，被蔡天化留住。当下就叫人摆下酒来，金玉姑、小红、小宝陪着蔡天化四人同饮，说不尽那般快乐。

不表天化饮酒取乐。且说这院内有个打杂的，唤作胡狗儿。可巧叫他到金玉姑房内上菜。他一进了房，见着蔡天化就是一怔。蔡天化却不曾留意。胡狗儿上了菜，赶着跑到领班的房内，悄悄向领班的王二说道：“二爷，咱们院内要出事了！金玉姑房内，现今接了一个强盗了。”王二一听，慌忙问道：“你这是怎么说？玉姑娘房内是个熟客，前已来过两次，还在这里住了两宿。你怎么说他是强盗？”胡狗儿道：“他不是姓蔡吗？”王二道：“他正是姓蔡。”胡狗儿道：“那更不错了！”王二道：“你怎么知道他是强盗呢？”胡狗儿道：“昨日我寻贾老爷去。才走到天齐庙门外，见那庙里拥着许多人。我便问作什么呢？就有人说道，‘施大人

派了黄副将等一千英雄，现在在庙里捉拿什么采花大盗蔡天化。’我听见这话，就挤进庙内躲在旁边偷看。但见黄天霸老爷，还有十几位老爷。两位女将，都在那里与蔡天化厮杀。斗了有两三个时辰，忽见蔡天化就平地上跳上房檐，逃走去了。黄老爷等人，也就追赶上去。我看了一会，见不曾拿住蔡天化，我就回来了。方才到金玉姑房内上菜，见着那个客人，正是采花大盗蔡天化。所以特来告诉二爷，好早些作准备。不要被施大人那里的人知道了。说我们家窝藏大盗，那些罪名是洗不清了。”

王二一听，已吓得魂不附体。忙与胡狗儿商议道：“据你这样说，你有什么好主意呢？”胡狗儿道：“在我看来，去到施大人那里赶紧报案。请他老人家派人前来捉拿。无论拿得住拿不住，我们就可没事了。”王二听说，又道：“既这么说，你就赶紧前去一趟，请他老人家那里派人来拿。”胡狗儿道：“我去是去的。但是我们家里不必惊动第二个人。也不要告诉谁，还照常关门。与平时一样。若把他惊走了，等到施大人来捉他已逃走，那时他们必然说我们买放。我们还是个不了。”王二答应。

胡狗儿便立刻出了门，一口气飞跑到漕督衙门。先到门房里，向那个值门的说道：“大爷！小的姓胡，名叫胡狗儿，是藏春楼妓馆里打杂的。特地前来有要紧的机密事跪禀大人。请你进去禀一声，还不可迟缓。”那值门的见说，又看胡狗儿那种慌张样子，忙问道：“你有什么事，你可先告诉我，好给你进去禀大人。”胡狗儿没法，只得向着值门的耳边低低说道：“蔡天化现在我们家里呢！请大人前去捉拿罢！”那值门的听说，不敢怠慢。遂立刻飞跑了进去禀明。施公一面传密令黄天霸等；一面将胡狗儿唤了进去问明一切。胡狗儿见了施公，先磕了两个头，然后细细

禀了一遍。施公大喜，即命施安取了五两银子，赏与他。等各人来到，叫他带领同行。不一刻，黄天霸等人得了这个信息，大家都一齐而至。一个个见了施公问明一切，立刻就叫胡狗儿带路，飞奔往藏春楼而来。毕竟蔡天化能否擒住，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八回

落妓院强盗误遭擒 解公堂淫徒再逃脱

话说黄天霸等跟着胡狗儿飞奔向藏春楼而来。不一刻已到，当有胡狗儿先走进去，悄悄的去告诉合院人等。并先招呼他们，切切不可声张。合院的人都已知道了，一个个敛声屏气，皆当作不晓得一样。胡狗儿复走出来，将黄天霸等人带了进去，指明所在。胡狗儿复又出来，将大门仍然关好了，自己便躲在旁边。黄天霸也就悄悄的与大家议道：“我与李五哥、李贤弟三人先上楼去。计大哥与贺贤侄可蹑足潜踪，在楼屋上面接应。褚老叔、关大哥、王大哥、郭大哥四人，可在楼下把守。难得有此机会，此番若再提不住他，我们就枉为人了。”大家答应称是。于是黄天霸、李昆、李七侯、计全、贺人杰五人就将腰带束了一束。计全、贺人杰二人，首先一个箭步，就飞上屋楼。真如风吹落叶，一些声息全无。接着黄天霸、李昆、李七侯三人，也就飞上楼屋。就着檐口用了个猿猴坠枝的架落，倒挂下来。隔着楼窗一看，见房里尚有灯光明亮。各人取出朴刀，轻轻的将楼窗拨开。三人齐下房檐，又用了个燕子穿帘式。由楼窗内穿入房去，还是轻轻的蹑足潜踪，脚踏实地。见上首桌上点着一盏灯，李昆急将熏香取了出来，就灯上点着，顺便噗一声将灯吹熄。三个人尚未动手，敛声屏气。又听了一会，只听那床上呼声如雷，又听见接连两个喷嚏。黄天霸知道 he 已受了熏香的气味，因此睡熟过去。黄天霸

等三人进来，见他一些儿也不知道。黄天霸等知道他已动弹不得，即拔出刀来跳至床前，将帐门一掀。李昆把火种一亮，只见蔡天化紧抱着金玉站并头而睡。黄天霸赶上前去，即将蔡天化两手扳开。把金玉姑向床里一推，又把一床薄被掀起半边，但见蔡天化赤条条如死的一般睡在床上。黄天霸急将单刀提起，在蔡天化腿上用足了力，连搯了四五下；只见蔡天化的两条腿乱动了几阵，并未有甚伤痕。黄天霸等见了，也觉诧异。当下那敢怠慢。李七侯便在旁边衣架上，取了一件衣服，把蔡天化的下身盖起来。即刻取了绳索，将天化翻过身来，四马倒攒蹄捆了结实。此时黄天霸等三人把他放下地，随即招呼屋上。计全、贺人杰听见，也就由楼窗内进去。李昆又将火种取出，把灯点了起来。褚标同关小西等在楼下，也知道蔡天化已擒住，便招呼了合院的上下人等起来。

藏春楼的人听见招呼，也知道蔡天化被捉住。大家也把心放了下来，一个个寻着火种，各处的灯光重复点起。这一惊动，便吓坏了许多住客。那些住客从睡梦中惊醒，听说捉住强盗。这一吓却也非同小可，只吓的他们乱抖。跪在那里，不住声的求大爷饶命呢！

且不说各住客、妓女、鸨母等乱乱纷纷。再说黄天霸等，见合院的打杂人等，俱已起来，各处的灯光，俱已点得明亮。当下即会合了大家，先将蔡天化送下楼来，一起在那里看守等至天明，再行押解回衙，听候施公发落。一面又叫院内的鸨儿取了凉水上楼去，将金玉姑胸膛上用凉水喷了，将他唤醒。鸨儿答应，立刻取水上楼，如法炮制。果然不到半刻，金玉姑已是醒来，睁开二目，不见了住客。只见院内的老鸨在那里叫唤。他便问道：

“妈妈！你在这里做什么？蔡二爷如何不见？他到哪里去了？”鸨儿见问便答道：“姑娘再不要提那个蔡二爷了！你道他是个什么人？原来是一个有名的大盗，唤作什么蔡天化。幸亏胡狗儿送信去，已被施大人那里的人捉住了。此刻放在楼下呢！我也是施大人面前那位黄老爷叫我上来。将姑娘唤醒，怕的是等到天明，还要将姑娘带去，一同审问呢！姑娘你可不要怕。如果将你带去审，你千万不要说别话；只回他个接客是有的，其余一概都不知，包管你没事的。万万不可说出胡狗儿前去报告的话来！金玉姑听了这番话，真个吓得三魂少了二魂。七魄只有一魄，不觉大哭起来。那鸨儿赶着又安慰了一回，金玉姑这才不哭了。便胡乱将衣服穿好，坐在床沿上一人叹道：“总是我的命苦，即已流落烟花，将皮肉卖钱。还要惹出这一场无辜大祸，这是从那里说起。又接了一个强盗进门。若果托菩萨保佑，念我苦命，到了施大人那里不受苦恼。仍然放我活命回来，我从此就削发为尼，死也不吃这碗饭了。”不言金玉姑自说了一回。再说那些住客及各房内的妓女。打听得知金玉姑房内接了一个强盗，现在被黄天霸等已经捉住，专等天明押解到总漕衙门审问治罪。这一起住客与妓女，才算惊魂甫定。

看看已是天明，蔡天化此时业已醒来。知道已经被人捉住，也不懊悔。便睁开二目四面一看，只见黄天霸等，皆团团的围住那看守。蔡天化看罢，望着众人大声笑道：“你等这一起小子好不惭愧！咱爷爷误被尔等捉住，终不能算尔等的功劳！”黄天霸等听说，也出口骂道：“狗强盗！任你胡作胡为，也有了今日。眼见得死在头上，还敢逞强！”蔡天化复又笑道：“这皆是爷爷贪恋烟花，偶尔大意才被尔等这一起小子捉住。不然，任尔等再用平

生之力，也不能损动咱一根毫毛。如尔等这些役用的东西说情，给咱爷爷做儿子，咱还不愿意呢！”当下褚标便向天霸说道：“咱们可以回去了！”黄天霸答应一声，立刻吩咐藏春楼的人，取了一根杠子，就将蔡天化四马攒蹄倒抬了起来。又命将藏春楼的领班王二、妓女金玉姑二人带了。便一齐押解出门，直望总漕衙门而去。回到衙门，黄天霸先进去禀报。施公得知蔡天化已经捉住，立刻升堂。先将领班王二、妓女金玉姑带上堂来审了一遍。玉姑、王二只认了个接客是实，其余一概不知情。施公早已知道，也就不再追问。即命二人跪在一旁。喝带蔡天化审问。蔡天化被抬到公案面前，仍是四马倒攒蹄那样子。他不等施公问他，便向着施公说道：“施不全！你不要问了。咱爷爷误被你手下的那一起小子捉住，你就照例问罪罢！咱也没有别样口供，就是一个采花大盗；所做的案子，咱也记不清楚。多着呢！”施公也不望下追问，就照他的话录了口供。当时就提了朱笔，判了个“斩立决”。即刻要就地正法。黄天霸等一见施公判下，个个抖擞神威。雄赳赳，气昂昂，立刻将他重新背绑。忽见蔡天化大笑一声，向众说道：“尔等小子不要追赶，咱爷爷去也！”说时迟，那时快，话犹未了，只见绑他的那根绳索，一段段堆在地上，蔡天化已飞上了牌楼。黄天霸等说声：“不好！”也就立刻追了上去。蔡天化一见，早已揭了许多乱瓦，纷纷掷将下来。黄天霸等反被打伤了两个，不能近前。瞥眼间已不见蔡天化的踪迹。毕竟如何再拿，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三九回

老褚标两议捉强徒 蔡天化一心访名妓

话说蔡天化武艺高强，在公堂以上挣断捆绑绳索，复行又逃脱。当由黄天霸等奋勇追赶，已经不知去向。仍旧在逃未获。黄天霸等只得依然回到衙门，在施公前请罪。施公道：“诸位贤弟不必介意。蔡天化当堂逃脱，诸位不可稍懈，竭力购线擒拿就是。”黄天霸等齐道：“副将等仰蒙大人宽宥，不加疏忽之罪。副将等虽赴汤蹈火，终要将蔡天化复行捉住。但不知该盗今日逃走，又向何处藏身？须得暗地缉访。得有消息，才可合力去捉。此非急切之事，还求大人宽限才好。”施公道：“诸位贤弟，但须各处购线。加意擒拿，不必定限日期，只要将他捉住了就是。”黄天霸等道：“以副将的愚见，拟求大人飭令闭城三日。并通飭各客店、妓馆、酒楼，以及庵观、寺院，一律知悉：遇有面生可疑之人，前去游玩、沽饮、投宿等情，赶紧前来禀报。仍责令各地方地保认真访察；并通飭邻境各府州县营汛。一体悬赏，设法擒拿，或者易于为力。”施公听罢，也就答应、一面飞飭各城门暂闭城三日；一面悬示晓谕合城居民，关闭城门。系为搜擒在逃巨盗蔡天化，以安众心。并飞飭邻境各府州县营汛一体协拿。黄天霸等即刻就退出衙门，先在城内分头查访一遍。到了晚间，各人又暗地在酒楼、妓馆、庵观、寺院，加意访查。一连访了三日，毫无形迹。只得据情禀告施公，再行购线。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蔡天化由公堂脱越之后，当时因手无寸铁，又兼身无衣服，便在一个僻静所在藏躲起来。到了天黑，打算仍暗地回到天齐庙中，去取他的衣服。及至走到城下，见城门已经关闭，他便越城墙而去。悄悄的到了天齐庙，换了衣服，取了银两。又将兵刃藏好，挨到天明，也就向别处去了，暂且按下。

再说黄天霸等，虽各处购线缉访，仍然毫无消息。这日，褚标便与施公议道：“蔡天化缉访无着，不知他现在何处？在老民的愚见，思得一法，可以赚他前来。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道：“老英雄既有妙策，也可大家商量而行。”褚标道：“蔡天化来去无踪，又不知他窝藏何处，老民意在邻境摆一擂台；就借大人之名，欲招众天下英雄。明为国家储财，实为蔡天化逃逸无踪，合力用心，设法捉拿。蔡天化是个自恃才能的人。一听了此言，居心要在大众前显个武艺。必定前来打擂，那时再合全力捉他，或者可以捉住他。况擂台一开，天下有武艺的英雄，也就闻风而至，因此得两个出众的武艺出众人帮助，也说不定。”施公听了此话，虽未一定答应，也觉有些道理。当下便说道：“老英雄所言，虽甚有理，本部堂且再商量是否能行，便请老英雄作为台主。”褚标听说，觉得有些不大愿意，也只得说道：“大人且商量定了，再定行止也好。”说罢退出。

过了两日，施安送进一角公文。施公打开一看，是淮安府转据东安县详称：该县义勇村武举曹德彪请设擂台，欲招取天下英雄，给他的女儿曹月娥择婿。稟请东安县。东安县不敢自擅，所以详明施公。施公将这件公文看罢，当下就将褚标、黄天霸等传到书房，与大家说明此事。黄天霸道：“大人的意下如何呢？”施公道：“前承褚老英雄议设擂台，以为可以诱捉蔡天化。本部堂

明知此计甚妙，诸如建造擂台，不无耗费库款，因未及遽行照办。今既该府县详禀前来，本部院便想将计就计，批准下去，让他们自行搭盖。等到临期的时节，如果蔡天化悍不畏死，敢到该县擂台，那时再将他设法擒拿。如果曹德彪父女果真武艺出众，请他帮同捉拿。诸位贤弟及褚老英雄，以本部堂之言为如何呢？”褚标欣然说道：“大人就此批准下去，到了临期，蔡天化包管前去。那时候务要将他捉住的。”施公听说大喜。当下就将淮安府的来文批准，发了出去。褚标等人也就退出，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前往东安县打擂台，捉拿蔡天化，暂且按下。

再说蔡天化这日到了河南开封府，寻了客店住下。当有店小二前来招呼，蔡天化即叫他先打二角酒，拣两件有口味的菜来。店小二答应下去，当下拿了二角酒、四碟菜，摆在桌上。蔡天化将酒斟了一杯，端在手中喝了一口。又拣了一筷子菜吃了下去，便问店小二道：“你姓什么？”小二道：“咱姓洪名唤姓四。”蔡天化道：“你是这本地人氏吗？”洪四道：“咱就是本城的人。”蔡天化道：“咱且问你，这河南古称繁华之地，想那烟花中的所在定是不少。你可知道这里那一家有出色的好媳妇儿吗？”洪四见问，不知这媳妇子就是婊子。原来关东一带的婊子，皆叫：“媳妇子”呢！洪四便问道：“你老说媳妇子，这是怎么讲？”蔡天化道：“你不懂吗？咱告诉你。这媳妇子就是婊子的别名。咱们那里皆是叫他媳妇子的。”洪四听了，这才明白。当下答道：“你老不知道，这里人叫婊子是唤做粉头的。你老是问有什么好出色的粉头。这里粉头却也不少，皆是些家常货。只有枇杷巷柳二家，新到的一个粉头。唤做花月英，是南边人，今年才有十五六岁，生得真是美貌异常。而且唱得一口顶好的京调。咱们这里那些乡绅

老爷们，谁不与他来往？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唤他做盖河南。因此这花月英，就高抬声价起来。平时见了客，真要那客人模样儿好，钱钞儿好，方肯招待他。若有一件不到，他见了一面，第二次再也不肯出来陪他了。还要一件，若是有人要在那里住宿，除去外面的使用不算，他要三十两一夜。还要客人是个标脸；若生得丑陋些，便是三百两，他也不肯给他住宿。生得可真出色，就是那性情儿太傲些，眼眶儿太大些，瞧不起人。”

蔡天化听了暗道：“咱不管他性情儿傲，眼眶儿大。等一会儿，咱便去他那里会他一会。他果然殷勤相待，咱就使三十两银子在那里住下。也不算什么大事。他若有些儿不到，咱便黑夜里去与他宿了，他又怎奈咱何？”心下想罢，便向店小二说道：“枇杷巷离这里有多少路呢？”店小二道：“离咱们这里不远，出了门向东。走彩衣巷，过落星桥，再向南一直走。过双珠巷，再向西就是枇杷巷了。不过只有二里之地，你老要去吗？”蔡天化道：“咱正要去见识见识。”店小二道：“你老既要去，咱给你老领道儿便了。”蔡天化道：“好！等咱饮过酒，你便领咱前去。”店小二复又笑道。“咱可真发昏了，和你老讲了这半天的话，还不曾请教你老尊姓？咱可不该死吗！你老贵姓呀？从那里到此？也得见教。”蔡天化道：“咱姓蔡，由关东到天津、山东、徐州、淮安有事。现在刚从淮安到这里，做些买卖生意，寻找两个朋友。”店小二笑着走了出去。一会子蔡天化酒已吃完，便唤店小二领他去访着花月英。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四〇回

安东县德彪摆擂台 万家村光祖访良友

话说蔡天化饮酒已毕。将包裹安顿停当，即令店小二洪四，领他前往枇杷巷，访那粉头盖河南。一路行来，不到半个时辰，已至枇杷巷内。店小二洪四走到柳二家门首，正欲推门进去。忽见两扇大门上，贴着府县的封条。洪四看罢，不胜骇异，因转向蔡天化道：“你老可来得不巧，不知怎么他家门上贴了封条。想是闹出事来，被府县封了。”蔡天化闻言，甚为不乐。因道：“你去左右的人家打听打听，看他所犯何事被府县官封门，现在搬往那里？”洪四答应，即走到贴邻王二和尚家问了一遍，才知柳二家被封的缘由。

洪四便将此事告知蔡天化一道：“咱去问话的那一家，叫作王二和尚。也是个做这个买卖的；他家也有几个粉头，也还下得去。不过不如花月英罢了？”蔡天化道：“既如此，你且领咱到他家去耍一会儿。”洪四答应，便领了蔡天化到了王二和尚家内。那些龟奴、鸨母见来了一个生客，又兼洪四暗地与王二和尚说了两句；无非说的蔡天化是一个做买卖的客商，若将他接稳了，定是一位大财主。王二和尚听了此话，更加酬应不迭。将蔡天化先领到客厅上坐下，随即唤出七八个粉头。蔡天化一见，都不出色，勉强挑了一个，唤作林二宝。当下林二宝便将蔡天化领到自己房内坐下，早有人献上茶来，林二宝又问了蔡天化的尊姓。蔡天化

也就问了他的名字。这林二宝虽然不甚出色，却是袅娜异常。一派言语，居然把天化笼络住了。当下蔡天化即叫洪四回店，将包裹物件看守好了。洪四也就回去。蔡天化这夜就宿在林二宝姑娘那里，倒也颇觉有兴。暂且按下。

再说淮安府东安县，这日奉到施公的批示。见曹德彪稟请摆设擂台，已蒙施公批准，当下即饬知曹德彪。曹德彪欢喜无限，也就拣了地方。择定日子，唤了工匠营造起来。约有一月光景，擂台已搭好。曹德彪一面贴了招贴；一面稟报三月初一日开擂。五月初一日收擂，由县通报上去。只见满街招贴上写道：

为摆较擂台，招聚英雄事：今有淮安府东安县义勇村曹德彪，摆设擂台一座。择于三月初一日开擂，五月初一日收擂。凡属四方豪杰，天下英雄。如有愿前来比试者，有能打台主一拳，敬送花红银五十两；踢台主一脚，送花红银一百两；能将台主打倒，或抛落台下者，除送花红银五百两外。不论官商绅庶，富贵贫贱，并招为婿。如果技艺平常，希图侥幸前来，被本台主打伤至死者，只给棺殓，概不抵偿。业经稟请各大宪照准立案，合再通知。凡属英雄豪杰，有愿来此比试，务望如期而来。切勿观望自误！本台主曹德彪特白。

这道招帖一出，不但邻境四方知道。就是各省各府，一传十，十传百，尽皆知道了。却说朱光祖自从与殷家堡议和之后，便各处闲逛。或寻找他的朋友，或到名胜地方游玩，倒也消闲自在。

这日，偶然想起旧日的一个好朋友万君召起来。这万君召你道是何人？就是落马湖困施公猴儿李配的女婿。他的绰号叫铁臂哪吒，江湖上却是大大的有名，而且武艺高强。与凤凰张七，以

及褚标、朱光祖等，皆是至好的朋友。从前也是绿林中的豪客，后来挣了些钱财，他也就洗手不做那件买卖。自己在家享他田园之乐。这日朱光祖想起他来，便去他那里拜访。却好万君召在庄，见庄丁转报进去，听说朱光祖前来，好不欢喜。即刻迎接出来，老远招呼说道：“朱大哥！咱们多年兄弟，各在一方。小弟正渴想得很，难得老大哥前来，真是意想不到。咱两兄弟好畅谈畅谈了。”朱光祖也就伸出手来，拉了万君召的手说道：“兄弟你好呀！愚兄久已想来。争奈穷事太多，欲来了几趟，复又中止。今日咱两兄弟特来会会，畅聚几日。”万君召道：“老大哥，你既来了，咱可要作个霸王请客，要留你在此一月。你若答应便罢。倘不答应，就不留你了。你就趁早儿走，咱们各干各事。”朱光祖笑道：“老兄弟！你真是霸王请客了。既这么说，咱就在此住一月，与老兄弟畅谈罢！”万君召大喜，此时已到了客厅，彼此坐下。有人送上茶来。

万君召就一面命人摆酒，一面问朱光祖道：“老褚标现在施公那里还做个什么官儿吗？”朱光祖道：“那老儿也古怪得很。施公要给他做官，他定不肯要。却又喜欢住在天霸那里。遇有什么难事，给他们商量商量。施公倒极器重。”万君召又道：“天霸他们想皆是得法的了。”朱光祖道：“他们皆是得意的人，不比咱们终老田园的。老兄弟，你可知道施大人那里，现在还有个小子，是施大人极其赏识的。那个小子却也怪好。”万君召道：“是谁呀？”朱光祖道：“是贺天保的儿子，名叫做贺人杰。年纪虽只十七岁，却生得仪表非俗；更兼一身好武艺。飞檐走壁，件件皆能。前因盗回印信，施大人就赏了他千总之职。后来大战殷家堡，那殷龙老儿请咱前去说和。咱又代他作伐，将殷龙的女儿赛花，又

匹配人杰，现在还未迎娶。施大人的主意。要等贺人杰过了二十岁，才与他们配合起来了。”

万君召道：“贺人杰之父贺天保，当日为飞抓打死，可是怪惨的。他既有了这个小子，也算他是一心改邪归正的好报。但是老大哥专喜代人作媒，黄天霸的老婆，也是你作的伐。现在贺小子又是你给他作伐，你那喜酒想饮得不少了。”朱光祖笑道：“可不要提这喜酒的笑话罢！黄天霸招亲张桂兰，咱与褚标不过吃了张七一顿酒。后来还说要天霸请咱们的，接着就大闹菊花庄。那时还有什么空儿讨他的喜酒？可是酒虽不曾吃得。菊花庄一闹，可是给关小西得了个老婆。那郝其鸾的妹子郝素玉配了小西了。现在张桂兰与郝素玉两个，一个是副将的夫人，一个是参将的夫人。居然称起太太来了。至于贺人杰，我虽然给他作了伐。殷龙的酒，虽是吃过他的了。贺人杰的酒，不必说是一杯。连一滴也不曾到嘴呢！”万君召听罢，大笑不止。正在大笑，庄丁已摆上酒来。当下即入席痛饮起来。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直饮到皆有醉意，这才撤席。二人复又闲谈起来。正谈得高兴，忽见庄丁送进一张字帖来。欲知这字帖上所写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四一回 见招帖慷慨论英雄 说姻缘殷勤求壮士

话说朱光祖与万君召饮酒之后，正闲谈得高兴，忽见庄丁送进一张招帖。万君召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东安县曹德彪摆设擂台，招集天下英雄豪杰，前去比试。万君召看罢，便递给朱光祖看。朱光祖看罢，说道：“这摆设擂台，是个大干例禁的事，东安县又逼近淮安，怎么施大人不预为禁止？难道施大人是知道的吗？”万君召道：“老大哥！你不瞧见这招帖儿上明明写着，业经稟过各大宪批准遵行？这不是施大人一定是准了的了。”朱光祖道：“这就不解他们是何用意了。”万君召道：“施大人既准了他，这其中必有个用意，随后皆可知道。但是那姓曹的，虽然摆设擂台，就你我所晓得的，现在也没有什么人了。”朱光祖道：“矮子中选将军，也可将就的。”万君召道：“咱那知道一人。说起这个人来，老大哥也该知道。”朱光祖道：“是谁呀？”万君召道：“那蔡天化小子，也算过得去了。”朱光祖道：“咱倒不知蔡天化是谁呢？”万君召道：“说起他来，是飞来禅师的首徒，本领却不在你我之下呢？飞檐走壁，无一件不精。还有一件绝技，会使神功：只要将这神功运用起来，不论你再利害的刀枪暗器，总不能伤他分毫。只有两处命门，他是最护着，不使人近的，那时咱才知道。到了去年，咱又因他事，去飞来禅师那里，并不曾见着他。咱就问他到那里去了？飞来禅师就带着怒告诉我说：‘那蔡天化因不

务正业，仗着自己本领，专门黑夜去各处采花，屡说不信。本来就要将他致于死地；后来一想，他如此作为，我即不送他于死地，总有一日要死于非命的。’后来咱走过天津，闻说一带被害家实在不少。官府虽然悬赏缉获，争奈拿不住，又不知他是个什么样儿人捉人。那时我就料到他身上，大概是他所为。现在曹德彪这擂台一设，蔡天化如果知道，他一定是要去的。朱光祖道：“老兄弟，你在家也没有事，难得那里有这等热闹，咱们去走一趟，瞧瞧热闹也是好的。现在开擂的日期已近了。咱们明日就同去走一趟罢！”万君召道：“老大哥！小弟是不去了。料想也没有什么热闹瞧。还是在咱这里，咱两兄弟谈论谈论还好。老大哥若一定要去，咱也不敢屈留，老大哥一人去吧！”朱光祖道：“老兄弟既不愿去，咱也不敢有屈。咱明日可是要去走一趟。等到他们收擂以后。咱再来你这里住半个月，畅谈畅谈！”万君召道：“老大哥！你的年纪虽也不小，还是这样高兴。也罢，老大哥既要去瞧瞧，等到他们收擂之时，可定要到这里来住半个月。你如失信，咱以后就与你绝交了。”朱光祖道：“那时定来的。”此时夜已深了，彼此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天明，朱光祖起来，梳洗已毕，与万君召同用过早点，就辞了君召，望东安而去。出得门来，心中想道：“咱此去何不先到淮安施大人那里走一趟？一来给施大人请安，二来与众兄弟会晤会晤，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即望淮安进发。不一日已到，大家一见，皆来叙别。当下褚标便问道：“老兄弟，今日是甚风儿将你吹来？你可知道咱们这里的事吗？”朱光祖道：“咱别的事可不知道，只晓得东安县曹德彪摆擂台，招集天下英雄前去打擂。咱想这摆设擂台，是个大干例禁的事、为何那姓曹的禀请上

来，大人就准他开擂呢？”褚标见问，便将蔡天化如何两次露名留柬，如何奉命拿捉，如何大战天齐庙，如何已经被捉，复行逃走，不知去向；如何曹德彪稟请摆设擂台，施公就此意欲诱他前来打擂，那时合力再行拿捉他因此批准的话，前后细细说了一遍。朱光祖这才明白，因道：“原来如此，小弟还不知道其中有这些原故呢！”黄天霸也就说道：“难得老叔前来，正好帮助帮助。但不知蔡天化，老叔可曾会过？可知他那刀枪不入，是何功夫？还求老叔见教。”朱光祖道：“你问这蔡天化吗？咱虽不曾见过，也曾耳闻其名。可是他这刀枪不入的功夫，只有一人可破他。若得此人前来，不患蔡天化不为所获。但是这人不易到此。这便如何是好？”计全在旁问道：“朱大哥，你说这人可破蔡天化刀枪不入的功夫，究竟是谁呢？咱们还可以请得到他吗？”朱光祖道：“这人你们大概也知道，就是猴儿李配的女婿。”褚标道：“原来就是万君召。他怎么能破蔡天化那刀枪不入的功夫呢？”朱光祖便将万君召所说的话，一五一十细细告诉了一遍。

众人大喜，当即就稟明施公、施公也就立刻将朱光祖请进。朱光祖见了施公，先给施公请了安，然后坐下。施公道：“自从一别，本部堂无日不念及壮士，久思差人前去问候。奈壮士行踪无定，未识究在何所，以致有疏问候，实在渴想得很！”朱光祖道：“便在民人疏散部，也少得过来给大人请安，还求大人勿罪。”施公道：“岂敢，岂敢。但是方才天霸进来说，壮士有个至好朋友，可以帮助拿蔡天化。壮士可即明白见教，以便本部堂饬人去请。”朱光祖道：“大人的明鉴。若得万君召前来，蔡天化那是一定拿住的了。不过万君召尚恐不肯前来；便是大人饬人去请，也未必如期而至。再不然，托故不出，倒是一件难事。”施公道：

“既如此说，本部堂亲去一趟。昔成汤聘伊尹，三使往聘之；刘皇叔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自古求贤大半如此，荣当躬身去请便了。”朱光祖道：“万君召是何等之人，敢蒙大人枉顾？民人倒有个主意：明日可请褚大哥辛苦一趟，到了那里，切不可说是遇见小弟，就说大人求助之意，务必请你帮助帮助。若不肯出来，大人便要亲自来请。某后日便要再由此动身。因赶前去，再到他那里去走一趟。我就说奉大人之命，恐怕你不肯应命，特地着我前来二次奉请。大人可再稍备落礼，于第三日饬令黄天霸再行前去。他如果见咱们两人去了，他已经答应前来，便是天霸与他途遇；他定感激大人的知遇。他如仍不肯来，又得天霸前去面请，他见去请了三日，虽实在不愿到此，那时也不得不来的。民人的主意如此，不知大人意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四二回 求勇士三顾万家庄 捉盗徒同上淮安府

话说朱光祖献计，延请万君召前往安东，协拿蔡天化。施公闻言大喜，当与褚标商议从“据朱壮士所言，甚是有理。但本部堂仔细想来，恐老英雄如此高年，若再跋涉程途，使某心实不安。还得大家再筹良计才好。”褚标听说，便慷慨说道：“老民荷蒙大人如此恩德，正当竭力图报。况此去万家庄并无多路，不过三日即到，老民何敢推辞？”施公听说大喜，因道：“英雄既肯前往，那万君召重以台命，必然是肯来的。今日也来不及了，便请明早起程罢！”褚标答应，大家一齐退了出去。施公又命施安预备黄金、彩缎之类，以便两日后，交给黄天霸带往万家庄。到了次日，褚标即告辞先行；接着朱光祖、黄天霸亦陆续就道。

这日褚标已至万家。当有庄丁报进。万君召听说褚标前来，心中颇为疑惑，即刻跟着庄丁迎接出来。笑道：“褚老叔！咱们有好多年不曾相见，你老甚风吹来？”褚标也是笑道：“便是老朽也刻刻记念得很。今特有事奉请，所以不辞千里而来。咱们且到里面再谈罢！”说道，二人走到客厅，见礼已毕，分宾主坐下，庄丁献茶已毕。褚标就将施公之意说出。万君召听出这句话来既哈哈大笑道：“你老岂不知咱无意于人世吗？虽蒙施大人如此谬赏器重，但是咱绝无技能，不敢承此重责。仍望另延高士建立功名，某不胜侥幸。”褚标听说，因道：“贤侄此言差矣！贤侄英勇过人，

天下之大，谁人不晓？难道施公诚心慕访，正贤侄知遇之时，何必委心田园，愿作农夫以终世？贤侄虽功名心淡，无意取求，在老夫看来，正直见机而作。若泥于终隐，窃为贤侄不敢焉！还请三思，勿过拘执才是。”万君召道：“老叔勿急，容某再达鄙意，老叔当自明之。”褚标见他执意不行，不觉气望上冲，因道：“贤侄无须故意推辞。如蒙见允，请以一言；若竟不行，亦请一绝。某当即告辞，勿作老厌物，有扰清况。”万君召笑道：“老叔何太逼迫耶？无论行止，也得容某三思。而况某与老叔阔别数年，今既前来，某亦当聊尽东道，切勿相拒太甚，使某汗颜！”说道，即命摆酒。不一刻，酒已摆上。此时已是下午，二人就入席畅饮，绝不再谈此事。饮酒已毕，将已二鼓，万君召就请褚标在书房安歇。褚标也就去安睡了。到了书房，暗自想道：“这厮何太可恶。咱若在少年，听了他这些言语，早已与他绝交了。且待朱光祖明日到此，看他如何，再作计议。”一宿无话。

到次日，又问万君召行止如何，万君召仍无决断。褚标也不追问。时将午刻，只见庄丁报进说：“朱光祖来了。”万君召一听，好生诧异道：“他去未许久，何以又来？”当令庄丁去请。少刻，朱光祖走进，正欲与万君召说话，忽见褚标在旁，故意说道：“小弟前去奉候，不意未遇。后闻施大人见谕，说是大哥已到这里，来请君召兄弟。彼时小弟不知何事，后又闻施大人说出蔡天化那番事来，这才明白，小弟当时就对施公就了一句无意话‘大人虽派褚标前往万家庄，那君召兄弟是个不管闲事的人，恐怕未必肯来。’那里知道把这句话说出，施大人即问小弟道：‘想是你与万君召壮士，也是要好的。既如此说，褚老英雄一人既未能将万壮士请来，还请你再去一趟，帮同褚老英雄竭力说项，务要将

我求贤若渴之意说出，必定前来，倘再不行，我即亲自前往，效那刘皇叔三顾草庐之事了。’小人被你家大人缠绕不过，只得遵谕前来，邀请咱们君召兄弟。但是咱一路想来，既有老哥这老面子，又兼大人那种诚意，想君召兄弟一闻此言，定是愿意前往的。咱不过既蒙大人之托，不得不到此一行，都算是来过一趟了。”说道，又望君召说道：“老兄弟何日后行呢？”万君召听了也觉得好笑，暗道：“他们做成圈套，前来诱我。这是何故呢？但既如此，若再拒绝，就对不起朋友了。”因道：“朱大哥！昨日小弟与褚老叔谈了一日。小弟本不愿去，后因褚老叔再三相劝，小弟虽未明言，本拟过了明日与褚老叔前往。但去虽去，设若其功不成，还求二位善为说辞，请大人格外宽宥才好。”褚标、朱光祖见他已允，均大喜道：“但请放心，君既肯行，此事未有不成之理。设若不成，包管大人断不见责。”万君召听罢，又命人摆出酒来，三个人一齐痛饮。过了一宿。

次日一早，黄天霸即带了黄金、彩缎，到了庄外，当下通了名姓，并具道来意。庄丁不敢怠慢，立刻飞报进去。万君召一闻此言，也就立刻与褚标、朱光祖迎接出来。大家到了客厅，天霸先与万君召行了礼，然后分宾主坐下。天霸即将施公来意说了一遍，因道：“大人仰慕已久，前、昨虽两请褚老叔、朱老叔奉请，奈因空言造访是非所以求贤之意。今特遣某资呈黄金、彩缎，聊答速驾之意。区区私忱，尚乞笑纳！”万君召先谢了来意，复又再三推辞，聘礼坚不肯受。还是褚标、朱光祖再四说项，劝他收了，当时万君召只得收下。随命庄丁大摆筵宴，四人痛饮，过了一宿。等到次日一早，大家起来梳洗已毕，用过早点。万君召又将家事稍为安排，吩咐庄丁；妥为照料门户。这才带了包裹，藏

了兵刃，与褚标、朱光祖、黄天霸三人一同出庄，直奔淮安而来。

不一日已到，当下天霸先报进去。施公见报，立刻命人开了正门，带了关小西以下一班勇士，亲自迎接出来。万君召见施公如此相待，甚是过意不去，赶紧上前给施大人跪下，口称：“小民保德何能，敢劳大人如此厚待？小民虽肝脑涂地，不足报效于万一。”施公赶着将他扶起，邀入后面坐下，因道：“久仰壮士贤名，恨无由得见。只因蔡天化如此作恶，实为天下人民之害。因特敢攀玉趾，枉驾前来，协助本部堂共拿恶盗，成功之日，本部堂定即据情保奏，聊报壮士见义勇为之心。”万君召道：“小民一无技能，谬承栽培，敢辞劳苦？不过蔡天化武艺高强，虽小民亦不敢操必胜之理。但期协拿成功，以辅大人为民除害之至意；设若力有不及，还求大人格外宽恩，不加谴责，小民更就感恩不尽了。”施公道：“壮士毋得过谦，既蒙慨允协拿，蔡天化必难再逃法网。惟望合力协助，除莠安良，是所切望！”万君召又逊谢了一回，施公即命人大摆筵席，款待君召。不一会，酒席摆好，施公亲自邀万君召上首坐下。君召再三不敢，争奈推辞不过，只得谢了座，然后又与人各告罪，这才坐了。施公坐了主位，大家畅饮起来。饮酒之间，万君召又将蔡天化始末根由，细细与施公说了一遍。施公听说，又极意奉承万君召两句。万君召见施公如此器重，也就死心塌地，竭力报效。一会子酒席已散，施公便命天霸好生款待。天霸答应。万君召又给施公请安道谢。大家这才告退。欲知如何捉拿蔡天化等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四三回

邂逅相逢女郎属意 仓皇遇害公子无辜

话说万君召自施公饬令朱光祖、褚标、黄天霸三人，丰礼厚币，请他到淮安。施公又优礼相待。不必说万君召是个草莽的英雄，就是当日诸葛亮，受了刘先主三顾之恩，也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道万君召有施公这一番厚待，他自然以身相许。看看东安县开播日期已近，黄天霸等一众英雄，就约同万君召一齐前往。不一日，到了东安，即寻下客寓，只待开播，他们便去等候蔡天化前来，合力捉拿，暂且按下。

如今再说一件奇案，虽在先未曾经施公判决，到后来案情已定，仍要施公判明奇冤。原来镇江丹徒县，有一世家姓卫。这卫家有一儿子，名唤增祥。母亲陆氏，早已去世，只有父亲在堂。他父亲也是丹徒县学的生员，名唤家禄。这卫增祥聪颖过人，十四岁上就进了学。当时学政见他文学优良，颇为夸赞，与他本学教官说道：“卫生聪颖过人，他年必致清贵，此今日之小卫玠。”由是小卫生之名无人不知，就犹有那羡慕他的，争相前来与他老子说亲，愿以己女相配。他父亲固爱如掌珠，行止皆问之。卫生自负殊胜，不肯草草择配。父亲也不勉强，他年已弱冠，尚未配婚。彼时，同邑有一富翁姓张，名玉球。这张玉球有个女儿名唤珊珊，年交十八，不但美貌异常，而且诗词歌赋，以及针黹，无

一不精好。张玉球也是爱如拱璧，常与人道：“吾家有扫眉才子。”^①现在是不开女科，若开女科，不患不状元及第。”因此择婿颇难。

这日，正当二月十九，相传观音神诞，镇江西门城外有个观音洞，每年到了这个日期，四方善男信女皆往烧香。那日珊珊与他嫂嫂李氏，也去同往观音洞拜佛，烧香已毕，回来路上巧遇卫生。珊珊见卫生丰姿绝世，不觉秋波一顾，意甚恋恋。他嫂子李氏在旁看见，暗与珊珊笑道：“姑娘你知道这个人吗？”珊珊道：“邂逅相逢，妹子怎么知道他姓氏？”李氏道：“他便是乡里中所称小卫玠便是。他与我哥哥同为文社的朋友，往来甚密，且是极要好的。我所以相识。妹子如果属意，当与我哥哥说明，使我哥哥代妹子发媒。”珊珊听说，只觉两颊飞红，笑而不答。不一刻已抵家中。姑嫂又笑说了一回，也就各自归房，略为歇息。不意珊珊即归之后，思念卫生，顿觉忘餐废寝。李氏本来与珊珊情同姊妹，也就不时省问。李氏早知其意，又戏问道：“妹妹如此，想是不忘那日所遇的小卫玠吗？若有此意，以妹妹与卫生得偕伉俪，的确是天生一对的好夫妻。可请我哥哥到爹爹前说项，当无不谐。但有一件，卫家甚贫，恐将来作合成功，妹妹不能过他家那一种日子，所以我代你甚虑。”珊珊听说，因叹了一口气，与李氏说道：“实告嫂嫂知道，妹妹于此事筹之已久。我想命好，今日虽贫，安知他日不富？命不好，今日虽富，安知将来不穷？富贵贫贱，皆由于命，何必以今日之贫为患耶？嫂嫂即代妹筹，妹敢不敬告心腹？唯望嫂嫂设法便了。”李氏听说又道：“即是妹妹

① 扫眉才子——唐张祜诗：“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唐王建诗：“万女校书（旧时妓女雅称），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扫后原指女子画眉，扫眉才子喻有文才的女子。

所见如此，那撮合一事，自觉不难，包管在我身上，力代撮合，三日后当有好音。唯望妹妹善保身躯，不必过为烦恼便了。”珊珊闻言大喜，说也奇怪，不到数日，病也好了，终日便望嫂子回复了。

不料天不从人愿。同里有个许公子，名唤炳文。他父亲曾作广东知府，因死在任上，官囊极其丰厚。这许炳文却与珊珊同年，也是年交十八。这日搬他父亲灵柩回来；又因他已聘之妻在籍亡故，极求再聘。闻珊珊美貌异常，又能文墨，因此就请了媒人，前来与张玉球说亲。张玉球因许家门第固好，又兼财富，因此一说便允。这日珊珊的嫂子闻知此事，知难挽回，便来与珊珊说道：“前者妹妹托我之事，我当与我哥哥说过。我哥哥亦很为赞成，也曾与卫生微露其意，卫生也颇情愿。不料天不从人愿，昨有许公子名唤炳文，曾闻妹妹的芳名，特请人与爹爹说项。爹爹因他家父亲曾为广东知府，门第固极相对；又兼他家道甚丰，因此就当面许了。可见婚姻大事，自有天定，非人力能为。似此天作之合，未尝非妹妹之福，妹妹亦何必重卫生而轻许公子，成心不化呢？”珊珊听说，亦觉无可如何，虽不敢有违父命，却是心甚不乐。

光阴迅速，又过了半年光景，这日吉期已届，许公子前来亲迎。珊珊亦备极装饰，簇然一新。两家宾客自不必说。到了晚间，珊珊乘坐彩舆，鼓乐喧天，送至许家，当有伴房搀扶新人送至洞房，与许公子坐床撒帐，合卺交杯，诸事已妥。许公子复又出来款待众客，当晚极为热闹，酒阑人散，许公子也就入房，更衣已毕，正欲与新人效于飞^①之乐。忽然自觉要去小解，便身着短衣，

① 于飞——比翼而飞，比喻夫妇和好亲爱。

出房便溺。刚至厕所，突有一人掩至背后。就是一刀。许公子毫不提防，当被那人洞穿胸背，扑地而死。那人见许公子已死，疾入新房内，将灯烛吹灭，走过珊珊面前，猛然钻身入帐求欢。珊珊以为许公子前来，因便问道：“如此卤莽，夫何为者？”那人见问便低声答道：“我……，我非公子，乃小卫玠也。感念汝意，特……来报你。”珊珊闻言，大惊失色道：“你速去！公子即来。不然两有不便。”那人又道：“汝……勿虑，公……子我已将他杀了，就可请放心。”珊珊听说，更加惊恐，复又问道：“汝言果真吗？”那人道：“那，那敢相谎？谁，谁来骗汝？”珊珊闻言，不觉失声顿足大哭道：“你如此所为，真累我不浅了！”那人还拥抱不放，极意求欢。珊珊且骂且哭，至死不从。那人无奈，又怕人至，只得急将珊珊头上所佩金钗拔下，跑到房外逃去。此时外面丫环、仆妇闻珊珊哭声，大家拿了灯火进房来看，只见珊珊坐在床上，披头散发，呼喘不定，面无人色。大家急向前问视，珊珊将上项话说了一遍。众人大惊，急急跑出房外，各人寻找公子，寻至厕所，果见公子扑倒在地。再将火光往下一照，只见血流满地，公子胸膛业已被利刃洞穿。许家一面将合宅男女聚集，一面飞报女家。张玉球一闻此言，当即飞奔至许家，进入内堂，只见许炳文尸身僵扑在地，旁立许炳文两弟抚尸大哭。张玉球亦惊恐异常。等到天明，许家即具了状词，前往丹徒县控告。那状内并有“珊珊不无知情”一节。丹徒县阅词已毕，即刻带了差役、仵作，前往许家相验。随据仵作喝报：委系出其不意，刀穿胸际，扑地身死。丹徒县又亲视无讹，当命先行棺殓。一面将珊珊带往衙门，一面飭差飞提小卫玠到案质讯。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四四回 月明镜破据梦推详 物在人亡伤心控告

话说丹徒县将珊珊与卫生提至公堂，讯问刺杀许炳文一案。珊珊一见小卫玠大哭道：“大爷在上，小女子向与这小卫玠素不相识。究因何事刺杀许炳文？小女子实不知情，还求太爷明察！”丹徒县喝令跪在一旁。又问小卫玠道。“尔一介书生。为何胆敢挟嫌刺死许炳文？尔可从实招来。若有半字虚言，本县定要用严刑讯问！”小卫玠向未登过公堂，一见差役如狼似虎，早已吓的魂不附体。及至县官讯问，更不知所对，只得仓皇失措，勉强说道：“小生实不知情。”丹徒县见小卫玠如此仓皇，更是信以为实，一面将小卫玠的生员革去，一面用严刑讯问。小卫玠被刑不过，屈打成招。因此县令就拟了监斩候的罪名。珊珊虽非知情，却事出有因，也就一并系狱。此时小卫玠的父亲，见着儿子无端坐罪，心实不甘。又知县里既拟了罪名，断断不可挽回。因想道：“施公清明异常，不愧当年龙图文正；并且施公断了许多冤案，不若前去施公那里求他申冤，或者增祥儿子沉冤可白。”主意已定，即写了状词，赶往淮安，去到施公那里控告。

不日已至。卫家禄即头顶状词，到了衙门。将鼓击得咚咚的响，口称：“冤枉！”施公即命人出来查问。当有值日差问明卫家禄各情，并将原告状词，带了进去呈上。施公看罢，即命升堂。将卫家禄带上堂来，先将他一看，见他委系书生本色，毫无奸猾

情形。施公又问了前后各情。卫家禄又细细告诉了一遍。因道：“大人一秉至公，遐迩皆仰。生员的儿子增祥，当许炳文那日迎娶，儿子增祥实在不曾出门。不知为何许炳文被杀，诬指生员的儿子所为。此种奇冤，非大人不能判明。亦非大人不敢平反。总求大人格外怜恤，法内施仁，亲提严讯，俾生员的儿子沉冤早白，生员感恩不尽了。”说罢，磕头不已。施公在上观看，觉得他那种情状，实在情急可怜，因即准词，候亲提严讯。卫家禄又磕了一个头退下。施公也就退堂，进了书房，又将卫家禄的状词细细审视，不觉伏在公案上睡熟过去——但见一人手持铜镜一枚，向地下一掷，登时掷碎了一半，那一半毫无损坏。又见那人歌道：“铜镜如月，半明即灭，先缺后圆，先圆不缺。”歌毕忽然不见。施公也就惊醒。细想这铜镜的梦兆，又想那歌中语意，不觉有所触发。即刻签差备文，到丹徒县移提小卫玠、珊珊二人，并将张玉球及许炳文家属一齐提到。不一日，原被告人证，俱已齐集。施公升堂，先将珊珊问了一遍，珊珊仍对以小卫玠素不相识，实不知情。施公喝令退下。又问小卫玠道：“尔为何胆大图奸，刺杀炳文？尔父亲尚以尔为诬屈，到本部堂这里控告。尔可从实招来？”一面问讯，一面察看小卫玠，实系是个美貌书生，断非杀人之辈。施公问罢，只见小卫玠禀道：“小生一介寒儒，向以礼法自守，何敢妄萌异念，持刀杀人？况且许炳文迎娶珊珊那日，小生实未出门。小生又与珊珊素不相识，何得妄指许炳文被杀，即是小生所为？前经县令严刑问讯，小生受刑不过，只得承招。今蒙大人亲提前来，若蒙明镜高悬，为小生雪此冤枉，则小生得庆再生，皆大人因德所赐！若犹以为许炳文系小生所杀，还请大人勿再用刑！小生亦无他供、惟有坐以待毙而已。”说罢，大哭

不止。施公讯罢，即令暂寄山阳县监，听候再行复讯。差役答应，将小卫玠、珊珊一齐带下。施公当即密传令施安，投以密计；嘱狱吏净除一室，备设床帐，故纵小卫玠与珊珊聚处其中，以察其情来告。施安答庆，随即往告狱吏。狱吏如命而行，随将二人封闭一处。

当日珊珊途遇小卫玠时，小卫玠并不曾看见珊珊。今与珊珊聚处一室，又见美貌动人，因即向珊珊一揖道：“小生素与卿未经谋面，平日并无仇隙，一旦妄遭诬陷，却是何故？尚望卿指示明白，小生虽死亦瞑目了。”珊珊见小卫玠如此温柔，实非杀人之辈，也就叹道：“君所作之事，君自知之。杀人者抵罪，国法自在，于妾何尤？”小卫玠听说，复又叹道：“卿至今日，直以杀人者尚为小生吗？小生手无缚鸡之力，卿虽女流，亦当审视得出。岂有力无缚鸡，而能持刀杀人者乎？小生曾不解其中究竟是何冤孽？以小生与卿并未有一面之缘，何以诬陷若此？岂真夙冤耶？”珊珊闻说，复又叹道：“君真与妾无一面之缘耶？”小卫玠道：“素昧平生，何得妄称相识？”于是珊珊便将如何途遇，如何抱病，如何与嫂氏同谋，细细说了一遍，小卫玠这才明白，复又叹道：“即蒙卿谬爱，今者已百喙^①难辞。但枉被虚名，心实不甘。卿如慈悲，俾得一亲香泽，死亦感恩非浅。”说罢，便拉珊珊求欢。珊珊闻言，心甚凄惨。不觉双目泪下，也不拒绝，任其所为。事毕。珊珊复又向小卫玠问道：“昔日之夜，君既口吃，而又狐臭不堪。今何二者皆无耶？”小卫玠闻说，因道：“小生素无此疾，

① 喙(huì, 音汇)——《庄子·秋水》：“今吾无所开吾喙。”嘴的意思。这句话是说，我纵然一百张口也难推脱这一罪责。

卿何所见而云然？”珊珊因又历述昔日许炳文被害后，那人灭烛入帏，所闻实系如此。复又叹道：“据君所言，向之杀人者果非君耶？”于是二人又细谈了一会。

一会狱吏在外潜听甚明，便一一转告施公。施公听说，当即笑道：“此中果有冤枉，杀人者果非其人了。”因密传张玉球进内问道：“你家中平日往来之人，可有口吃而狐臭的吗？张玉球见问，沉吟了一会，当即禀道：“平日来往之人，只有个裁缝金二朋如此。”施公听说金二朋三字，更与梦中铜镜歌相合，不觉笑道：“尔可知杀许炳文的，就是此人吗？”张玉球好生惊异。施公便将梦示铜镜，及授以密计的话，告诉一遍。张玉球这才明白。施公道：“候本部堂提到金二朋申明之后，再与尔女及卫生作主。”张玉球唯唯退下。施公备了文书，飞差前往丹徒县提金二朋；并传知丹徒县，一并应解来辕听审，暂且按下。

再说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有个银匠姓吴名唤质仁，向在北京开店。这吴质仁有个胞妹，名唤婉姑，也随着哥哥在京中居住。因婉姑曾许原籍一个秀才，唤作刘国材。那年，吴质仁有个表弟，是个举人，因进京会试已毕。吴质仁因思妹子年纪已大，固应当出嫁了，就筹划一些奁资^①，托他表弟带同他妹子，一齐回籍，送他妹子于归。他表弟将他妹子带回，择了吉期，出嫁之后，第二日，不料他妹子的丈夫，及他妹子、婆婆，皆被人杀死。当时报官相验。山阴县问了一堂，即硬指他妹子与表弟通奸，谋害亲夫与他婆婆。当下就定了罪名，秋后俱已处斩。吴质仁因在京中，不能分身，闻知此事，也疑惑他妹子与表弟通奸。如此隔了一年，

① 奁（lián，音连）资——嫁妆。

吴质仁因有事回南。这日，走至淮安城内一家当铺里，要与这典内的东家说话；忽见有人手持金钗一只来当。吴质仁瞥眼看见，却认得是自己手制之物——赠给他妹子出嫁的。因暗道：“为何落在这人手内？因念及他表弟向非苟且之人，他妹子又极其端庄，其中定有冤枉。”因一面请典主人请将那当金钗的人留住，一面就请缮了状词，到施公那里喊冤。欲知施公是否准词，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四五回 呈金钗银匠诉冤 悟铜镜缝工起解

话说吴质仁在典当内，偶见自制金钗，系赠嫁婉姑之物，因知此中有异；更虑他表弟与胞妹婉姑，此中定有冤情。因请那典当内的主人设法，将那质钗的圈留起来，他便一面缮具状词，赶紧到了漕督衙门投告，求施公代他申冤。施公见了状词，当即升堂，将吴质仁带上问道：“你有何冤枉？可从实招来！”吴质仁磕了一个头，向上诉道：“小人原籍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从幼年在北京，从师学银工。数年之后，技艺毕业，挣了几个钱，在北京开了一爿银楼。那时原籍家中，尚有老母、弱妹。这年老母病故，弱妹无依。小人便回原籍，将老母殡葬的清楚，带了弱妹到京，居住一起。彼时弱妹婉姑方才十三岁，已由母亲作主，许字同籍一个秀才刘国材。那时国材尚在书房攻书，还未进学。到前年二十岁上才进学的。小人带着妹子在京居住，小人的妹子年交十九岁了。小人又闻得妹夫刘国材已进学了。大人的明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小人就要送妹子于归。争奈小人店务冗繁，抽不出空来。可巧那年适逢会试之期，小人有个表弟陈邦彦，是上一科的举人，由原籍进京会试，就住在小人家里。小人这表弟，真是个诚实君子，守理法的人。因此就与表弟商量定了：将妹子托他带回原籍，择吉于归，以了婚姻大事。小人的表弟当时也就答应。甚为欢喜。又因妹子的夫家甚为贫穷，妹夫虽然进了学，

他家中尚有老母，就便给人家教读，每年能得几何？再加自己房用，将来添儿育女，家用日大，进项又少，小人的妹子如何度日？因此，小人就多备了些嫁资，又给妹子自制了几件工巧的钗饰，一齐交于妹子。择了日期，就托小人的表弟，将妹子带回原籍，小人以为了却了一件大事。不料妹子与表弟回籍之后，将妹子于归刘家。第二日忽然妹夫刘国材，及妹夫的母亲，均被杀死。当经妹子喊齐邻舍投告县里；彼时妹子为是新夫及夫母被人杀害，求县里申冤。那知县太爷相验之后，追问小人不在原籍，便将小人的表弟提去；及至问到同路回籍的缘由，县太爷就说小人的表弟与小人的妹子：“一对怨女旷夫，岂有同行数千里，绝无暧昧情事。”又令稳婆验得小人的妹子果非处女，因即严刑拷问。小人的表弟与小人的妹子，只得承认通奸谋杀。因此小人的表弟与小人的妹子，皆抵偿问罪，业已明正典刑。彼时小人在京尚不知道。后来原籍的亲戚寄书，小人方知此事。当时小人亦以为表弟与妹子存此龃合^①之行，理应身受国法；即又想小人的表弟与妹子，实非此无耻之辈，其中难免无冤屈之处，因此疑信难决。现在因离乡多年，又因妹子与表弟这件事，故此暂行回籍侦访。不料走至治下裕丰典内，与典主说话，忽见典伙手持金钗一股，到典主面前说道：‘此钗制法精巧。因质价太巨，不敢自主，请典主定价。’彼时小人在旁看见，实小人妹子回籍时赠嫁之物；因思既有此物，小人的表弟与小人的妹子之冤，当可明白。因此，小人请典主一面将质钗之设法圈留，一面小人亲到台前投告。小人实系情急，又念表弟与妹子实在冤枉，为此叩求大人俯念无辜

① 龃 (zhì, 音制) —— 猪。

问罪，死者含冤，急速飞签将质钗之人提到追究，以求水落石出。感德非浅！”诉毕，又磕了一个头，跪在地下。

施公听罢，当即准词，飞签去提质钗之人；一面饬令吴质仁暂行退下候讯。吴质仁唯唯退下。施公也即退堂。不一会，差役来报，已将质钗之人提到。施公立刻升堂，问那人道：“尔唤什么名字？是那里人氏？”那人道：“小人是北京人氏，姓王名六。”施公道：“尔为何在绍兴刘家奸盗财物，杀害他母子？尔可从实招来。”王六见施公问出情真，不觉毛发悚然。施公见王六有畏惧之状，也知道是他所为，因将惊堂木一拍道：“该死的强盗！本部堂即将尔的实情察出，尔还敢不招吗？”当即望两旁喊了一声：“来，将他夹起再问！”王六见要上夹棍，赶即求道：“小人愿招了。”因道：“小人前在京中，访知吴银匠嫁妹子，嫁资甚厚。当时便思盗取，因不便下手，后来即跟着出京。他们沿途又防备得紧，因此一路跟到绍兴。那日刘家喜期，小人即伏在左近。等到亲友各散，小人即乘闲入门，暗伏厨下。到了二更时分。刘家的老婆子，到厨房来检点什物。小人怕那老婆子看见不便，即拿出刀来，将那老婆子杀了。那刘家新郎听见厨房内有响声了，也就点了灯火，到厨房照看。小人见他又来，就将那刘家男子一并杀死。彼时小人就将刘家男子所穿衣服再换起来，复行秉烛入房。其时新娘初来，不辨真假。小人就与新娘同寝。当时就骗他道：‘闻说汝兄赠嫁时，有金钏金钗等件，制法颇为精巧，可能取出与我一看看吗？’其时小人与新娘说话，那新娘以为小人真是他丈夫，因即将所有赠嫁之物，全行拿出与小人观看。小人看毕，夸赞了两句，又令他仍然收好。小人又与他同寝。天明，看见新娘睡熟，小人便将金钗、金钏等物取来藏在身旁，越屋而去。此

皆小人的实供，小人也自知犯法，求大人明察便了。”

施公听罢，即唤吴质仁道：“尔可听清楚吗？”吴质仁道：“小人听真了，还求大人作主才好。”施公道：“尔且在此等候一月，候本部堂将此案缘由，奏明圣上，候奉到谕旨，应如何办理之处，再行给尔定夺。现在本部堂一面移咨浙江抚台，请将山阴县先行革职；并着该县将全卷查明，随带前来归案讯办。一面即奏闻圣上，访旨定夺便了。”吴质仁又磕了一个头。这才退下。施公又命将王六交山阴县监禁。差役答应，将王六带下，施公退堂，进了书房，更衣已毕，即刻拟了奏本，并拟明各项罪律。次日常签发出去；又备了咨文，移咨浙抚，请解山阴县带同全卷，迅速到淮归案，暂且不表。

再说张珊珊与小卫玠一案，经施公因梦铜镜，察出真情。着令原差赶往丹徒，迅提金二朋到案讯断。那丹徒原差奉了施公之命，那敢怠慢，日夜趲赶，不日已到镇江。当即在本县衙门投了文。丹徒县即将原差唤进，问明一切。原差便说施公如何审问，如何在监用计，不知如何牵出一个金二朋来。“现在着令小的回来，拘获金二朋前去讯诘”丹徒县道：“难道许炳文果非小卫玠杀死吗？”那差人道：“小的也不知其中委曲，但见施大人只问了一问，就叫小的前来提金二朋了。”丹徒县道：“既是如此，尔可赶将金二朋提来，好让本县备文申解便了。”那原差听说，即刻出了衙门，各处查拿金二朋。不到两日，居然将金二朋捉住，先解到县里。由丹徒县问明无误，即日加差押解前往。欲知如何审问金二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四六回 折疑狱大审金二朋 雪奇冤参处山阴县

话说丹徒县，备了申解文书，将金二朋加添差役，押解到淮，听候施公讯断。这日，丹徒县差，已将金二朋解至淮安。便至施公处投报，禀明金二朋已经提到。施公次日升坐大堂，将原、被告人证，及许炳文家属全行带至堂上，施公便先问了小卫玠、张珊珊二人，又问了许炳文家属一遍。施公便望许家的原告说道：“尔可知许炳文并非小卫玠所杀。本部堂已察得真情，现在凶手已经拿到，俟本部堂少刻问明。尔等且在这里听断，少时自知。”原、被告，人证，俱各唯唯答应，站立一旁。施公喝提金二朋。不一刻，从堂下带上一人，在公案前跪下，施公喝道“你是金二朋吗？”金二朋答：“小……的叫金二朋。”施公道：“尔所犯之案可知道吗？”金二朋道：“小的不知所犯何事提案，还……求大人明示。”施公道：“尔既不知道，待本部堂告诉你便了！”因令张玉球走至公案前面，喝令金二朋认道：“尔可认得此人是谁吗？”金二朋将张玉球一看，已是惊恐，便悚栗答道：“此……此人是小人相……相识的。”施公道：“你如何认识？”金二朋道：“这……这张家的衣服，皆……皆是小人承做的。”施公道：“尔既随做他家衣服，他家有个姑娘，名唤珊珊，你可见过吗？”金二朋见问，不觉神色俱变，因答道：“小……小人不曾见过。”施公此时即将惊堂木一拍，喝道：“好大胆的强徒！尔胆敢图奸害命，为什么

称小卫玠妄想图奸，将许公子杀死嫁祸于人？尔快从实招来，若有半字虚诬，定即严刑处治。”金二朋见施公如此威严，又见他全部道破，就便勉强抵赖，也抵赖不过，以免还要皮肉受苦。料想亦不能活命，终久是死，不如招出实情，少受眼前苦恼。主意已定，即向上说道。“大……大人不必动怒，小……小人愿招。因道：

“小……小人向为衣工，张家男女衣服，因小人缝纫得好，皆唤小人去做。及至他家小姐大了，所穿衣服，也因小人做的甚好；非小人手制，他家小姐不穿。彼时小人不应据萌妄想，以为他家小姐，既爱小人手制之衣，大约与小人有缘。无奈小人虽闻他家小姐甚为美貌，却从来不曾见过。这日因小姐到亲戚家去，小人偶见一面，实在生得美貌，因此小人更萌妄想。自己暗道：小姐既非我所制之衣不着，如果他真与我有缘，得能与我伴成夫妇，那就好了。当时张家有个仆妇，与小人有私。这日那仆妇忽与小人道：‘我方才在小姐房外，听得大奶奶与小姐谋合。因小姐途遇小卫玠回来，思念不忘，就得了病。大奶奶这里劝小姐不要烦，只要你病好了，小卫玠与你匹配，包管在我身上。’后闻小姐并未许与小卫玠，是许与许公子，当时小人就存了这个计策：等张家小姐喜轿进门后，小人就掩了进去；意想将公子杀死，假冒小卫玠之名；张小姐听了，必然应允。即使不遂，也可嫁祸小卫玠，因此那日就到了许家，趁许公子出来便溺，小人即突出利刃，将许公子杀死；复入房中假托小卫玠之名，求欢与张小姐。不意小姐拒绝不行。小人又恐有人捉住，因将张小姐头上的金簪拔下，小人带了金簪出房逃走。及至次日，闻知小卫玠被县里捉去，后又闻得已定了罪名。小人自料无事。不意被大人察出，提

小人前来。自知该死，此是小人一往实供，并无虚诬，求大人明察。”

施公听罢，便唤许炳文家属，说道：“尔可知杀人者，果非小卫玠吗？若非卫家前来控告，真使他二人屈死了。尔等可知本部堂如何察出是金二朋所为呢？”因将梦示铜镜，及暗授密计，瞩告狱吏的话，说了一遍。大家方才明白。施公当即拟定罪名：金二朋拟抵许炳文命，着即发回原县，就地正法。丹徒县判断不明，妄加定罪，本拟重严参处，姑念卫生虽几陷大辟，尚未正法，着从宽不予追究；即着丹徒县为媒，发珊珊许配小卫玠，并着罚金助奩，以资小卫玠膏火之用。所有原、被告人证，及凶手金二朋，一并发回原籍，分别释放、处治。施公退堂，大家出去。次日，小卫玠与珊珊全行出狱。小卫玠感谢施公之德，又亲自往总漕衙门叩谢。施公又将他传了进去，勉励他一番。小卫玠又磕头重谢。因是回到丹徒，当由丹徒县为媒，将珊珊匹配小卫玠，又助装奩。小卫玠从此更加用功，后来点了翰林，这也不表。

再说施公判明吴质仁代他表弟与妹子婉姑鸣冤一案，当时就具了表章，拟定了罪名，申奏圣上。不日奏到上谕：王六著寸磔^①处死。所有承审之山阴知县，听断不明，自负精明，即交浙江巡抚处决论抵。承讯在事各官，自督抚以次，均着一体从严议罚，以为有司草菅人命者戒。又特旨：婉姑给予旌表建坊。举人陈邦彦，准予一子入监读书，用示体恤。施公奉了这道谕旨，立即将王六提出，绑赴法场，寸磔处死。山阴县派委员押解原省，

① 寸磔（zhé，音折）——磔，古代的一种酷刑、把肢体分裂。寸磔：把肢体分割为一寸一寸的。

交浙江巡抚遵旨处决论抵。吴质仁也就释放回籍，不表。

且说东安县曹德彪，摆设擂台，施公俗借此捉拿蔡天化。又将铁臂哪吒万君召请来，与黄天霸等一同到了东安县，寻了客店住了。看看已至三月初一，前两日，黄天霸等就先至擂台的地方，看了一回，只见那座擂台高耸半天，四面挂着彩灯。两旁皆有厢台，专为地方官起坐之处。台口横挂着一方匾额，上写“英雄本色”四字；两旁台柱上挂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拳打南山虎豹”，下联是：“脚踏北海蛟龙。”陈设得精致异常，毕竟蔡天化如何捉拿，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四七回 推诚接物大宴群英 协力锄强允拿草寇

话说黄天霸等到次日，他们十三人，一齐出了店门，直往义勇村而去。不一时已到庄上。黄天霸首先即向庄丁说道：“烦你进去通报一声，就说淮安总漕施大人标下副将黄天霸，参将关小西，以次一众人等，奉了施大人之命，待地前来拜望你家庄主。务要相见；咱们还有要言面叙。”那庄丁听说总漕施大人那里来的人，只得飞跑进内去，通知主人。不一会，开了正门，曹德彪带领两个教习，一齐迎出。

当有庄丁先走至门外，与黄天霸说道：“咱们家庄主迎接出来了！”黄天霸正欲迎了上去，曹德彪已到了面前。只见曹德彪将两手一拱，口中说道：“荷蒙诸位老爷远临，有失迎接，望乞恕罪。请里面坐罢！”说罢，就与两个教习站立一旁，让黄天霸等进内。黄天霸等见曹德彪虽然是武举，那一番谦和的气象，也实在令人可敬。因答道：“冒昧奉访，亦望勿罪。”曹德彪道：“岂敢！岂敢！且请到里面，咱们再谈罢！”黄天霸等计共十三人，一齐挨次入内。曹德彪让进客厅，大家行了个总礼，分宾主坐下。庄丁各献了茶退下。曹德彪又与各人通了名姓，黄天霸又与那两个教习通过名姓。曹德彪这才开口，说：“久仰各位英名，如雷贯耳，争奈无缘相见，今幸诸位台驾远临，顿使蓬门生色，实是千万之幸！”黄天霸也就答道：“便是某等久慕高名，亦欲前来奉

拜。奈公事羁身，无暇及此，今幸蒙大人之命，特派某等前来监察擂台，因此得以瞻仰。”曹德彪又道：“某初设擂台，以往情由，又未与诸位细谈。只因某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幼年好使枪棍，现已及笄^①。某当为小女择婿，无奈小女自负太甚。仰慕古人摆设擂台，可以招聚英雄，前来比试，借此可以选择佳婿。某曾拦阻至再，争奈小女不依，这也是某姑息太甚之处。因此就答应他。在县主台前稟请摆设。某以为县主必因此事有王例禁，一定不准。某借此以绝小女之意。不料县主转稟上台，又蒙施大人批准下来，某只得遵命照办。今又蒙大人委派诸位前来监视，倒使某抱罪不浅了。”褚标道：“但我辈子女能有此豪气，亦不愧我辈本色。今足下擂台一开，天下英雄齐集于此，将来是定得佳婿的。可贺！可贺！”曹德彪道：“某岂敢望必得佳婿。不过聊以遂女之愿罢了！”此时庄丁已摆出了四席酒来。曹德彪就与黄天霸等让道：“不知诸位远临，未曾预备东道。谨具水酒一杯，聊申洗尘之意。草草不恭，尚乞诸位原谅。”天霸等亦同声相谢：“到此打扰，实是不该。真所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曹德彪道：“怠慢褻尊，统望包涵是荷！”于是大家就序齿列坐，这也不必细说。

酒过三巡，黄天霸便开口向曹德彪问道：“小弟有一事动向：那赛罡风采花魁首蔡天化，此人，老哥哥相熟吗？”曹德彪道：“这蔡天化也曾耳闻其名，未见其人。并据传说其人甚不安分。现在访拿在案，可有此事吗？”万君召就插口说道：“这蔡天化与小弟有一面之识。现在急须访问，要与他一会。因此动问老哥。如

① 及笄(tī, 音基)——笄，古代束发用的簪子。及笄，古代指女子满十五岁，女子十五岁才把头发绾起来，戴上簪子。

果知他现在那里，小弟便去寻访。老哥既不相识，这就罢了。”曹德彪听他们说话有因，即追问道：“诸位既蒙不弃，如果以某为心腹，有需小弟为力之处，尚乞指教。某当效力，断不有负诸位。倘若今不说明，是真见外于某，亦不敢谬托知己了。如蒙指示，或者小弟可以帮助，也未可知。”褚标见曹德彪如此说法，知他与蔡天化毫无瓜葛。便将捉拿蔡天化的事，细细说了一遍。曹德彪听说，这才明白了。计全又道：“实不相瞒，大人所以准老哥摆设擂台者，为此也。因借老哥摆设擂台之名，意欲招诱蔡天化到此，可以协力捉拿。因此，某等临行之时，大人又再三吩咐：务必先到尊处与老哥说明这事。是恐怕将来捉拿之时，老哥误会其意，那就误事不浅了。今既说明，想老哥是可以帮助。如果蔡天化将来到此，上得台时，还望老哥与令小姐，暨两位教习，加意防备。助弟等一臂之力，那就感谢不尽了。”曹德彪听了这番言语，复说道：“诸位放心。蔡天化不来则已，如果前来，愚父女暨两位教习，稍稍存偏怠，不助诸位协力擒拿，与万民除害，弟是誓不为人！”说着，便将自己杯中的酒，倾了一半在地，洒酒为誓。黄天霸等见曹德彪如此仗义，又如此爽快，大家好不欢喜，于是就痛饮起来。直至夕阳西下，方才散席。黄天霸等当即告辞回店，专俟次日去看打擂。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四八回 曹德彪只手败吴嵩 史占魁奋身敌石勇

话说曹德彪自送出黄天霸等人，回至客厅与徐宁、石勇二人说道：“原来是为捉拿蔡天化。两位教师在此，我方才已允过他们协力捉拿。万一蔡天化到此，还望两位教师克践前言，稍助一臂之力！”徐宁、石勇齐道：“但请放心，我等情愿助一臂之力！”曹德彪大喜，又闲谈了一会，便进入内宅与他女儿月娥亦说知。曹月娥亦满口答应。

话分两头。再说黄天霸等回到客店，大家又谈论一会，用过夜饭，即各自安睡。次日一早起来，梳洗已毕，用过早点。约有辰牌时分，大家就暗藏了兵刃，出得店门，直望擂台而去。不一刻来到擂台，只见有游人往还，热闹异常。此时台主尚未上台，大家就在茶棚内坐下。不一会，东安县已到，望着他上了台，在东厢坐下。有人献上茶点。又一会东安营守备，也骑着马来。上了台在西厢坐定。也有人献上茶点。台下有一群东安县小队城守营护勇，手执皮鞭，在那里喝打闲人。

大家正看之时，忽人声喧叫，哄传：“台主来了！”黄天霸回头一看，只见曹德彪当先骑在马上，头戴玄缎包脑，当中打了英雄结，颤巍巍高插顶门；身穿一件秋葵色素缎直袍，腰束杏黄丝带，脚踏薄底快靴。到了台口，翻身下马，立定脚步。将罩袍用手一提，只见一个箭步，跳在台面，在台中间一张交椅上坐定。

接着两个教习也飞身上台，就曹德彪下首两张交椅上坐下。黄天霸等看见曹德彪、徐宁、石勇三个人，步法轻捷、身体灵便，正自夸赞。忽又哄传：“小姐来了！”黄天霸等复又掉头，观看小姐的身段：头戴玄缎抹额，上面打着一个鸳鸯结。滑滴滴螺髻高盘，鬓旁斜插两朵绒花，一对珠环低垂耳下；身穿一件大红素缎绣花外罩，内衬灰色湖绉绣花密扣紧身短袄，腰束湖绿丝绦，斜挂一口佩剑。下穿一条玄色湖绉百褶裙，内衬玄绉洒花扎脚套裤。一双金莲紧踏着大红绣履。真个是柳眉杏眼，粉脸桃腮，生得极其美貌。缓缓的到了台口，跳下马来。先将身上衣服拂了一拂，然后将外罩拽起，一只手提起裙角。只见他身子一缩，柳腰一摆，已轻轻的飞上擂台。就在曹德彪上首那张交椅上坐下。有丫环送上香茶，曹月娥喝了一口，即站起身来，同着曹德彪望两旁厢楼上，给县主、城守请了安。然后曹月娥进了内台，脱去外罩。曹德彪也将外衣脱下，父女两人走至台，两手一拱，望台下说道：“在下曹德彪，率领小女月娥，因欲招集天下英雄，到此比试。特为稟请各大宪，摆设擂台。今日是开擂之期，四海英雄，各方豪杰，想已齐集到此。如蒙不弃，便即请上台来领教；两手若有能打在下一拳者，即赠花红纹银五十两，踢在下一足者，赠给花红银一百两；有能将在下及小女掷落台下者，除送花红银五百两外。还招为女婿。决不失言。倘若被在下及小女、教师打伤，或致毙命。在下除备棺盛殓外，概不抵命。业经稟请各大宪准予立案，不得借此生端。有武艺的便请上台来领教领教！”

话犹未了，只见东北角上一人大喊道：“你胆敢口出狂言，藐视天下豪杰，俺来会你。”说着一个箭步，跳了上去，抢在上首立定脚步。曹德彪将手一拱门道：“足下尊姓大名，何方人氏？”

那人道：“俺乃山东曹州府人氏，姓黄名唤毓英。”曹德彪说道：“请了。”黄毓英就分开架式，直向曹德彪一拳，认定曹德彪胸前打来。曹德彪一看，便知他拳法平常。岂有开手就向人家胸前打到之理？曹德彪也不回手，但将身子一偏。黄毓英一拳落空，又举起右拳向曹德彪面门打下。曹德彪见他右拳来得切近，喝一声：“来得好！”急将左手向上一手，捏住来人右拳。右手一起，便从来人腰下一托，趁势一推，将黄毓英掷下台来。台下人一齐喝彩。

忽见东南角上又有一人大声喝道：“台上人休得逞能！俺来会你！”喝声未了，那人已跳上台来。曹德彪道：“通个名姓，本台主好与你交手。”那人道：“俺乃山西绛州人氏，飞山虎吴嵩便是！”说着，在上首站定脚步。曹德彪将手一拱道：“请了。”吴嵩分开架式，右拳向前按定，左手曲着一半。胳膊向外，使了个鹞子反探爪，一反手向曹德彪面门打来。曹德彪将身一偏，头向左边一扭让过，趁势就用了个鹞子翻身。右手一起变成了白虎探爪，向吴嵩左臂抓下。吴嵩就趁势一让，一转向跳在曹德彪背后。认定曹德彪后心，即飞起一拳。曹德彪早已防到。赶将身子向左边一让，吴嵩这一拳打了个空。正欲飞起右拳，认定曹德彪左肋打下。曹德彪已转身来，就地飞起一腿，这唤做枯树盘根。吴嵩知道这一腿利害，赶望旁边一跳。曹德彪见他让过，随将右腿缩转进来。立刻将左腿撒开，用了个旋风扫叶，望吴嵩扫去，吴嵩便使了个燕子穿檐，将身一纵，直望曹德彪一扑。又起了二指，认定曹德彪双眼点来，这叫个双龙取珠。曹德彪一见，赶紧收回左腿，右腿站定。使出金鸡独立势，等吴嵩来得切近。左腿往上一翻，认定吴嵩右肋踢去。吴嵩说声：“不好！”赶紧身子一翻，

使个鲤鱼大翻身，满想让了过去。曹德彪怕这一腿就伤了他性命，也就缩转来。却变了个泰山压顶，趁他翻身的时节，就一只手将吴嵩的右臂抓住。向空一提，离了台板，顺手就望台下一抛，跌落下去。台下的人又齐声喝彩。黄天霸等远远看着，褚标即开口说道：“你看曹德彪，那样身躯灵捷，煞是好手。”

黄天霸等正欲回答，又听大声喝道：“台上的听着！尔休得自逞其能，可认得我史占魁吗？尔且站稳了，等我来将你抛下台去！”说着，已跳上台了。当下曹德彪已退入台后，教师石勇抢上前来。彼此通了名姓，二人分了上下首。史占魁占了客位。石勇道了一声：“请。”史占魁便使开架式，向石勇打来。石勇也摆了架式敌住。二人在擂台上，你一拳，他一脚，上打泰山压顶，下打枯树盘根。左打青龙剔鳞。有打白虎探爪。一来一往，彼此斗了有三十余合，不分胜负。只见石勇忽然身子一倒，跌入擂台当中，四仰八叉，睡在下面。史占魁便趁势飞起一腿，认定石勇裆下端来。不知石勇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四九回 石勇巧打史占魁 徐宁误败殷家虎

话说史占魁即飞起右脚，认定石勇裆下踹来。史占魁不知是计，误认他真个是跌在地。那里晓得石勇是用的醉八仙。史占魁右脚才要踹进，石勇不慌不忙，收转左腿，望裆下一护。又将右腿往下一缩，说时迟，那时快。史占魁才要进裆，石勇已将右腿发出，认定史占魁肋下踢来。史占魁就此说声：“不好！”见来势甚猛，自己上了当。赶紧要躲让，那里躲让得及？才算将身子偏过，石勇的右腿就到，正踢中坐臀。史占魁就此向地下一坐，正要立起来再打，石勇已站立起来。趁势进一步，右脚一起，认定史占魁踝儿上就这轻轻的一踹，随即伸开两手，一弯腰将史占魁的束腰抓住。提了起来，高高举起，走至台口。打了两三转，大笑一声道：“请你下去罢！”说着，轻轻的丢下台来。众人同声喝彩。

此时日已过午，曹德彪又到台口向台下说道：“还有那位英雄上来比试比试？”招呼了半会，并无一人上台。曹德彪只得又向众说道：“诸位不肯见教，咱们可要回去了，明日再来领教罢！”说罢，退入后房。带着曹月娥，及教师徐宁、石勇，又向两厢与县主、守备道了乏，收擂回庄。县令、城守也就下台，各乘轿马回衙而去。曹德彪父女、教习，等候地方官走后，他们也下台乘马回庄。黄天霸等也即回至客店。那些看热闹的人，也不必细说。

自然各散回家，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辰刻，大家还是前来观看。地方官先到，接着曹德彪父女及两个教习又上了台。还如昨日先向地方官请过发。略坐片刻，到后面脱去外罩衣，走出台口，又望台下招呼了一回。但见下面跳上一人，约有二十岁以外年纪，黑漆漆的面皮，头戴玄色湖绉包脑，当中打个英雄结。身穿玄色湖绉包扣紧身，腰束杏黄丝绦，下穿玄色湖绉马裤，脚踏薄底快靴，立在台上，先向曹德彪拱了拱手说道：“在下姓殷名勇，殷家堡人氏。殷龙是俺父亲。在下特奉父命前来。自知武艺生疏，何敢与台主比试？不过父命难违，借此可以叨教叨教。设有不到，还乞台主指示才好。”曹德彪听了这番言语，不觉羡慕之至。又见他仪表非俗，更觉可爱，心中早已存了个让他三分之心。当下也将两手一拱，望殷勇说道：“久仰尊翁大名，恨无由得见。今幸小英雄远临见教，某年衰力竭，小英雄拳足之下，还请稍让三分，实为万幸。”他们二人在那里叙话，黄天霸等早已看见，当时贺人杰就要叫唤，黄天霸等紧拦住。一面就指与万君召道：“这小子就是殷龙的次子。”又指向贺人杰道：“就是他二舅爷”。万君召听说，又向台上将殷勇打量一回。说道：“俺看这小子仪表非俗，大概武艺也还下得去。”黄天霸道：“这小子的本领是好的！”正谈之间，只听台上说了一声：“请。”大家仰面观看。

但见殷勇占了上首立定。二人分开门户，曹德彪就使了个童子捧银瓶的架落，等他人来。殷勇就使出黑虎偷心，照准曹德彪当心一拳打去。曹德彪将身一侧，左手一起，将殷勇的拳头钩开。即将右手照定殷勇肩窝一掌打击。殷勇转身，担左手帮右手，将他的拳头隔开。进一步还他一拳，彼此搭上手来。一来一往，打

了有三十多个照面。论殷勇的拳法，也还不坏，争奈气力究竟不佳，看看抵敌不住。曹德彪见他要败下去，故意卖个破绽，是让他一着的意思，看他知也不知。那里晓得殷勇误会其意，以为有了空儿。趁此便好进步，赶着使了个蝴蝶穿花式，向曹德彪一拳打来。曹德彪一看，不觉哈哈大笑道：“来得好！”就将身子一偏，殷勇这一拳打了个空。曹德彪就趁势使了个鹞子翻身，伸开右手，顺手就在殷勇肩头上，只用二指轻轻一点。殷勇正欲躲闪，已不不及。正中肩窝，登时就觉麻木起来。只见殷勇脸上一红，跳下台去。台下的又喝了一声彩。

曹德彪正欲招呼，又见台下跳上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少年。但见他也是头戴玄色包脑，打着英雄结。巍巍高耸顶门，身穿一件湖色湖绉密扣紧身短袄。腰束鹅黄色丝绦，下穿玄色洒花马裤，脚踏花脑头薄底快靴。紫檀色面皮，两道浓眉。一双豹眼，高鼻梁、阔口。满面精神，一身胆气。在台口立定足步、将手一拱道：“俺乃殷刚是也！”俺二哥被台主打败，俺应该退避三舍。何敢不知进退，妄自称能。欲与台主比试？争奈既奉父命，不敢暗地欺瞒。明知交手必败，但不得已而为之。还请台主不弃，指教两手。俾得后辈长些见识，回家好复父命。”曹德彪听了这番言语，比殷勇更说得好，不觉心中更加喜悦。因道：“小英雄既如此说，谅来武艺一定高明了。请了！”殷刚答应一声，即抢到上首，立下门户。曹德彪也就摆下架落。只见殷刚出其不意，飞一拳直向曹德彪肋下打到。曹德彪赶紧将右手一起，一转身就一切掌，认定殷刚的拳头切下。殷刚眼尖手快，见他一掌切下来了，立刻收回右拳。身躯向旁边一闪，随即一个鹞子翻身，趁势一拳，向曹德彪左太阳穴打到。曹德彪见他一拳打来，暗暗喝彩道：“好灵

捷！”就说了一声：“来得好！”左手一起就来托他的右拳。殷刚不等他来，一面将右拳在他面上一晃，那只左拳已到了曹德彪腋下。曹德彪看他这样灵捷，不觉喝一声：“好！”殷刚一看就此稍分了点神，曹德彪已伸开右手，将殷刚束甲绦提住，轻轻向台下一丢，说一声：“去罢！”殷刚才被曹德彪从台上丢下，话犹未了。又见从人丛中跳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子来，大喝一声：“休得逞能！将我两个哥哥打败，俺小爷爷殷强前来会你！”说着已上了台，不分皂白，便飞起一拳。向曹德彪打来。曹德彪正欲回手来敌，那边跳出徐宁，将殷强接住。殷强拳打脚踢，好似不成家数，那知他是练就这等功夫。徐宁欺他年幼，就不把他放在心上。彼此往来有二十余合。殷强故意卖个破绽，徐宁就趁势来进一腿。殷强看得真切，说声：“好得很！”便将两手一抱，身子向后退一缩，徐宁就打了空。正待回身，早被殷强出其不意，两手一开，且向徐宁面门打下。喝一声：“着！”险些儿打中面门。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五〇回

贤郎舅旅馆谈心 假英雄擂台献丑

话说徐宁被殷强两手一开，直向面门打下。徐宁一见，说声：“不好！”赶着将头一埋。望旁边一闪，虽让了过去，险些儿一个面磕地。殷强却也乖巧，见徐宁如此，也算他吃了点小亏。若再等他转个身来，自己却不是他的对手。因喝道：“小爷爷打得不高兴了，且下台去玩耍玩耍，明日再来会你。说了几句大话，跳下台去。徐宁只气得七孔生烟。再要与他争能，他又是个小孩子。就是胜了他，也不甚响名。而况他已经下台去了，只得忍气吞声，闷闷不乐。

此时已是晌午。曹德彪就约了徐宁，到后面午饭。黄天霸抬头看见一酒楼，前去用酒。才进酒楼门，忽听有人招呼道：“黄叔父！你老人家在这里吗？”黄天霸抬头一看，不是旁人，乃是殷龙的次子。因道：“殷贤侄！你们昆仲来了几天了？住在那里？”殷勇道：“昨日才到的，住在城里万家巷兴隆店。你老共来了几人？”黄天霸正欲回答，殷勇又见计全、褚标、朱光祖、关小西、李七侯、李昆、金大力、何路通、王殿臣、郭起凤、贺人杰等人，一齐进门来。因又说道：“诸位伯父，叔父，连贺兄弟都一齐在这里呢。可巧开来坐罢！”于是便令贺人杰与殷勇等一齐坐了。黄天霸等人，就分开两桌坐定。殷勇见了万君召却不认得，便走至朱光祖面前问道：“这位，小侄不曾见过，也得要行个礼儿。但

不知尊姓大名。”朱光祖道：“这就是铁臂哪吒万君召，你爹爹也曾会过他的。”殷勇听说，便到万君召面前行了礼，口中说道：“还望叔父宽恕，小侄未曾谋面，勿罪才好。”万君召又谦让了一会。殷勇又叫两个兄弟前来见礼，殷刚、殷强随即过来见礼。万君召先夸赞了他三人一回，当下又问了他些闲话。殷勇仍归本桌坐下，大家各用了酒菜。三张桌上，欢呼畅饮起来。一会子用完酒饭，黄天霸抢着一齐算了帐，把钱还了。大家又一起出了酒楼，还到擂场去，看了一回。

可巧午后并无一人上台比试。曹德彪在台上招呼了一会，并没一人上台。殷勇便低低的向黄天霸道：“你老人家有着一身本领，怎么只在这里旁观，不上去比试一回？你老上去，也可将那曹老儿打下台来，给人家畅快畅快。免得他在台上目空一切。”黄天霸见问，因说道：“贤侄有所不知，咱们那里是为看打擂台到此？是因奉了施大人之命，前来有要紧公干的。少时再与贤侄说明。便知道了。”殷勇见说，也就不往下问。曹德彪招呼了一会，见无人上台，也就穿了衣服，率领女儿并两位教师下台而去。

黄天霸等也就一同进城回店。到了城内，说明了住处。他便叫殷勇将行李搬来住在一处，好大家谈论。殷勇也极欢喜，立刻将兴隆店算明了房饭钱，搬出店门。挑到黄天霸等客店里去，不一会已到。黄天霸就叫店小二，快腾出一顺五间，大家皆住在这一进内。殷勇兄弟喜之不尽，因又向黄天霸问道：“方才叔父所说，不为打擂而来。是奉大人之命，有要紧的公干。到底是为着什么事呢？请说明一回，好使小侄得知，如有须用小侄之处，小侄还可相助一臂之力！”黄天霸见问，将蔡天化之事说了一遍。彼此谦逊一番，稍叙阔别，正谈高兴，忽见店小二进来请吃晚饭，

四个人便出用晚膳去。用过晚膳，彼此又略谈了一会，就各去安歇。

次日一早起来，梳洗已毕，大家用了早点，便一齐出门，仍去看打擂台。不一时已到擂台，大家就在原处那个茶棚内坐下。见有人在台上交手，未及数合，忽将那人丢下台来。接着又有一人上来，也是不到数合，又打落下去。接连有五六个人皆是如此。曹德彪便在台上喊道：“若再有如这样不中用的，尽可不必上来罢！免得有累本台主的拳足。”话犹未了，只见正南上人丛中挤出一人，大声喝道：“台上的听着！你有多大的本领，胆敢口也大言？俺来送你的狗命！”那里晓得还是如此。上去不过三五合，仍旧被丢下台。曹德彪哈哈大笑道：“我道是个真有本领的，原来还是个不中用的小子！”笑声未毕，忽见台上已跳上一人。毕竟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五一回 粉金刚力敌曹德彪 冲天炮奋斗徐文豹

话说曹德彪将那人打量一回。暗自喝彩道：“这人大约是劲敌了。”他外穿一件白绫绣花外盖，脚踏粉底乌靴。头戴逍遥巾，手执白纸扇。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分明是个白面书生，那里象前来打擂？他偏不矜才，不使气，连响也不响，就跳上擂台。因此，曹德彪就知道他是个劲敌。忙将两手向那人一拱道：“请教尊姓大名？住居何处？”那人道：“小生姓徐名唤文豹，祖籍浙江人氏。因往直隶探亲。路过贵地。听说得老丈大开擂台，招聚天下英雄豪杰。小生不揣冒昧，妄自班门弄斧。还请尊拳之下，稍让三分，使小生得全颜面！”这一番话，真说得儒雅风流，令人动听。黄天霸等在那茶棚内，听见他说了这一番话儿，估计是有绝妙本领。

正在凝神观看，又见曹德彪向徐文豹拱一拱手，说道：“既蒙不弃，即请见教罢！”只见徐文豹答应一声，便将外盖大衣脱下。现出一件密扣紧身，湖色短袄，将一根丈二长的杏黄丝绦在腰间束好。又将脚下粉底乌靴蹬了一蹬，说一声：“有占了。”当下在上首立定脚步。只见曹德彪已分开门户，左脚曲起，右手挡定顶门。左手在右肋下按定，使了个寒鸡独步之势。徐文豹不慌不忙，先将身子带偏。左手按着胸膛，右手搭在左肘之下，腾身进步。将右手从后面团过来，使了个叶底偷桃的架落。阴泛阳一

拳打来，便破他的那个寒鸡独步的解数。曹德彪将身子一侧，左手一起，将徐文豹一拳掀开。趁势发出右手，还他一下。徐文豹来得飞速，赶紧躲过他右手。使了个毒蛇出洞，认定曹德彪背心点来。曹德彪看得分明。也赶着使了个王母献蟠桃，将徐文豹的那只手托了出去。徐文豹将身一转，又使了个鹞子翻身，扑转来双手齐下；这唤作黄莺卷翅。曹德彪赶着将身望下一蹬，把头向左边一偏，躲过他双手；趁势使了个金刚掠地，将右腿在台上一旋，直认徐文豹旋转扫来。徐文豹赶着将身跳过，又使了个泰山压顶，照定曹德彪脑门打来。二人在擂台上，你来我往，拳去脚来，只打得眼花缭乱。这一个小好似蜻蜓点水，掠一掠便飞向空中；那一个如蛱蝶穿花，点一点又飞来墙外。一个是如南山饿虎，见着人扑面而来；一个是如北海怒蛟，得了势腾空而去。真个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那些台上台下的人，看得个个齐声喝彩。就连黄天霸等这一班会手。见着二人如此，不觉得也高声喝起彩来。二人足足打到了一百余合，还是不分胜负。又斗了五十会合，还是不分胜负。你也莫想打我一拳，我也莫想踢你一脚。二人见不分胜负，更觉抖擞精神。又斗了有五十余合，还是不分胜负。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见曹德彪将两只手，竟在那当胸一合说声：“且住，停一会儿，再决雌雄。”徐文豹一听此言，也就说道：“悉听尊便。”说着，各人举了手，跳在一旁。曹德彪复将手一拱道：“此时日已晌午，俺们且吃过午饭再来。”徐文豹便道：“使得。”说罢，就走到衣架旁，拿过长衣。就身上披好，轻轻的跳下台来。大家一看，见他打了有两个时辰，还是面不改色，无不称赞。徐文豹下得台来，摇摇摆摆，挤出人丛。便去寻找酒楼。好用午饭。黄天霸等也就去到酒楼用饭。

上得接来，大家坐定，便呼店小二拿了酒茶。一面饮酒，一面谈论方才他二人交手情形。贺人杰便插口问道：“这等拳法，究竟是那家宗派呢？”褚标道：“这就是少林一派。他二人的拳法，也算是得其奥妙；末了还有那一着撒手拳，唤作独劈华山。只有那天王托塔这一着可以解得，其余皆不能解。不知他二人有这两着妙拳。俺们且吃过午饭，再去看他们各耍一会。”大家听说，颇为高兴。赶着狼吞虎咽，一会子如风扫残云似的，大家俱已吃过。算了帐，还过钱，大家净了面。又吃了两杯茶，复一齐出门。仍到擂台下面，看曹德彪与徐文豹二人比试。

此时曹德彪已用过午饭，在台上坐在那里等候。不一刻，徐文豹也前来，仍旧轻轻的跳上擂台。曹德彪一见他来，赶着立起身来，让他坐下，稍尽待客之礼。徐文豹将手一拱，说声：“请。”二人同坐下来。有人过来各献了一杯茶。二人稍坐片刻，各饮了两口茶。徐文豹便站起来，脱去外衣。将衣服挂在衣架之上，复走到台面当中，在上首立定脚步。曹德彪正要上前请他开拳，旁边早走上教习徐宁，忙向曹德彪说道：“难得这位徐兄到此，你已与徐兄会过了。可否让小弟与徐兄领教一番？”曹德彪道：“我未尝不可，只怕徐兄见怪。说咱们：‘自家欺人，轮流与他比试。恐不大稳便。’”徐文豹听说，心中暗想道：“你们不必施这诡计，两个人递换着与我交手；就使有十个人轮流而来，我姓徐的要说出半个不字，也称不起是英雄好汉。”因说道：“这个又何妨？便是我迟早皆要领教的。但不知尊姓大名，还得请教才是。”徐宁道：“在下也是姓徐，与老兄同姓，单名是个宁字湖号冲天炮。略知拳棒，本领平常。还得有请稍让一二！”徐文豹道：“岂敢！岂敢！太谦，太谦。小生是久仰的，幸蒙赐教，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说罢，便道了一声：“请！”彼此立了门户，即刻就交起手来，你去我来，倒也是一对劲敌。两个人也斗了有八十余个回合。徐文豹并未稍见破绽。徐宁见他拳法甚精纯，急切不能将他败下。自己又心高气傲，总想在东家面前要个面子，方肯甘心。但既存了这个心，便用出一个毒着出来：先使了个蜜蜂进洞。将两拳向着文豹两太阳穴打来。文豹一见，早知他要用那手毒着，已暗暗防备起来。文豹便先用了脱袍让位的解数，将两手并在一处，从下泛上，向两边一分，去掀他的两只手。徐宁见他来分自己的两手，便借他分开之力，趋势一反手，正对文豹脑门劈来。这一着，就是褚标说的那独劈华山。文豹是已防备到此的。见他一掌劈来，此时文豹早将两手平住了胸膛挡来。说了一声：“来得好！”立刻将右手向上一托，泛住徐宁那一反掌，顺势将左手向徐宁胸前一点。这就叫做天王托塔。只听徐宁说声：“不好！”正待要将身子一偏，文豹这一拳已经逼近胸膛。毕竟徐宁有无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五二回 徐文豹大斗曹月娥 众英雄协拿蔡天化

话说徐宁说声：“不好！”赶将身子一偏，亏他让得快，已在肩膀上擦了一下。曹德彪看得亲切，怕徐宁有失。赶紧走过来，向当中一隔。说道：“今日天已过午，咱们明日再来比较罢！”二人听说，各人收了手。徐文豹就衣架上拿了衣服，换好下台。曹德彪父女及两个教习，也自下台回庄。黄天霸等自不必说。也是回转客店。

曹德彪到了家中坐下，歇了片刻，即向女儿月娥及徐宁、石勇两个说道：“咱们打了这几日擂台，还不曾遇见劲敌。今日这姓徐的，倒有些扎手。方才徐师傅若再与他交手下去，恐怕要敌不过他了。”徐宁道：“若不是台主那样说开，真个有些敌不上来。但是明日怎样设个法儿，要败他一次才好。”月娥在旁，也道：“石师傅，且待你敌他，看是如何？咱再与他较量一次，便可分其高下了。”曹德彪道：“我儿，你可不要小视于他，就是与他比试起来，也须仔细才好。纵不能胜他，也得要与他不相上下，方才不被人笑话。那时为父自有主意。”月娥答道：“女儿自当遵爹爹之命。”说了一会，也就各自用膳，不提。

再说蔡天化自从在河南勾栏中住下，恋着一个妓女，倒也不想往各处采花。却住了半个多月，有些不耐烦起来。这日出门，到街坊上闲游。忽然听人传说，东安县现在摆设擂台，为的是招

赘女婿。蔡天化听了这话，心中暗想道：“这摆擂的人家，那个女儿，想必是色艺俱全。咱何不到那里去会他一会？若果真美貌，咱打胜了他，定然给咱做老婆。咱也落得有个色艺俱绝的家小，也可帮助帮助。好在咱在这里没有一些儿事。不但将他打胜可以得个好老婆，咱还可以格外响名。”主意已定，即由河南动身，日夜兼行。不到六七日工夫，已到了东安县内。当下落了客店，就从各处打听了一回。听说有个徐文豹，现在那里打得不分胜负。他听在肚里，暗道：“这姓徐的，难道有三头六臂吗？俺若不到此，由他逞能耀武；俺既到此，可不能让他逞能了。”想了一回，也去擂台下去看了一会。这日却因曹月娥果真感冒风寒，不曾上台。那擂台上面，可挂着一面白漆粉牌，上写着告白：“暂停一日”。蔡天化看了告白，当夜就思量曹家去走一趟。如果见着曹月娥，果真是好。他便放出采花的手段，与他暗战一番。又想到：“俺既然到此，且等他明日上台，俺将他打败下来，还怕不是我的受用。若是今夜就去，倘被他知道，反败了咱的英名。”因此一想，遂未前去。这也是曹月娥应该不被污辱的，天化死期将临。所以古人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蔡天化向称采花魁首，今日忽然动了这个念头。未去污辱曹月娥，要想争那英名。

闲话休表，却说隔了一日，曹月娥的感冒已是大好。先着人到台上，将告白牌下去。那时来打擂的，并那些小本营生的，热闹异常。蔡天化此时，也到了擂台场内，却因人多拥挤，不曾看见黄天霸等人在此。就使他会想到，他又倚恃着自己武艺。又因黄天霸等拿过他两次，均不曾捉住他。及至酒醉，误为捉住，仍旧被他挣脱。他所以将黄天霸这干人也不曾放在心上。倒是黄天霸等，虽然在此看打擂台，却刻刻留神，防着他到此。可巧贺人

杰走出茶棚小便，瞥眼瞧见一人走过，好象蔡天化。他将溺也不解了，就蹑足潜踪，尾随在后远远的跟了过去。仔细一看，真是蔡天化。已进了那首茶棚坐下。他便赶急飞跑，回至茶棚，打了个暗号，告诉众人。大家听说，还未开口。只见黄天霸等要奋勇出去，预备去捉。万君召一见，即刻将天霸拦住。说道：“老兄弟！还不曾到时候，且不要空了手足！”你道这是什么话儿？原来万君召说的，不要空了手足这句话，就是不要空捉了他。将这捉字拆开说成“手足”二字。黄天霸听说，只得耐住性子坐在那里看光景。

此时台上的人已到全了，曹德彪又往台下招呼过了。徐文豹已跳上台去。只见石勇到台口，向徐文豹拱手道：“尊驾学的高艺，咱家台主与那位徐师父，都已领教过了。但是在下还不曾领教呢！请赏个光儿，指教一两手罢！”徐文豹笑道：“既是尊驾不弃，当得请教。便请过来罢！”石勇道：“主不占客，还请在先。”徐文豹道：“既如此说，我可有占了。”说着，既将外衣脱去，有人接过，向衣架上挂定。二人先分了门户，即刻就交起手来。你一拳，我一脚，只见或上或下，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各尽所长。一来一往，斗了有八十余个回合。忽见徐文豹飞起一拳，直向石勇打来。石勇才待要让，徐文豹这一拳并未打下，复飞起一腿打来。石勇一见，说声：“不好！”正待将身子一偏，让他这腿。忽听一声娇喝道：“姓徐的你不必逞能！俺姑娘曹月娥出来会你！”话犹未了；又听台下一声道：“好！”就如万马奔驰一样。徐文豹正是一腿飞去，打算石勇断让不过去。不意一声娇喝，走出一个女子出来。徐文豹赶着立定了脚步，将曹月娥上下打量了一回。但见他头挽乌云，高高的盘着一个堆螺髻，玄缎抹额。中间打着

个鸳鸯结，高耸顶门，两耳斜插着两朵绒花，一对珠环低低垂下；身穿一件大红缎洒花密扣紧身短袄。腰束着一根苹果绿丝绦，下穿玄色湖缎洒花扎脚马裤；窄窄的对三寸金莲，穿着一双大红绣履。真个是柳眉杏眼，粉面桃腮。虽为闺阁佳人，实是裙钗武士。徐文豹看罢，不觉暗暗喝彩。曹月娥也将徐文豹看了一回，只见他两道长眉，一双俊眼。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心中也着实羡慕。彼此均打量已毕。只听徐文豹说道：“小姐既然下顾，我徐某也算三生有幸了。”曹月娥听说，面上一红，也就应声说道：“从来未有主占客先的道理，还是先请赐教罢！”徐文豹听说，立刻就分了门户，与曹月娥交起手来。只见他们两人，一个是身如铁树，拳到处不让分毫；一个是腰若柳枝，足踢时颇难躲避。忽然间蛟龙出水，气挟风云；忽然间卧虎翻身，势崩山谷。两个人一来一往，足足斗了有百余个回合。那台下的人都看得呆了，那个不大声喝彩！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听西北角上大吼一声道：“姓徐的！休得逞能。尔休想这个老婆，须留给俺蔡天化爷爷受用！”这一声大喝，那些台下的人俱听得清楚。暗道：“这蔡天化是个缉拿的人，为何敢如此大胆，前来打擂？”台上的曹月娥、曹德彪，及徐宁、石勇四人早已听见。正要防务，蔡天化已跳上擂台。曹月娥抽了空儿，即向徐文豹说了一声：“慢走，俺去就来。”说着，便退入后房。蔡天化才上得台，即与徐文豹两下交手。不知蔡天化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五三回

逞强能众英雄鏖战 中要害蔡天化成擒

话说蔡天化一声大喝上了擂台。也不打话，便与徐文豹交手。这却是何缘故？他却存了一个心，恨不得一拳就将徐文豹打死，他便可得了曹月娥去做老婆。不料徐文豹果然毫不畏惧，就与他力斗起来。又兼曹月娥是早已知道，要合力拿他。所以向徐文豹说了一句：“且慢，俺去就来。”他便退入后房去拿了兵刃。会同他老子及两个教习，一齐拔刀相助。蔡天化却不知其中缘故，正与徐文豹一拳一脚的，打了个正对。忽听噗！噗！噗！一阵声响。瞥眼一瞧，见黄天霸等一众英雄都拿了刀，齐到了台上。徐文豹一见虽知大概，却不晓得底细。

正是疑惑，又听黄天霸等齐声喊道：“咱们大家合力呀！不要再给这狗强盗挣脱逃走呀！”一声未完，只见兵刃齐施。你一刀，他一剑，认定蔡天化砍到。蔡天化一见，知道不好。即忙运动神功，赤手空拳，来与黄天霸交手。奋力恶战。只见黄天霸一刀砍来，蔡天化将右手一架，隔开过去，连皮都不曾伤了一块。黄天霸正待要砍他二刀，那边褚标已一刀砍来，又接着何路通双拐齐下。蔡天化抖擞精神，一声大喝道：“尔等这些小子忘八蛋！俺爷爷要惧怕你一点，就不算好汉了。尔等这一起小子，将所有的兵刃，只管砍来！俺爷爷只放着这两只手，两条腿，与尔等杀。这一起忘八厮儿！”一面将两手拿开去挡兵刃。黄天霸等听了此

话，大家皆气望上冲。你一刀，我一枪，有的被他让过的，有的他并不让。竟自使着膀管去迎接兵刃的，总不能伤他半点。大家都有些紧急。只见贺人杰抽个空，便掏出两个金钱镖。手这一扬，直向蔡天化双眼打到。蔡天化早已防备，便举起右膀曲转过来，将二眼牢牢挡住。及至金钱镖打到，却打在手膀上面，就同碰在铁上一般。仍旧掉转下来，他竟毫无伤损。李昆在旁看见，也就拿出弹子，认定他咽喉打到。蔡天化觑得切近，用手一接。将那弹子接入手中，顺手一放，居心要还打李昆。可巧李七侯正一刀砍来，不提防正遇着蔡天化正放那粒弹子。正打中手腕，只听当啷一声，手中刀丢落在地。蔡天化瞧得真切，趁势就是一腿，将李七侯打倒一旁，一伸手就去拾刀。此时朱光祖赶着架开，关小西在上首也就一倭刀砍来。接着贺人杰舞动双锤，当头打下。褚标也就飞舞朴刀砍来。天霸又赶着取出金镖掷去。蔡天化架过刀，让过锤，躲过镖，正欲抽空向台下逃去。却好曹德彪一声大喝：“该死的囚徒！还要那里逃去？”说着，就舞动竹节钢鞭，认定蔡天化打下。蔡天化即将手内的单刀掀开钢鞭，不意曹月娥又从背后举起双锋刃，从蔡天化肋下刺来。蔡天化一声大喝，当下骂道：“好贱婢！我与你向无仇隙，何得趁火打劫？来得好！”手起一刀，将曹月娥的双锋刃磕下。趁势就还进一刀，向曹月娥当胸刺来。曹月娥一个箭步，向旁边一躲，却好贺人杰又是一镖打下。蔡天化说声：“不好！”赶着将手中单刀望上一挡，将金钱镖打过。复又飞舞单刀，向贺人杰搠来。贺人杰正欲举锤招架，却好关小西的倭刀从半空中接住。金大力也就插漏当空，举起镔铁棍，认定蔡天化两腿扫来。蔡天化一面避关小西倭刀，一面两脚一蹬，向半空中一纵，又让过金大力镔铁棍。十几个如狼似虎的

英雄，将他团团战住，他竟一些惧怯没有。

万君召自黄天霸等齐上擂台之后，大家与蔡天化大战起来，他却暗暗伏在上面台顶上，在那里细心观看；要等黄天霸等将蔡天化打到有个八九分数，他就下来，只用一个撒手着，就要将他捉住。所以打了这半会，总不见万君召和他交手。此时蔡天化力战众人，任他本领再高，也难敌得住黄天霸、关小西、褚标、李昆、朱光祖、李七侯、何路通、计全、金大力、贺人杰、王殿臣、郭起凤十二个人，并有殷家三兄弟，加之曹德彪父女两个，并徐宁、石勇两教习，共计十九个，又都是能征惯战的英雄。你一刀，他一拐，你一锤，他一鞭，你一棍，他一剑，还有许多暗器。这可是蔡天化本领真高，又兼着能运神功，可以刀枪不入，要换着第二个，还等到这个时候，终不成将他捉住。李七侯被一腿打倒，天化就抢了他的刀，与众人对杀。片时又打倒了两个：一个是何路通。被他刺了一刀，正中大腿，跌倒台下去了；一个是石勇，肩窝上被他的刀着了一下，不能再战，只得躲到台后。黄天霸等不曾将他捉住，反被他打倒了一人，砍伤两个，好不着急。于是大家拼命的杀来，就连曹德彪父女，并教习徐宁、也是奋力去杀。看看蔡天化他有些抵敌不住，心中暗道：“俺若再与他们恋战，真个要被他捉了。不如趁早逃罢！”主意打定便舞动单刀，认定朱光祖面上一晃。朱光祖赶着架住，计全早一刀飞来，蔡天化也不去架，居心让他砍一刀，趁此就可得空逃走。不期贺人杰看真切了，看见他无心恋战，有要逃走之意，即刻又掏出两个金钱镖来，向天化两眼打去。这对金钱镖才打出去，忽见万君召从擂台顶翻身倒挂下来。先使了燕子穿帘的架式，只见一个黑影儿一晃。平空蹿到蔡天化面前，随即用了个叶底偷桃，就向蔡天化左腋下一

点。只听蔡天化“哎呀”一声，登时缩了下去。万君召趁势将身一转，翻到蔡天化右首。轻轻的将蔡天化右膀一拉，也用两指在蔡天化右腋一点。任他铜筋铁骨，再也不能动弹了。于是大家一齐上前，将蔡天化拿住，绑缚停当。再仔细一看，已见他两眼打得血流满面，却是被贺人杰的金钱镖打伤。因他伤了两处要害，才被人捉住。这也是他恶贯满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应该如此。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五四回 正国法强徒授首 挟私仇恶霸伤心

话说蔡天化因被万君召、贺人杰二人，伤着他两处要害，致被人捉住。黄天霸等人，就将蔡天化绑了个结实，抛下台去。此时东安县知县，也就赶到这里。黄天霸即将蔡天化交给东安县，带回衙门，先行收监。万君召又道：“太爷回衙后，可即命差役将他的琵琶骨穿起来，用刑具上了，方保无虞。”东安县听了，好生担惊。因说道：“本县虽有监守之责，还求诸位保护一程。送进城去收了监，那就是本县的责任了。”天霸等答应，即刻一齐护送进城。

到了东安县衙门。当由差役用头号铁链，将蔡天化的琵琶骨穿起来。用刑具上了。说也奇怪，自伤了他要害，那神功也不能运动了。当下给他送进内监。黄天霸又请东安县写了文书，申禀施公说：“蔡天化已设法拿住，但使沿途押解，恐有不测情事，是否就地正法，以昭慎重，而免疏虞！”东安县随即备文专差，连夜投报，暂且按下。

再说黄天霸等，当日又去曹家村道谢。曹德彪迎接进去。黄天霸当即给他道了谢，又问了他教习受伤的话。曹德彪道：“敝教习虽然受伤，却还不重。但须歇息一两日，就可痊愈了。”当下曹德彪即命人摆出酒来，给大家道贺。黄天霸再三推却不过。只得入席叨扰，大家痛饮起来。饮酒之间，谈起徐文豹打擂一事。

褚标先自说道：“那姓徐的，如果未曾娶亲，居心想来招赘，他明日必然前来。那时再将他问明，便可招为快婿了！”曹德彪听了大喜，大家又复痛饮起来。直饮到日落西山，方才散席。黄天霸等回到客寓，又看了何路通、李七侯，所幸受伤俱不过重，大家便去安歇。次日又往看打擂台，果然徐文豹复来。曹月娥又与他斗了一回，仍是不分胜负。曹德彪即命他二人住了手，问明徐文豹曾否娶亲。徐文豹道：“实未娶亲。”曹德彪当下将女儿赘他为婿，徐文豹也就应允。即将他带回庄上，过了一日，就与月娥成亲。一面将擂台拆去，这也不必细表。黄天霸等仍回客店，专等施公回文。

不一日回批已到，蔡天化着即就地正法。这日，黄天霸等皆全身装束，各带兵刃。东安县又将城守请来，带了兵刃，沿途护卫。蔡天化着即提出，打开刑具，当下如法背绑起来，押往市曹斩首。一会子到了法场，等到午时三刻，即将蔡天化斩首。将首级用木笼装好，以便解往淮安，悬竿示众。诸事已毕，黄天霸等也就一起回去淮安销差。殷家兄弟却由东安县回殷家堡而去。不一日，大家俱至淮安，见了施公销了差。施公又将捉拿蔡天化的情形，细细问了一遍。黄天霸等也就细细禀明。当下施公就与万君召道谢，并欲保奏君召。万君召再三推辞，不愿为官。施公这才罢议。又将众人保奏上去。后来奉到圣旨。各人俱加一级。黄天霸加了总兵衔，关小西加了副将衔，其余各官按原级递加。惟有贺人杰升了守备，大家好不欢喜。朱光祖、万君召二人，在淮安盘桓了半月，也就回去。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且将黄天霸等人按下。

如今再说桃源县新出了一案。全家被害，实是可惨。桃源县

西乡有一梁家庄。庄主梁世和，是个本县的武举。家道极其富有，为人亦颇正道，而且任侠好义。这梁世和年交四十余岁，妻子陈氏，生了两子一女；长子名唤家驹，年交十八；次子名唤家骥，方交十二。惟有那女儿玉贞最大，今年正交二十岁。真个是诗词歌赋，件件皆精，而且生得美貌动人。这梁世和夫妇，真是爱如拱璧。自幼与他那表兄结下姻事。他表兄名陈仁寿，住在城里。这仁寿今年二十二岁，也曾进过本学生员。父亲早已去世，只有母亲许氏在堂。家道虽不大富，也还小康。只因梁家庄西北五里，有个温家寨。这温家寨的寨主，名唤温球。是个武进士出身，绰号戇^①太岁，为人极其凶暴险恶。家中广有田产，多蓄豪奴，并养着教习数人。打手数百，专抢民间妇女，强霸一方。人人见他侧目，却与梁家庄梁世和家，不敢沾染。因梁世和为人正直，而且武艺高强。虽然是个武举人，却还比他那个武进士强着几倍。前两年为争买回地，温球意欲强占。梁世和不肯甘休，后来两下动起武来。温球打梁世和不过，依旧还把那分田地让给世和，却暗地下都有怀恨。这两年之内，虽然各不相扰，温球却刻意要设法报仇。

也是合当有事，这日梁世和的女儿适在门口，随着他母亲在那里闲看春景。不期温球方从城里回来，走此经过。忽然看见梁世和的女儿那般风流俊俏，美貌动人。他这一见，却存了一个混帐心，要想他作妾。回家以后，便神游痴想起来。隔了一日，就托人出来到梁世和那里去说。托言给他儿子求婚。争奈他儿子是个十不全，人人皆知的。不必说梁世和的女儿，已经许下姻事；

① 戇（gàng，音杠）——鲁莽。

就是没有许下，梁世和也断不肯把一个爱如拱璧、貌若天仙的女儿，许这个十不全。只得对来人说明，已经自幼许下亲事。那来人只得回复温球，说他早已许下人家。那知温球一听，心中大怒。他不念人家果真许字与人，他反疑惑梁世和嫌他儿子十不全，不肯与他结亲。因此怀恨在心，愈加要寻事报复。可巧这日梁世和家，来了一个外乡人。因脱了盘费，访问梁世和是个任侠好义的人，就前来找他，给些盘费。梁世和见了那人，生得仪表非俗，而且是个武生打扮。就问了他尊姓大名，住居何处？那人一一告诉他一遍。原来姓郭名仁，是山西人氏。到南边投亲不遇，因此脱了盘程，却有一身好武艺。因此梁世和更加亲敬，就留郭仁住了两日，又送了他几十两纹银。那知温球打听出来，便到桃源县贿嘱了差役，硬说梁世和通同大盗，勾结强人。桃源县也不问情由，便将梁世和捉去严加拷问。叫他招出通盗的各情。景梁世和那里肯招？桃源县又将他妻子带去拷问。温球见梁世和一家俱已下狱，只有他女儿不曾下狱。便率领众豪奴，到了梁家庄，将玉贞小姐硬行抢去。不知玉贞果有性命不虞，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五五回 因惊成疾梁女玉贞 抱屈鸣冤陈郎入告

话说戇太岁温球因挟私仇，诬害梁世和通同大盗，在桃源县出首。经桃源县知县不问情由，将梁世和合家下狱。梁玉贞当为温球抢劫回庄。及到了庄上，当将梁玉贞扶入后房。温球便劝他道：“你父亲通同大盗，眼见得性命难保。故此将你接到我家。你若肯与我儿子成为夫妇，我一定设法将你老子与你母亲、兄弟救了出来，仍旧成为亲戚。”那里晓得温球尽管说，梁玉贞一字不答。温球不觉大怒，正欲伸手去打。再一细看，但见梁玉贞玉容惨淡，声息毫无，坐在那里已是昏绝过去。

温球一见，赶着呼唤仆妇，立刻取了姜汤灌下。复又慢慢的低声轻唤，好容易唤醒过来。只见梁玉贞叹了一口气，挣了半会，才说一声道：“苦呀！”众仆妇见将梁玉贞已经唤醒，大家不胜欢喜。温球在旁也甚喜悦，因命仆妇将梁玉贞扶入卧房，好生将他安睡。服侍妥当，随后自有重赏。梁玉贞眼睛虽然闭着，耳内却听得清楚。闻得众仆妇将他送入内房安睡，他即睁开二目骂道：“尔等这一起无耻贱人！可知你家主人诬栽我家通同大盗，捉入县监。又将我有夫之女抢劫过来。如此作为，我一死原不足惜。但温球伤天害理，总有恶贯满盈的时节。我虽死到了阴曹，要追他的性命！尔等众人若将我好好送回，给我全家的骨肉申了冤枉，日后自然感激尔等救命之恩！如若不然，我死之后，也一起

要追你们的性命了！”说了这一番话，又将温球骂了一番。不觉气急上拥，又昏厥过去。

内中只有个姓刘的老妈妈，虽然在温家做工，却是存心忠厚。他赶着又取了姜汤来灌，好容易又灌醒过来。此时温球听说玉贞复又昏厥，又来看视。及至房内，见玉贞已醒。当下那刘老妈妈，即插口向温球说道：“大爷，你老放心出去罢！这梁姑娘交给我婆子，保管你老，服侍他好好的就是了。温球当即答应出去。刘妈妈见温球出去，也就令那些仆妇都走开。他就对梁玉贞道：“姑娘，你放心罢！且到里间歇一会儿，我保管你不至被他奸贼强逼。且耐两天，我再设法救你便了。”梁玉贞听说，见他不是歹意。也就随他进入内房，就床铺上睡下。那刘妈妈又殷殷勤勤的服侍他一会，又与他谈了些家事。又叹息了一回，又切齿痛骂了一回，这才出去。少刻又进来看视，又与梁玉贞问茶问水。梁玉贞也着实感激。不期梁玉贞因吃了一惊，又困在这里，不能出去，心中自然着急；又虑到他父母兄弟不知如何设法解救，因此几凑，不觉头痛起来。温球屡次欲进来侵犯，多亏刘妈妈将病推托，还幸梁玉贞不曾受些污辱。暂且慢表。

再说梁世和一家四口下在狱内。此时城里城外通哄传开了。他的女婿陈仁寿，一闻此言，着实吃惊不小。因赶着出了城，先到庄上看视。才到庄口，只见梁世和家的一个老家人梁孝，匆匆忙忙走了过来。惊慌说道：“姑爷来了吗？”陈仁寿道：“老爷怎么忽然遭这一场大祸？究竟里面有什么仇人？”梁孝道：“姑爷休提了，真个祸不单行。老爷、太太同两个少爷，才被县里捉去；不料温家寨温球这个奸贼，就率领了许多打手，撞进门来，硬将姑娘抢去。老奴等赶了一回，实指望将姑娘夺回。不但不能夺回，

反被他家那些豪奴打了一顿。姑爷来得好极了，也得赶紧设个法儿，一面去县里救出老爷、太太、少爷；一面去温家寨救出姑娘才好。在老奴看来，还是先到温家寨救姑娘要紧！老爷等虽在县监，急切尚无性命之虞。惟有姑娘，平日性情最烈，姑爷是早知道。现在被奸贼抢去，万一强逼起来，姑娘断不肯从他，必然要送性命，岂不白白的将性命送在奸贼之手吗？姑爷必须赶紧设法才是！”那知梁孝只管对陈仁寿在那里诉说，不曾细看仁寿。原来仁寿听见他表妹被温球抢去，就这一急，已经气绝过去；及至梁孝把话说完，忽见陈仁寿跌倒在地。梁孝又赶着将陈仁寿扶坐起来，取了姜汤灌下，才算苏醒。陈仁寿即切齿骂道：“若不将温球置之死地，以报此仇，我陈仁寿誓不为人！”说罢，即令梁孝道：“你且与我到城里一行，先往狱内将老爷等安慰好了。然后再设别法，去处置那个奸贼。但你见了老爷、太太，切切不可说姑娘被他抢去。我自有道理。总要先将老爷、太太、少爷们救了出来，然后再去救你家姑娘呢！”梁孝也只得答应，立刻随着陈仁寿到了县里。贿通了狱卒，进了内监。见着梁世和夫妇，暨两个儿子。梁世和夫妇一见他女婿到来，便哭着回说道：“我不知那世与温家结下这样大仇，将我全家诬害。眼见得我全家是没有性命的了。但是我那女儿玉贞，要望贤婿好生看待。现在我家内也不知弄得是怎么样了？”陈仁寿见了好生难受。只得忍住眼泪，勉强说道：“姑父姑母，你老人家不要害怕。好在这件事纯属他诬我，他们没有真凭实据，就是县里也不能屈打成招。你们二位老人家，且安心在这里住些时，待侄儿出去，好歹总要设法将你们两位老人家及两个兄弟救出去，一面再报复那温球奸贼。至于表妹，你老人家格外请放宽心，侄儿已将他接回去了！”梁世和

夫妇听了这话，方宽了点心。复又问道：“贤婿，你说设法救我等全家，究竟是怎么个解法呢？”陈仁寿便走到梁世和跟前，附耳悄悄的说了几句。梁世和听了大喜。陈仁寿即刻就告别出去，走到监门口，又切实嘱托禁卒道：“望你老人家方便方便，随后这个家人如果进来，还请你放他进去，我将来一起再谢你。说着又在腰间掏出五两银子，赏给禁卒。禁卒自然欢喜无限，满口应承。

陈仁寿出了县门，即到家中，与母亲说了一遍。又同梁孝说道：“你不许在外稍露风声。我即赶往淮安，去到施大人那里控告。你可每日去到县里探视一回，再密访你姑娘生死如何。我到淮安，住在总漕衙门照壁后王四房客店内。你可每日去到县里打探情形，逐日写一封信，寄与我知道。我一经将事体办定，即刻就回来。”梁孝唯唯答应。陈仁寿连夜雇了船。带了银子，直往淮安进发。不一日已到淮安，就在总漕衙门照壁后王四房客店住下。当时就写状词，专待次日一早，前去告状。却好第二日，正是七月初一，施公要到河神庙拈香。陈仁寿打听清楚，带了状词，便出了店门，去到总漕衙门。等待施公河神庙拈香回衙，他便去拦舆告状。毕竟施公可否准他状词，代他申冤，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五六回

察理准词亲提县令 闻风报信暗告强梁

话说陈仁寿将状词缮好，专等施公到河神庙拈香回辕，便去拦舆告状。在辕门外等了一会，金锣响处，施公已打道回衙。陈仁寿即将状词捧在手中，等施公轿；临切近，他便拦着轿杠，跪在一边，口喊：“冤枉！求大人申冤！”施公在轿内闪目观看，见是个秀才打扮。手捧状词，口称冤枉。施公即命住轿，问道：“你有什么冤枉，到本部堂这里来拦舆呢？”陈仁寿见问，便将状词呈上。当有家丁接过。施公打开，看了一遍，就在轿内向外面问道：“你叫陈仁寿，是桃源县学的生员。你可再将这状词内所告的各节，细细诉禀上来。”陈仁寿旋将梁世和与温球恶感及诬良通盗，强抢玉贞，世和全家收监细说一遍。追求申雪！又道：“再生员如有半句不实，大人一经察出，愿领诬告之罪！”说罢就磕了一个头，仍然跪在那里候示。

施公听罢，不觉勃然大怒道：“该县既如此糊涂！境内有这等恶霸土豪，不能先事预防，还敢通同证害，实属不法已极。陈仁寿你可先行退下，候本部堂一面亲提该县，并及那原、被告，人证，来辕审讯；一面札饬该县，即日前到温家寨温球家里，将你聘妻梁玉贞保出。查明有无奸占情事，再行核夺，分别治罪便了。”陈仁寿唯唯而退。施公回衙进入书房，更衣已毕。立刻命人缮就饬知：委派计全、何路通二人星夜驰往桃源县。督同该县

前去温家寨温球家内，赶将玉贞保出；并将温球及桃源县知县，暨拿捉梁世和一并四口之原差。并梁世和一家人等，限五日内一并押解来辕听候讯办。

计全、何路通奉了施公之命那敢怠慢？即日带了亲兵，拿了文书，星夜直奔桃源县而去。不一日到了桃源，先行通报进去。桃源县闻知施公那里派来的人，不知为作何事。赶紧迎接进去。计全、何路通到了书房，彼此相见已毕。有人献上茶来。原来这桃源知县姓胡，名唤维世，是个捐纳出身。为人极其贪财，而且心地又极糊涂。所以计全、何路通到了此地，还疑惑是来打抽风的。因道：“二位惠临，有何见谕？但是兄弟这里清苦异常，除每年例得养廉外，毫无生色。而且桃邑强悍，地土瘠弱。兄弟自到任以来，并无别事，并赔累得不少了。不知贵衙门每年还有什么例规，还望二位仁兄指教明白，以便兄弟设法措备。”计全因抢着说道：“老兄尽管放心。兄弟等此来，并非需索例规。实因奉了大人之命，有件小小财爻送与老兄。可即前去赶办，不可误事。将来办得好，大人是一定要保奏的。”这两句话，在稍微明白的人，早知道内里有些不妥。那里晓得胡维世还当是真是美差。忙笑着说道：“既蒙大人恩典，委兄弟去办，兄弟何敢误事？便请二位仁兄指教罢！”计全道：“当得！当得！”说着就在靴统内，取出一件文书出来，递给胡维世观看。胡维世接过，拆开封套，将公文抽出，捧在手中，由头至尾看了一遍，不觉汗流浹背。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五七回 计全大闹温家寨 路通误落陷人坑

话说桃源县知县胡维世，见计全、何路通二人在靴统内取出公文给他看过，方知道是为梁世和一案。奉了施公之命，前来亲提人证。并限期往温家寨捉拿温球，保出梁玉贞，一并押解原、被告、人证，暨原差人等。亲往淮安听候讯问。胡知县看罢这件公文，吓得汗流浹背。立刻就传差役，亲往温家寨提人。那知那些差役，大半与温球有些来往。一闻此言，故意延宕，不肯立刻就去；为的是先差心腹，去到温家寨告知信息，叫温球急速准备。及至胡知县与计全、何路通追赶前去，温球早已得了消息，准备起来。专等人来捉拿。

却说胡县令带领计全、何路通，及本署差役人等，到了温家门首。计全向何路通丢了个眼色，何路通会意。即退后一步，看他们进了大门，他便到温家后门埋伏，恐防温球到后门逃走。计全等进了大门，当有庄丁故意拦道：“你们自那里来的？为什么不问情由，擅自向人家宅里乱闯？”计全听了此言，不由的气望上冲。大声喝道：“好大胆的恶奴！咱老爷是奉了钦差总漕施大人之命，特来捉你的主人温球。前往淮安对讯控告梁世和通同大盗一案。你敢阻大老爷不许进去么？”那恶奴听说道：“原来如此。既是前来捉咱家主人，难道咱家主人还躲避你不曾么？但是咱家主人现不在庄里，等他回来，叫他前来投到便了。”计全听说，不

觉大怒。便道：“你既说你家庄主不在庄里，待咱进去搜一搜。如果搜出来，再与你这狗头说话。”那恶奴道：“你要进去搜查，可不怕你见怪。这是不容你撒野的啦！”计全此时实在容纳不下了，立刻就喝令亲兵，先就这狗头给我拿下。亲兵一声答应，也就立刻上前去拿那个恶奴。那知那恶奴不但全不畏惧，还胆敢在身旁拔出腰刀，即向亲兵砍来。

诸公请想：计全这时节可能容他过去么？也就亮出单刀，一撒手向那恶奴砍去。那恶奴一声大喊，登时来了十五六个，皆是手执刀棍，一齐向计全围绕过来。刀棍齐施，把计全团团围住。计全见此情景，不下毒手，是要吃他的苦了。因此大喊一声，舞动单刀直向众恶奴乱砍。到底那些庄丁，不是计全的对手。一连被砍伤了几个，其余也就不敢上来。计全带来的亲兵，一齐动起手来。立刻将众恶奴打得东倒西歪。此时胡县令站在一旁，见这等光景，已是吓得不能动弹。计全见胡县令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便走上前将胡县令一拖，口中说道：“贵县这地方上出了这等恶霸，平时不及早治，到了这会儿，还在这里袖手旁观？咱此时也不便与贵县细讲。且待捉住恶霸，与你再说不迟。还不与我搜寻要犯么？”胡县令没法，只得抖抖的跟着那计全进去搜查。一直到了里面，那里搜查得出？

原来温球家有个暗室，设在后花园内。这暗室四面皆是石板砌成，上面有个消息，只要将那消息扳动，那石板自然开了。中间露出门来，人即可以下去。平时温球抢了人家妇女回来，皆将他藏入里面，任你搜寻，再也搜不到。此时他自己却躲在那个暗室之内。这暗室旁边还有一个陷人坑，是专为防备来人。万一搜寻到此，要叫他跌入陷坑内，随后再将来人捉住。或打或杀，置

之死地而后已。

计全见搜寻半会皆搜不出来。暗想：难道这恶贼果真不在庄上么？一面暗想，一面委决不下，仍在那里疑惑。忽见从屋檐上跳下一个人来，再一看时，却是何路通。计全喊道：“何贤弟，我与你分头去看，你去将梁玉贞找寻出来，先保护他出去。将他送到县里，令人看守好了，我再去找寻那温球恶贼。”何路通答应，立刻就各处找寻玉贞。计全还带着胡县令往各处搜寻温球。又寻找了好一会，仍是找寻不出。正自着急，忽听隐隐有哭泣之声。计全心下一动，暗道：“这哭声，莫非就是梁玉贞么？”仔细一听，就依着了声音找寻过去。胡县令也就跟了过来。转了几个弯，见有一道小门。计全便从小门而进。觉得那哭声就从后面出来。计全赶着走了进去，原来里间是一个小小书房。计全又走进书房，并无门窗、计全好生疑惑，正自凝神观看，忽见东首有个书橱。心下暗道：“莫非这书橱就是暗门？”于是走到那里，将橱门开了，向里面一看，内中并无书籍。又将里面的板用手一按，只听剥落一声，跳下一根门来。计全复将手在板上两边一推，又听呀的一声。那书橱板推在两旁，中间果然露出门来。计全好不欢喜，即将书橱移在一旁，他便拉着胡县令，一同进入里面。

但见里面却是一间静室，陈设得颇为精致。那哭泣之声便在这里。计全一声喝道：“这里间哭的，可是梁家庄梁世和的女儿玉贞么？”话犹未了，那刘妈妈早已从里间房内走出。答道：“正是梁家姑娘，你老是那里来的？”计全道：“咱是特来救他的。现在那里？因他家表兄陈仁寿，亲往淮安在总漕施大人那里告状。准了他状词。咱乃施大人面前河营都司。特奉大人之命，率同桃源县到此。一来捉拿温球，给他父亲申冤；二来救他出去。快叫

他出来，将他救出，咱还要去捉拿温球呢！不要延迟了。”玉贞在内听明了，方才相信。立刻坐了起来，扶着刘妈妈出了房门。问道：“那位是救我的恩人老爷？”计全道：“咱便是奉了大人之命，前来救你。”玉贞便要行礼，当时计全赶着拦道“咱们快走罢！”说着就将玉贞背了起来，望外就走；县令也就跟了出来。

才出得小门，只见对门拥进数十个打手，个个手执兵刃，拦住去路，一齐杀到。计全一面舞动单刀，准备抵敌。一面暗想：“将那女子送了出去，再来与他们厮杀。还怕他们跑了不成？”心中正难定主意，又听那些打手齐声喝道：“背女子的听着！你可知道你家伙计，已落在陷人坑内，被咱庄主擒住。你若知进退，速将梁家女子留下，饶了你的狗命！若言半字不行，咱等再将你捉住，且得你个现成的。好在咱们法已犯了，随后总是要定罪的。不如开开花了，反觉易于做事。”说着便拥上前来。计全一听此言，知何路通已误落陷坑，更加不敢耽搁。将身子一缩，立刻一个箭步，跳上墙头。随即越屋蹕房，将玉贞救了出去。何路通自误落陷坑，被恶奴捉住，恶奴去告如温球，问他如何处治？温球即命众打手，将他吊入一间空房内，也不要打他，活活的将他饿死便了。毕竟何路通有无性命之虞，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五八回 憨太岁潜投聚夹峰 何路通救出温家寨

话说计全背了梁玉贞出了温家寨。本拟将玉贞送到县里，后来一想，进城往返，不免耽延时刻。不若就近先行送他回庄。主意已定，便一口气跑到梁家庄。却好梁孝站在庄门口。玉贞在计全背上，见了梁孝如同见了亲人。当即哭道：“多亏这位恩人老爷，将奴救出。不然，是一定死在温家了！”梁孝赶着上前，将那玉贞扶下，当即给计全磕了一个头，谢他救命之恩。计全也不及同他说话，只将玉贞放下来，随即他就回走。

不上半里之遥，已见胡县令坐着轿子回来。计全一见，好生大怒。立刻上前问他向那里去？胡知县道：“我现在进城，请城守营带兵前来围他的房屋。”计全道：“你好不糊涂！就是要请城守营带兵前来围他的住宅，不应擅离职守。可饬差请他来，为什么要你亲自前去？你这一走，万一温球逃走他方，你又怎么回复？”胡知县被计全问了这番话，只见他翻着两眼，一句话也不能回答。计全看了煞是好笑。又说道：“贵县不必沉吟，依我看来，还是赶紧遣差飞跑进城，去请城守。咱与你再回去搜寻恶贼。但愿将他捉住，贵县的处分还觉得轻些。倘若再被逃脱，贵县可怎么好？在哪里交出温球来？”计全虽然这样说法，早料着胡知县这一走，温球必趁此而逃。却不得不与他说这两句，好把自己一肩重担，全个儿卸在他身上。胡县令听了计全这一番话，也不

知如何回答。只得依着计全，便差了一个家丁，拿了名帖，飞马进城去请城守带兵前来，帮助捉拿恶贼；一面仍与计全回奔温家寨而来。此时胡县令也不坐轿了，跟着计全用双脚的驴子，追赶前行。可怜胡县令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计全将脚步稍微带慢，只是催着他紧跑，那里知道县令心内愈着急，愈走不快。在先还可以走的快些，越到后来越跑不动。暗恨道：“早知今日，悔不当初。总是我那些二班差役通同作弊，累苦了我！今日弄得这般光景。若将温球捉住，将来这官儿，或者花些钱，还可以保得住。若是温球再逃走了，上司再勒令我要人，我又没有人交他。那时必然勒限缉获，我就要各处购线悬赏缉拿。倘若花些钱，购了眼线，将人捉住，还算不幸中的万幸。若竟永远捉不住，逾限之后，必定奏参。那时弄得财、官两败、我才不上算呢！”

不表胡县令跟着计全一路跑，一路暗想。且说温球打听得计全已救了梁玉贞出去，胡县令又打道回衙。心中一想：“我犯下这弥天大祸，若再不趁此逃走，万一官兵回来。再将我捉住，解往淮安，定然性命难保。不如趁此赶紧收拾，逃走他方，再作计较。”主意已定，即刻到了内宅，拿了些银两，连家僮都不曾带。换了衣服，就逃走出门。出得门来，上马加鞭飞奔而去，一口气跑了有十余里。一想道：“我逃是逃出来，但现在投奔何处才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暗道：“不若往聚夹峰投奔铁头和尚。到那里住下，再作良图。”

你道这聚夹峰是个什么所在？原来这聚夹峰在河南、江苏交界地方。两边两座山头，中间一条小路。只容一人出入，那山险峻异常。山内有座轩辕庙，极其宽大。那铁头和尚便在那里住持，名说出家，实系据着山头，借此地落草。这铁头和尚却生得铜筋

铁骨，一身的好武艺。飞檐走壁，件件精通。手下聚了有五六百喽兵，专门打家劫舍。温球当日曾从他习过武艺，因此想到，不若就投奔到他那里。温球此一去，随后黄天霸等得了消息，便往聚夹峰去擒温球。铁头和尚抗不交出，又与黄天霸等杀了一次。三打聚尖峰，捉拿铁头和尚，此是后话，暂且按下。

再说胡县令便跟着计全、好容易跑回温家寨。又前后各处找寻殆遍，总寻不出人。此时天已大黑，又不知何路通性命如何？计全没法，只得到了内宅，将温球的家小一概拿下。令人绑缚起来，勒令家小交人。温球的妻子被逼不过，只得慌骗计全，引指他的暗室内搜寻。计全听说，随即带了胡县令，并亲兵人等，走到后花园内。将石洞挖开。进内搜找。那里有个温球？虽然温球未曾搜检出来，却救出两个女子。计全复又各处去找，刚出了花园，转过一条小巷，只听东首矮屋内有呻吟之声。计全就带了亲兵，走入矮屋一看，原来何路通四马倒攒，吊在屋内。计全立即上前，将何路通放下，复又一同出来。问温球的妻子，究竟温球现在何处？他妻子此时只得将温球逃走的话说了出来。计全又问他何时逃走的呢？他妻子道：“大约桃源县离了庄上那个时候才走的。”计全听说，便望胡县令道：“贵县如何？果然不出吾所料。”胡县令听说，只得向温球的妻子埋怨道：“本县与你家丈夫有何仇隙？他居心抢劫梁家女子。反说人家通同大盗，到本县那里控告。本县以为他是个本地乡绅，说话向来不错。那里知道竟是这等一个混帐东西！现在又畏罪逃脱，害得本县官是要丢了，还要用钱，保不定何时才可缉获到手。你家丈夫一日缉获不到，本县就要多用一日钱，倒为了你家一个混帐东西，弄得本县财官俱丧。他不想本县这个七品前程，也非容易到手。在上司面前，不

知叩了多少头，说了多少‘求大人栽培’的话。那里晓得到任未及一年。本钱虽然赚回来了，利钱也得了好些，就被你家丈夫这一闹。不但本县利钱一个落不到，只怕本钱还是有命无毛。你家害得本县好苦呀！”说罢望着温球的妻子跳了一会。温球妻子见他这等着急，也只得望他说道：“太爷不必说了，打个倒算盘罢！只当从前少赚了几个。而且俗语说得好，‘汤里来一定是要水里去的’。看破些罢！”毕竟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五九回 讯家属追究行踪 缉强梁购觅眼线

话说胡县令又温球逃跑，不知去向。急得没法，只得将他的家小一并拿入县衙。庄房封锁起来，候缉到正凶，再行发落。次日即提出梁世和一家四口，又将梁玉贞并捉拿的原差，由桃源县新身押解淮安，听候审问。不日已到，将一千人犯，先行寄入山阳县监。然后，计全、何路通见了施公，将上项的事禀了一遍。施公点头。接着桃源县胡维世也来禀见。施公当即传见。胡维世给施公行了礼，站立一旁。施公命他坐下，当下问道：温球控告梁世和通同大盗一案，贵县可曾访查明白，究竟有无证据呢？”胡县令道：“卑职该死。总是卑职一时糊涂，致屈好人下狱。”施公道：“贵县既为朝廷命官，本县境内出此等强徒恶霸。应该早为惩办，除暴安良。即使力有未逮，也应该申详大府，并力合拿，才是道理。为什么通同作弊，诬害良民。但听一面之词，便连害他一家五口。这是有人告到本部堂这里；倘若无人出首，这梁氏一家五口，就屈死贵县手里了。现在温球又复逃脱，贵县一定知他的踪迹。仍烦贵县十日内，将温球获到，本部堂或看贵县一官非易，从轻惩处。倘再怙恶不悛^①，袒护恶霸，本部堂断不轻恕。那时，贵县可不要怨本部堂铁面无私！姑候明日讯明原、被告人

① 怙（hù，音户）恶不悛（quān，音圈）——坚持作恶，不肯悔改。

等，贵县便请回衙，赶紧缉获温球到案。”胡县令听了这话，那敢强辩？只得请了安，告退出去。

次日施公升堂。先传原告陈仁寿问了一遍，即将梁世和夫妇父子提来。梁世和夫妇跪在下面，又将前情申诉了一遍。施公又命将梁玉贞带上。玉贞跪下先磕了一个头。施公问道：“陈仁寿是你何人？”玉贞道：“是小女子表兄。自幼经父母凭谋说合许字，尚未过门。”施公道：“温球将你抢去，你曾被逼过吗？”玉贞道：“小女子也曾被逼两次，后因小女子惊吓成疾；又亏温家一个姓刘的老仆妇，多方防护，所幸小女子未被污。”施公道：“这还是你的造化。但是温球究意为着何事，诬害你父母兄弟？可知道么？”梁玉贞又将前情申诉一遍。施公命他退下，带桃源县属差。下面答应，将两原差带上。施公问道：“你是去捉梁世和一家四口的么？”那原差道：“是小的奉了县太爷之命去捉的。”施公道：“你两个唤作什么名字？”两个原差回道：“小的名唤吴能。”“小的名唤张淦。”施公又问道：“你等前去梁家的时节，可曾见有强盗在他家么？”吴能道：“小的未曾看见。”又问张淦道：“你曾看见呢？”张淦道：“小的也未曾看见。”施公又问道：“可拿着他真凭实据么？”原差道：“也不曾拿着。”施公道：“你等说不曾见他家窝留大盗，又不曾拿着实据。你等怎么就将梁世和一家四口拿去呢？”吴能道：“小的这日在班房闲坐，忽见温大爷家有个小使唤作扣子，来唤小的赶紧前去。说是他家大爷有要紧的话说。小的不知何事，就随着扣子去了。

到了温家寨，温大爷就向小的说道‘你们这两个月内，闹的盗案是不少了。一件皆不曾破案。老实告诉你，现在梁世和家窝藏大盗。说不定这些案内，就有他家窝藏的人。你只须将梁世和

一家拿到县里，请官严讯一堂，就可以明白了。’小的听说，便问道：‘温大爷，你老如何知道呢？’温大爷说的是他亲眼看见：某日有个山西人，实在形迹可疑，在他家住了两日才走的。小的听说，就回去禀知。本官听了这话，当时就加差张淦同小的一同前去梁家。将世和夫妇父子四人，一并解到县里。”经本官讯了一堂。怎奈梁世和坚不承招。本官只得监禁。以待复讯，彻底究根。那知他竟是个好人？那温球竟是个万恶奸刁的贼子！不但小的为他所累，连本县太爷也因他受累不浅了。”施公道：“你曾得温球贿赂么？”吴能道：“委实不敢受贿。”施公听说，忽将惊堂木一拍，怒声喝道：“尔等还敢隐瞒？本部堂早已访知其事。若不用刑，你等如何肯招？拖下去从重拷打！”手下一声答应，将吴能、张淦两人拖翻，重重的打了四十大板。施公喝叫：“住了！本部堂问你，究竟受了多少贿赂？”张淦被打不过，只得招道：“温球先送了二十两银子，叫吴能将这件事办妥。随后再为酬谢。吴能嫌少，温球又加了十两，共计三十两。分小的五两，他得二十五两。当由吴能进去禀明了本官，立刻就同小的前去捉拿了。施公听说，又喝令将吴能打了四十，吴能受打不过，也只得一一招出。

施公又命提温球妻子周氏。温周氏提到，跪在下面。施公问道：“尔夫诬害良民，抢劫妇女。平时强霸一方，你可知道么？”周氏道：“小妇人也曾劝过几次，怎奈丈夫总不相信。前者诬害梁世和，小妇人实在毫无知觉。就是梁玉贞被丈夫抢回，小妇人也不知道。求大人明察。”施公道：“你果实不知？本部堂问你，怎么胆敢将你丈夫放走呢？”周氏道：“大人的明鉴。若谓小妇人暗地将丈夫放走，这可实在冤枉了。那时小妇人已吓得几乎要

死，自身还愁保不住，何暇再顾及丈夫？后来大人派去那两位老爷，追问小妇人的丈夫所在。小妇人还指着他去寻。怎奈没有寻出，那两位老爷又再三逼问，小妇人被逼不过，只得随口应道是逃走了。其实真不晓得。”

施公听了怒道：“好个刁妇！你在庄上已经对本部堂委员说过：‘你丈夫是趁胡知县暂离尔庄上那个时节逃走的。尔现在说‘实不知道’。足见平时助夫为虐！拖下去先给他掌嘴四十，问他可招也不招？如若不招，再给他拶起来问。”手下答应一声，即刻将周氏扭转面孔，一五一十打了四十。只打得周氏哭叫连天，哀哀求道：“小妇人愿招！”施公命手下住了。便又问道：“你丈夫究竟逃往何处？你可快快从实招来。再若有半字虚言，定即拶起再问！”周氏道：“丈夫逃往何方，小妇人委实不知真切。但知丈夫从前有个习武艺的师父，是个和尚，在什么聚夹峰。或者此次就逃往他师父那里，也未可料。这就是小妇人真实口供，其余就将小妇人拶死了也不知道。”施公听说，便问黄天霸道：“你可知道这聚夹峰在什么地方？”天霸回称：“不知。”施公也不追问，又将胡知县传上堂来。将各人的口供，先与他看了一回。胡县令已吓得魂不附体。施公便予了限期，着他购线在限内缉获温球到案。如逾限未获，定即一并严加处治。又令梁世和等，安分守业。吴能、张淦及温周氏，一并着桃源县带回监禁，候再提讯。胡县令唯唯退下。施公亦自退堂。如何捉拿温球，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六〇回

聚夹峰师徒设谋 桃源县众寇劫狱

话说知县胡世维将一千人犯带回收监。一面购线缉拿温球，暂且不表。再说温球逃出温家寨，上马加鞭，直奔聚夹峰而去。走了两日，前面已到。这山上是他的熟路，无须请人通报。直到轩辕庙内，见了铁头和尚，哭诉一番。铁头和尚就命人做了些酒菜，与温球吃了。然后又命人将山上众头领请来大家商议。原来这铁头和尚是陕西人氏，习得一身好武艺。果真是钢筋铁骨，有万夫不当之勇。用一根纯铜禅杖，足足有七八十斤。更会飞檐走壁。手下积聚五六百喽兵。更有三个头目：“一个姓万，名唤世雄，惯用钩镰枪；一个姓周名鹿，惯用双戟；一个姓名熊海，惯使单刀。俱是武艺精通，能征惯战。却又是铁头和尚的门徒。当日铁头和尚见温球如此狼狈，逃到此间。即将他们三人一齐传来商议，设法报仇雪恨。

万世雄、周鹿、熊海见师父叫唤，立刻到了方丈。一见温球，同声问道：“师兄如何这等狼狈？”温球见问，便将以上各情说了一遍。大家一听，个个咬牙切齿。大怒骂道：“施不全！与你有可仇恨？你专要管咱们的闲事！与咱们一流人作对。别人由得你这赃官作威作福，咱们可容得你这等作为？今日又将咱同门弄得这般狼狈。若不将你擒住，咱等誓不为人！”大家骂了一顿。还是铁头和尚说道：“诸位贤徒，温球虽然到此，他的家小一定要

拘入监牢。咱们也要设个法儿。先将他的家小救出，然后再与那赃官施不全为难。大家有什么妙计，不妨说出来商量商量。”只见万世雄说道：“据徒弟看来，一面到淮安行刺；一面到桃源反监，叫他两头不能兼顾。如此办法，家小可以救出，仇恨也可以报了。”熊海道：“万大哥你这个计策虽好，劫狱还可做得到。若去淮安行刺，一人恐怕不能。在小弟愚见，莫若先去桃源县，将大哥的家小先行救出，最为妥当。只要一经劫狱，那桃源县必要去报。桃源县一经去报，施不全定即派人前来。咱们等他派人前来，那时再合力敌他。总要将他杀个片甲不留。实做个以逸待劳，以主代客。若要前去行刺，即赃官手下，虽则黄天霸等人不过尔尔，究竟寡不敌众。万一不测，反为不美。不若如此办法更为妥当。不知尊师与诸位兄长意下如何？”铁头和尚道：“此言甚合吾意。但有一件，必得先着一人去桃源县那里探听的确。城中有无防备，然后去反监，一齐带了出来。”温球道：“徒弟还有一事：那梁家庄还要走一趟，纵不能将他全家诛戮殆尽，这梁世和是放他不得的。”铁头和尚道：“且到临时再作计议。”温球大喜。铁头和尚又命人摆出酒来，与徒弟接风。当晚师徒五人，就在方丈内畅饮起来。

次日，铁头和尚又派了四五个喽兵，先到桃源县打探消息。隔了六七日，喽兵回山报说：“城中并无准备，唯有桃源县知县出了赏格，各处缉获温球。”铁头和尚便命喽兵退下，遂与众人商议道：“城中既无准备，可即速速下山。恐怕稍有延挨，多有不便。”万世雄道：“师父之言，甚是有理。咱们众兄弟就是明日下山便了。但有一件，温大哥却要改扮起来才好。”温球道：“我这改扮倒也容易，只须将头发剃去。与师父一样，旁人便看不出

来。若再恐怕不济，脸上再涂些黑灰。任他眼紧的人，也难认出。”大家笑道：“这个法儿倒好。”于是大家便去装束。

到了次日，温球已将头发剃去，就借了铁头和尚的外衣，穿了起来。万世雄就改扮了镖客；周鹿改扮了卖膏药的；熊海改扮了卖艺的。各人暗藏了兵刃。又挑选了四五十个精壮喽兵。此时正是八月天气，这月众人下山，正是八月初七。便约定：中秋夜三更行事，不可有误。大家俱已晓得。便别了铁头和尚，直奔桃源而去。下得山来，大家又各自分开，陆续前进。到了八月十四，已陆续到了桃源，各人先混进城来。温球等到天黑，挨城而进。这日大家皆未会面，只寻了客店住歇下了。

到了次日，大家装模做样，在街上闲逛。只见周鹿拿着两张狗皮膏药，在那里叫卖。万世雄见了，好生发笑，各人会意。万世雄当即走开，走未多远，又见一堆人团团的围在那里。万世雄挤进人丛中，向里一看。原来是熊海在那里打拳，彼此就会了意，万世雄站了一会儿，也就走开。又各处去走了一趟，单单看不见温球。便暗暗想道：“他是个正主儿，咱们皆为他的事而来，怎么他反不见面？”正在暗说，忽见温球从东首直街上行来。二人又会了意，便走到一个僻静所在。万世雄道：“师父今夜三更准到。咱们大家在东首城隍庙旁侧，那座三官殿楼上会齐。二更过后，你便掩进监门。我与周兄弟、熊兄弟，却不由头门进去，打从监后围墙上去。你只听大堂上鼓打三更，便砍开监门进去。我与熊海两个兄弟，在屋上面接应你。一经将监门砍开，即大声一喊，我便跳下屋来。指明你到女监去救嫂嫂，以便唤出尊嫂；我便再同你去认令郎。”温球答应，二人不敢多立，仍然各自走开。

看看到了晚间，大家皆用饱饭，陆续的到了三官殿楼上，只

等三更便去行事。不多一刻，已是二更。温球便掩入县门，至监门外面。却好这夜，所有监卒人等，皆因中秋佳节，个个皆赏月，吃得大醉。睡的睡，回家的回家。因此一个不曾遇见的。温球伏在黑暗的地方，侧耳静听。不一刻，只听得大堂上那面鼓，咚咚的正打三更。温球不敢怠慢，在腰间拔出一把朴刀，认定监门使劲砍去。不过五六刀，已将监门砍开。便即大喊一声：“兄弟们快来动手！”此时万世雄等，早已在监屋上面。将瓦揭开了几路，看明女监的路径。温球喊声未完，万世雄早跳下来。领着温球，一同砍入女监。温球复大喊一声道：“温球在此，俺的娘子在那里？速速前来，俺救你出去！”只听应道：“奴家在此，快快救我出去！”温球上前，一刀斩断镣铐，正欲前去抱他，忽见周鹿从屋上跳下。说：“哥哥将嫂嫂先交与我，你赶紧去寻侄儿罢！”说罢就将周氏一把就提上了监屋。万世雄又带着温球进入男监。温球复又喊道：“我儿天德在那里？为父今特来救你！”天德一答应，温球即忙上前，将镣铐斩断，也是正欲抱他。又见熊海从上面跳下来，他也不打话。便将十不全的温天德，救上屋顶。于是大喊一声道：“咱乃聚夹峰的好汉！如有难友情愿出去的，快快随咱们一齐杀出去呀！”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六一回 万世雄独力退官兵 众囚徒同心归贼寇

话说温球一声大喊道：“众难友有情愿出狱者，快随咱们杀出！”一声未完，那些囚徒谁不要命，是有武艺的。一个个挣断铁索，齐抢杀来。却好众喽兵已经杀到，于是一同杀出监门。此时监卒俱已惊醒，赶忙各处飞报。不到片刻工夫，桃源县守备郑德标，已带了合营兵丁，点着灯球火把，直向南门追赶前去。暂且不表。

且说周鹿、熊海二人，将温球妻、子二人救出。那敢怠慢，立刻背在身上，走到南门。他二人运动壁虎游墙的功夫，越过城墙，一口气跑到六七里。拣了一座树林，将温球的妻、子藏入树林里面。他二人复又还转身来，天还未明，仍从城墙越入。跳下来就砍死两个守门丁，又将城门大开下来。周鹿便守定城门，熊海便去接应。走未多远，只见前面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喊杀之声，震动天地。熊海飞舞钢刀，一声大喊，直杀过去。万世雄正与官兵在那里格斗，又要兼顾温球。原来温球本领平常，看看已抵敌不住。幸亏熊海杀到。万世雄一见赶着喊道：“熊兄弟！你赶紧将温大哥保护出城，上山要紧！这些乌龟忘八，牛子狗官，让俺来敌他罢！”熊海答应，即杀开一条血路，将温球保护出城。到了城门口，又合同周鹿一齐出城。走到树林里面，又背上温球妻、子追赶前去。走到天明，就在半路上，雇了一只船。将温球

妻、子安放上船，一同保护上山不表。

再说万世雄与守备郑德标，杀了有两个时辰。郑德标虽然本领高强，究竟敌不过万世雄精悍。万世雄也不敢恋战，只得且战且走。到了城门外，看看城守追得切近。他便复转身来，出其不意，认定郑德标腿上一刀。郑德标赶紧躲过，自己虽不曾伤着，马肋上正中一刀。那马嘶的一声，飞奔而去。万世雄也不追赶，即刻放开脚步，带领众囚徒、喽兵一齐出城，直往聚夹峰而去。话分两头，再说城守营守备郑德标，那马被砍中了一刀，飞奔回去。及再换了马，随急赶出城来，已是不及。只得回来查点营兵，受伤的却也不少。此时天色大明，一面去到县衙会胡县令商议；一面打发受伤的人等先行回家，暂为养息。胡县令此时，已知道温球会合聚夹峰大盗前来劫狱。劫去温球妻、子、一众囚徒，急得两手捶胸，呼天抢地。城守营见他如此，实是好笑。当下说道：“老寅兄！事已如此，急也无益。不过拼着丢官而已，再没有别样事情。为今之计，须赶紧申详上宪，才是道理。”胡县令听说，只得赶紧命人写了文书，飞申上去，静候听参。次日，梁世和家也知道了，梁世和即同妻子说道：“我家是他的仇人，他既能前来劫狱，难保他不前来报仇，不若暂避到女婿家。”于是合家就搬进城中，稍避仇人报复。

再说胡县令申文，这日到了总漕衙门，当有书差呈送进去。施公一看不觉大惊失色。立刻将黄天霸等传进道。“方才桃源县知县胡维世申文前来。说是八月十五夜三更，温球胆敢勾结聚夹峰大盗进城，反监劫狱，抢去温球妻子周氏，儿子天德，并死囚六名，各监犯十六名。经守备郑德标追赶接战，复被该盗斩开城门而逸。似此目无王法，胆大妄为。若不设法将这伙大盗赶紧捉

拿，将来为祸不浅！但不知这聚夹峰究在何处？山上强盗共有几人？须得细细探明，以便前往剿灭。”黄天霸等皆默然不答。施公道：“诸位贤弟何以不答一言？”计全道：“大人明鉴。都司曾闻人说，这聚夹峰在河南、江苏交界地方。两面山头，峰高险隘。中间只有一条小路，还只能容一人行走。顶上有一座轩辕庙，大概那些强人，就在这庙内盘据。非是都司等不答一言，只因这聚夹峰险峻异常，恐怕一时难破。所以都司等，在这里打算如何去法，如何将那伙强贼剿除。还求大人勿存他意。”施公道：“原来如此。但诸位贤弟既知道这个所在，你们大家商量妥当，再去剿除，也是事半功倍的一法。本部堂却只恨桃源县不能事先预防。境内有这等恶霸土豪，他敢与他通同作弊；及至事发，将温球的家小收入内监，就应该刻刻耽心，时时防备。还是一味昏昏，弄到反监劫狱而后已。尚复成何事体？若再姑容，何以能警愚恶之辈？本部堂是万万不能容了他的！”黄天霸等大家称是。施公当即批饬下去，批：桃源知县胡维世居官昏昧，着即先行革职；仍一同勒限缉获越狱在逃之温周氏、温天德各犯人等。并将胆敢勾结大盗之温球，暨聚夹峰各盗寇，一并拿获到案，照律惩办。若再奉行故事，定即从重治罪。桃源县守备郑德标虽经闻报，追之不及。究属有疏防范。着一并革职留任，以观后效。施公批饬已毕，黄天霸等退出。大家便筹划计策，预备前往聚夹峰剿灭匪寇，暂且不表。

再说温球带同妻、子一路之上，并未有查问。不日到了聚夹峰，当即挈领上山。先与铁头和尚道谢，铁头和尚将劫狱情形问了一遍。温球一一回答。铁头和尚便道“你们都困乏了，且去歇息。等万世雄回来，大家再议守山的良策，以防官兵前来剿灭。”

温球等答应退下。当即寻了一所房屋，给温球的妻、子居住。隔了一日，万世雄也就回山。禀明铁头和尚说：“带了好些狱中的好汉，他等来情愿附从在此。即请师父定夺！”铁头和尚道：“他们既情愿前来，没有再使他们下山的道理。好在这里也不多他们这十几个人，就留他们在这里照应罢！”万世雄答应，即刻出去，将带来的各犯领进来，给铁头和尚相见。铁头和尚又吩咐了几句话，各犯这才退出。万世雄也就走了出去。

次日，万世雄等走入方丈，与铁头和尚相见。说道：“徒弟们既已前去劫狱，这时节定然各处都晓得了。施不全那个赃官是一定要委派人到此的。咱们也要预备预备。一来免得临时措手不及，二来也使他知道咱们的利害。”铁头和尚道：“为今之计，山上的粮草都是足的，这一件无须虑得。唯有两座山头，加添些檣木炮石。寨栅外面再加些鹿角上去，恐防官兵前来攻打。各处隘口多派巡查，还怕黄天霸等人不是明来却是暗至。这件最要防备！好在这山前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山寨。后山的那条路，是没人知道的。”万世雄等答应。即日预备起来，以防官兵来此剿灭。毕竟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六二回 铁头僧设险守要 黄天霸奉命出征

话说万世雄与铁头和尚，商议拒敌官兵之策，铁头和尚已将各处要隘筹划一番。次日忽又想起桃源囚徒内中，难免无武艺高强、胆量出众之辈。我何不将他们呼唤前来盘问一番。万世雄当下即转身出去，一会子将那二十二人全行带来。先令他们给铁头和尚行礼，站立两旁。铁头僧开口说道：“你等久处监牢，分必死。难得有此机会，逃脱出来，真是虎口余生，万分之幸！但是你等既到咱这里，必欲代咱做一番事业，也不负咱救你等性命之恩。你等内中有武艺高强者，可即报上名来，生平会使那般兵器？待为师各给你等的兵刃，就在这里比试一回，好派你等一处责守。如系向来既无武艺，又无胆量的，便给你充作喽兵，以听使用。”铁头僧话才说完，只见那囚徒中走出六人。个个相貌狰狞，精悍无匹。一齐大声说道：“咱等既承师父救命之恩，如有用咱等之处，皆愿效死力！”铁头僧听了大喜道：“你等姓甚名谁？可说与为师知道。”只听各人齐声说道：俺唤陆老么。俺唤曹如虎。俺叫沈三魁。俺唤卫达。俺唤韩豹。俺唤吕飞熊。六人报名已毕，铁头僧又问道：“谁会使那般兵器，可自取来演试一回，待老僧量材使用。”

话犹未毕，只见陆老么走到旁边兵刃架上，取了一柄牛耳拨风刀走到院落当中。放开大步，舞了一回。铁头僧一见，觉得很

有些膂力。陆老么舞罢，仍然走上厅来，将刀插在架上。接着吕飞熊取着一枝方天画戟，也走到院落中间。只见他将方天画戟端在手中，忽然一摆，足足有那碗来大的花头。铁头僧看见，已是喝彩；又见他用尽生平之力，将那枝方天画戟舞一回。真如万道寒光，轻身活泼，铁头僧大喜。吕飞熊舞毕，走到厅上，也将方天画戟插在架上。曹如虎见他两人试了刀戟，也就在兵器架上，取下一口大砍刀，也走到院落当中，飞舞旋转，演试了一回，仍然送上兵器架。接着沈三魁取了单刀，韩豹取了镔铁点钢叉，卫达取了烂银枪，三个人也走到院落中间，各耍了一回。个个皆本领高强，技艺精绝。铁头僧复又问道：“你这等六人所用兵器，老僧俱已试过。但你这六人之中，可有能飞檐走壁的么？”只见陆老么一声答应：“俺愿献末技与师父一看。”说着，一纵身已飞上大厅中间那根梁上。铁头僧一见，好不欢喜。大家喝彩不已。其余五人却不会这等功夫。于是铁头僧即收了这六个人为徒弟。铁头僧即命手下大摆筵宴，一齐坐下畅饮，大家好不畅快。饮酒之间，铁头僧又开口说道：“本师自从得了这山寨，并无官兵前来攻剿。现因温徒弟这件事，太闹得大了。咱料施不全那里，一定派兵前来窥探。大家都要协力抵拒，不可使官兵得手，挫动本山锐气。”大家齐声答应道：“师父但请放心。如有官兵到此，定然杀他个片甲不回，使他不敢藐视。”于是大家畅饮而散。铁头僧即命吕飞熊、韩豹二人，守东山青龙岗；曹如虎、卫达守西山白虎岭；陆老么、沈三魁守谷寨栅；万世雄、周鹿、熊海守中军寨栅；自己独守山头。分派已定，大家各执其事，这且不表。

且说施公是日又将黄天霸传齐问道：“聚夹峰强寇猖獗，胆敢劫狱反监。若不及早征剿，恐怕养虎成害。诸位贤弟可有什么

妙计，破得这聚夹峰么？”黄天霸道：“自从那日奉谕之后，总兵等已经飭派心腹何三前去打听。将聚夹峰的山势情形，并山内有多少强人，为首的究竟是那一个，令他细细探听清楚。限十日内回复。现在已去有六日，早晚便可回来。一经得了实在情形，与副将等即预备前去剿灭。但闻聚夹峰山势险峻，他山上即闹了这样大事，必然料有官兵前去，他那必然是要准备起来。现在实无破敌之策，只好待到那里，大家再等计义。在末将看来，此次剿灭聚夹峰，非多派官兵，不足以助威势，还请大人裁酌！”施公道：“那个自然，贤弟等可即挑选起来。一俟细作回来，便可即日前往，免得再延时日。”黄天霸唯唯答应，当即退出。一面即吩咐所有漕营各标兵丁，一并于三日后，齐赴教场点选，听候调用。各营兵丁奉了这个号令，到了第三日，皆齐集教场，听候挑选。黄天霸等当日即挑选了二千五百人马，分为五队。并传令：所有军装一切，赶紧齐全预备。一经择定吉日，便要起行，不得违误军令。各营答应下去。

不一日细作回来，报与黄天霸等知道：“小的奉了老爷之命，前去聚夹峰察看形势，并探听一切。兹查得聚夹峰两山对峙，左为青龙岗，右为白虎岭。中间有一条小路，只容一人行走；由小道进入谷中，约半里多路，便是该盗外口的寨栅。由寨栅进内，攀岩而上，还有座中寨。进了中寨里面，便是轩辕庙。庙内有四个强盗。为首的叫做铁头和尚，其余三人：一唤万世雄，一唤周鹿，一唤熊海。俱是铁头和尚的门徒，都有万夫不当之勇。自那日劫狱之后，铁头和尚又得了同时出狱的六个囚徒：一唤吕飞熊，一唤韩豹，这两人把守青龙岗；还有曹如虎、卫达这两个现守白虎岭；还有陆老么、沈三魁，这两个守谷口寨栅；万世雄、

周鹿、熊海，这三人守中军寨栅；铁头和尚自守山头。并有喽兵五六百名，个个皆是精悍无比。峰后还有一条小路，非本地土人不知。小的到了那里，却好遇见山上一个喽兵，也是寿州人氏。小的从前在家乡的时节是认得他的。后来他因犯了法，就逃走在外。有了四五年，不知下落，不知怎样到了那里。小的看见他，就央他带着小的上山，各处耍了一日。他还问小的从哪里来的？小的未敢说出是从这里去。说是由河南有事，从此经过，现在就要回家。闲谈之中，他便将以上的情形，通告知小的了。”黄天霸道：“你这个家乡人叫个什么名子？现在那里管什么事呢？”何三道：“小的那个同乡叫个张四保，现在那里充当一个小头目。就派在吕飞熊、韩豹两个名下听用。”黄天霸道：“你不必走开，咱还有事用你呢！”何三磕了个头道：“老爷如有差遣，小的即当伺候便了。”说着，退了下去。

黄天霸听了何三这一番话，即刻就到了施公那里。又将众人约齐，把何三打听回来的话，细细说了一遍。施公道：“既然如此，诸位贤弟当于何时拔队呢？”黄天霸禀道：“请大人吩咐。”施公道：“后日是十月初一，而且是个上吉良辰。就于初一拔队，包管诸位贤弟马到成功。”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六三回 黄天霸督师征草寇 李公然故意败强徒

话说黄天霸奉了施公之命，准备十月初一日拔队起行。先于前一日，施公传谕出来：命黄天霸总统全军，关太为帮统。褚标为参谋，张桂兰、郝素玉为中军左右羽翼，共带兵一千。李昆、金大力为前军，李七侯、何路通为左军，王殿臣、郭起凤为右军，各带军兵五百。计全、贺人杰为全军护卫。务共恪遵号令，追赶前进。一俟剿灭有功，再行保奏升赏。

黄天霸等奉了宪谕，即日各按队伍预备齐全。到了初一天明，黄天霸同关小西二人，先到施公前告辞。施公又奖谕了两句话。二人退出，即刻到了大教场。祭过大旗，拔队起行。那一千五百名兵士，个个弓上弦，刀出鞘。一路之上，浩浩荡荡，直奔聚夹峰而去。不一日，探马报道：“前面已到聚夹峰不远，只有十里之遥。特请元帅令下！”黄天霸闻报，命就地升炮安营。分为前、后、左、右、中五队，立下寨栅，各歇一宵。

次日，天霸传出号令，命前队先探贼势。李昆、金大力立刻带领兵弁前去哨探。不刻，到了聚夹峰下。李昆把马一拍，端着烂银枪，一马冲至谷口。大声喊道：“你等这伙狗强盗听着！俺老爷特奉总漕施大人之命，因你等胆敢袒护温球，前去桃源劫狱，实属目无法纪。今特前来剿灭你等。速速将头领献出，尚可

免你等一死。若再抗拒官兵，立刻就将尔等的巢穴踏为齑粉^①！”李昆喊了一阵，里面并无一人答应。也无一人出来，李昆好不疑惑再向两边山头一看，真个是险峻异常。正在凝神观望，忽听一声梆子响。两边山头许多橧木炮石直丢下来，李昆赶着拨马就走。忽听后面辘铃响处一声大喊道：“好大胆的狗官！敢来窥探咱爷的山寨。咱吕爷爷前来擒你！”话犹未了，一马冲杀过来。李昆赶着拨过马头，将那人细细一看，正要问他名姓。只见那人自己报道：“你认得吕飞熊爷爷么？”说着摆动方天戟，直向李昆刺来。李昆急举银枪招架。两人搭上手，就大战起来。

一来一往，杀到有数十回合。忽见吕飞熊一戟刺到，李昆向旁一闪，顺手一枪，直向吕飞熊肋下刺去；吕飞熊急用戟杆向旁面一格，趁势倒转戟头，便往李昆劈面刺到。李昆也即举枪杆向上一迎，顺手就还他一枪。吕飞熊一面让开，一面把马一拍，向斜刺里跑去，李昆紧紧追赶。只见吕飞熊那匹马忽然失了前蹄。李昆急急赶上一枪，以为这一枪定要送他性命。也因李昆自负太甚，未免大意，不曾防备得到。李昆一枪方要刺下，吕飞熊觑得切近。忽将马一领，一转身摆动画戟，直向李昆当胸刺来。李昆说声：“不好！”赶紧身子一偏，那一戟正中马腹。那马直立起来，把李昆掀翻在地。吕飞熊看得真切，复一戟要来送李昆性命。不提防金大力在后面，看见李昆跌于马下、他拼命飞奔前来。举起柄镔铁棍，认定吕飞熊腿赶忙一棍，就地扫到。那马后足被金大力这一棍，已是断送了一只。也就立刻将吕飞熊掀于地下。金大力正要复一棍结果他性命，只见谷口内飞出一骑马来，将吕飞熊

① 齑（jī，音击）粉——碎屑。

救入谷内。金大力不能追赶，就将李昆扶起，换了马匹，给他坐上，好回营而去。

李昆回到营中，闷闷不乐。金大力在旁劝道：“李五哥何必如此。胜负乃兵家常事，何必挂怀？好在那姓吕的，也被小弟将他打翻下马，两边皆算扯直。明日五哥再与他决一雌雄便了！”金大力正在劝慰李昆。忽然黄天霸、关小西二人前来，李昆让他们坐下。原来天霸已经知道他未曾得胜，怕他有些惭愧。因此约同关小西前来观看。一到营内，便见李昆垂头丧气，当下天霸开口说道：“五哥！今日虽然小挫，可切勿介怀！兵法有云：我欲大胜，必先小败。然后使他自骄，我则可以一鼓而下。今五哥此举，却隐合兵法之妙。以后小弟便处处以此法待之，包管一月之中，将此山剿灭。五哥切勿自馁，要紧，要紧。”李昆见天霸如此殷勤，前来宽慰，也就把羞愧丢在一旁，这且不表。

再说吕飞熊回转山头，到了聚义厅上。铁头僧一见当即夸道：“贤弟初次出马，今日就能将前部的先锋打败，足使他挫动锐气。只要三五次一连将他们打败，那些狗官定然闻风胆落。那时再将施不全杀了，咱们就可随心所欲了。”说罢，即命手下摆酒庆贺。当日合山人等，无不欢呼畅饮。一夜无话。

次日天明，李昆吃饱了战饭预备出营，到山下挑战。忽见关小西飞马而来。向李昆说道：“昨晚褚老叔与计大哥、黄贤弟三人在那里议论，说是五哥昨日既小败一阵。山上那些狗盗必然谈论，以为我等本领平常。先锋不过如此，他必然骄满。我等便可长其骄心。今日如果出战，万万不可取胜，还是要败。特恐五哥不知，因此使小弟前来奉达。并使小弟在此，俟五哥败下，小弟便与他们再战。小弟再败，随后黄贤弟等前来接战，还是诈败。

说是仿那诸葛孔明火烧博望坡七十二败之法，以骄其心；然后再战，便可以一鼓而下，攻他的巢穴。”李昆听说，也觉有理，当下答应。立刻上马出了营门，仍去山下挑战。李昆才到谷口，早见驢兵飞报进去。少刻，吕飞熊即飞马出来。彼此相见。更不打话。一枪一戟，二人便交起手来。吕飞熊抖擞精神，恨不能一战就可结果李昆的性命。李昆也处处留神，刻刻防备。两下正杀得难解难分，两面喊声震地。忽见李昆把马一拍，落荒而走，吕飞熊紧紧追来。李昆复战数合又走，吕飞熊又追。李昆又掉转马头，再战数合又走。吕飞熊那里肯舍，复又追去。直追至十里之外，吕飞熊方才回马转去。走又未多远，又见韩豹一人追赶前来。吕飞熊看得切近，当下把马一拍，直迎上去。却好关小西已到面前，吕飞熊即摆动画戟，直刺过来。关小西早已看见，赶着用刀架开。二人搭着手，又大战起来。战未两合，韩豹提着点钢叉已经赶到，劈头就是一叉，向关太棚到。关太急急架开钢叉，便望着韩豹虚晃一刀，拍马便走。吕飞熊、韩豹那里肯舍，奋力紧紧追来。欲知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六四回 关小西刀斩吕飞熊 贺人杰镖打曹如虎

话说吕飞熊正赶关太。忽然他坐下马将头一摇，立刻壁立起来，将吕飞熊掀翻在地。那马溜缰而去。你道这是何故？原来李昆藏在树林之内，看见吕飞熊追赶下来，要试试他的本领如何。看他留神不留神，因此发了一弹。正打中那马眼，故此那马即刻壁立起来。将吕飞熊掀倒在地，尚不知何故。李昆看罢，知道吕飞熊不过一莽夫。本领也不过如此，彼此收兵回营。

次日一早，吕飞熊便下山挑战。小军报入帐内。李公然正欲出马，关小西便道：“李五哥！这狗贼让我去将他杀死了！”说着飞身上马，出了营门。两边排成阵势，彼此更不打话，立刻交起手来。一来一往，两个人战了五十余个回合，不分胜负。此时贼兵队里，却恼了一人。手执大砍刀，一马飞出。大喝一声：“好大胆的狗官，休得逞能！俺曹爷爷前来取你的狗命。”手起一刀，即向关小西当头劈下。关小西正欲前来招架，官军队里李公然手执银枪飞马出来。喝一声：“狗强盗！你老爷特来擒你！”说着也就一枪刺来。曹如虎端定大砍刀，将李昆的枪掀过。李昆觉得来贼很有些膂力，就这一刀掀过，已将李昆的虎口震出血来。当下将长枪横在手中，正欲问来人姓名，只见曹如虎又是一刀砍来。李昆将枪架住，喝问道：“狗强盗！你可通名来。俺老爷枪下不挑无名之卒！”曹如虎听说便道：你这狗官听了，俺爷爷乃聚夹

峰镇守白虎岭大王曹如虎是也！你亦将名留下，待俺杀一个有名的狗官！”李昆大喊一声：“狗强盗听了！俺老爷乃钦差总漕施大人标下都司，李公然老爷是也！你既问俺老爷的大名，就该早早下马受缚，免污了老爷的宝枪。”那曹如虎大怒，又是一刀砍来。李昆赶紧招架。好容易将曹如虎的大砍刀架了过去。正要还他一枪，那知曹如虎刀法精通，不容李昆回手。李昆只顾招架，不能还枪。看看已抵敌不住。

只听关太大喝一声：“李五哥使劲儿，小弟前来助你！”原来关太与吕飞熊，两个斗到有六十个回合，关太便使了个拖刀计，先向吕飞熊虚砍一刀，拍马便走。吕飞熊不知他用计，只道他败了下去，即便赶紧追来。关太也不回顾，只管朝前跑；吕飞熊也只顾紧紧相追。关太等他追得切近，忽然将身一转，就从马腹下翻起一刀；吕飞熊正赶得高兴，措手不及，被关太一刀斩于马下，即刻枭了首级，挂于马项。正欲回营，见李昆战曹如虎不下。看看要败下来，他便赶上前来助战。李昆一见关太杀到，自己有了臂助。不觉陡长精神，奋力大杀。曹如虎也便舍了李昆，直奔关太而去。关太舞动金背大砍刀，一声大喊道：“狗强盗！你尚不知死活，看俺老爷马下挂的头是谁呀？你可知吕飞熊已被俺老爷斩了！”曹如虎一见，更大怒起来。也就奋力提了大砍刀，直向关太砍来。关太接住便杀，两柄大砍刀杀在一处。真是一对儿，刃芒耀目，冷气逼人。

那山顶上韩豹看见吕飞熊已被关太杀了，曹如虎恐非关太对手，赶着把马一拍，飞下山来。舞动双股点钢叉，直向关太刺到。李昆一见，赶紧上前接住，四个人战在一堆。关太与曹如虎战有四十余个回合，看看也抵敌不住。又使出拖刀计诱他，当下

即虚砍一刀，拍马便走。曹如虎也不知是计仍然紧紧追赶。关太在前夹马飞跑，曹如虎在后拍马狂追。看看已经追上，关太正欲翻起刀来去斩曹如虎，那知曹如虎已经看破，便大吼一声：“俺爷爷不怕你的诡计！你这拖刀计瞒得过别人，怎瞒得俺爷爷的？”说着就是一刀当头砍到。关太幸亏眼快，知道曹如虎看出了破绽，定然不肯相饶。立刻把马一夹，那马嘶的一声，复又跑去。曹如虎那里肯舍？

关太正在危急，恰巧贺人杰一支军前来接应。当即摆动双锤，接住厮杀。曹如虎见贺人杰，不觉哈哈大笑道：“我道什么三头六臂的大将，原来是一个小子。”也就舞动大砍刀，奋杀起来。贺人杰战不三合，知道不能抵敌，一拍马回头飞奔。曹如虎还是不舍，在后紧紧追赶。贺人杰身躯便捷，腰间掏出金钱双镖，勒马相待。看看曹如虎追得急近，手这一扬。大声喝道：“贼囚不要赶了，看镖吧！”曹如虎正赶得高兴。忽听一声：“看镖！”倒是他不抬头，还可以躲得过去。那知他这一抬头，说时迟那时快。一对金钱镖已打入曹如虎眼内去了。只听曹如虎：“啊呀”一声，栽于马下。贺人杰看得真切，哈哈大笑。遂即把马一拍，直飞过来。手起一锤，登时将曹如虎打得脑浆迸裂。山顶上贼寇见伤了两个头目，赶着鸣金收军。韩豹正与李昆杀个对手，忽听金声响处，便拥攔^①了一枪，奔回谷口去了。这边官军擂起得胜鼓，大家回营。黄天霸将李昆、关太等接入大寨。大家欢喜无限。

且说韩豹回了山寨，铁头僧闻知吕飞熊、曹如虎两个死于非命，伤感不已。当下急叫韩豹退下。铁头僧便与万世雄议道：

① 攔（shuò，音硕）——刺，扎。

“今日一阵，连丧两个徒弟。以此看来，官军昨日之败，还是诱敌。为师倒有个主意在此：明日出战，俺们也诱他一阵。将他们诱入谷口，两边山上将樗木滚石放下，把他的归路截住。俺们就可在谷中与他厮杀，任他插翅也难飞去这谷中。然后再并力擒拿，可以大获全胜。”世雄正欲回答，只见陆老么上前说道：“师父！徒弟倒有一计在此。今夜二更时分，徒弟前去官兵营中，察看他的动静。如果能于下手，就此将他的主将黄天霸刺死。若是他那里防备的紧，徒弟便回山报信，就于夜间前去劫寨。徒弟料他们杀了两日，大家也是辛苦；今日又胜了一阵，必然将我们不放在心上。且料我们不敢出去。趁此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可以大获全胜而回。不知师父与诸位师兄意下如何？”

铁头僧道：“此计却甚有理。但是你二更前去，未免太迟。往返恐来不及，不若一黑即便前去。无须行刺，只要探听他那里有无准备。如若他们果然无备，你便可速速回山，我一面派人前去劫营。若待你二更始去探明一切，再行回山，往返极快，也要两个时辰。那里还来得及？所以叫你要走，一黑就前去。但不可大意，务要格外小心，不能给他们看破。”陆老么道：“师父！不是徒弟夸口，俺这飞檐走壁之功，到今已用了八九年。俺从前有个绰号，唤做一阵风。因为俺往来飞快，就同起了一阵风的一般。这个绝技，徒弟自己也相信得过，师父但请放心。”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六五回 探军情妄思劫营寨 授密计暗地取山头

话说陆老么等至天黑，换了夜行衣靠，急急的跑下山来，直奔大营而去。这且按下。且说黄天霸见今日胜了一阵，又杀死两个赋人，便思传令出去。令各营人等休息一夜，明日再去攻山。计全在旁说道：“黄贤弟！”万万不可如此，岂不知兵法有云：我胜则不可轻敌。今日虽胜了一阵，不过杀了他两个头目，他山上并未大伤元气。万一他探知我们因胜了一阵，便疏忽起来。他就趁此前来劫营，那时措手不及，如何是好？在愚兄看来，今夜必有人前来暗探。我们外面尽可放出疏忽样子，让他来探我。我却暗暗防备，使他不出我所料。然后可如此如此而行。贤弟以为何如？”黄天霸听说大喜，即刻密传号令：各营于初更时分，一律吹灯熄火。却暗暗严加预备，不可略有疏忽。二更以后，听候调用。如有泄漏风声，定按军法从事。此令一出，各营不敢略有怠慢。

看看天黑，黄天霸即在大帐内聚起众兄弟，在那里欢呼畅饮，大家皆随声附和。有的说：“铁头僧早晚就要被捉的！”有的说：“聚夹峰的强盗本领平常的！”正在高谈阔论。忽见大帐外有个黑影儿一晃，黄天霸瞥眼看见，就望了计全一眼。大家会意，故作不知，仍然欢呼畅饮。一会子饮毕，黄天霸即传令出去：各营兵士连日辛苦，今夜暂歇一宵，明日当合力奋攻山寨。当有旗

牌号令出去。一会子，前、后、左、右、中五营，吹灯熄火。大家说道：“这两日实在辛苦极了，难得统领今日发出令来，吩咐我们歇息歇息。真乃意想不到之事。我们不要耽搁了，早一刻儿多睡一刻呢！明日还要出去打仗。但愿这两日就将那个忘八羔子的铁头和尚捉住，我们就可以回去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休。一会儿工夫，这五营内连声息一点都没有了。

陆老么早已到了寨内。方才黄天霸看见那个黑影儿，就是他在哪里侦探。所以黄天霸故意发出那一号令，吩咐各营暂歇一宵。当下陆老么听得真切，心中大喜。以为却中妙计，立刻回转山头送信，叫他们前来劫寨。就在这个空儿，黄天霸就密传号令：令李公然分一半人马，会同何路通、贺人杰二人暗暗抄出大路，直望青龙岗东首埋伏；李七侯分兵一半，会同王殿臣、郭起凤二人，暗暗抄出大帐，直望白虎岭西首埋伏。只听中军号炮一响，即抢上山。各将山头占住，不得有误。又令张桂兰、郝素玉，各带精兵二百，在营门左右埋伏，但听中军号炮一响，直杀进来。又令关小西、计全各带兵丁二百，在于青龙岗、白虎岭脚下埋伏。但听中军号炮，却按兵不动。等到连珠炮响，即便前来接应，以断贼众归路。自己却与褚标把守中军，各人得令而去。真个是人衔枚，马勒口，各人带了兵卒，暗暗的埋伏去了。

却说陆老么回至山寨，将前项的话说了一回，铁头和尚立刻传齐众寇。便令万世雄、周鹿，带领喽兵二百名，往前冲寨。又吩咐两边，直抢官兵大营。熊海、韩豹各领兵丁二百名，直抢官兵营。沈三魁、卫达，各带兵丁二百名，直抢官兵右营。陈老么、温球，带领兵丁二百名，往来接应。吩咐已毕，众寇各带人马，也是人衔枚，马勒口，直奔山下而来。到得官兵大营，正交三鼓。

万世雄、周鹿一齐杀入大营，不见里面动静。他二人以为却中妙计，直奔中军杀来。刚走至箭道，忽听一声梆子响。两边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左边黄天霸杀到，右边褚标杀来。万世雄、周鹿知道中计，正待要走，已来不及。黄天霸战住万世雄，褚标战住周鹿。这一场大战，直杀得喊声大震，鼓角喧天。万世雄、周鹿正在危急，却好韩豹、熊海从左边杀来；沈三魁、卫达从右边杀来。黄天霸见左右皆有贼兵接应，即令人将号炮放起。只听一声响亮，张桂兰、郝素玉，各带兵丁二百，从营门外掩杀进来。一见天霸、褚标与贼众在那里混战，黄天霸被万世雄、周鹿二人围住。看看要抵敌不住，桂兰即在身旁掏出袖箭。飕的一声，直向万世雄面上打去。万世雄毫不防备，面上中了一箭，只听：“哎呀”一声，手这一松，那两柄飞抓丢于马下。黄天霸看得真切，知道他中了暗器，顺手就是一刀，结果了性命。周鹿看见万世雄已死，奋力来战天霸。却被天霸出其不意，在周鹿手腕上砍了一刀。周鹿负痛，不敢恋战，把马一拍冲杀出来。却好金大力正来接应，一见周鹿败下，不问情由，迎将上去，夹马头就是一棍。那马嘶的一声，壁立起来，便将周鹿掀于马下。金大力正欲上前举棍就打，斜刺里跳出陆老么将牛耳拨风刀架住金大力的大棍，周鹿趁此逃脱。金大力与陆老么战不二合，被陆老么一刀砍伤右腿，金大力只得负伤而逃。陆老么也不追赶，便去接应熊海、沈三魁等人。褚标此时已将韩豹砍死。沈三魁、卫达、熊海三人，正与黄天霸、褚标、张桂兰、郝素玉四个，团团围住，那里厮杀。正在危险之际，只见陆老么杀入，他们三人还不奋力杀出重围，难道还是坐以待毙么？

黄天霸等见熊海等奋力杀出，一面将连珠炮放起，一面追赶

出来。计全、关小西一听连珠炮响，也就带了兵丁前来接应，却好正遇沈三魁等人出来。关小西一见，也不打话。当头便是一刀，向沈三魁砍去。沈三魁那里还敢接战，只得将关小西的大刀架开，仍自奋力冲出。关小西那里肯舍，接着又是一刀砍了进来。沈三魁心下一慌，手中一慢，正欲招架，又被关太一刀砍于马下。此时熊海见沈三魁被砍死，越发不敢恋战。急急的上马加鞭，一路冲出营门，飞奔而去。计全一见，也就赶上前去。熊海转过大营，却不从谷中逃走，反而落荒而逃。计全紧紧穷追，转了两弯，忽然不见。计全不敢深入险地，恐有埋伏，只得拍马而回。你道那熊海何以忽然不见？他却转过山后，从那条小路上山去了。此时卫达、陆老么仍在营中，未能逃出。二人正在危急，不得杀出重围。陆老么忽然心生一计，望着黄天霸手这一扬，一声喝道：“看宝贝！”黄天霸一听，只当他有暗器打来，赶着将头一低，让了过去。陆老么就在这个当儿，身子一缩，穿上帐房。连纵带跳，登时不知去向。卫达见陆老么复又逃走，自知不能活命，只得下马受缚。黄天霸等人并不收兵，复又杀出营门，直向聚夹峰而去。毕竟青龙岗、白虎岭如何攻破，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六六回 众英雄合力攻山 铁头僧拼命拒敌

话说黄天霸等到了山下，仍见李昆等在那里攻打青龙岗、白虎岭，尚未攻破。你道这是何故？原来这两个山头形势颇险。由山下直到山顶，那条道路壁立上去。加之山上多设樗木滚石，不必说李昆等人，就是飞将军也不能立破。先是李昆一闻号炮，知道大营里已经得手，立刻就率领兵丁直杀上去。走至半山，只见樗木滚石如雨点一般直打下来。众兵丁不能上去，正在为难之际，恰好黄天霸等率众来攻，遂领兵一同杀攻上去，仍不能上山。只得收兵回营。

再说铁头僧打发万世雄等下山劫营。到了三更以后，忽然大营内号炮一响。心中便疑惑道：“怎么大营内有号炮声响？难道他那里有了准备，陆老么不曾打听的确？真是如此，山上的锐气失矣！”正疑惑间，忽见青龙岗、白虎岭两处守山的小头目，慌慌张张的进来报道：“大王师父！大事不好了！大营内已经有了准备。现在两个山头，被官兵攻打甚急，请令定夺！”铁头僧一闻此言，只吓得魂不附体。也就慌忙说道：“尔等赶即将樗木滚石放下，务要死守。不得被官兵守了这两个山头。若被他攻破此山，我等性命难保。”小头目得令，赶着飞奔回了山头，死力拒守。因此，不曾失去。到得天明，小头目又复来报：“大王师父，现在官兵已退去。青龙岗、白虎岭均幸保无恙。樗木滚石打伤官

兵不计其数。但不知大营内诸位爷们如何光景？也恐怕是败多胜少。怎么不见一位爷回山？其中必有不妙之处。”正在那里说着，忽见熊海狼狈而来，一见铁头僧哭拜在地。铁头僧一见忙问道：“那里胜负究竟如何？”熊海道：“师父！不必讲了。咱们总算上了陆老么的当了。现在万世雄、周鹿、韩豹、卫达、沈三魁俱被杀死。温球不知去向，所有喽兵尽遭杀戮。徒弟幸亏拼命杀出，方才逃走，回上山来。不然也要死在那里。为今之计，这个地方是住不得了。速速早寻去路才好。”铁头僧闻言大叫一声：“气死我也！本师定与这黄天霸小子誓不两立！”

正在怒不可遏，忽见陆老么抱头鼠窜而回。走到铁头僧面前伏地请罪。铁头僧道：“你还有何面目来见我？”陆老么跪在地下战兢兢的说道：“非是徒弟打听不确，委系黄天霸诡计多端。徒弟到他大营的时节，分明见他们聚众饮酒，快乐非常；后又传令，叫各营一律安息。徒弟打听确了，才敢前来报信。那知他其中有诈。徒弟见识浅短，可是未及察出，现在徒弟自知罪不可赦，求师父作主便了！”铁头僧听了这番话也知：他并无他意，不过未曾识破官兵的诡计。现在山寨需人之际，若再将他治罪，山寨内分外无人帮助。不如仍然恕了他的罪过，叫他奋力帮助。他必然感激我不杀之恩，也就死力战斗了。心中主意已定，因道：“乱报军情，本当推出斩首。尚念你并无他意，不过见识浅少，未能识破，误中敌人诡计。本师加恩格外，既往不咎。尔须知道，现在山中兵力已衰。从今以后，务要死力合众据守。但能保得那两个山头。这大寨尚可保全无恙；不然，你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陆老么道：“徒弟蒙师父不杀之恩，定竭力死与敌人相拒。但是寨中兵卒无几，兄弟已杀了殆尽，如何守法呢？”铁头僧道：“徒

弟！这倒不要过虑。那两个山头，只要闭关死守。如有敌人前来攻打，切不可与他接战。但将檣木滚石打将下去，他自不能杀上山来。为今之计，熊海与你二人各守一山。你守青龙岗，他守白虎岭，不得再有贻误。若再疏忽，本师一定二罪并治！”陈老么唯唯退下，各去把守山头不表。

且说黄天霸等过了一日，便留张桂兰、郝素玉、褚标三人守营。其余出队，一同前往攻打聚夹峰。到了山下分兵一半：黄天霸、何路通、贺人杰、王殿臣四人，攻打青龙岗；关小西、李公然、郭起凤、计全四人，攻打白虎岭。只听一声炮响，如潮涌一般飞奔上去，并力攻进。那山头上喽兵早已看见，也就赶着将檣木滚石如雨点一般打将下来。一连攻了四五次皆是如此，只得传令收兵。黄天霸等回到营中，即将前日来做细作的那个何三喊来问道：“你前日所说这山寨有条小路，只有本地土人知道，你可就此出去，代我拿一个土人前来，本统领有话问他。作速前去，不可有误！”正自吩咐，忽见巡营小卒拿进了一个人来禀道：“小的们方才行到后营巡查，见一个形迹可疑之人在那里窥探。小的们恐怕他是奸细，因将他捉来听候示下。”黄天霸听说，即着小军将那人带进帐中，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谁人指使令你前来充作奸细，窥探本帅的大营？速速招出。若有半句不实。推出营门斩首！”那人吓得战战兢兢的说道：“小人实在不是奸细，是本地土人。姓林名保，家住不远。只因我到娘舅家去，由此经过。看见老爷这里颇为热闹，不晓得做什么，要想进来耍一会。不料被他们拿住。硬说小的是强盗差来做细作的。小的实在冤枉，求老爷开恩。”黄天霸看林保那种样子，却非奸细的举动。因说道：“你既不是奸细，本帅差你去做一事。你若去做得来，本帅不但

放你，而且有赏；你若做不来，本帅定要把你作奸细办，推出营门斩首。”林保道：“小人愿做，听大人吩咐。”

黄天霸道：“你可知这聚夹峰有几条路可以上去？”丁林保道：“前面谷口有一条路；后面走回家洼转过去，还有一条路。就这两条路，再没有第三条路。”黄天霸道：“这田家洼离此有多远呢？”林保道：“不过五六里。”黄天霸道：“你认得么？”林保道：“小的但知有这条路，却不曾到山上去过。”黄天霸道：“你既知道，今夜三更时分，可同本帅前去，将功折罪。”林保道：“小的是不去！”天霸道：“为什么不去？”林保道：“山上强盗甚是利害。若被他知道，定要送小的性命的。”黄天霸道：“你怕强盗杀你，不怕本帅杀你么？”林保道：“小的怕老爷还比怕强盗好些；老爷讲理，强盗不讲理。譬如小的现在是被老爷人捉住，还问小的许多话，但不过要杀小的，并不曾真杀。若被强盗捉去，早已头不在脖子上了。”黄天霸道：“你无须怕，但同本帅前去，可以保你。而且不要你上山，只要你将本帅领到那里，就叫你回去便了。”林保道：“如果这样，小的便遵老爷之命，带老爷前去。可是要交代明白了：‘到了那里，小的只管指明老爷的去路；若是叫小的上山，小的虽死也不去的。’”黄天霸道：“本帅决不骗你，只要你指明本帅认得路径，你就回去便了。”林保答应。到了三更时分，黄天霸换了夜行衣靠，即同林保上山。毕竟如何捉拿铁头僧，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六七回 黄天霸偷渡田家洼 众英雄大破聚夹峰

话说黄天霸问明土人林保的路径，心中大喜，当下就将林保留在营中。一面聚起众英雄商议，说道：“方才拿到一个土人，问明到聚夹峰的山后小路。现已将他留在此处，晚间叫他带同小弟前去。为今之计，李五哥、计大哥、李七哥、何大哥四人，可于三更时分，率领兵丁前去攻打青龙岗、白虎岭；小弟带同贺人杰、王殿臣、郭起凤四人，偷渡田家洼。由山后小路上去，去打轩辕庙；褚老叔、关大哥、张桂兰、郝素玉四人，看守营寨。如此内外合攻，任他聚夹峰铜打铁浇，也要于今夜攻破。若再攻打不下，小弟誓不回营！”大家听说，齐声说道：“难得有此机会。这聚夹峰今夜必破了！”众英雄俱退出。

到了二更以后，天霸、贺人杰、王殿臣、郭起凤，皆换了夜行衣靠。各带单刀，藏好暗器，将林保喊进，命他带路，一路出了营门而去。不一会，已到了田家洼。林保便指道：“那边弯弯曲曲的，便是上山的小路了。”说着，又转了几个弯子。约有二里多路。林保便站脚不走。指定前面的路，望着黄天霸说道：“老爷已到了。由此前往，就是上山的那条路了。小的闻得半路上，还有一道寨栅。有强人在那里把守，老爷们此去可要小心，不可大意。那条路上不甚好走。”黄天霸听说答道：“你要回去，你就走罢！”林保也就走了。黄天霸便同贺人杰、王殿臣、郭起

凤四人，顺着路径，攀岩附葛，爬了上去。走到半山，已望见前面有条寨栅。

黄天霸一看，只见寨栅上钉着许多三棱钉，外面排着许多鹿角。黄天霸即拔出单刀，到了寨栅面前，先将鹿角砍去。正砍之间，寨栅里面已跳出两个喽兵，手执朴刀，向黄天霸腿上砍去。天霸身子一偏，顺着手劈面就是一刀，将一个喽兵砍倒在地。还有一个看见这个已被砍死，赶着就要逃走。早被贺人杰看见，赶上一刀背，正中那喽兵肩膀。只听：“哎呀”一声，跌倒在地上。贺人杰即走上前，将那个喽兵一把提起来。问道：“你如要命，带领老爷们进去，指明铁头和尚的住所，便饶你的狗命；倘若不然，就是一刀将你杀死！”那喽兵一见，赶着哀求说道：“小人愿领老爷们前去，只求老爷们饶命！”黄天霸便走过来，一手提住那个喽兵，一手执着刀、叫他领路。那喽兵真是动也不敢动，直向前面领着黄天霸等一直上山。

不一会已到山顶。天霸说：“铁头和尚在那里？”那喽兵道：“就在前面这个庙内。此是后墙，庙门还在前面。”黄天霸又将他提住，走了一刻，已到庙前。天霸手起一刀，将那个喽兵杀死。命王殿臣、郭起凤从大门杀入；他便同贺人杰跳上墙垣，一路蹿房越屋，直向庙内大殿而去。到了大殿屋上，先看明了出路，然后又向后面方丈而来。不一刻已到方丈。黄天霸即从屋檐上倒挂下来，向房里一看。但见那房里点着灯火，并无一人在内。复又仔细一看，只见靠墙坐着一人，却不是个和尚，在那里打盹。天霸一想，“何不就将此人捉住，向他问明和尚的踪迹。”想罢，即飞身下来，一伙身即蹿进房内。那人正在那里打盹，忽然惊醒。见有一人身穿夜行衣靠，便即问道：“你何人？敢到此地作贼？”

天霸听说，也不与他辩白，赶忙上前，迎面一刀。喝道：“你是什么人？可认得老爷黄天霸么？”那人一闻此言即要大喊起来。天霸又将手中刀在那人面上一晃道：“你喊就是一刀。”那人再也不敢喊了。只得跪下哀求：“老爷饶命！小的是服侍铁头和尚的人。”天霸闻言，因即问道：“老爷正要问你，那铁头贼秃如今往那里去了？”那人道：“和尚因外面官兵前来攻打白虎岭、青龙岗甚是危急。他自己出去帮助把守去了。”黄天霸道：“此去前面山头尚有多远？”那人道：“约一里路。”天霸道：“你可带领老爷前去，便饶你狗命；不然，就是一刀将你砍为两段！”那人答应。黄天霸便提着人出了房门，到了院内、忙将贺人杰招呼下来。走不多远，却好王殿臣、郭起凤二人也到。天霸就与贺人杰，押解着那人去到前面。走不一刻，只听喊杀之声，震动山岳。天霸即催着那人快走。那人不敢怠慢。那人半走半跑，一刻的工夫，已到了青龙岗。天霸又向人杰说道：“贤侄，把这个人交给你，叫他领你去到白虎岭，可如此如此。”人杰答应，即走过来，将那人在天霸手中接过去。随即就往白虎岭而去。

且说天霸到了青龙岗，远远看见一个人在那里指挥众喽兵。天霸一见，便一声大喝道：“俺老爷黄天霸在此！狗强盗死在头上，还不知道！轩辕庙已被咱老爷焚毁了，铁头僧已被咱老爷杀了！”说着就飞舞单刀，直杀过去。青龙岗今日却是熊海把守。熊海正在那里指挥喽兵，将檣木滚石望山下打去。忽听这一声大喝，那些喽兵个个吓得胆战心惊，急欲想逃走。无奈熊海在此，不敢就逃。只见熊海提了刀即向黄天霸杀来。天霸也就接着厮杀。那些喽兵一见他二人厮杀起来，晓得大事不妙，也就一跑个干净。山下李昆等人，一见山上檣木滚石不往下打。知道上面已

经得手，当即奋勇登山。大喝一声，俱已上了山顶。

熊海正在与黄天霸杀得难解难分。忽见青龙岗已破，山下官兵俱已上山。兵刀齐施，乱砍乱杀。他正要逃走，忽见一个喽兵飞奔前来报道：“轩辕庙已经被火焚毁了！”熊海闻言，那里还敢恋战，只得抽身而逃。黄天霸见他逃走，那里肯舍。即取出金镖打去，正中熊海小腿，登时跌到在地。天霸赶急上前，手起一刀，结果了性命。于是大家会合一处，直望白虎岭而来。不一刻已到，瞥眼看见贺人杰正与铁头和尚在那里厮杀，已是抵敌不住。黄天霸一声大喝道：“贼秃休得逞强！咱黄天霸老爷前来擒你！”贺人杰见天霸已来，顿觉精神陡长。飞舞单刀，直望铁头和尚厮杀，如旋风般。接着黄天霸等人又一拥上前，将铁头和尚围住。铁头和尚也就飞舞禅杖，力敌众人，毫不惧怯。大家正杀得难解难分，忽听李七侯“啊呀”一声，登时跳出重围；向旁边蹲下。原来李七侯被铁头和尚禅杖打中右腿。黄天霸一见，更加大怒。奋起雄威，大喝道：“众兄弟奋力呀！不要将那贼秃放走呀！”一声未了，只见刀枪棒棍，一齐如雨点一般打下。大家正奋勇格斗，此时白虎岭已被何路通、计全等攻破，登时拥上山来。铁头和尚见白虎岭已破，正在惊惶无措。猛一抬头，只见山内火光冲天，知道庙已被焚，不敢恋战，要想逃走。不知铁头僧如何拿住，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六八回 恶战头陀凶僧被捉 扫清贼寨众将班师

话说铁头和尚被黄天霸等人，围得铁桶相似。虽欲逃走，插翅难飞。自己一想：“我前后总是一死，与其逃走不出，被他们杀死，不若打死他们几个。我就死了，也还扯直。”于是大喝一声：“尔等不要走，看佛爷的家伙！”说着，端起禅杖拼命扫来。真如出水蛟龙，翻江搅海一样。只见他那条禅杖舞得神出鬼没，那个雨点都洒不进去。黄天霸等看了个个伸舌，大家也就拼命杀上前去。

不一刻，何路通肩膀上，被禅杖扫了一下；幸亏让得快，稍慢一点，一只右膊已被打折下来，何路通只得负痛而逃。又一刻，计全的后背，也被禅杖头子点了一点。计全也就禁受不得，只得退了下来。李昆正欲一枪刺进，被他的禅杖一扫，一杆烂银枪折为两段。李昆也不敢恋战，只得退在一旁，在那里助喊。黄天霸见许多人杀他不过，心中好不着急。暗道：“若再被他逃去，咱们也不算人了！”于是急中生智，故意将身一缩。猛叫“啊呀”一声。说时迟，那时快，黄天霸已偷手将飞镖取在手内。铁头僧见黄天霸弯下腰去，又听他“啊呀”一声。以为他中了禅杖，即抢进一步打来，黄天霸就在这一个空儿，一个鹞子翻身滚在一旁。一撒手已将一只飞镖，认定铁头和尚面门打去。只听铁头和尚说一声：“不好！”那只飞镖早已打中铁头和尚额角上面，陷进了有

二寸多深。又听“啊呀”一声，铁头和尚已跌倒在地。大家一见，这才把心放了下来。便一齐走到他面前，先将绳索将他绑起。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实，然后将镖拔下。他是血流满面，不省人事。

此时陆老么见事不妙，已经逃走。不料走至半路，却遇着王殿臣、郭起凤二人在庙内放火回来。一见陆老么，接着就杀。陆老么见庙已焚毁，两个山头又被官军得了，那里还敢恋战，恨不能插翅飞去，逃得性命犹如升天一般。那知心内越慌，手内的兵器，不必说与人家对杀，连招架人家的兵器，都有些不活动起来。因此被那王殿臣、郭起凤二人擒住，那些喽兵是不必说，早已逃走了。于是大家会合一处，将铁头僧、陆老么推在一处看守。黄天霸便率领着众兵丁，前前后后，搜寻温球和他的家属。各处寻了一遍，只是搜寻不出。忽然寻到一个马棚内，见里面有呻吟之声。大家进内一看，只见两男一女在那里上吊。众人一齐上去，将三人解了下来，当时就问了一遍。原来就是温球与他妻、子。黄天霸便命人将三人绑了，也抬到里面，与铁头僧一齐放下。

你道温球如何同他妻、子在马棚内上吊？他也因势已去，无处可奔。与其被官兵擒住，解到淮安斩首，不若寻个自尽。就使官兵寻出，见他已死，也可就此算了。不再杀头问罪。那知他恶贯满盈，不能容他不受国法。所以将要自尽也不能由他，还要被天霸等搜出，带回淮安，以正国法。可见天理不能违背的。

闲话休表，且说黄天霸等人见山寨已扫清，强人业已捉尽，并未逃走一人，心中大喜。又命众人将放火扑灭，又命到青龙岗、白虎岭两处，将山寨也放起火来，烧得个尽绝。又将大寨内所有的金银财宝，一齐查明清楚，派了两个小军在山上看守。于是大声喝令小军，抬着铁头和尚、陆老么，并温球父子夫妻，一起押

解下山，回到大营。

当有关小西、褚标、张桂兰、郝素玉迎接进去。大家聚在一起。当日营中大排筵席。此时金大力的伤痕已好，李七侯、何路通二人并未受甚重伤。大家就在大帐内痛饮起来，直饮到二鼓方才散席。说不尽那般快活，一夜无话。次日，即命小军到山上，将所有金银财宝，一齐抬到大营，以便带至淮安存库。不一刻，小军已将金银财宝等送到。天霸又复点明，寄存一旁。又饬令小军将所有杀死的士卒，查点清楚，共计死者若干？小军查明，一会子来报。共计杀死兵丁二十四名，受伤兵丁二百一十六名。黄天霸即命：将杀死者赶紧葬埋。受伤者带回淮安医治。小军答应，又去将死尸埋好。诸事已毕，大家休息一日，预备班师、过了一日，黄天霸即命拔队转回淮安。一路上真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

不一日，已到淮安。天霸命兵丁仍旧各部。当日就率领众人，见了施公。行礼已毕，施公将以上情形问了一番。天霸也细细禀了一遍。施公大加慰劳，当下命令：将铁头和尚、陆老么，并温球夫妇父子共计五人，一同交山阳县分别收监。黄天霸等回衙门的回衙门，执旧事的执旧事。隔了一日，施公又将铁头僧等五人提出监来，问了一堂。铁头僧等直供不讳。施公即命黄天霸监斩，将铁头僧等五人，分别绑赴市曹，按律斩首示众。于是聚夹峰一案才算清楚。

过了两月，施公在书房内看书史，忽然奉到一道圣旨。施公当即排设香案，跪接圣旨。即拆开，诵读已毕，施公大惊失色。当下谢恩已毕，回到书房，即传齐黄天霸等。说道：“本部堂方才奉到圣旨，因仁寿宫有御用宝马一匹，忽然遗失，不知去向。

在京文武各官缉获殆遍，查无下落。今奉上谕：勒令本部堂限半年之内缉获原物，恭送进京。这不是一件难事？叫本部堂如何复旨呢？”大家听了面面相觑，不能回答。毕竟这御马为何人盗去，如何缉获出来？并有贺人杰追赶马虎鸾，黄天霸三进连环套，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六九回 施贤臣说词激猛将 黄总镇负气访强人

话说黄天霸众人自带兵剿灭聚夹峰，大破贼巢，各贼灭除殆尽，班师回淮，销差缴令，满望从此地方安静。不料竟又出了意外之事。这日施公忽然奉到一道圣旨，当即开读已毕，施公大惊失色。原来当今皇上，有一匹日月骠骠输千里龙驹马，真是价重连城世所罕有，忽然不知去向。当由在京各大臣踏勘明白，实系为巨寇所盗。京内各官自九门提督，以至五城兵马司、捕盗局等，无日不明查暗访，缉获御马，追拿大盗。争奈缉获虽严，却是毫无影响。

这日，便值殿大臣奏明圣上，请飭令外省各督抚州县，一体查获，务要追寻御马，捕获贼盗。因此当今想起施公面前有个黄天霸。现为漕标中军副将遇缺即补总兵官。此人英勇过人，屡获巨寇，叠破大案。因此飭令施公。指明勒令黄天霸将盗取御马之贼寇，并日月骠骠马限半年内一并缉获交出。特宝马驰送京师验明无误，再行升赏。施公奉了这道旨意，当将黄天霸、关小西、计全、何路通、李昆、李七侯、褚标、朱光祖、贺人杰、张桂兰、郝素玉、金大力、王殿臣、郭起凤等人，传入署内，告明一切。大家听说。俱各大惊失色。暗道：“这件无头公案，从哪里办起？可不是件难事？”施公见众人不回答因说：“本部堂想来，这件事甚不易办。虽然黄贤弟武艺出众，功绩昭然，久为圣上器重。但

是这御马，既为盗贼窃去。这盗马的贼寇，自必隐姓埋名，伏在偏僻处所。或深山野洼，或高岭深渊。从那里得知消息？且又不知姓名，毫无影响。纵然黄贤弟虽有通天本领，亦未必得知。而限期又促，只有半年。这事从何处着手？若是据情复奏，又怕违旨。不若乘此将为难之处，婉转复奏上去。请旨另派精明强干之人，悉心缉访，黄贤弟但任帮同缉获。如此办法，黄贤弟责任较轻。即使不能访出，黄贤弟亦不致因此获谴。不过此等奏章一发，虽与黄贤弟没有什么大责任，究不免减却黄贤弟半世英名，然亦无法。不知黄贤弟及诸位贤弟意下如何？”施公这一番话，说得虽然婉转，外面看似代黄天霸分身，其实用的是激将法。只因黄天霸生性如此，若但令他遵旨缉获，他虽不敢违背，究竟怕他不肯为力。因此不说他能缉获，只得请旨另派精明强干，武艺过人，胆识兼优之辈，悉心缉访，不过于英名上有些减色。黄天霸向来好名心重，别人办不来，做不到的事，他偏要去办去做。等到成功之后，却争了这个名字。那怕龙潭虎穴，为这名字上，也要拼死去的。所以施公知道他有此性情，惯用这个激将法激他。

那知黄天霸在先，本有个为难的意思，也知道此事实不容易办。及至听了施公这一番话，不觉气往上冲。黄天霸道：“大人言之差矣！某自从江都承恩提拔，以至今日执鞭随镫。历有十数年之久，是凡大人差遣之事，某无不赴汤蹈火，力效微劳；虽无大功，总未累及大人有获谴之事。今御马为强人盗去，此乃国家无价之宝。即非明降谕旨，也当一体缉获，方是为臣的道理。况某上受国恩，理应协力拿获。无论获谴与否，稍尽其力，藉可上报朝廷。况今日即明降谕旨，飭令某悉心查缉，则是朝廷高厚之处，某焉敢辞？若以难办推诿，畏缩不前。不但有负国恩，有

辜大人提拔之德。便是某自己也觉惭愧！某这贱名不敢说四海皆知，晓得的却也不少。难道即因此一事，将从前的英勇微名，因而埋没？某也不肯甘心受人耻笑。况某有此六尺身躯，既为国家之臣，即为国家所有，即使捐躯报国，亦分所当然。何能因畏难而自惜残质？若谓毫无影响，无从着手，则盗御马的，必有一个人在那里。只要费些工夫，暗暗访查自然有个水落石出。常言道：‘天下无难事，只怕用心人。’只要用心，还怕查不出么？等到查明出来，任他三头六臂，虎穴龙潭。某黄天霸若说半个怕字，也不算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出色惊人的奇男子！总要将那宝马取了回来，亲自驰往京师，恭呈御览。那时才显得某不是畏难苟安之辈。大人但请放心，某若不将御马盗回，誓不立于天地间！”这一番话罢，只见黄天霸气浮于色，好比受了一肚皮的委屈一般。

施公听他这番话，实在暗暗夸赞他有胆识、有忠心。虽然好名太甚，却是难得。因想道：“他既如此，爽性再激他一二句以坚其志。让他由此功名成就，为一朝梁栋，有何不可！”因又说道：“黄贤弟，你虽有此忠荃^①之心，代国家出力，原是难得。但是凡事必三思而行。本部堂细细想来，这御马既为盗去，那盗马的，若非有出色惊人的本领，也不敢前去盗取。不必说捕风捉影，消息毫无；就便访到下落，恐怕那个盗马的强盗，本领不在贤弟之下。贤弟却不可因一时豪气，不望后想，只管卤莽从事。虽然是奉旨的要案不能违旨；若照本部堂方才所说，也不算违背；不过自家的责任，究竟轻松许多。至于少减英名，这也算不了一件大事。而况名之一字，足以累人。本部堂为贤弟计，仍以

① 荃（jìn，音尽）——忠诚。

三思为是。”黄天霸听说，更加气望上冲。望施公说道：“大人！某虽不才，未免小量某太甚。难道这强寇有三头六臂？这御马会飞上天去不成？只要这桃花玉马不曾飞上天去，任那盗御马的有九头十八臂。我黄天霸拼这一死，总要将那强盗捉住，碎尸万段。定将御马去取回，方雪今日之恨。方显我黄天霸的手段！某之志已决，请大人不必疑动了。某便今日告假前去查访。”施公正欲说话，只见褚标一旁插口说道：“黄贤侄！你也不必如此作急。大人的美意我也知道，并非不让你去。且非怕你查访不出，不过用这些话警戒你，不可卤莽，细细访查。你不明大人的厚意，反而仗着自己的性子暴躁起来。我有一言，最为平和，说出来大家斟酌。”不知褚标说出何言，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七〇回

奸猾贼留书露信 英勇士暗访明查

话说褚标在旁插口说道：“黄贤侄不必负气。我有一言，大家商量便了。”施公道：“老英雄有何言语，即请说出。以便大家商议。”褚标道：“在老朽愚见：最好请大人一面出奏，言明遵旨。惟限期太促，请旨宽期日期。约以一年为度，俾可从容访查。一面令黄贤侄明查暗访，得有真实消息，可赶紧回来送信，以便大家同去。如此办法，既不违背朝廷旨意，又可令天霸如愿以偿，所谓两全其美。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听罢道：“老英雄所见，与本部堂略同。便照老英雄所言，据情复奏。但黄天霸如果得有真实消息，还要请老英雄助一臂之力。”褚标道：“好在老朽在署终日无事，就与天霸同行。往各处一游，也可稍练筋力。且可助天霸成功，有何不可？谨遵大人吩咐便了。”施公听罢便道：“能得老英雄同去，吾无忧矣！某当即日具奏，请旨展限日期。”此时，天霸见施公已允他前去查访，并请旨展限，好不欢喜，当即辞出。大家亦俱告退，各回本署，各就本职。施公即便拟了奏本，反复看过。飭人缮写，准备明日即发。

施公晚间，用过了晚膳，在书房内灯下观看书史。约有二更时分，忽见从窗户外送进一封书来。上写着：“总漕施公赐览”。施公一见，吃惊不小。暗道：“此是何人送来？”因将书信拆开。只见上面写着十六字，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欲访此人，

即在其间。”施公看毕，不知何意，想了一会，仍是不知用意。只得将施安喊进，告知明白、令施安传知外面众人；小心防护，恐有刺客来到。施安答应，去到外面告诉了众人。于是李昆、计全等人得了这个信，便来书房问明一切。施公又将大略情形说了一遍。计全道：“在末将看来，定非刺客一流。实系为那盗御马一事。只因此间奉了圣旨，飭令黄天霸访查缉获。这盗马之人，必然暗中打听，晓得大人令黄天霸去访。又因大人说毫无影响，他却送一封信来，露些风声。而又不将名姓说出，是令黄天霸作难。末将所见这人本领定不可及。不但在末将等之上，恐黄贤弟也未必有此本领。”

正在谈论，忽听屋上有人说道：“尔等不必妄自议论。可转告施公，速令黄天霸前去，讨取宝马便了。俺去也！”计全等听了此言，即刻飞上屋檐，预备兜拿强寇。那知计全等人上得屋面，四面一看，连一些人影也看不见。于是大家又前前后后，各处寻了一遍，那里有一些形迹。将至四更，大家才算下来回明施公，各去安歇。施公亦明知此人断不前来相害，也就安心睡觉。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施公起来梳洗已毕，正欲令人去传天霸，却好天霸已得着昨晚有人留不露姓的信，早已进来，先向计全等人备细问了一遍。计全等也就细细告知明白。然后天霸便走进书房，给施公请安已毕，侍立一旁。施公便将夜间之事细说一遍。“本部堂仔细想来：他既然令贤弟前去取马，为何又不将地名明白说出。只留这不明白的十六个字令人猜详，好不令人纳闷。黄贤弟，你看此人究竟姓甚名谁？居住何处呢？”天霸道：“据总兵看来，御马定为此人盗去。他今前来送信，促本总兵速去，是他要在此

显显本领，单看某敢去不敢去的意思。此人既来，总兵焉得不去？那管在天在田，或上或下。总兵务要将他访明下落，擒获出来。把御马交出，方不愧总兵半世英名。”施公道：“也须商妥而行，万万不可卤莽，自贻后患。”天霸道：“谨遵大人吩咐。总兵之意，即于明日出署，先在就近查访一番。若能访得消息最好，若访察不出。必得远至邻省，细意密查。总期访出盗情，取回御马。捉住强人，方才甘休。不然，暂时也不回署。”施公道：“也不必如此说法，但能细意慢慢访查便了。”天霸道：“总兵明日就动身去访，不再进来叩辞。如果就近地方查访不明，再回来一趟，然后再去。大人但请保重便了。”施公道：“但愿贤弟此去，早早得手，立此大功。本部堂专等佳音，为贤弟庆贺罢！”天霸唯唯，当即辞出。又与计全等人熟商了一会，然后回转自己衙门稍事收拾。准备先往就近地方访查数日，再作计议。

次日一早，即扎束停当，带了银两、包裹，别了褚标、张桂兰、径自出门而去。褚标将天霸送出城外，一路上又叮嘱许多言语：总令他不可负气好胜，慢慢访查。若就近地方访不出来，须早日回来，再作计议。天霸亦唯唯答应。于是天霸去往各处查访。褚标亦即回城，暂且不表。

再说阜宁县杨家庄出了一个命案。这杨家庄本是一个极大的村落，聚族而居有百十户，俱是姓杨。内中有一家名唤杨士兴，妻子王氏。老夫妇两个，生有一子，名唤大富。这大富曾习杂货生意，向在苏、杭一带贩杂货。今年二十六岁，于二十三岁上娶亲。岳家姓吴，也是阜宁人氏。其妻吴氏，比大富小一岁，今年二十五岁。于二十二岁上过门，生得颇为美貌。过门之后，与大富极相恩爱，事奉翁姑亦最贤孝。大富娶亲三月，亲往杭州贩卖

杂货，本约定年终回家。那知到了杭州，因有一个至好朋友与他合本，前往闽、浙贩卖桂圆，因此一去三年。虽然获利甚厚，未免归期太迟。这日捆载而归，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七一回 数载归来一朝死去 百身莫赎两个含冤

却说杨大富自闽、浙贩卖杂货，颇获厚利，捆载而归。这日到家，父母、妻子自有一番阔别情怀、天伦乐事。杨大富先给父母请安已毕，又问了许多家中情事。他父母也问了许多福建、浙江各处的风景。彼此俱诉说了一遍。他父母因儿子平时最喜吃活鲫鱼，今儿子老远的归来，当下便命媳妇吴氏烹鱼烧笋。吴氏既奉翁姑之命，便去烹鱼烧笋。一刻儿俱已齐全，真个五味调全。又煮了两壶酒，于是父母、妻子团聚一桌，心下更加喜悦。大家俱各畅快，说不尽那天伦之乐，骨肉之欢。因此大家就痛饮起来，直至日落西山，才算吃毕。一会子点上灯火，所有杯盘碗盏，均有吴氏撤去，亲到厨房收拾一番。杨大富即与父母在室中闲谈。不一刻，吴氏将锅碗收拾清楚，也就回转堂中，老夫妻见媳妇收拾已完，此时已有初更时分，便暗存了一个爱子之心，因与大富说道：“我儿沿途辛苦了，你早些睡去罢！为娘的为父的，今日多饮了两杯酒，也有些困倦起来，也要去睡了。”他们说罢，便同杨士兴提灯进房。这里小夫妇也就拿了灯，一同进房安寝。这一夜被底情柔，枕旁私语，自然说不尽那千般恩爱，万种绸缪。常言道：“久别当新婚”。其言虽俚，其情的确。一宿无话。

那知器满招覆，乐极生悲。等到次日天明，吴氏一觉睡醒，因昨晚婆婆吩咐早些起来，代丈夫检点物件，不敢违背。一经梦

觉，便即起来。又低低的唤大富道：“你醒醒，我起来了，你独自再睡一会罢！唤了好几声，只是不应。吴氏因笑骂道：“懒郎？怎这般好睡？敢是假装不醒么？你会假装，我偏要将你唤醒。”因即隔着被向大富身上摸了一回。那知大富仍是不醒；又觉得他身体板硬。杨氏暗自疑惑道：“如此乱推，何以还不醒来？这也奇了。为何摸他身上，这身子是板硬的？不似昨晚上床时那样身体。就便熟睡不醒，也不至如此板硬。难道有什么怪事不成？”愈想愈疑，因将手探入被里，向大富身上一摸。那知遍体冰冷，毫无一点热气。吴氏这一吓，可实在吃惊不小，复又向大富脸上一靠，也是冰冷透骨，鼻孔呼吸毫无。原来杨大富早已死去。吴氏此时，真如半天里打下一个霹雳一般。本来要痛哭一场，怎奈惊恐太甚，过于作急，不但哭不出，连话也说不出。好不容易挣了一会，才大声说了一句：“不好了！”这一声可实在惊诧之至。说这句话，便呆立床沿，第二句话再也说不出。

却好对房里老夫妇也早睡醒，忽听媳妇喊了一声：“不好了！”那种声音急诧得极。老婆子便大声问道：“媳妇！你为着何事，如此大惊小怪？究竟什么事不好了，这样来吓人？”老婆子问了好几声，见对房中只是不答应。因说道：“怎么不答应，难道真有什么不好的事么？”杨士兴道：“敢是媳妇睡魔了？”老婆子道：“不是睡魔。我刚才听见媳妇低低喊大富的，怎么会睡魔？”因又喊：“大富所为何事？”那知再喊不应。老婆子着急道。“其中必有缘故，我倒去看看究竟为着何事如此惊诧？”一面说，一面穿了衣服赶即开了房门，来到对房去推房门。里面闷着推不开来。便又在房外大声喊叫，儿媳还是不应。只得将门打开，走进房内一看：只见他媳妇吴氏瘫在床面前地上。面如白纸，口角流

涎，已是吓昏过去。老婆子一见，已吓得魂不附体，赶忙上前。一面去拉媳妇，一面喊儿子道：“大富！你还不快些起来，你媳妇子昏过去了。快起来去取姜汤。你昨日才回来，究竟为着何事，与媳妇吵嘴？敢是你将他推跌了么？”一面喊说，一面已将吴氏扶坐起来。复又喊杨士兴过来，帮同看视。杨士兴听说，也就抢走过来，嘴里唧唧唧说道：“好好的夫妻，为什么吵起嘴来？况且昨日才回来，就便媳妇有什么不好，也不应就吵闹得这快法。”说着已进了房，看见老奶奶扶着媳妇；又见媳妇面如纸色，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杨士兴见着不忍。只得骂着儿子道：“你这该死的畜生！你不在家，为父母的，全亏你媳妇小心服侍。并没有一件不贤孝的事情。你为什么才到家中，就将媳妇气得如此？还不给我快快起来，去烧姜汤来灌。”骂了一顿，那里见大富答应？杨士兴也就疑惑起来。正要上前去拉他，只见他媳妇叹了一口气。说了两字：“苦呀！”说罢，又不言语，惟有两眼流下泪来。老婆子见此光景，只得劝慰。说道：“我儿不要如此。儿子有什么委屈你的事，只管对为娘说明。有为娘代你理直，切切不可如此气恼”此时吴氏虽然口不能言，却已醒转过来。耳内听婆婆如此说法，真正文不对题。连忙摇头，又将手指着床上。老夫妇误会其意，还是疑惑儿子给他受了委屈，仍然絮絮叨叨“有为娘代你理直”的话头。吴氏实在着急，这才死命的说出两句话来。带哭道：“娘呀！他……他已是死了！”老夫妇见他说出一个死字，便大惊问道：“那个死了？”吴氏元又连哭带说道：“你儿好端端的，不知何时竟死在床上。我好苦呀！”老夫妻一闻此言，老婆子便大哭起来。杨士兴还不相信，暗道：“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一夜就死呢？”一面说，一面走到床前将被掀开。近前一看，果

然僵卧床上。再用手向他身上一摸，直是体冷如冰，毫无呼吸。于是杨士兴就大哭起来。老婆子见老头子大哭，知道儿子真死了，愈加痛哭不已。吴氏是不必说。翁姑婆媳一齐跌足捶胸。哭儿的哭儿，哭夫的哭夫。嚎哭之声，直达户外。

这一哭即惊动了左右邻舍，那些族下不知所为何事。也就打门进来，见杨士兴嚎哭不已。大家先问了个大略，然后将士兴等劝住了哭，复又细细问了一遍。大家也是疑惑：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昨日才回家，今日就会死，其中必有缘故。内中有个族长，是杨士兴再堂的堂叔。此人性情奸滑，刁恶非常。平时人家无事，他况且寻事去做，好于中取利。今见士兴家闹出这样一个大祸事来，他却有了主意，居心想在这件事上得一注大横财。当下因即冷笑说道：“大富昨日回家，今日便死，其中也没有什么缘故。显系身死不明。此事非报官相验不可。”又望杨士兴说道：“你们只知道乱哭，就算代儿子申了冤不成吗？你媳妇平日虽然贤孝，可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在我看来，这其中必然有些不妥。还不快些将吴家的人唤来，我们大家也好说话，给你儿子申冤！”杨士兴夫妻听了这番话，半疑半信。也只得着人到吴家送信。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七二回 未亡人明心求殉节 刁族长得意代鸣官

话说杨士兴听了堂叔杨怀仁这番话，不免半信半疑。因暗道：“不论是身死明与不明，也该去吴家送信。”因立刻着人前去。原来吴家也是阜宁县的大族，在有名的吴家甸。这吴氏之父，名唤吴有德。他妻子李氏，膝前两儿一女。女儿就许配杨大富为妻。这吴有德为人忠厚非常，实在是个有道长者。家里也有些薄薄的产业，在吴家甸居住，就要算他是个首富。自女儿嫁到杨家之后，除非家中有婚丧喜事，才将女儿接回来过两日。事完之后，又将女儿送回夫家。虽常有旁人说道：“你女婿久不在家，就留你女儿多住一两个月，也不算什么事。”吴有德听了这些话，便与人争论道：“女婿在家，将女儿接回来多住些时日，他翁姑^①自有女婿侍奉。女婿不在家，便仗着我女儿侍奉他父母。我若将女儿接回来，则女婿的父母又靠谁人侍奉？”这是向旁人说的话。及至向他女儿所说皆是叫他：善事翁姑，留心家务。却好吴氏也从未违背，总是唯唯听命。所以在杨家也极其贤孝。这日吴有德正从外面回家，忽见杨家有人前来送信说，女婿于昨日回来，今一早不知如何便会身死，请他赶紧前去。

吴有德听了此话，真是半天里打下一个霹雳。因问来人道：

^① 翁姑——公公和婆婆。

“究竟大富因甚病死的，你可知道么？”来人道：“听见说大富是身死不明，所以请你老人家赶紧前去商议。”吴有德只得进内，大略告诉妻子李氏一遍，李氏也吃惊不小。当下夫妻两人即刻出了门雇了一辆车子，趲赶前去。吴家甸距杨家庄有二十余里不一会已至杨家。

未入大门，吴有德夫妻便一路哭了进去。杨士兴夫妇见亲家已来，吴氏元父母俱到，于是大家又哭起来。惟有吴氏哭昏了几次，真是哭得肝肠寸断，死生活来。好容易慢慢劝住了哭。吴有德先问了一遍，如何身死情形。杨士兴即大略告诉了一遍。吴有德又细细问了女儿一遍；吴氏也就细细将始末根由，哭诉了一遍。因道：“我的爹妈啊！你女儿也不要活了，就此随你女婿一齐死了。免得你女儿有冤无处申、死了丈夫还落个不美之名。不如从此一死，也可表表心迹！”说着，就一头向壁上撞去。杨士兴的妻子在旁看见，赶紧抢上一步，将吴氏一把拉住。说道：“我的儿！你不要如此。你的心迹，为娘是知道的，是非自有公论。好在你爹妈俱已在此。我儿子虽说死得不明不白，总不能够说是你害死他的。大家商议起来。看如何代我儿子申冤！不然，你的冤枉也无处申。我的儿子也不知因何而死？”吴氏听了这番话，旦觉得有理，总以死了干净。免得随后纠缠，口口声声，直是要死。吴有德明知女儿绝不能得个水落石出。女婿到底为何而死，所以存了这个心。因道：“我的儿！你切切不可寻死觅活。虽然痛夫心切，你翁姑却无甚他意。但是女婿身死不明，连我也有些疑惑。在我看来，倒是去县里报报案。请县官前来相验一回，你也可明一明心迹。就是女婿也可弄清他是因何身死。你若现在死了，在知道的，说你是大义殉夫；在那不知道的，还说你畏法

身死。你此时可死不得，等将来有了水落石出，你那时再死不迟。”这一番话，说得在情在理。吴氏本来决计殉夫，甘心死节，现在听了父亲这些话，忽然大悟，暗道：“我此时可实在死不得，就便我没有良心，也要代丈夫申一申冤枉才对得起他。”因此一悟，也就将死抛在一旁，专等报官相验。

那杨怀仁初意说了许多唆使的话。本想吴有德暗暗买嘱他，便好得些钱财，再来说项。现在听见不以为然，因道：“我这侄孙昨日始回，今日便死，其中显有情弊。不怕你亲家见怪，光景非鸣官不行。”吴有德听说也道：“你老人家言之差矣！我本来也是此意。但是报官一层，从无母族去报之理。亲家翁是分不开身来。此外又无人可去。在我看来，莫若就烦你老人家进城一走。好在你老人家也是杨家族长，此事也应该问的。我等当在尊府，恭候本县到此相验，好见个明白。事宜早办，就请你老人家进城一走罢！”杨怀仁被吴有德这番话，说得顿口无言。又不好说不去，只得答应着前去报县。说着，当即出大门，匆匆的直望城里而来。进了城，到了县门。却好这日是放告之假，便请人，写了一张状词，即刻吴递进去。阜宁县接到这案，见是“谋毒亲夫”重案，当即准词。飭令：预备尸场，听候相验。杨怀仁见准了词，也就即刻出城，直奔杨家庄送信。当有本庄地保预备尸场，听候县官前来相验。

到了次日，约有巳牌时分。阜宁县带同差役、仵作乘轿而来。及至杨家门口，降舆而进，即刻升坐公案。先提原告杨怀仁略问数语，又提被告杨吴氏至公案前，略问一遍。吴氏便将前后的情形，哭诉了一遍。因道：“小妇人丈夫身死不明，求大老爷申雪！”阜宁县正欲下问，杨士兴便跪在地下向上说道：“儿子杨大富身

死不明，求老爷从公申雪！”阜宁县向下问道：“你何人”士兴道：“小人是死者的父亲。”阜宁县道：“你叫什么名字？”士兴道：“小人名唤士兴。”阜宁县道：“怎么那状词上不是你的名字？何以怀仁反是原告？本县可不明白。”士兴道：“怀仁是小人从堂叔父，小人因不能分身进城，所以请叔父怀仁前去喊冤。”阜宁县道：“原来如此。”一面问话，一面察看吴氏动静。只见吴氏跪在地下嚎陶痛哭，实在不是谋害亲夫的情状。而且吴氏端庄诚实，哀毁之至，又非那淫泼一派。阜宁县此时已知道其中定有奸人唆使。又将杨怀仁望了一回，觉得杨怀仁颇非善类之人。看了一遍，因飭令仵作悉心检验，据实详报。仵作答应下去。不一刻，喝报上来，验得尸身肚腹青紫，委系中毒身亡，余处并无伤痕是实。阜宁县据报，复走出公案，亲视一周无误。因命填了尸格，飭令先行收殓。所有原、被告带回衙门再讯。毕竟杨吴氏是否谋害亲夫，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七三回

法外推情恩准视殓 事后报案意图雪冤

话说阜宁县姓颜名继祖，山东人氏。是个两榜出身，屡膺^①要缺，清白自持。而于这命案上，尤不肯卤莽从事。惟恐有冤抑等情。所以颜县令沉吟良久，因望杨士兴道：“尔子虽然中毒身亡，其中不无冤抑。据本县察看，尔媳亦非凶恶之妇。本县此时却不能草草定案。即谓尔媳谋死亲夫，必须带回衙门彻底根究，才能定讞。尔子既已身死，尔可妥为收殓。本县将原、被告一并带往衙门审讯便了。”杨士兴听了这话，感激非常。因跪下求道：“求大老爷公断，总期儿子含冤得白，大老爷便朱衣万代了。”颜县令点头，正欲飭差将原、被告带往。忽见吴氏跪下哭诉道：“小妇人求恩暂免带往，俟丈夫收殓已毕，小妇人亲视含殓，稍尽夫妻之道，然后再奉提听审，按法处治。若此时便去，小妇人实在不忍。自小妇人嫁夫三月，丈夫就出外经营。一别三年，未克稍尽妇职。满望此次回家，得遂偕老初愿。不料昨归今死，此为小妇人意料之所不到。抑亦小妇人命该如此，猝失其夫。虽是不美之名，小妇人亦惟有一死报之。使地下人知我无他，小妇人纵死亦得瞑目。若竟舍此而去，即使仰邀冰鉴。小妇人并无谋害亲夫情事，发放生还。那时小妇人虽有余生，对于地下人多有负

① 膺（yīng，音英）——承当。

疚。所以求大老爷恩准亲视含殓，趁此相对片时，聊当相伴。过此以往，须等大老爷治罪之后，未亡人伏法之时，才可得见于地下呢！”说罢痛哭不已。吴氏说了这一番话，不但吴氏自家痛哭，就是杨士兴夫妇、吴有德夫妇，以及左右邻舍，杨家本族人众都哭起来。就是颜县令也不免涕泗滂沱，闻之酸鼻。因暗道：“这样一个贤德妇人，说他谋害亲夫，本县实在不信。又何以尸身实系中毒身死，真令本县难办此案了。也罢，且准他亲视含殓，再行带往复讯便了。”心中想罢，因吩咐道：“姑念你一再哀求，从宽。着俟尔夫殓后，即行到署候讯。原告杨怀仁着暂行看管，一并候提。”颜县令吩咐已毕，打道回衙。

这里杨士兴便请了许多人，进城制备棺木衣衾。诸事已妥毕，然后入殓。吴氏三番二次，哭晕在地。那一种可惨情景，虽铁石心肠人，也没有不见此垂泪的。杨士兴夫妇。吴有德夫妇，一是痛儿子死得不明不白，媳妇如此哀痛，又不象是他谋害的神情；一是痛女儿死了丈夫，还落个不美之名，免不得匍匐公堂，出乖露丑。大家俱有心事，也是哭个不了。又听吴氏哭诉道：“我的亲人呀！你把我抛得好苦！我担不美之名，还是小事，究竟你因何而死？死得这不明不白，叫人好不伤心！但愿你这清白之冤，早些儿申雪出来。你这不肖的妻子，就死也可瞑目。我的夫呀！你这魂灵几须要有些灵验才好哇！”一面诉，一面哭，真个哭得死去活来。吴有德夫妇也再三劝慰道：“我儿！你的心是唯天可表的，只要县太爷断明女婿究竟如何中毒，我儿就可落得个清白身子了。即便此时殉了节，终久是不明不白，也不知谁是谁非。在我看来，还是养着些精神，明日好去公堂上辩白的好。”吴有德夫妻劝说了一回，吴氏才算隐忍。此时已是天晚了，大家

安歇一夜，吴氏虽然睡在铺上，那里睡得着，却又哭了一夜。

次日，一早起来，两只眼睛已是红肿合缝。大家也俱起身。吴氏垢面蓬头，麻衣如雪，勉强吃了点饮食，度度正气，便催着翁姑父母率领他进城，亲自赴县报到。杨士兴夫妇、吴有德夫妇，也不便拒却，也就收拾预备出门。杨士兴又在庄上雇了两辆小车，给吴氏等人乘坐。吴氏又到大富灵前磕了两个头，哭诉了两句。然后上车，直望城中而去。

不一会已到了县衙，由杨士兴报到已毕。颜县令知道，立刻传谕：值日班好生看管，并将原告提到，听候午堂审讯。差役答应下去。不一刻已至未末申初，颜县令升堂，书差衙役齐立两旁。县令命先带原告杨怀仁听审。差役即刻将杨怀仁提到跪下，望上叩了一个头。说道：“侄孙被吴氏谋害身死不明，求大老爷申雪。”颜县令问道：“尔说你侄孙被吴氏谋害，尔何以知其细底？”杨怀仁道：“小的居已死侄孙家隔壁。十六日见侄孙作客归来，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过了一夜，就会身死？若说他因急病所致，又何以早不得病，迟不得病。偏在第二日回家，第二日就得病而死？天下那有这样的巧事？而况侄孙妇自从嫁与侄孙之后三月，侄孙便出外作客。平时见任孙妇外似庄严，内实轻佻，难免毫无外遇。求大老爷严加审讯，必得其情。俾侄孙不至含冤莫白！”颜县令道：“尔说侄孙系为尔孙妇谋害，尔能指出实据么？”杨怀仁道：“小的不必再指实据，大老爷已验得尸身肚腹青紫，委系中毒身亡，此即谋害的真凭实据。但求大老爷严讯，自能水落石出。”颜县令道：“本县看尔孙妇痛夫甚切，并无乐生怨死之意。恐怕尔侄孙并非尔孙妇害死，其中另有别情罢！”杨怀仁道：“大老爷明鉴。在大老爷已经验得中毒，若非任孙妇谋害。难道还是

侄孙自己服毒以寻死吗？再不然，父母将他害死？天下万无此理。若谓自己服毒，侄孙在外经商，获利甚厚，又无不了之事。今始归来，正好叙天伦之乐，何以自寻死地呢？总求大老爷明察。”

颜县令道：“据尔所言，尔的侄孙定是尔孙妇谋害无疑了。本县可有一事不明白。尔侄孙身死，何以他父母不来喊控，偏是尔前来代他申冤。这是什么道理？”杨怀仁道：“大老爷明鉴。小人既为杨氏族长，是凡本族无论大小事件，理应小人出问。何能置身事外？而况堂侄痛子情深，已三番两次欲自寻死地。小人见如此情形，侄孙已身死不明。何能眼见堂侄自觅死地，置之不问？又因堂侄委实不出，特地嘱托小人报案禀控。不平之事，外人尚可代庖况一族，又何况一族之长乎？大老爷未免错怪小人了！”颜县令被他抢白了一番，本待急欲申饬，又因他所说并非无理；而且杨大富实系中毒，不免有不实不尽之处，且待问明之后再作道理。因此暂为隐忍，不及申饬。当下说道：“尔且退下，带杨士兴问话。”杨怀仁答应，退下一旁。

差役将杨士兴带到，跪在下面。杨士兴向上叩了一个头。颜县令问道：“尔子身死，据尔叔禀控：谓系尔媳谋害。在本县看来，尔媳似非狠毒之人，未必下这毒手。究竟尔媳当尔子在外经商之时，有无流动情事？尔终日在家谅可知悉。尔不妨据实陈明，本县令好代尔子申冤。”杨士兴哭诉道：“若说儿子不在家，媳妇也不曾忤逆；也能操持家务，并没有什么不安之处。不知为什么儿子才回来，他就下此毒手，将儿子谋害死了。总求大老爷申冤！”颜县令听罢点点头。又命退下，便叫带吴氏听审。毕竟问了什么情形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七四回 疑案难明县令宿庙 宝物未获总镇寻踪

话说颜县令先将原告杨怀仁。同杨士兴二人问了一遍。先后命二人退下，即令带杨吴氏听讯。不一刻，差役将吴氏带进。颜县令望下看去，只见吴氏垢面蓬头，麻衣如雪。悲痛之状，有奄奄欲绝之势。低着头一步步望前慢慢走进。到了堂上，向公案前跪倒，便向上磕了一个头。匍匐在地。口中哀哀哭诉道：“小妇人蒙恩提案，求大老爷明镜高悬，从公判断。只要生无负屈，死不含冤。小妇人虽罪拟凌迟，也不算愧对亡夫于地下了。”

说罢，哀哀哭泣不已。颜县令见此情形，闻此言语，真是目不忍见，耳不法闻，酸鼻痛心莫此为甚。因暗道：“照此看来，若说这个妇人会下毒手谋死亲夫，本县虽死也不相信；但这所中之毒又是何毒呢？诚如杨怀仁所言，断不会自寻死地。此种疑案，好令人难明呀！也罢！且待本县恐吓他一番，看是如何，再作道理。”因问道：“吴氏！尔夫中毒身死，据尔夫族叔祖，谓尔谋害毙命。尔究因何事将尔夫谋死？尔可从实供来！若有半字含糊，本县言出法随，三尺法棍决不宽恕的！速速招来，免受大刑吃苦！”吴氏在下面听了这番话，痛入骨髓。便哭诉道：“大老爷，冤枉！小妇人虽不读书，也曾粗知大义。岂有忍心害理，谋死亲夫自罗法网？但亡夫既已身死，小妇人亦百喙难辩。好在小妇人本系未亡人，夫死随之，自古所尚。惟望大老爷将亡夫究竟因何

中毒，以致身亡，一一剖明。小妇人虽死之年，犹生之日。若令小妇人招出如何谋害，小妇人亦不知如何招法。大刑俱在，唯有待死以报亡夫于万一耳！小妇人当亡夫方死之时，即欲相从于地下，怎奈觅死不得。总以人言可畏。皆言小妇人一死，显系畏法身亡。因此忍死偷生，苟延残喘。一俟亡夫含冤得白，小妇人当死于公堂之上，用以自明。若大老爷定谓小妇人实系谋害，加以大刑，治以国法，小妇人亦所甘愿。不死于亡夫方死之时，而死于国家公堂之上。则从夫之义，殉节之情，较之自寻死地者尤胜百倍！大老爷应如何讯断之处，总求赐以一死便了。”说罢，嚎陶痛哭不已。

颜县令听了这番话，好生不忍。又暗道：“照此情形，听此言语，实在是个烈妇。本县若定照谋害亲夫例严刑拷问，不但这妇人冤沉海底，便是本县亦不免受冥法。若不讯明，不但原告不肯了结，就是死者亦不甘心。虽非死于吴氏手，究竟这所中之毒从何而来，本县也要求个自信。”沉吟良久，忽然想道：“何不如此，或者可以明白。”心中想罢，因飭令：“将原、被告分别看管，听候本复讯。”差役将杨怀仁、杨士兴及吴氏带下。颜县令亦即退堂，走入书房好生乐，专等晚间好去办事。你道颜县令想出什么法子？要去宿庙求神指示，好知孰是孰非。颜县令所说如此如此，便是宿庙求神。用过晚膳，便斋戒沐浴换了衣带了一个书僮，背着一个行李，就出衙门。直望本邑城隍庙而去。入庙以后焚香点烛祷告一番。然后就命书僮将铺盖在大殿上打开；又命书僮先自回去，早天明再行来接。书僮去后，颜县令即就大殿旁侧睡下，以觐梦示。

始则翻来覆去，不能合眼。好容易朦胧睡去，但觉己身走入

一处，非寺非庙。地方并不宽大，内里走出一人，古服古装，便向自己通名问姓，自己问问那人姓名。只见那人道：“在下姓金名介，字花封，久仰清操，欲见无由。今幸辱临寒舍，在下增光多矣！某酷嗜诗词，有近作一首，敢求赐教。不卜尚蒙俯赐一顾否？”颜县令当即拱手敛容谢道：“先生高才，即蒙见教，敢不拜读。即乞示阅。”那人便在袖中出一纸，递与颜县令。颜县令接在手中一看，见是一幅花笺，上写着一个题目是：《村居小饮》。以下便是一首七绝。因读道：

紫荆花下碧栏边，正是江南春暮天。

有酒一樽鱼一尾，陶然醉卧便神仙。

颜县令将诗读毕，因赞道：“即景生情，古音古节的是村居雅致。先生殆在意隐乎？”那人正欲回答，忽见一阵狂风，飞沙走石。风过处一声长啸，一只斑斓猛虎迎面扑来。颜县令无暇顾及那人，望里面躲去。不意心急力软，足下又被石子一绊，跌倒在地。因此惊道。“我命休矣！”这一声喊，急出一身冷汗。忽而惊寤醒来，乃是南柯一梦。即披衣而起，走下大殿，但见月明在天。走上殿打坐一回，又将梦境及诗句默悟一会。似与所办之案，文不对题。因暗道：“难道求神指示，即此梦境么？果如此，好令我索解不得。”停了一会，又觉有些倦意，因欹^①枕而卧。才一合眼，便见殿上所供城隍站立在前，以手指道：“尔能关心民瘼，慎重人命，不肯草率从事。求之近今，不可多得。吾神已令稽察司显示案情，尔可回衙细悟之，自会明白。倘仍不解得，可趋晤漕督施某。请其解说，自能彻底澄清，两无冤屈。好自为之，

① 欹（qī，音期）——斜，倾侧。

吾神去也！”说罢，拂袖而去了。忽然惊觉，已将天明。又将神示各语，将梦中诗句，在花笺上写出。照字逐句再四推敲，细细研究，毫无领悟。又将幕友请到，大家参悟一回，仍然未得真解。因此大家商议，便叠成文卷，预备详请施公办理。这且不表。

再说黄天霸，自受施公用了激将法，他便往各处明查暗访，缉那盗御马的强人。先在附近一带州府县、城乡内外留心访查。一连访了三四日并无消息。又亲往酒楼、妓馆查访一番，仍是终无消息。这日，直到海州一座酒楼，这酒楼名叫醉白楼，乃是海州城里第一座有名的酒楼。是凡绅商仕宦经过海州，无不到此痛饮。更有一种自酿美酒，名唤玉壶春。此酒甘美出奇，比那玉液金波尤胜百倍。而且物美价廉，每两只须大钱六文。只要将此酒倾在杯中，固然酒花错落，颜色动人。那一种芳香，尤足动人，不饮而醉。及至饮在口中，不但香沁心脾，还可使法者能清，迷者能悟。所以此酒有如此妙处。这酒楼因此生意之盛，亦甲于海州。真是“座上客常满，怀中酒不空”。闲话休提。黄天霸上得酒楼，就向南窗子口拣了座头。当有小二上来问道：“老爷还是一人小饮？还是请客？”天霸道：“咱便小饮。你这店内有什么下酒的时新小菜，及顶好的美酒？”小二道：“你老爷若问小菜，俺这店中最时新的，是竹笋、鳊鱼；此外鸡鱼肉鸭，无不俱全。还有牛肉脯、鳝鱼丝，听老爷点用。若问好酒，小店最出名的是玉壶春。”天霸听说，便点了一样牛肉脯，一样竹笋红烧肉。又命将玉壶春先打两斤，随后再添。小二答应下楼而去。天霸忽然向东一看，只见靠着东壁墙一张桌子上坐一人。毕竟此人为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七五回 醉白楼道士泄机 漕督府贤臣聚议

话说黄天霸在醉白楼才拣下座位，令小二去拿酒来。忽然掉转头来向东一望，只见靠着东壁以下一张方桌子，上坐一人。头戴逍遥巾，身穿鹤氅。淡黄色面皮，大鼻梁，阔口。两道浓眉，一双秀眼。虽然道家装束，飘飘然，却实在不凡。靠着桌子，有一面白布招牌，上写着：“知机子善相天下士。”两旁又有两行小字，上写一行是：“能知过去未来事”；下写一行是：“善识穷通寿夭人”。

黄天霸见了那人，觉得他生的不凡，好生惊异，因即频频注目。道士瞥见天霸如此，也就将目光径送过来，直对天霸看视。天霸被他看得心下有些不耐烦起来。因就对面喝道：“呔！你这道士，为何频频注目看着咱家？难道咱家脸上与众不同么？”那道士见他喝问。因即冷冷的答道：“长官何以局量如此偏浅？长官不看小道，怎么知道小道看长官？而况小道这招牌上写着是：‘善相天下士’。即使小道增看长官，亦与招牌上五字相合。长官亦何必见怪？又何必见恼？然小道推察长官之意，长官固存着一肚皮的心事。殊不知长官的心事非私事，乃公事；且不但公事，而且是奉旨紧要的公事。小道本欲趋前为长官一卜，又不敢冒昧，恐触长官之怒。或者长官见了小道的招牌，亦将就小道一决趋向。那里知道反触长官之怒？”黄天霸被那道士一番抢白，本

待欲极力发作。又听他这些言语，却是道着自己的心事，不若且问个明白。主意已定，当即改容谢道：“某不识道长能知过去未来，言语冒犯，尚望见者！某还有一言动问。据道长所说之话。是知道某的心事。但不知某有何心事，已现于色？乞道长一言，究竟是否？”那道士便也笑道：“长官心事，小道虽不能尽知，却也略知一二。长官此时这件心事，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现在失物虽然未获，又不知失落何方？但不过费些时日，吃些辛苦，自然就有头绪。一有头绪，那时就好办了。长官的心事，可是如此么？”天霸闻言，暗自吃惊不小。因道：“他既知道我如此心，他必知道那盗马的人。我何不细细一问？或可凭他言语，前去找寻，有何不可。”因敛容谢道：“道长既如此高明，何不请来同坐？得以畅聆大教呢！”那道士亦欣然允诺。却好小二已将酒菜送上楼来。天霸又叫小二添了一副杯箸，便邀那道士入席。又让那道士坐了首席。天霸便满斟一杯，送至那道士面前，然后方自斟酒。

三巡酒罢。天霸问道：“道长幸勿吝教，乞即明白一言，卜着失物落于何处？”系何人所盗？限日能得人赃俱获，某定当重谢，决不食言。”那道士笑道：“长官少待，俟小道一卜，以决趋向何如？”天霸道：“便请赐教，少时再当奉饮。”那道士即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小课筒。内藏金钱三枚，先将课筒执在手中，默祷了两句。然后将课筒摇了三次，金钱亦倾倒三回。然后照着卦爻^①，自己先解了一回，方才向天霸说道：“小道据这卦爻上看来，这所失之物，却非寻常人盗去。要去寻找，必须向西北方追寻。

① 卦爻——卦，古代的占卜符号。爻，画卦的线条。

但这地方，三面皆水，一面是路。若由正路进去，曲折连环，甚不易行；若由水路而去，亦复连环曲折，不易出入。所失之物，虽在那里、毫未损坏。但暂时不能到手。即使有人领路到了那里，亦还有一番大大的周折。这是小道据卦爻上所断。若照长官尊容上看来，早晚必可得一个实在的消息。其中还须有人帮忙前去，方可成功。小道句句实言，长官不必疑惑。”天霸听罢，即谢道：“多承指教，事成之日，当再奉谢。”于是二人痛饮了一回，用了饭食。天霸还了酒饭钱，与道士下楼而去。道士亦再三致谢而去。

天霸下了酒楼，与道士别后，心中想道：“我已出来好些时，大人在衙门内，必然记念。我何不先回去一走，将此话与大人禀明。然后再出来到各处缉访呢？”主意想定，当即向淮安而去，不日已到。大家先问了有无消息？天霸便将道士的话，各大家说了一遍。这才进内，到了书房，给施公请安已毕。施公命他坐下，便问道：“贤弟出去，将有半月。曾否有些消息探出？”天霸道：“消息却不曾探访出来，倒是在海州醉白楼酒馆内遇见一道士。那道士颇有些气概，未将便与他闲谈起来，那里晓得他早已知道此事。他说能知过去未来，未将便请他一决。他便代未将卜了一卦，据说照卦爻看来：所失之物，现在西北方。并未损坏，如寻此物，须向那一方寻去。但是那个地方，三面是水，一面是路。若由正路进去，亦是曲折连环；若舍陆而水，亦复连环曲折，由人甚不容易。设使有人带路，到了那里边，有一番大大的周折，急切断不能到手。他又说：照未将面上的气色看来，早晚必得有实在消息。既得消息之后，还须有人帮助前去。方能成功。据那道士所言如此，未将因思西北方地方甚大，必须慢慢探访，方可探其下落。又恐大人记念，所以先自回来一走，将此事禀明，再

行出去明查暗访。”

施公听了，甚为喜悦。因命施安道：“你可出去将他们大家请进来斟酌斟酌。再到黄老爷衙门内，将褚老英雄请来。”施安答应，不一刻，关太、李昆、计全、李七侯、何路通、朱光祖、金大力、王殿臣、郭起凤等人已进来。又停了一回，褚标与贺人杰亦复来到。大家施礼已毕，褚标便向施公问道：“大人叫唤小人，有何吩咐？”施公道：“并无他事。只因黄天霸方才回来，说起一个道士能知过去未来，他便请了道士卜了一卦。据那道士说：这所失的物件，可向西北方去寻。便是那个地方三面是水，只有一面是路。若从正路而进，却是曲折连环，颇不易走；若从水路而入，也是连环曲折，出入颇难。但不知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有如此许多曲折连环，连环曲折。本部堂因此请老英雄及诸位贤弟进来，大家斟酌一回。或者这个地方黄贤弟不知道，诸位中有知道的，便可说出来，好设法前去。但不知褚老英雄及诸位贤弟，照那道士所说这曲折连环地方。可有知道的么？”褚标首先说道：“据老民看来，虽据道士所言，却亦不可深信。他怎么就知道这地方三面是水，一面是路？皆是曲折连环，不易出入呢？这总是江湖卖术的通病。”忽见朱光祖在旁说道：“弟倒记起一件事来。”毕竟朱光祖说出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七六回

忽悟前言具供死状 细推诗句莫解冤情

却说朱光祖在旁说道：“小弟在二年前，听得江湖上朋友所说：窦尔墩有个儿子叫窦飞虎。其人本领异常出众，他却安分守己。他所住的地方，就叫作连环套。今照那道士所说，什么曲折连环，莫非就应在此地？但是这窦飞虎从来不做这些事的。果是窦飞虎将御马盗去。不是小弟多嘴，还是褚大哥前去一走，当面与窦尔墩要回。又因窦尔墩那老儿，与褚大哥也有些交情。如今褚大哥前去，只要与窦尔墩说明。窦飞虎究竟是个小辈，不能回绝褚大哥的面子，或者御马要得回来。若令黄贤侄亲去，他虽与天霸并无仇隙。究竟因天霸的父亲黄三太，三打窦尔墩，其中不免有些违碍之处，恐怕因此，顺事反成逆事了。褚大哥你老的意见，尚以小弟之言为是么？”

褚标正欲待言，忽听外面喊冤之声不绝于耳。施公即命施安出外询问。施安答应出去。不一刻进来禀道：“外面喊冤的叫作吴其士。因他女儿为采花大盗先奸后杀。该盗临去时，留下一枝白绒扎就双燕子的花为凭据。其父到此喊冤，求恩公代他女儿申雪！”施公听罢，将眉一皱，因道：“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御马盗去，尚未得有消息，现在又出了一件采花杀人盗案。这从那里下手？先办那一件是好？而况这采花大盗又是谁人？偏又留下一枝双飞燕花来，皆是令人恍惚。”只见朱光祖上前复又说道：

“大人放心，这件案不难破获。这留花的人，民人虽未曾见过，却也已早知其名。见了此花，即知他的名号。此人绰号就唤双飞燕，专擅采花本领，比那蔡天化亦不相上下。蔡天化有运气的功夫，这双飞燕却惯用一对倒刺钩。百步之外，百发百中。任你什么兵刃，总敌他不过的。但此人行迹无定，不知他现在何方？也须暗访明查，打听踪迹，然后方好动手。

施公听说，因即说道：“朱壮士既如此说，本部堂之意，拟请褚老英雄先往连环套一行；朱壮士与天霸亦齐同往。若探得御马果在那里，即烦褚老英雄向窦尔墩要回，先结了一宗公案。若再能沿途访出双飞燕的踪迹，就请褚老英雄与朱壮士、天霸就近会议。应如何捉拿之处，悉听裁夺。若打听不出实在踪迹，就先将御马一案结清。然后再捉拿双飞燕归案。不知褚老英雄尚肯屈驾，以助天霸一臂之力否？”褚标道：“大人吩咐，怎敢不遵？但有一层，虽据朱老兄弟说得如此容易，若御马不在连环套；或御马果在那里，老民也进去面索。窦尔墩竟不肯交，那时大人可莫怪老民做事不力。总之，老民竭力去做，此时却不能预定，还求大人宽恕。”施公道：“但得老英雄允准，本部堂已感激不尽。如若御马实在连环套，窦尔墩又看老英雄的金面。三言两语，便即取回，因是大幸；即或不然，本部堂只好再想他法。何能怪及老英雄不力？老英雄但请放心！惟愿此去，御马取回，双飞燕又被拿获，二案齐破、本部堂当再竭诚奉谢便了。”褚标道：“大人说那里话来。老民当诚心竭力去做，何敢言谢？特恐老朽无能，有负大人吩咐。只要大人不罪老民，便感激无地了。”说罢，便即告辞。大家亦即同退出去。施公又命施安，即刻吩咐差役伺候升堂，带吴其士审问。施安答应，也就传出话去。施公少停一刻，

便自升堂。吴其士趋赴堂上，向公案前跪下。先磕了一个头，然后哭诉道：“生员吴其士求青天大人代女儿申冤，捉拿强盗。”施公当下问道：“尔系何处人氏？家住那里？你女儿为何被强盗所杀？可一一从实说来。”吴其士道：“生员祖居山东济南府。近因就幕徐州，故将家眷移寓村城居住。不意本月初八日早间，有婢女兰香，到女儿房内有事，瞥见女儿床前有血迹一堆。婢女即颇为惊讶，便走向面前看视。又将帐但掀开去呼唤女儿。那里晓得掀开帐幔，已见女儿被杀身死，赤身倒卧床上。婢女一见，惊喊生员之妻子何氏进房亲看。生员的妻子闻声赶去，果见女儿被杀。因思女儿遵听母教，何以赤身露体，仰面而卧？当时即颇生疑虑起来，因此检察私处，已为污辱。彼时当由生员妻子用被覆上，喊生员进房。生员才进房门，忽见帐幔上插着一枝白绒扎成的双飞燕。见了此花，便想到是采花大贼所留记号。本日即往铜山报案。当蒙县主到房检验，验得果系强奸不遂，先奸后杀身死。铜山县亦即俯准，飭差缉获正凶，所有绒花存案备质。无如县差虽不敢疲玩，大盗实在难擒。因思大人素著威严；又兼台下将士甚多，皆是影艺出众之人。故此铺匐求恩，申冤雪枉，擒拿大盗。以申国法，而慰亡魂！”说着，复叩头不已。施公道：“据尔所言，已赴县投报，何以该县并未申详到来？须候本部堂札飭该县详报情形后，本部堂当为尔严加缉获便了。”吴其士见施公已准严缉，这才起来从容退下。

施公正欲退堂，忽见承发房书吏送进两角公文递呈上去。施公一看，却是两件申详公文。一件封面上写着铜山县谨封；一件写着阜宁县谨封。施公先将铜山县那封申文拆开看了一遍。即是申详吴其士女儿被采花大盗先奸后杀一案。施公看毕，摆在一

旁。又去拆阜宁县那封申文，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又细细揣度一回。因暗说道：“据这申文上所详情节，这阜宁县却是一个关心民瘼^①的好官。就是那女人也似非谋害亲夫之辈；何以诗句上又令人恍惚，不可思议？倒叫本部堂殊难测度了。也罢，暂且退堂，容再寻思这诗句上的道理。”暗自说罢，将这两件公文拿在手中，即刻退堂进去。

你道阜宁县这件公文，却是何事？原来就是杨大富中毒身死，杨怀仁控告杨吴氏谋害亲夫，阜宁县宿庙求神那宗案卷。阜宁县因解悟不出诗句上的隐语，又不敢擅自讯断，妄作解人。故此叠成文卷，申详上来，求施公指示。施公退堂以后，即将那两件公文带入书房后。更了衣，施安又泡了一碗茶，送到施公面前。施公喝了两口。且看下回分解。

① 民瘼（mò，音莫）——人民的疾苦。

第三七七回

观书消遣顿悟诗词 报病传医密询底蕴

话说施公将阜宁县申详的那件公文据详推究，又将颜县令梦中所看的诗句反复推敲，终不能解。正在寻思之际，忽见施安来请吃饭。施公便站起身来去用晚饭，一会儿用毕，净面漱口。吃了两口茶，就在书房内一面散步，一面又推敲那首诗的语意。左思右想，还是悟解不出。当时就在书架上顺手抽了一本书，携至书案上，就灯下观看。见书签上写着本草六反第三函，原来是一本药书。施公坐定，就翻开来从第一章看起。上面皆是说的某药与某物相反，不能同用。某物又与某药相仇，服下立毙。施公看至第八页第三行。只见上面写着：“荆芥不可与鲫鱼同食。如误食者，必然肚腹青紫中毒而死。施公看到此处，忽然触悟那诗句，第一句”；“紫荆花下碧栏边。”因道：“这定是荆芥。”第二句：“正是江南春暮天。”想道：“此时却是荆花大开。”第三句：“有酒一樽鱼一尾，”又道：“难道他所食的鱼，是鲫鱼么？何以大家同吃的。旁人偏不中毒，偏他一人中毒呢？”末句那：“陶然归卧便神仙。”想道：“这是他吃醉之后去睡觉了，这便神仙三字，一定含着死字。”施公解悟一会，颇有领会。便欣然写了一道飭知，飭令阜宁县即日带同杨怀仁原、被告人等来辕，候本部堂亲提详讯。将这飭知写毕，命施安发了出去。自然星夜前往，可不必交代。一宿无话。

次日，朱光祖、褚标、黄天霸便进来告辞，前往连环套打听消息，及飭拿双飞燕一案。施公答应，当又与褚标、朱光祖道了辛苦。吩咐黄天霸诸事小心，三人唯唯而退。且按下黄天霸等前往连环套不表。

再说阜宁县虽然将杨大富这一案申详上去，但不知施公是否准驳，不免心下悬悬。又于无事之时即去推敲那四句诗，终想解悟出来。就代他将冤判别清楚，便可使他回家守节。因此日盼施公那里来文，或亲提面讯，或遵谕结案。就如此急上加急，已有了一个多月。施公的下行公事尚未见到，颜县令颇费踌躇。不期看管押所的家丁，这日稟报上来说：“杨吴氏近日呕吐异常，不沾饮食，已是大病起来。”颜县令一闻此言，即刻传到官医代杨吴氏诊治。官医奉命，那敢怠慢、也就即刻到了押所，先代吴氏将两手脉细细按过，觉得吴氏六脉平和，并无大病。唯细按左关，脉起如珠，却是一派喜脉；不时呕吐，此乃胎气上冲所致。官医看毕，因暗地问明看管押所家丁，此是何案？那家丁即将原委告诉了一遍。那官医道：“烦你回明县太爷，就说在下已经代这犯妇看过，无须服药，细按该归，六脉皆是和平；惟左关脉起如珠，却是一派喜脉。照此脉象看来，受孕不过一个多月。胎气上冲，以致不时呕吐，毫无妨碍的。”说罢，官医告别而去。

那家丁听说此言，不敢隐瞒。即刻进了衙门，据情在颜县令前陈说一遍。颜县令不听此言犹可，一听此言，心下好生惊讶，登时神沮色变。叹道：“此事本县见理不明，还说杨吴氏是个节妇，那里知道他已怀孕在身；据此说来，这杨怀仁告他谋害亲夫，是未必无因了！”说罢，长叹不已。那家丁在旁说道：“老爷不必因此一言，就委屈贤妇。且据医生所云，细按此脉，受孕不过一

月有余。在小人尽见，揣度吴氏之夫，也不过死了一个多月。难保非受孕之日，即该夫回家之时。老爷明鉴，可再参酌一番。果以家人之言为然，则该妇既有身孕，亦足为该妇可喜。况据那医生所说：‘左关脉起如珠。’家人之意左为男，右为女，说不定还是男喜。苟能如此，将来也可为死者留存一脉，且可坚该妇守节之心。若疑惑到不实不尽上去，在家人看来，未免冤屈该妇了。家人还有一个主见，可以立见分晓，但不知老爷意下如何？”颜县令道：“你有什么主意？不妨说出来，好待让我斟酌。”那家人道：“此事必须请太太将该妇之姑传进去一向，便如虚实了。”颜县令闻言，已明白此话。因道：“尔之主意甚好，我即进去与太太说明。尔便出去将该妇之姑传来，以便太太问个明白。”那家人答应出去。颜县令也就即刻回进上房，将这番话与太太说明。颜太太亦颇乐从。

到了次日早晨，吴氏之姑王氏已传进来。见了颜太太先磕了头，站在一旁。颜太太便命他坐下。王氏道：“民妇蒙太太呼唤，有何吩咐？”颜太太道：“我唤你进来，没有别事。只因你媳妇在押大病，呕吐时作，不沾饮食。据看管家人禀报上来，老爷即命医生会诊。据医生诊视，你媳妇脉象，说是并非有病。是喜脉，已有了一个多月的身孕。因此看管家人，又据医生的话禀报老爷。我家老爷在先看你媳妇，并非谋害你儿子的人。今闻他已有身孕，老爷便疑惑起来。说你儿子久不在家，何以你的媳妇就有孕呢？照此看来，显系你媳妇是有外务，将你儿子害死了。现在老爷要照谋死亲夫例，治你媳妇的罪。我因此与我老爷争执，请老爷暂缓定罪，等我将你传进来问个明白。究竟你媳妇平时为人如何，是否端正贤孝？你与他为婆媳，自然是知道的。你必须从

实说来，告知于我！”

王氏听罢，忙即说道：“太太的明鉴。若论这个媳妇，平时那种孝顺，民妇是更不必说了。不知道何以冤祸临门。儿子才回来第二日，就中毒身死。所以民妇等也是半疑半信。若论医生说，我媳妇已有身孕这件事，这句话确有些凭据。不瞒太太话，我那媳妇的天癸^①，儿子回来前三日，才算干净的。依此看来，就是我儿子回来之日，这一夜我媳妇受孕的。还求太太在老爷面前，将此话说明，求老爷开恩。但请老爷将儿子的冤枉判明，留着我媳妇不要治罪。一来随后让我媳妇回家，我老两个人有人侍奉；二来媳妇现在既已有了身孕，将来生男生女，生一个出来。儿子虽死，还有这一条根。如果是男的，那不必说，自然抚养成人，靠他传宗接代；若是女的，也是我儿子的一点骨血。所以民妇总求老爷公断，俾儿、媳两无冤枉才好。”颜太太听了这番话，又夸赞王氏一番，又叹惜吴氏一回。因道：“我知道了。将你这话告诉老爷便了。”王氏又磕了个头谢过又复说道：“民妇还有一事，要求太太开恩。媳妇现在押所，既这样呕吐不止，不思饮食，民妇却是放心不下。想求太太恩典，向老爷说知。准民妇到押所一看。”不知情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天癸——指女子月经。